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到田野去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DAO TIAN YE QU

——YU YAN XUE TIAN YE DIAO CHA

DE FANG FA YU SHI JIAN

戴庆厦 罗仁地 汪 锋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到田野去: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戴庆厦, 罗仁地, 汪锋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ISBN 978-7-105-09904-7

I. 到… II. ①戴… ②罗… ③汪…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847 号

(上编) The original texts were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Sprachtypologie a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Volume 60 (2007) Issue 1. © 2007 by Akademie Verlag GmbH, Berlin

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主 编: 戴庆厦 罗仁地 汪 锋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杨蜀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mzcbs.com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码: 100013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册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5-09904-7/H·682 (汉 19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目 录

编者序 /1

上 编

语言学田野调查: 代序

(Linguistic Fieldwork: Setting The Scene)

Aikhenvald, Alexandra Y. [吴君如 译] /1

田野语言学: 微型手册

(Fieldwork: A Minor Manual)

Dixon, R. M. W. [许帆婷 译] /15

一个与世隔绝、独特的民族——对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田野调查

(A Separate And Peculiar People — Fieldwork

And The Pennsylvania Germans)

Burridge, Kate [邓凤民 译] /45

语言是什么? 为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读者群而记录

(What Is A Language? Documentation For Diverse

And Evolving Audiences)

Mithun, Marianne [戴忠沛 译] /59

对尼日利亚戈麦人语言的田野调查: 性质表达语法的发现

(Fieldwork Among The Goemai In Nigeria: Discovering

The Grammar Of Property Expressions)

Hellwig, Birgit [艾溢芳 译] /80

田野语言学与生物学：如何科学地给动植物命名
(Field Linguistics Meets Biology: How To Obtain Scientific
Designations For Plant And Animal Names)

Fleck, David W. [蒋颖 译] /102

下 编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	罗杰瑞/118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	王福堂/126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	罗仁地/135
田野调查杂谈——语言调查的经历和几点体会	黄布凡/150
机助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系统	潘悟云、李龙/161
发音人的选择与合作	戴庆厦/167
回到我的拉祜村庄	马提索夫 [汪锋 译] /176
附录一 藏缅语调查词汇表	/204
附录二 语法例句参考	/233

编者序

F. Boas 和 E. Sapir 等学者或许是开始系统的田野语言学调查的先驱。那时候还冠以语言人类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的名义, 而今天, 田野语言学 (Field Linguistics) 已经以独立的身份步入了大学课堂。鲜活的田野语言持久地冲击着语言学家的想像力, 也构成了语言学理论的不竭的源泉。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生活着丰富多彩、文化各异的族群, 他们灿烂思想和珍贵的文明遗产都凝聚于他们的语言之中。异彩纷呈的鲜活语言在中国的山川田野中无处不在。一方面, 这些丰富的共时语言矿藏显示着他们在世界语言之林的独特地位;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汇聚而来的浩瀚文献相映成辉。活生生的语言展示着人类思维表达之精巧, 也与数千年的语言传统相衔接。但我们不能不关注的是, 中国的语言多样性同样在流失。一些弱势语言在经济、文化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濒危、消亡,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严峻形势。

我们以此专题呼吁：到田野去。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 对于语言田野的调查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关于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都正源源不断地汇集起来。澳洲拉筹伯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的 Alexandra Y. Aikhenvald 最近为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编辑了一期关于田野调查的专辑, 其中的经验来自于诸多对亚洲读者来说比较陌生的语言地带, 诸如亚马逊热带丛林的语言、尼日利亚的非洲语言等等。所谓“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组织翻译了其中几篇, 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在此, 我们也要感谢 Aikhenvald 教授愿意提供中文翻译许可, 也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

同时, 在汉藏语区, 语言学家们多年的辛勤耕耘也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知识。汉语方言调查有长久的传统, 民族语言调查也经过了

近百年的积累，而今电子计算机技术也广泛应用到田野调查当中，这都使得今天和将来的语言学田野调查能具有更广更深的维度。

黄布凡教授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应用广泛，其中的词汇表对藏缅语等语言的调查有重要参考价值，故列为附录；黄行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语法例句参考，为本文集增色不少，谨此对二位教授一并致谢。

为本文集撰文的各位语言学家，每个人都几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田野调查上了，这么多年来锲而不舍地丰富着田野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希望本文集能给有志于田野语言学的建设者们一些启迪。

语言学田野调查：代序

Alexandra Y. Aikhenvald

翻译：吴君如

提要：对于语言学这一基于经验的科学来说，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是它的中枢。就了解人类语言、它们的结构属性与发生学关系而言，那些关于近乎未知的语言的第一手信息对我们至关重要。“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是主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相比之下“采访式”田野调查（interview fieldwork）是一个不那么值得推荐的选择。我们的目标是对每个语言作不受限制的记录工作（documentation），这项工作是为各种不同的听众准备的，既要易于理解又要易于掌握使用。这篇短文将介绍许多语言学田野调查方面的观点，本特辑的撰稿者们对此有更细致的讨论，他们个个都是非常经验的田野调查者，是他们所在领域中有名的权威。这就使得本文集非比寻常。

1. 关于本文集

就如何开展人类语言工作来说，掌握多样的语言和它们不同的结构的第一手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包括深入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搜集信息，提供这种语言的全面分析和书面记录——是获得这个知识的关键。语言学田野调查也是很紧迫的事：再过几代，许多小小的“奇异”语言将湮没消亡，被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和其他强势语言（majority language）所代替，那些语言更有威望，经济上也有优势。

如 Franz Boas（现代语言学奠基人）所说，语言之所以不同，不在于一个人可以说什么，而在于哪类信息必须表达出来：“语法……

决定每段经历中必须表达出来的那些方面。”(Boas 1938: 132)

要保证语言科学的进步，要保证通过更多了解我们所知甚少的语言达到现代研究范式的改进和展开，语言学田野调查是唯一的途径。例如，只有通过研究南北美洲的一些语言，语言学家们才认识到信息的来源——通常称为示证性(evidentiality)——可以是一个语言的核心范畴。一个中心波莫语(Central Pomo)(Mithun, 本书)使用者会很小心地使用示证词缀，通过这个词缀他可以确保听者知道这个事件是他亲眼看见的还是从其他地方听说的。这在任何语言中都会是个有用的范畴——正如Boas(1942: 182)所说：“如果语言可以强迫报纸说出他们报道的是基于自身经历呢，还是推测，抑或道听途说，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满意地看我们的报纸了。”如果语言学田野调查者从未坚定地把某个语言特征作为一个传统的话，这个语言特征可能现在还不为我们这些语言学家所知，上面就是一个例子。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由Boas自己发现的。

基于经验的语言学研究依靠的是作为田野调查成果获得的“活生生的语言资料”(Abbi 2001: 1)。田野语言学家为几乎各个语言学领域提供必不可少的输入，包括语法理论、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普遍语法。如果我们想“获得人类语言类型学上的所有可能性的全景图”(Dixon 1997: 144)的话，语言的描写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研究几种语言是否有亲缘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而对语言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必须以完整的语法描写及有意义的字典为先决条件。

作为一个学科以及一门科学，语言学依靠的是对第一手信息分析的结果，而这信息是通过田野调查——语言学的中枢——获得的。为了把语言事实和类型学估计集合在一起，类型学家们必须依靠不拘泥于任何时限的详细的语法描写。语言学田野调查也是“上手”学习这个学科的最好方式——如Dixon(本书)所说，“走出去，干起来”。而且在一种新语言自己的语境中记录、学习、分析，也是知性上最让人激动和干劲十足的事业。尽管生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中可能带来一些物质条件上的困难、挫折，有些时候甚至是危险，但你生活在一个充满发现的漩涡之中，忽然之间，会灵光突现。这是在一个熟悉环境的“安

全区”里“安全舒适地存在”(本书作者Burridge所说)极难提供的。

几年之前田野调查还不流行。那些自称理论家的人(包括惯于分析二手资料的“扶手椅类型学家”们)觉得自己要高出那些出去干田野调查自己搞资料的人一等。Paul Newman(2003, 根据他1998的论文)警告人们不要对非西方语言缺乏兴趣，警告人们不要不愿承担田野调查。

而现在呢，潮流似乎变了。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研究之前没有描写过的语言。我们的语法大受欢迎，我们的推论性概括正在帮助建立起新的语言学范式。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扶手椅类型学家”可以轻易地对田野调查者说：“你拿资料来，我们给你分析。”现如今，十多年之后，这个人可能会带点歉意地说：“你知道，我现在也打算自己搞点田野调查了。”“蹲在自己的理论之茧里，为了适应一些普遍假设和写博士学位论文重新分析资料”——用Dixon(1977: xvii)的话说——已经过时了。田野调查更重要了，而且人们对怎样完成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成果和那些搞田野调查的人越来越感兴趣了。

以上这些，更加使得这一本集中讨论怎么做田野调查的书显得特别及时。所有文章都是由久负盛名的学者和顶级的田野调查者写的，他们的专业领域包括澳大利亚土著语言(Australian Aboriginal languages)(Dixon)，大洋洲和美拉尼西亚语(Oceania and Melanesia)(Dixon和我)，北美的土著语言和移民语言(Mithun和Burridge)，南美语言(Dixon, Fleck和我)，非洲语言(Hellwig)。

2. 田野调查：融入还是采访

理想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包括在使用中观察这种语言，成为社团的一员，通常还包括被纳入亲属系统。一个人记录文本，努力处理它们，同时学说这种语言，观察母语者(native speaker)怎么用，在理想情况下观察各个年龄、社会群体的使用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Dixon, 本书)。这也是本书的所有作者在他们专攻的那门语言上所做的。

随着一种之前缺乏记载的语言走向灭亡，社会就会渐渐不再使用它，日常可能根本没有人说——仅仅被一些老人家记着，这样，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以及相应的融入式田野调查——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我们不得不做我们能做的，和“记忆者”（rememberers）作“采访式”田野调查。这是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的语言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这种研究虽然有用，但是和丰富翔实的多面性融入式田野调查相比，只限于获得有限的语法。那些从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融入式田野调查的田野调查者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要克制自己以避免教导人家“怎么做”，也要避免对对象作出大而化之的论断。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田野调查手册和百科全书里的文章都是由那些最多有点采访式田野调查经验的人做的。他们没有到那个社群去住上几个月，把自己融入到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去。让他们去教学生做他们自己都没干过的事更是不切实际了。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采访式田野调查是合理的。如果有一个语言社团可用，那就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了——可是一些研究者偏要选择那些可以方便找到的生活在城市或城镇的发音人做采访式田野调查。和一个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发音人一起工作，得到有数百万使用者的一种语言的语法，这语法本身可能很有趣，但是不太可能全面、可靠。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 Owens（1985）的奥罗莫（Oromo）语法^①（尽管 Owens 对阿拉伯方言的研究质量很高）。和移民社群合作——如果一种语言在祖国说得很好的话——也几乎是不明智的：许多语法特征倾向于在接触的诱导下改变，并且很可能在迎新弃旧的社会实践的冲击下变异。选择在大墨尔本、伦敦或者洛杉矶那些舒服的区域里研究缅甸语（Burmese）、苗语（Hmong^②）或塞尔维亚语（Serbian），或许对于理解英语环境对小语种的微妙影响很有帮助。但这仅限于给这种语言

① 译注：Oromo，即奥罗莫语，一种乌干达语言。

② 译注：Hmong 通常特指东南亚的苗族使用的语言，英文文献有时也把苗语都叫做 Hmong。

的结构作一个歪曲的描述。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因为内战或其他政治问题，研究者被禁止进入说那种语言的区域。现如今要研究者冒险进入恐怖分子控制的高加索地区是几乎不可行的。他也只好推迟计划好的田野调查，等到政治局势有所改善的时候。但同时，还有几千种他可以开展融入式田野调查的其他语言呢。

在一些传统做法里，“采访式”田野调查指一整组人到一个地方待一小段时间，本着“一人一个问题的”原则，飞快地采访同一群发音人。他们根本没时间在语言学家和发音人之间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所建立的关系是“付费协助”而非文化上的合作关系。这样得出来的语法——其中一些已经出版——每个章节由不同的人完成——就像由互不相配的颜色缝缀起来的拼布作品。负责 X 章的语言学家 A 认为是连动式（serial verbs）的东西，语言学家 B 在他们的 Y 章里开开心心地描写成补语小句（complement clauses），诸如此类。

另一种在“采访式”田野调查中的玩忽职守的行为是不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只研究一个方面。“如果你想扩大关系小句（relative clauses）的资料库的话，就在你的两星期的假期里去问问”，这是一个“扶手椅类型学家”一次在网上发布的一条“建议”。“一个好的多面手语言学家”（Dixon，本书）会知道如果一个人想恰当地做好他的工作的话这是不可行的——毕竟每种语言都是一个“système où tout se tient”（一个各个要素结合起来的系统），引用 Antoine Meillet（1926: 16）的著名论断，一种语言的任何部分都和其他部分有着内在联系。上述这种采访式田野调查的结果注定是有缺陷的。

田野调查课——如果引导得当的话（Dixon，本书）——可以为准备进入真正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人提供合理的背景训练。但即使是采访式田野调查，田野方法课也不能成为替代品。犯这样的错误，还在没有深入研究这种语言的情况下把田野调查课上的论文集结出版，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玩忽职守行为。要知道可能正是这个语言再过五十到一百年就没有人说了，这样干不是近乎欺骗还能是什么呢？

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田野调查者，对这些问题都应该是诚实

的：来源，田野调查时间，他们接触了哪些类型的语言，语料库（corpus）的大小。最可靠的，把各种潜能都充分挖掘过的资料来自融入式田野调查。这种田野调查绝不可能是“一次性”过程（cf. Newman & Ratliff 2001: 10），相反，对于这种语言，对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往往是终生的义务。本特辑的所有撰稿者们都有这个义务。

我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下手去做？这是下面要讨论的。

3. 语言的记录工作、技术和科技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目标是记录一种语言。我们的语法“设计出来是为了提供一个永久的资料库，以记录人类交流的一个独特媒介，要是不把它记录下来，这媒介经历了语言灭绝（language extinction）或语言变化（language change）之后，未来的科学家们面对它将无从下手”，就像 Fleck 在他给他的 Matsés^① 语参考语法（Fleck 即将出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这种记录包括一个提供详细分析的语法。这个语法脱胎于有充分类型学考虑的基本语言学理论——“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流行模型”（Krishnamurti），而且在这个语法中标签不会代替分析，每一个决定都经过认真的权衡。我们同样致力于建立一个最大的精确词库，这个词库尽量多地包含能够得到的信息，还有文本集，可能还有教学材料（因为那个社会希望这个东西能做出来）。

不同的听众看重不同的产品。许多说话者认为字典比语法更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参考语法除了对语言学者有用外对谁都没用。相反，Jovino Brito, Tariana 语联合会的主席，这种语言的高超使用者，得到一份 Tariana 语语法和其他材料之后对我说：“太好了，我的姐姐。现在我们有一个真的语言了，有一本语法书，一个字典，一本手册，还有

一本故事书。”

换句话说，用 Mithun 的说法，合适的语言记录包括“按照日常对话、正式讲演等不同情景中说话者的使用情况记录语言”。她还说，“特别是那些濒危语言。现在记录的濒危语言以后会用于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用途”。Mithun 就已经调查了各种美国原住民社群。在一些社群里，濒危语言还在活跃地使用着；而在另一些社群里，一些濒危语言只存在于少数老人口中。在 Barbareño Chumash 社群中只有这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的后裔健在。既然他们有兴趣更多地了解他们已然灭绝的作为认同标志的语言，他们就想设法回忆谈话传统和使用这种语言的其他方式。非常不幸，虽然这类东西非常丰富，却并没有在现存材料中保存下来。对于那些还有人说的语言来说，语言学家能够提供不受限制的记录——现在我们记录得越多，未来出现的问题就越少。

现代科技，尤其是录音设备，可以让我们“实时记录自然的，没有经过转写的话语”（Mithun，本书），这很有帮助。得益于科技进步，我们的资料和分析更为精确。在使用更精确的传统方法的同时使用视频剪辑使 Hellwig（本书）改进了她对 Goemai 领属表达（property concepts）的理解，那是一个之前没有记录的尼日利亚乍得语族（Chadic language）。

尽管如此，科技应该被视为手段而非结果本身。科技如果被滥用，如果被过度地信任，奇迹也会变成一把双刃剑。如 Dixon（本书）所说：“当工作者离开田野调查地回到基地处理资料的时候，计算机是很有价值的。”在调查地带上一台电脑可能有帮助，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照顾电脑可能会痛苦地占用本可以用来分析语言的时间。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如西北亚马逊（Amazonia）和萨皮克河（Sepik）流域，没有电——一台电脑可能变成一个负担。录像机也是一样。我们也该想想那些之前没有记录的语言的使用者们，他们住在偏远的地区，或许会被那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吓到。录像机或电脑的持续存在可能没什么用，只会使田野调查者和他们试图融入的社群关系疏远。

甚至一台录音机也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侵者。Burridge（本

① 南美印第安人，通常写作 Matsés。

书) 讨论的一些门诺派教徒 (Mennonites)^① “显然对任何形式的录制都很不舒服”，那么最好的过程就是不要去“推动这件事”。用 Burrige 的话说，“伴随研究最好不受录制设备的干扰”；尤其是在“特别不合时宜技术花招的场景下”。当我们不用总是照顾仪器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结构的社会文化语境”。

这完全是常识——但或许有点“不酷”，不时髦。近来，许多语言学家——在严格意义上，他们中没有一个记录过一个活的语言，或许，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引入了一个虚假的区别，他们所避免的“描写” (description) 和他们热烈欢迎的“记录” (documentation) 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包括我们 (本书的所有供稿者)， “描写” 是“记录一种语言”的东西；即提供全面的语法、词典和文集。对他们而言，“记录”包括建网站，网站上放着文本材料，以及录像链接。他们看不起“编辑语法和词典”，而后者至今一直是，以后也还将作为一门科学，成为语言学的基础。

毫无疑问，把对话、短文以及其他信息放到网上，制作录像和其他基于网络的成果，这很得喜欢电脑的语言学家同事们的欢心。但缺乏恰当语法词汇分析的材料对语言学后进和说这种语言的人自己都是没什么用的。一方面，我们只能祈祷电脑资料库能存在超过数年的时间；而书却能存在几个世纪。整理基于网络的资料可能比辛辛苦苦写本语法再写本相应的词典更快更容易，但网络上的成果需要不断更新，书却不用。而且如果这种语言是在偏远的社群里使用，比如亚马逊、非洲或者新几内亚，一个网站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正如一位欧洲的同事提醒我的一样，现如今集中在计算机基础上的“记录”类似于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使得“有余者”和“不足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Leo Yabwi，新几内亚 Sepik 地区 Avatip 说 Manambu 语的村庄的一位地方学校校长，他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书。电脑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用？他们要学习他们的遗产，而不是电脑游戏。”

^① Mennonites 门诺教徒，16 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反对婴儿洗礼，服兵役等，衣着朴素，生活节俭。

他说对了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和科技接触得越多，他们的语言被权威语言、“全球化”、通讯手段灭绝的危险就越大。让我们再次引用 Dixon (1997: 144) 的话：“计算机技术的‘顾影自怜’可以先等等，语言学描写现在就得做。”

要充分理解一种语言，语言学家不能仅仅是一名语言学者。Burrige (本书) 清晰地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我很快发现如果忽视社会文化信息的话，我的语法描写会有多么不合适。甚至在中古荷兰语 (Middle - Dutch) 上的初步尝试也教了我那么多东西。在保守的门诺教徒看来，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浸透了符号，那些符号是对某些品质的义务的表达，这些品质包括如简朴、平等、谦卑，以及特别是个人对上帝意志的服从。这些服从的符号体现在他们词汇的形式上，也深深嵌入了这种语言的语法结构。”我们常常最后以写民族志结束，把它作为我们语言学家工作“之外”的工作 (对 Dixon 1991 和 Aikhenvald 1999 的介绍就是例子)。并且，如 Fleck 在本书中的那部分所展示的，一个有机会获得坚实生物学基础的语言学家是走在许多同事前面的。

融入式田野调查，研究者成为一个社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用 Burrige 的话说，提供“观察这种语言运作的宝贵机会”，同时也是不这样做根本没有可能得到的一个“和这种语言亲密接触的机会”。但是这样做也会有副作用。

一方面，我们的发音人是朋友，甚至接纳你为家人；另一方面，我们是语言学家，几乎无法掩饰我们的研究者身份。再一次引用 Burrige 的话：“当说话者称为朋友而非仅仅是信息来源时，保持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身份就越来越困难。”一个人可以多大程度地允许自己成为被描写语言使用者的一员？融入西北亚马逊的圣罗莎河 (Santa Rosa) 的 Tariana 社群，融入新几内亚 Avatip 的 Manambu 社群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养”家庭的纽带带来道德和经济的义务，甚至妨碍进一步研究：因为想要和“说得不正确”的另一个群体合作，我遭到我的 Tariana 家人严厉的批评。尽管如此，就像我们和“真正的家人”住在一起一样，不管他们多么不好，我们对我们的田野调

查环境照单全收，尽量应用。

和一个或多个发音人的密切的个人关系加强一种“无价的文化合作关系”（Dixon，本书）。就如 Burridge 评价她的发音人朋友时所说（本书）：“甚至在我自己想出来之前就她知道我要问什么。”这样的发音人就像我们写语法的合著者一样好，而且确实是共同做分析的人。

学会那种语言、记录并分析文本与对话是一个好的田野调查者的渴望。通过“询问怎么把句子从混合语（lingua franca）翻译过来”（Dixon，本书），我们永远也发现不了“这种（少数族群）语言与侵蚀它的语言不同的独特特征”（Mithun，本书）。对于高度受影响的语言（fusional languages），如达罗毗荼语，通过这种语言本身作的有限的范式诱导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为后世的语言学家和社群记录语言”（Mithun，本书）的话，我们需要了解特殊的语法和特殊的词汇，它们只能通过“自然的没有脚本的言语”发现——那时候出现的句型在例句翻译中可能丢失。如 Mithun（本书）所说，“从一种接触语言翻译过来的例句可能会方便语言间的直接比较”，但这种比较不会揭示多少小语言容易在翻译中“丢失”的基本特征。我们不会学到多少超出我们已有知识的东西，也几乎无法“窥见这种语言的‘特质’”（见 Hellwig，本书）。

基于实地调查的语料库（field-based corpora）不能回答所有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工具可能涉及录像诱导、图画故事和通过那种语言本身进行集中诱导（见 Hellwig，本书）。但这些相对于自然文本和对话——“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生命之源”（Dixon，本书）还是位居第二的。

4. 巩固经验：本书概述

本特辑由六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是由一个能力很强又很有经验的田野调查者撰写，这个人在语法、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同时也是卓越的专家——在这些领域中 Dixon、Mithun 和 Burridge 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作品以 R. M. W. Dixon 的《田野语言学：微型手册》

（*Field Work: A Minor Manual*）为中心，以其四十年来在三大洲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概述了语言学田野调查中一定要做的事和应该避免的事。

在一个看上去不需要外人的社群里语言学家可以充当什么角色呢？Kate Burridge 是德语、英语、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German）专家，她在阿什米人（Old Order Mennonite）^① 社群中的田野调查经历报告《一个与世隔绝、独特民族——对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田野调查》（*A Separate and Peculiar People - Field Work and the Pennsylvania Germans*）里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讲她如何抛开“可靠的书面语言尤其是中世纪德语文本的限制”，成为那个“活生生的有着真正说本族语言的人的社群的一部分”——从未退缩。她为一个语言学家在门诺教社群里找到了一个角色，适应它，戴不同的“帽子”——社群成员的和研究者的，而接踵而来的伦理问题也成为 Burridge 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

田野调查的另一面——我们这些语言学家面向哪些听众，怎样才能做得最好，这是 Marianne Mithun 在《语言是什么？为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读者群记录》（*What Is A Language? Documentation for Diverse and Evolving Audiences*）中的主题。Marianne Mithun 是易洛魁语系（Iroquoian family）领域的顶尖专家，他有图斯卡罗拉语（Tuscarora）和卡尤加语（Cayuga）的语法专著，调查过一打以上的北美语言。

“领属表达”（property concepts）是 Goemai 语——一个日益从乍得语族中孤立出来的语言的一个有趣的特征。Birgit Hellwig 是 Goemai 语和乍得语语言学的专家，她在《对尼日利亚戈麦人语言的田野调查：性质表达语法的发现》（*Fieldwork Among the Goemai in Nigeria: Discovering the Grammar of Property Expressions*）里把不同各种方法及不同资料收集途径获得的结果进行比较——自然文本、录像剪辑、图画故事。从混合语翻译过去得到的译文可能提供了 Hellwig 所说的“最初

^① 译注：阿米什人（the Amish），也叫 Old Order Amish 或者 The Plain People（简朴的人们），大约于 1525 年在瑞士组织起来。他们是从门诺会（Mennonite）或者称再浸礼会（Anabaptist）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弱小教派。

进展”，但它们“因为在另一种语言的概念中进行操作而无法抓住所研究的语言”。

编纂一本词典是任何一种语言完整的记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要求认真分析每个词项的语义范畴 (semantic range) 的巨大工作。生物术语 (biological terminology) 是任何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理想情况下应当为之提供可靠的科学名称 (disignotation)。David Fleck 的《田野语言学与生物学：如何科学地给动植物命名》(*Field Linguistics Meets Biology: How to Obtain Scientific Designations for Plant and Animal Names*) 为此提供了方法论和一些实用的技巧。有了动物学的背景，加上对 Matses 及西亚马逊平原上其他 Panoan 语言社团的广泛田野调查经验，Fleck 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在附录里，Fleck 为已公开的用于鉴别亚马逊平原动植物的方法提供了支持。这篇论文对任何打算研究亚马逊语的人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源。

是什么令这本书如此与众不同？这里，每一位作者都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工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大陆。每一位作者都是熟练的语言学家，有着杰出的资质。每一位作者都值得彻底信赖。

本书对当下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总的看法，这些问题和所有的田野调查者以及对语言感兴趣的语言学家们息息相关。本书看似聚焦于不同田野调查条件下的不同问题，但这些文章在许多方面互相呼应，这些方面包括突出谨慎提供材料来源的重要性，尽量少用混合语作为诱导材料，或者彻底避免这样做，以及要在仔细收集分析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等等。

本书并非田野调查的定论，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定论。通过分享我们的激动和经验，我们希望能够激励学者们，走向田野，用恰当的方式记录语言，因为现在开始还为时不晚。

参考文献

Abbi, Anvita (2001): *A Manual of Linguistic Field Work and Structures of Indian Languages*. Munich: Lincom Europa.

Aikhenvald, Alexandra Y. (1999): *Tariana Texts and Cultural Context*. Munich: Lincom Europa.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1): *Language Awareness and Correct Speech among the Tariana of Northwest Amazonia*, i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43, 411–30.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2): *Dicionário Tariana – Português e Português – Tariana*. Museu Goeldi: Belém.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3): *A Grammar of Tariana, from northwest Amazon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ikhenvald, Alexandra 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acklyn Yuamali Ala & Pauline Agnes Luma Laki (Forthcoming): *The Manambu Language, from East Sepik, Papua New Guinea*.

Boas, Franz (1938): *Language*, in: Franz Boas (ed.), *General Anthropology*. Boston, New York: D. C. Heath and Company, 124–45.

Boas, Franz (1942):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the Disciplines of the Humanities*. Menasha: The George Banta Publishing Co, 178–84.

Dixon, R. M. W. (1977): *A Grammar of Yidi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1991): *Words of Our Country: Stories, Place Names and Vocabulary in Yidiny,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of the Cairns/Yarrabah Region*.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Dixon, R. M. W.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leck, David W. (Forthcoming): *A Grammar of Matses*.

Krishnamurti, BH. (2001):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ishnamurti, BH. (2003): *The Dravidian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illet, Antoine (1926): *Linguis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Mithun, Marianne (1999): *The Language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man, Paul (2003):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Issue as A Hopeless Cause*, in Janse, Mark & Tol, Sijmen (eds.), *Language Death and Language Maintenan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13.

Newman, Paul & Ratliff, Martha (2001): *Introduction*, in Newman, Paul & Ratliff, Martha (eds.),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4.

Owens, Jonathan (1985): *A Grammar of Harar Oromo (Northeastern Ethiopia)*.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作者简介: Alexandm Y. Aikhenvald,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译者简介: 吴君如, 北京大学。

田野语言学：微型手册^①

R. M. W. Dixon

翻译: 许帆婷

提要: 这本手册提供了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基本信息: 田野调查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调查; 其中牵涉到哪些伦理准则; 如何选定调查语言和调查地点; 如何着手; 要获取什么——一部全面的参考语法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rammar) (依基本语言理论撰写)、一卷长篇语料、一部词典/同义词典; 应该做什么: 尽最大的努力, 成为社团的一分子 (对于“融入式田野调查”来说), 分析文本, 只有在调查的最后阶段才用被调查的语言 (而不是区域中介语 [lingua franca]) 进行询问; 如何与发音人合作 (以及应该要避免的事); 撰写语法; 最后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大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课程。

田野调查是语言学中最重要, 也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部分。可是关于它是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 存在着很多错误的想法。这是一个简短的导论 (以我自己从1963年开始在澳大利亚、斐济和巴西的田野调查作为基础——参见 Dixon 1972, 1977, 1981, 1983, 1984, 1988, 1991a, 2004), 提出了我对这个学科的一些个人观点。

1. 语言学田野调查是什么

进入使用某种语言的一个社团, 从当地的流利使用者那里收集资

^① Alexandra Aikhenvald 和 David Fleck 以他们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 就本文的草稿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意见。

料，分析这些资料，提供一个全面的描述，包括语法、文本和词典。

2. 为什么进行调查

进行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1) 为了学习语言学。学习任何学科唯一的方法就是动手实践。一个人首先学习的是那些构建起语言科学的理论概念。然而只有当他运用这些概念去描写语言时，才能完全理解它们。

一个医科的学生学习人体构造和现代外科手术的技术。为了成为一名外科大夫，他接下来必须操作真正的手术。此后他或许还会著书论述外科手术的原则。与此类似，一个语言学家必须切实地描写过某种语言（最好这种语言以前没有被充分描写过），以理解语言学分析的原则。

(2) 因为能享受到处理“新语言”所带来的智力上的愉悦。一个语言学家必须对他所做的事感兴趣，这样才能做得好，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令人振奋的结果。如果你在做田野调查和写总结性的语法时享受到快乐，那么别人在阅读时才会感到愉悦。

3. 进行田野调查的错误理由

如果你进行田野调查是为了它本身以外的其他目的，那么你的出发点就错了。比如：

(1) 时下“濒危语言”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很多人以此作为一个理由展开工作，它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尽管讨论很多，行动却很少（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被误导的）。现在从事田野调查的人数也并不见得比这股潮流风行以前有显著的增加。必须要告诫一下，大家不能单纯因为在一种语言消失之前把它整理成案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才去做田野调查。我们只是为了研究语言学，并且享受语言工作带来的挑战。

(2) 许多传教士受到感召，要把《圣经》的某些部分翻译成一些

新的语言。其中某些人也同时持有上节所述理由（1）与理由（2），他们通常能写出一部比较好的语法，然后作出很好的翻译。另外有一些人对语言学并不感兴趣，总想要避免撰写语法。假如他们真的对语言作了描述，也必然是很差劲的。他们的译文通常糟糕得连母语者都几乎认不出是什么语言写成的。

(3) 为了检验或证明某些理论观点。这种田野调查大概会只关注语言的某一部分，而忽视其他。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方法论，因为部分的存在与整体相关，只有放在整体环境中考虑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田野调查也很可能只包含询问方式。正如下面第12节所指出的，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语言是什么样的。

语言学家的的工作应该从基本语言理论出发，这种累积性理论框架奠定了几乎所有语法描写和类型学概括的基础。

田野工作者必须是全面的语言学家。语言每个部分的描写都是同等重要的，并且相互关联。任何一个（对别人或对自己）说“我基本上是一个音系学家”或者“我主要是一个句法学家”的人，都不大可能作出一个从头到尾完善的描写。

请注意，“分析”这个词，按使用者的不同，意义也有所不同。对于那些从形式理论出发进行工作的人来说，大致意味着把某种语言的数据与一种模型所需的、事先决定好的参项相配对。对于从基本语言理论出发进行工作的语言学家来说，就意味着用这种语言自身的方式整理出它的结构系统，每一步都要有充分的论证。一个形式派论者或许会关注在一种新语言中关系从句是如何与形式主义的定义要素相符合的（大体上以在英语和其他熟悉的欧洲语言中发现的那些特征为方向）。一个从基本语言理论出发的田野工作者却会去调查这种语言是否具备可以称为关系从句的东西，我们应该以什么标准作判断，以及这种语言中的关系从句有什么特征。

4. 田野工作包含的道德准则

当然，一个人应该只去那些需要他的地方。田野工作者只到他们

和他们的工作受欢迎的那些社团中去。

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基本的田野调查状况。（它们都是比较极端的，还存在着中间类型。）

（1）该语言在社团中还被每一个成员当成第一语言使用着。一些（或者大部分，或者全部）人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说这个地区的区域中介语。我的经验（以及其他人的）是，这样的社团比较有可能欢迎那些想研究他们的语言，并能提供社团所需的语言方面回馈（比如一本有实用价值的词典，一卷传统文献）的陌生人。

这种类型的社团往往远离尘嚣（比方说在新几内亚或者亚马逊的丛林里），并且倾向于同“文明社会”的主流保持尽量少的联系。

（2）该语言只有一些年长者会说（或者可能只是记得）。这种类型的社团努力想要融入国家的主流；在那里工作会成为一种微妙的政治活动。有一些年轻成员，他们自己并不使用那种语言，却可能会憎恨从社团外来研究它的语言学家。人们会意识到过去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导致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失落的原因之一），然后也可能会憎恨来自曾经压迫过他们的族群成员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说这种语言的人大体上很愿意同语言学家合作，为他们的后代留下遗产，但是社团的其他成员或许会持反对意见。每种状况都有不同的特点，语言学家必须（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协商达成一个让所有人都接受的协议。这个社团或许会要求监视语言学家做的所有事，并在发表什么的问题上征询他们的意见。

许多语言学家在这种类型的情况下工作得很愉快并且成果丰富。然而，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社团某些成员强加的限制会使有成效的田野调查成为不可能。那样的话，就要建议语言学家最好到别处寻找机会了。

5. 如何选定语言

所有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有趣之处，并且每一种都应该——在理想的情况下——获得全面的描述。然而并不可能把每一种，比方说，

少于1000人使用的语言在灭绝之前都作出描写。从收集有代表性语言材料的全球视点出发，我们必须设定重点。应该优先考虑那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独立”的语言，而不是那些归属于一个庞大并相对来说同质的语族，并且其中有的语言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语法描写。

大家必须意识到以下事实，但这并不是想要贬低任何一种当下正在使用的语言（它们都很重要，很有趣）：

首先，有一些语言从类型学特征来说比别的语言更有趣。如果一个语言表现出某种语言类型的从未被报道过的方面（甚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类型），它就具有特殊的价值。比如说，一种有七类区分的示证范畴（evidentiality）的语言（比已知的任一种语言都多）；或者是一种语言，其作格分裂的控制要素比已知的任一种语言都多。

其次，有一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难以学习、分析和描述。有些语言的综合语法系统可以在400页之内描写完；而对于另一些语言来说，同等深度的语法描写可能需要700页。

学习一种语言有多难，当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已知的语言。一个说泰米尔语的人会觉得学泰卢固语比学法语容易，而那些一直说法语的人会觉得学意大利语比学泰米尔语更容易。那些已知一种非洲或亚洲声调语言的人会比从来没有接触过声调语言的人更容易学习墨西哥的声调语言。

类似地，一个已经描写过复综语的语言学家在描述一个新发现的复综语时，面临的挑战就要比那些只有分析语描写经验的语言学家小一些。

当然，这并非一个逃避特殊语言的借口。一个优秀的、专注的语言学家能够学习并描写任何一种语言。只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中比其他情况下需要更加努力。

当决定研究哪一种语言的时候，语言学家应当把如下因素列入考虑：对他们或许有特别意义的语言种类以及有可能牵涉到的难度等级。要一个一个地考虑这些要点。

（1）语言的类型。假设一个语言学研究者正要在两种语言中作一个选择。假设语言A已知（或被认为）有一个庞大的元音系统（包括

鼻化元音)，喉音，形态变化基本上是粘着的，附属语标记，以及一个复杂的时—体—态（TAM）系统；而语言 B 只有 5 个元音，12 个辅音，曲折变化的动词结构，以及三套中心标记（head-marking）的粘附代词，但是只有二分的时间系统。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语言学家会选择复杂性的方面最能引起他们兴趣（或让他们激动）的语言。

（2）难度的等级。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在所罗门群岛上两类语言。其中有些属于南岛语系的大洋语族，另一些属于非南岛语系语言（一个概括性的术语“Papuan”被用来指称新几内亚附近使用的非南岛语系语言，即巴布亚语）。大概共有 500 种左右的大洋语，并且其中几十个已经有了很好的描写。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然而它们之间也存在普遍的相似性。描写一种新的大洋语就像往一个已经被创建好的语言学表格中填空，同时也为新发现的语言特征增加新的格子。与此相反，所罗门群岛的巴布亚语被认为不与任何已经被描写过的语言有亲缘关系（我们所知的甚至不足以证明所罗门群岛的各个巴布亚语之间是否有关联）。描写一种新的巴布亚语就像创建一个新的语言学表格，并且往里面填空。

假如你需要从所罗门群岛选择一种语言来做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在三年之内完成），最保险的选择就是研究一种大洋语（这样会做出一篇有趣并且有价值的论文）。更有挑战性的选择则是挑选一种巴布亚语。

在这个方面还有一点必须声明。有时候人们会注意到，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好像选择了最难的语言（那些语言确实需要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来公正对待它们），这是多么幸运啊。有时候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也会出现类似的议论。比如人们有时会说，优秀的人类学家 Evans Pritchard 选择了研究苏丹的 Nuer 社群，这是多么幸运啊。他的分析技巧能够揭示出 Nuer 人生活的种种复杂方面。实际上这些与 Nuer 没什么关系，而仅仅是 Evans-Pritchard 的缘故。像他这么出色的人，不论选择什么社群做研究，看起来都会很吸引人。

语言学家和语言也与此类似。我应该避免引用具体的例证，但是

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两个语言学家 A 和 B，研究两种很接近的语言 X 和 Y。语言学家 A 写出一部 X 语的出色而具体的语法，颇受推崇和援引。语言学家 B 写的 Y 语言的语法却很短，而且没有什么意思。人们会说多么巧啊，这个领域中顶尖的人物 A 恰好选择了研究十分复杂而有趣的 X 语言，而不是 Y 那种很简单又很乏味的语言。真相往往是，X 语言和 Y 语言只要分析得当，其实同样复杂而有趣。只不过 A 是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而 B 确实很差劲。A 所分析的任何语言，都能展现出它们的复杂性和趣味性，B 研究的语言则只会显得简单而乏味。

这里给出一个警告。有些语言的语法十分简短，使得语言看起来异乎寻常地简单无趣。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针对语言的有效评价，而是与语言学家的缺乏训练和经验有关。我曾见过某个语言先由一个差劲的语言学家（就像 B）研究，然后——过了几年——同一种语言由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就像 A）来研究，第二个语言学家描写并解释了所有的形态音系格局、结构类型等等，这些都是前一个语言学家做梦都想不到会去这么做的。

6. 田野工作地点

从 15 世纪开始，优势族群（使用优势语言）开始了一场经济开发，到 20 世纪中叶它已经几乎占据全球。被取代的那些族群大多数消亡了，连同他们的语言一起。这种情况适用点有，比方说，美国和巴西的东海岸，南部澳大利亚的主要殖民点。

总的来说，那些仍然在被使用的和仍未被描写过的语言总是存在于难以进入的地区。这些语言和它们的使用者仍然能存在，仅仅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被认为没有发展经济的价值。确实有一些快要绝种的语言在南部海域的 idyllic 群岛上被使用着。但是需要研究的语言中的绝大部分分布在丛林深处或高高的山脉之上，处在一个不但难以到达，而且可能难以生存的环境中。最大数量有待研究的语言都分布在新几内亚和亚马逊流域。那里可能极度炎热和潮湿，有许多令人讨厌

的昆虫和各种疾病（疟疾、登革热、黄热病、肝炎等等）。

这些并不是容易在其中工作的场所。这也是为什么以往在那里工作的人如此少。但是通过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准备相关的接种和药品，抗生素的储备，使用蚊帐，净化饮用水，诸如此类），生存环境可以被改造得比较舒适。任何身体上的辛劳与调查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语言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以及住到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社团的新社团中所具有的魅力相比，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到目前为止，研究语言最好的地点是在这种语言使用的社团中，观察说话人是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运用这种语言的。有时候这并不具有可行性。比如，假设这个地区正在打仗。在非原住地（non-native locations）与母语者合作是有可能的。研究者必须仍然（参看第9节）全力以赴地记录和分析语料。不过，在这种环境中的参与者观察——第9节中的（1）——几乎就不可能了。如果田野调查的一个阶段是与一个或几个发音人在家乡之外合作进行的，就必须尽可能地在田野调查的后期阶段返回原住地去进行调查。

7. 怎样做

以我的经验来看，把田野调查看做语言学家与发音合作人之间的商业协定并不是一件好事。人们总是出于友谊帮助我工作，因为他们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兴趣，并且愿意帮助我学习他们的语言，并把这种语言完全整理成案。

部落社群——他们的语言几乎总是被外面的人诋毁——一般都会欢迎一个语言学家来学习和记录语言。只要这个语言学家表现出工作的才能（比方说，能够准确地发音），并学习别人告诉他的东西，人们就会迫切地教授他，回答他的问题。发音人几乎总是乐于作语料记录，并且帮助构建全面的词典。也会有一些发音人（并不一定是记录文本者）对转写和翻译文本的繁琐工作有兴趣。

当然，对于一起工作的合作人也要提供具体的回报，可以用金钱或者实物的方式（任由他们需要）。这不应该被看做对已完成的工作

的报酬，而是出于尊重别人提供的服务（由社团中的一个成员提供给另一个成员）。调查者也要提供其他种类的合适的帮助和建议。比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成功地说服澳大利亚政府为Dyirbal族人购买一大块土地并提供房子（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散居的，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白人地主的领地上过着痛苦的生活）。

调查者必须提供这个社团所需要的任何日常的帮助。比如，为人们写信，提供药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技术上的援助（像修理或者清洗机械）。

每个田野工作情况都是不同的。假如合作人拥有一份固定工作，却从中安排出时间帮助语言学家，那么他们就应该获得跟做固定工作一样的报酬（或许还要更多一点儿）。

一个语言学家要同聪明可靠的、充满兴趣并愿意工作的合作小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建立联系。合作人要与语言学家保持相同的“波段”，理解语言学家试图要做什么，甚至有时候能预料到语言学家将会问什么。这是一种无价的、智力上的合作关系。

一个负责的语言学家会终生与所工作过的语言社团保持关系，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提供建议和帮助。一名学者也许可以找到方法让政府关注土著社群的需求，这是社群自身无法尝试的。

一个语言学家在不同社会中会被人们以不同方式接受。在许多地方，一些社团成员会扮演师长的角色，并把语言学家作为某一类的亲戚来“领养”。我在澳大利亚的North Queensland调查的时候，贝茜（Bessie Jerry）像对待gaya——“母亲的弟弟”（对女性来说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那样接受我。在斐济，艾莉儿（Elia Waqa）像对待luve——“儿子”那样接受我。这些都是分类的亲属关系系统，一旦我与某个人建立了关系，那么我也同时与社团的其他任何人建立了关系（可以通过人尽皆知的不言而喻的推导方式得出）。相反的情况是，我曾在南亚马逊的Jarawara人中间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们并不把陌生人纳入自己的层级亲属系统中。

以下是每种情况的优点和缺点。假如你同社团中的某一群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你就要对他们履行义务，就像他们对你一样。有时候

这能够帮助语言学家，就像在斐济时，我的亲属成员帮助我盖房子。但是与某个群体结盟或许会制造麻烦；比如说，其他群体的成员——他们拥有重要的、特别的知识——或许就不那么热心与你合作。并且一旦你成为亲属系统的一分子，你就自动被禁止与某些人发生关系（那些人或许正是你想要接触的）。然而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假如一个社团有接纳外来者（他们尊敬和重视的人）进入亲属系统的风俗，那么这就是你的目标。假如他们缺乏这样的风俗，那就也只能这样了。

但是，一个语言学家在一个社团中能够某种程度地被人们所接受（这与他们是否被接纳入亲属系统无关——比如说，我在 Jarawara 建立的友好关系与在斐济和澳大利亚一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只是某种程度的接受。语言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不可能被完全同化入一个社团（那是由于不能够与这个社团联姻，过着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生活，并且切断他们与以前生活的一切联系）。语言学家有可能有不同的肤色和发型，他们帮助进行一些群体活动，但是他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写作。他们不习惯于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可能不得不带上特殊药物，也许还要净化饮用水，以便预防严重的疾病。他们恐怕也没有毅力完成社团成员看作日常惯例的工作（比如爬上很高的树去寻找蜂蜜）。过于努力想要成为“社团的一员”是一个错误。因为，你是不同的，也一直被看作是不同的。你受到尊重是由于你现在是什么，而不是由于你想成为什么。

理想的工作地点也是多样的，取决于当地的情况。当 1963 年我开始在澳大利亚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人类学先驱者 A. P. Elkin 建议道：“要去他们家里，不要让他们到你住的地方来。”这个建议听起来针对的是在澳大利亚政府或慈善机构所辖的土著社团中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每个聚落都被严格地分为白种人职员的居住区和土著人的居住区。Elkin 是对的；在我所居住的白种人客房中进行工作，土著人感到最为拘束。我总是在他们的居住地中工作，蹲在树底下或者（假如下雨的话）在发音合作人的家里。

在这种规定森严的社团之外，整个事情变得极为不同。在斐济和巴西我在村子里有自己的房子。人们时不时地过来看我，我们也在一

起工作，或者我到他们家里去一起工作。在澳大利亚调查的晚期（在政府的聚落或慈善机构之外）我会在合作人家里住几个晚上，或者他过来住在我家里。人们或许对在哪里工作会有所偏好，语言学家必须对此有敏锐的认识。

8. 要获得什么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目标应该是完成并发表以下内容：

第一，一部该语言的综合参考语法（依照基本的语言理论撰写）。

与此相伴的还应有关于方言差异和语言使用的社会类型（在宗教仪式、典礼上，还是仅仅在日常生活的种种方面使用）的研究。歌曲的语言是一个进一步（通常更难）研究的主题。

在着手调查一个从前没有描写过的语言之前，一个调查者不应该对这种语言的语法可能包含的特征抱有任何成见。可是一旦发现了某个特征就必须充分地调查它，检查在相关的类型学文献中开列出的变体的所有典型特征。Shopen (1985) 的许多章节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关于语法范畴和结构类型的概述。Aikhenvald (2000: 447-51) 的附录三，“量词语言的田野调查指南”，讨论了有量词、名词类或性的语言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在 Aikhenvald (2004: 385-90) 的结尾，有一个“田野调查指南：如何收集示证范畴系统的材料”。

第二，一系列隔行对照的长篇语料和完整的翻译，其中要包括语料的社会背景和有关语法上或社会学上特殊要点的注释。

比较理想的是，这些语料要包括不同的类型——传说，历史事件的记录，自传体的回忆录，关于园艺、钓鱼、打猎游戏或制作手工艺品的说明，诸如此类。其中应该有一部分是独白，一部分必须有一个以上的说话人——比如一个村庄会议的记录。语料必须来自各种各样的说话人，来自不同的年龄群体。最好说话人中有男有女，然而在某些社群中语言学家与异性工作可能会遇到阻力。

第三，一个适度丰富的词汇表。

最好的形式是按照语义域编排成同义词典。这么做，某一种类的

动物或植物就会被排列在一起，它们的意义就可以相互对比。同样地，关于色彩的所有形容词，关于移动的所有动词，都在同一个地方，而不是像以字母表排序的词典那样散落在各处。必须要有两个音序排列的索引（适用于同义词典的条目），一个基于被描述的语言，另一个基于描述时使用的区域中介语（比如英语、西班牙语），参见 Dixon (1991b)。

一个调查者还需要提供这个社团所需要使用的识字课本和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可能包括各种初级读物和故事书，以及实用的词典。

在某些情况下一种语言面临灭绝，而语言学家的的工作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可以帮助这种语言复活或者延续下去。但是有很多田野调查的状况是，这种语言只有很少一部分老人使用，已经错过了能够让它复活的那个阶段了。（人们或许不愿意承认，但是语言学家能意识到就是这样了。）在这种环境下，语言学家应该花一些时间编写供学校使用之类的材料，这有助于增加这个社团对逝去的文化所抱有的民族自尊心。但是这种状况下，语言学家花太多时间准备教学材料（它们如果被编写出来，也不会得到充分利用）是浪费资源。而描写全面、科学的语法，收集语料以及编写词典的主要任务也会受到损害。

描写语言并没有既定步骤，调查者必须从一开始就同时着手于语法、语料和词典。在语法范围内也没有既定步骤，调查者必须同时调查音系、词法和句法，在它们的相互参照中逐步提炼每一部分。

需要给调查者一个警告。在调查者对整个语言系统没有彻底的理解之前，发表关于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内容都是不明智的。比方说在第一阶段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或许你觉得你已经懂得了重音分派的法则；可是随后当你深入钻研词法结构的时候，你或许会发现新的事实（比如说要考虑不同类型的词法学范畴），导致必须重新看待和描述重音法则。假如你已经发表了重音规则，情况就会变得很尴尬，因为你在完全了解语法之前就描述了它们。

9. 应该做什么

首要的事是要做到井井有条。你需要决定所使用的笔记本的标准尺寸（我常用 A4 或者 foolscap 尺寸的螺旋本，由于可以翻回前页，也比较适合放在膝盖上甚至站着使用）。每本笔记必须有个字母编号，每一页也都要编码。当你在田野工作笔记本上写下任何东西时，都要记录下日期、地点，以及提供信息的合作者（们）的姓名。当你在拟写语法的梗概时也必须提及每一个例子的来历——比如，2004 年 2 月 29 日（记录在笔记本 C 的第 29 页），Makabi 和 Vidawa 提供了嫌恶义结构（aversive construction）的一个例子。

在所有田野调查中语言学家必须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1) 成为社团的一员（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程度——参考上文的内容）并且开始使用这种语言。这意味着你在这个社团中的存在已经被接受，被视为一件常事，因此人们会来看望你（只是为了闲聊，或者来看看你屋里有什么，或者向你借用、索取东西），你也去看望他们（以类似的理由）。他们也许会邀请你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一个会议或者聚会，或一次打渔的远征，或者仅仅是去一趟邻近的镇子。在这过程中你会尝试着学习这种语言。人们会渐渐乐意告诉你事物的名称，告诉你如何描述你正在做的事或者别人在做的事。刚开始与他们交流时，你当然会用当地的区域中介语（澳大利亚的英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巴布亚皮钦语 [Tok Pisin]，秘鲁的西班牙语，诸如此类），但是你会渐渐使用土著语言。只要这样平稳地保持下去，不要急躁，假如你的进度看起来太慢了也不要沮丧。每个星期你都会更加顺畅一点。重要的是倾听别人告诉你的事情，鼓励别人纠正你的错误，并且能从中学习。

有一些语言学家坚持认为描写一套可以被接受的语法并不需要发展运用这种语言的能力——或者尝试理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语言在日常交流中的使用。语言学家可以不发展自己运用这种语言的能力而写出语法，相比之下，如果他们能够在收集数据的手段中加入

参与者的观察角度，语法系统能得到更大改进。Franz Boas (1911: 60)，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先驱之一，坚持认为“掌握一种语言是获得准确而完善的知识的必不可少的途径，这是因为从聆听当地人的谈话和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收集到许多信息，而这些对于未掌握这种语言的观察者来说是完全不可能得到的”。

(2) 编写词典。必须要稳固地构建一本包含文本和对话中所有词语的词典，也要使用在特定语义领域成系统地询问的办法。首先要询问的领域之一就是身体部位。接下来是各种类型的动物和自然物（太阳、月亮、石头、山丘、水、洪水、沙、泥土之类）。我会对一个合作人建议在早晨讲一遍所有蛇类的名称，他就可以在前一个晚上思索一下。然后我会每一个名称用一个文件卡，记录下有关它的外形、颜色、大小和习性的描述。当合作人提到一些十分特别的特征时，我会让他用一个句子描述一下，并把句子加到文件卡上去。

坐在屋子里列举植物的名称只能够数出有限的几种。最好的方法是到丛林或森林里去漫步，识别每一种见到的植物。

为编写真正有用的词典，所有的动植物名称要尽可能地信息完备，包括它们的学名和在中介语中的叫法。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是确实很重要。（假如一部词典充斥着诸如“一种猴子”、“一种树”的解释，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合作人常常知道中介语中相对应的名称。附有鸟类、动物、植物等等图片以及描述的书藉也会有一些帮助，也可以把植物样品送到当地的植物样本室之类的地方。理想情况下，语言学家应该（当词典接近完成时）与一个钻研当地动植物的生物学家一起工作。（鱼类是特别难处理的一个领域。当地的许多物种往往在中介语中没有独立的名称。语言学家确实需要一个鱼类学专家与他们在一起，直接观察那些河里或海里的鱼。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

通过询问 (elicit) 可以得到许多名词，但是得到的形容词和动词就相当少。询问“大”、“锐利”、“跳”、“笑”等一些寻常概念的等价表达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或许有很多形容词、动词（以及一小部分名词）具有文化特殊性，不太可能通过询问的方式被发现。在长篇语

料和会话中有可能会遇到它们。

更新语料是很重要的。每晚（假如有可能的话）我都会整理一遍当天记录下的东西，并为每个新的语汇单位做卡片。我不时地把它们按语义领域归类，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整理一遍各个语义领域的词汇卡片。大概每两周一次，我会向合作人询问关于这一阶段收集到的新形容词。某个形容词也许曾以一个相当特别的意义在语料和谈话中出现过，当这个形式脱离特殊的语用环境呈现在合作人面前时，他更可能提到它的核心意义，并给出几个例句。随着田野工作的进展，这个形容词也许会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中再次出现，并具有与核心意义不同的引申含义。这些都必须记录在词汇卡上。

我用两种形式记录词汇表——按照语义域排列，以及按照被调查语言的音序排列。我从语义域着手，并且使用标准格式，以便我随时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以及到哪里去找东西，而不用管操作的是哪种语言（我给身体部位编码为 A，年龄组的词编码为 B，亲属是 C，哺乳动物是 D，爬行动物是 E 等等——整个清单也被《澳大利亚语言手册》的撰稿者们继续使用，并可以在那本书中找到；参见 Dixon & Blake 1979/2000）。一旦我做完一个语义域，我就把条目抄写到笔记本上，然后按照音序把卡片重新排列以便长期保存。按照语义域把词汇表抄写到笔记本上时，我会为随后的添加留出足够的空间。有一个办法是，从一开始就只使用左边的页（或者是一部分左边的页），把右边的页留出来以便随后添加。（必须为形容词和动词的后期添加留出比名词更多的空间——就像刚才所论及的——它们不太容易套问得出来。）

在一次田野行程结束后（或者在下一次行程之前）我会把音序词汇表抄写到笔记本上，同样为追加记录留出空白页。这可以避免每次把整个卡片索引带到调查地去。

时下有很多人使用电脑，这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对于保存词汇表和对它进行修改来说无疑是很理想的。但是我认为，在田野调查中记录词汇条目和例句时，使用电脑并不是文件卡片的合适替代品。当离开调查地，返回后方处理语料时，电脑是很有价值的帮手。

(3) 记录和分析语料。语料是语言学田野工作的命脉。理解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唯一方法就是分析所记录下来的语料（而不是询问如何翻译区域中介语中的句子）。必须从一开始就收集并处理这些语料——假如不是从田野工作的第一周开始，那就一定是第二周。这样就真正是在调查这种语言了（而不是调查中介语中的句子如何被翻译成这种语言）。

告诉合作人你希望他们能用这种语言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可以是简短地介绍一下他们的身份、出生地等等），然后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学会理解和使用这种语言。

最初你所获得的语料可能都是简短的（这也许是一件很不错的事）。然后你需要在合作人的帮助下转写（transcribe），尝试着把它们分割成词，再把词分割成语素，搞清楚每个句子的意义，每个词、（最终）每一个语素的意义。当你对这个语言了解得更加多一点了，而合作人也更熟悉你并且尊重你的工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更长更富有挑战性的语料。某些话题最好隔一段时间再涉及，比如直到我第三次去巴西的 Jarawara 进行田野调查时，他们才觉得足够了解我，可以让我记录有关于传统宗教和精神世界的语料。

理想情况下，讲述故事（大概需要 20~40 分钟）的人和帮助你转写、分析故事（大概需要 10~20 个小时）的是同一个人。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不见得行得通。最好的故事讲述者或许是没有耐心帮你转写故事的老者。但是应该不乏愿意帮你转写长辈所讲故事的年轻人。

田野调查者的一部分职责应当是鼓励和帮助母语者记下他们自己的语言。这样就有可能让他们自己转写语料。我自己并不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觉得语料收集、改译和分析的每一个步骤对我学习这种语言和理解它的结构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些语言学家觉得花钱找人帮他们转写语料很有帮助。

所有的语料必须在调查地转写。初期阶段语言学家不应该在没有母语者帮助的情况下尝试转写语料。当他们对语言有更多了解后可以尝试自己做最初的转写，但是必须每次与合作人一起详细地复查一遍。以我研究了 20 多年的语言（Dyirbal）为例，我处理一个新语料能达到

95% 的准确，但总是有一些地方我忘记了准确的含义或完全的价值，只得让一个专业的合作人帮我指出它们。绝对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是只在调查地记录下语料，返回之后再转写（不论是语音、音系、语法还是会话之类），这种方法必然会导致不合格的分析。

长篇语料是一个田野语言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数据基础，但是这永远不能算完结。它们必须以语言学家所听到的相关事实来补充——人们所说的，以及他们教语言学家所说的。或许有一些结构类型在对话中时常出现，却极少（或从不）在较正式的语料中遇到。仅仅依靠语料就会遗失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几乎就同从不使用长篇语料，单凭句子询问的结果作为语法的基础一样糟糕）。

你会注意到我曾提及为编纂词典而询问词汇，我并没有提过语法方面的追询——使用中介语中的一组句子，追询它们在当地语言中是怎么翻译的，以此来获得动词词形变化，或是关系小句结构之类。这种追询绝对不应该在语言田野调查中扮演任何角色。

起初调查者学习、聆听、记录并且转写语料，试图分析它们。假设动词似乎可以附加许多可能的词尾的情况。应该做的事是观察这些词尾以什么样的组合共现。假如可以找到词尾 1 加词尾 2，词尾 3 加上词尾 2，词尾 4 加上词尾 2，却没有 1 加 3，或 1 加 4，或 3 加 4 的例子。可能的假说是 1、3 和 4 构成一个语法系统，其中只有一个成员可以被选择，并且形式 2 可以在其后出现。语言学家必须根据语言内部证据提出初步归纳，也就是要通过分析语言的语料这种手段。

在田野调查最初阶段的后期（比如，几个月之后），可以把第 4 部分纳入工作：

(4) 使用被调查的语言进行询问，核查归纳结果并填补词形变化表的空格。在巴西调查的时候我几乎从未给出过一个葡萄牙语的句子（社团中差不多所有男性都懂一点），并询问用 Jarawara 语该怎么说这个句子。我所做的是造出 Jarawara 语的句子（用我所判断的语法规则生成出来），询问这些是不是有效的表达。我通常不会只给一个句子，而是先描述语境（用葡萄牙语或者 Jarawara 语），然后给出一个简短的对话，以我要测试的句子结尾。或者我会引用一些我知道可以接受的

句子（由于我曾在语料或对话中听到过它），问问它的变形，比如把动词换成一个相似的动词（如用“cough”替换“laugh”），添加或减去一个词缀或词。合作人理解了我想要做什么，他或是确认我所创造的句子是正确的，或是提供合适的更正。

当想知道一个句子是不是没问题时，让合作人说“对”并不够；你必须让合作人确实说出那个句子。人们常常在一个句子某方面正确但是另一些方面错误的时候说“对”。当你让他们自己说这个句子时，也许说出来的与你的那个句子并不一样。（我的经验是，合作人通常会很乐意回应“你说一遍！”的要求，并且也习以为常。假如这个人不是这样，那么他就不是一个适合在田野调查的这个阶段使用的人。^①）

很有必要意识到如下三者之间的不同：人们认为他们应该说什么；他们觉得自己说了什么；他们实际上说的是什么。有时候人们判定某一个类型的句子为不可接受，尽管它们事实上经常在语料中出现。

调查者可以从语料的表现中得出语法的许多部分。但是词形变化表或许会有空缺。假如有些十分模糊的形式（比如第二人称双数代词的处所格）在你至少分析过一些语料之后都没有出现，明智的做法是试一试询问的方法。在已经获得的词形变化表基础上，你或许可以预料到这种形式是什么样的。或者你可以给出一个包含第二人称复数代词处所格的句子，然后问问假如只涉及两个人的时候句子是什么样的。（有时候词形变化表确实有一些空格根本没有相应形式，这并不正常，但的确会发生。）

你不应该做的是潦草地询问词形变化，漫不经心地滤遍特征（比如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复数；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要从文本中获取你能获取的，仅仅把询问（并不是一下子全部用上，而是这里用一点儿，那里用一点儿）用来填补空格。举例

^① Vaux 和 Cooper (1999) 所著的《田野语言学方法引论》差不多违反了这本手册中所陈述的田野工作的每项规则。仅引用一个例子，他们提供了一个询问过程的部分记录，表明他们只是给出句子问合作人是否可以接受，而没有让他们复述一遍。

来说，有一次我想要用四种主语（第一或第二人称单数，第一或第二人称非单数，第三人称单数，第三人称非单数）、四种宾语（同样的四种选择）、四种述语（指定语气，指定时态，两项都指定，两项都不指定）来检验 Jarawara 语的两个及物句法结构类型，这就提供了 64 种可能性。通过检查文本我发现可以找到约 80% 的例子。我用询问方式寻找剩下的，每天就问两三个（在完成询问的两星期中，还有一些没有找到的组合在我处理的新语料中出现了）。

很小一部分语言学家只分析语料，轻视任何类型的询问，就算是仅用被调查语言进行的询问。他们发表的语法中词形变化表有空格，仅仅是因为某一个形式恰好不在他们使用的特定语料中出现。除了语料之外其他都不用，差不多就跟完全不使用语料一样糟糕。为了得出一种语言的综合语法——这应该是所有田野调查者的目标——必须把语料和参与者的观察当作研究的基础，但是必须由用这种语言进行的审慎的询问来扩充，填补空格并且检验所作的概括。

我曾说过我几乎从不询问一个葡萄牙语的句子在 Jawarawa 语中是如何翻译的，借此来调查一些语法点。事实上我只有一次这么做了。我觉得好像（后来合作人也证实了）特定的 Jawarawa 语的句子可以既表示“谁打了约翰？”又可以表示“约翰打了谁？”，我用葡萄牙语询问如何区别这两种情况。（答案是其中之一要使用带两个小句的句子。）

在语言学田野调查的任何方面，采取实用的方法是很有好处的。我通常都准备好一条绳子，一根小拐杖，一枚钉子，一个独木舟模型等等。当讨论到有关拉扯的多种动词时，我把绳子给合作人，他就展示一个动词表示“平稳地用力拉”，另一个表示“突然用力拉”，第三个词表示“双手交替地往上拉”，如此等等。要展示一个事物往往比描述它们更加容易。

当我想要查明一个动词的含义时，我试图模仿它可能的意思。“这个动词表示像这样蹲下吗？”我踮起脚尖蹲下，脚跟悬空，离开地面。“不是。”我被这样告知，合作人用另一种姿势蹲下，展示这个动词所指称的动作。起初感到害羞的人不久就会与我一起演示简单的事

物，尽量用最好的方式通过实际展示把词语的意思呈现给我看（作为口头讨论的补充）。

10. 其他的田野调查状况

在第9节中开列的内容，是当一种语言仍然被某个社团日常使用，而且语言学家也能够田野调查期间生活在这个社团中，并成为其中一员的情况下应该做的事。这就叫“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

然而，许多未曾被描写的语言已经行在通往消失的途中了。某种语言也许只在有限的环境下，被一些年老的人使用，而这个社团的日常会话使用的是区域中介语（比如英语、印度尼西亚语、西班牙语或斯瓦希利语）。或者它已经不再被经常使用了，只留在很少一部分老年人的记忆中——或者部分地留在记忆中。有时候这些记忆者还能够给出语料，但是也有些情况下这种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或半使用者）都不能提供语料了，只能从中介语中翻译简短的句子。

比如绝大多数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并不符合第9节提出的理想情况，也就是一个语言仍被日常使用，语言学家可以生活在其中并听到它在身边使用的社团。一个可以让语言学家融入其中的鲜活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再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下，参与者观察的部分——第9节中的（1）——几乎不可能实现了。调查者只能在这种环境下尽自己所能，进行普遍盛行的“采访式田野调查”（interview fieldwork）。

当说话者有能力提供语料时，收集和分析语料仍然必须是最主要的，要与编纂词典同时进行。语法的询问应该仍被保留到初始田野调查的后期阶段，就如在第9节中描述的那样，必须要包括用被调查的语言询问句子的正确性，而不是询问中介语中句子的翻译。

一个人的能力总有极限。当仅有的说话者没办法提供语料时，就不得不开始询问中介语中的句子怎么翻译。（语言学家仍然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寻求另一种询问的方式，用被研究的语言生成一些

句子，问问它们是否正确，以便检验语法上的假说。）与理想情况下的田野调查得到的结果相比，这样的研究仅能产出不完备的语法。但这仍是对知识所作的有用贡献。

11. 确认你所得结果是正确的

检验你的数据是否精准、正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母语者那里获得纠正。一种做法是说出你知道是正确的东西；然后根据你对这种语言结构的认识，说出你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假如你确实是对的，合作人会接受，把它重复一遍；然后拒绝接受。

杰出的语音学家 Daniel Jones 从语言的声音成分方面，强调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Jones & Plaatje 1916: 12）：

当你对自己的某一个发音拿不定主意，你在发这个词的时候要与你认为正确的读音有一些细小偏差。你故意发错音，然后注意母语者对于你故意发错的音与你试图发正确的音是否同样满意。假如他同样满意，你就能确定你试图发正确的那个音离目标仍有一段距离。假如你试图发正确的音确实很不错，这个母语者显然会更偏好它，而不是那个故意发错的音。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变形来判定哪些语音属于同一个音位，而哪些属于不同的音位。Dyribal 语的早期转写就包含了两个元音音位 [u] 和 [o]，我怀疑它们是同一个音位。当合作人说“树”这个词的意思 [yugò] 时我这样重复它：[yugo], [yugu], [yogu], [yogo]。我被告知所发的这些音都是“同一个词”，这就证明了 [u] 和 [o] 是同一音位的变体的假说。我也注意到两个卷舌音，颤音 [r] 和一个半卷舌音 [ɾ]。合作人给出了“男人” [yaɾa]，我重复了一遍 [yaɾa]，然后又变到 [yara]。合作人说第一个发音没错，但是指出了 [yara] 是另一个词，是“钓线”的意思，这就显示 [r] 和 [ɾ] 属于不同的

音位。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词法学和句法学中。比如当语言学家想出一个关于复杂词结构的假说，他们列出了一些（如果这个假说成立）应该可以被接受的词以求得合作人的承认。语言学家应该也附带地捏造出一些按照假说不合语法的词，检验那些是否不能被合作人接受。对于复杂的句子结构也是这样。诸如此类。

12. 不要做什么

以下几点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但是鉴于它们也在文献中出现，需要做出强调：

第一点，离开调查地后开始转写。U. Canger (1994: 1220) 在一部百科全书的词条中说：“在录音机产生之前，所有的语料都是口授的，并且同时地接受基本分析；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语言学家会在调查地录下很多语料，他（原文如此）会在回到办公桌之后才转写和分析它们。”调查者可以在离开调查地之后继续分析（就像录音机出现以前人们所做的），但是没有合作人的帮助转写文本是傲慢和愚蠢的。

第二点，追求“控制之下的询问”。在另一部百科全书的词条中，Judith L. Aissen (1992) 写道：“尽管生成语言学并不排斥语料收集，直接的询问也是不可避免的。”她继续说：“在实践中，大多数田野调查同时使用高度控制下的询问方式和更开放式的对话，同时也作语料收集，或许还有‘参与者的观察’。”这不仅是一个坏方法（仅仅试图研究某种语言的一部分，以满足形式理论的某些方面），它也不太可能得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知道有语言学家为了研究语言 X 中的关系小句，而询问如何把英语中带关系小句的句子翻译到 X 语言。所得到的翻译中没有用到一个关系小句。然而这种语言确实有丰富的关系小句结构，假如研究语料就可以发现。在另一个实例中，语言学家却使用这种方法得到了一些“关系小句”，可那只是从共同语中的译借（字面上一个词对一个词的翻译）；与语料中出现的关系小句有很大

差异。

假如一个人纯粹只是用区域中介语提出一组问题然后问：“用语言 X 应该怎么说？”他就倾向于——充其量——了解这种语言与共同语相似的方面。与共同语中任何部分都不相似的结构类型实在不可能在“高度控制下的询问方式”中出现。

Thomas E. Payne, 在《描写词句法：田野语言学向导》(1997) 一书中强调收集语料的重要性。然而在书中 370 页中他提出：“或许最佳方法则应当是开始时用 90% 的询问数据和 10% 的语料数据，再逐渐过渡到第二年时使用 90% 的语料数据和 10% 的询问数据。”他所谓的“询问数据”毫无疑问也包含着询问如何从共同语中翻译句子，这种方式我建议只可偶尔为之。调查者应该从田野调查的一开始就树立记录、撰写和分析语料的核心地位。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证明一个特别的观点，当一个发音人（事实上是一个十分可靠的合作者）给出了他们认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不协调的语料时，他们会有挫败感。他们坚持发音人搞错了。在我的经验中几乎从未如此。合作人所说的是对的，假如用这种语言自身的方式来分析就能发现是这样。但是那些语言学家却试图将不合适的理论模型投射到这种语言中去。

发音人的能力确实有差别，判断方式也有不同 [参见 Leonard Bloomfield 在他 1927 年的经典论文《识字者话语和文盲话语》(Literate and Illiterate Speech) 中关于梅诺米尼语的启发性的论述]。有些人倾向于对能说什么做宽宏大量的评判，而另一些人在这方面则比较吝啬。语言学家要与一定数量的合作人（通常都应该是一些，而不是一个）保持交往，他们能明白语言学家想要做什么，并指引他一步步达到对该语言的全面理解。

在田野调查的早期，调查者记下他被告知的所有内容。但是过了不久他就意识到 X 所说的都是可靠的，而 Y 却有时将语料与他会说的另一种语言混起来，Z 则倾向于接受一些其他发音人难以决断的内容。通过回顾旧笔记，语言学家会辨别出困扰他们的那些实际上都是来源于 Z 的（在语言学家停止将 Z 作为一个数据来源之前），而这些并不

被其他发音人（比如 X）所支持。每次都要记录说话人与内容、时间和语境的重要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13. 撰写完成语法

写成一部可以发表的语法，与分析数据、逐渐建立对语言的充分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语法组织的方式不应该（除非是巧合）反映语言学家工作的方式和达成分析结论的顺序。

当你已经达到对语言的充分理解并感觉做好撰写完成它的准备了，明智的方法是（就像从前一样）退后，从整体上来看这种语言的语法组织形式，并且找出整个向语言学家呈现这种语言结构的最佳方案。

描述一种语言的“传统”方式是：音位，词法，然后是句法，会话结构（有许多前后交叉引用）。对于一些语言来说也可以调整顺序。在我 1972 年写的 Dyrbal 语法中我就把主要的句法章节放在词法部分之前。但是在句法部分之前，我还加入了一章“词类”用以列出曲折变化的形态，这当然需要对句法的理解。不同的语言需要不同的描述策略，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方式都要保证其内部一致，并且便于使用。

有些人使用语法仅仅为了查找他们研究的特定主题；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我）喜欢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两种最近的语法丛书（Lingua——后来是 Croom Helm，后来又是在 Routledge——《描写语法》和《亚马逊地区语言手册》）要求撰稿人遵从一种模式，把句法部分放在词法部分前面，使得连续阅读变得不可能。《亚马逊地区语言手册》的撰稿人偷偷地把曲折形态的重要部分放在前面的章节里（但是在每种语法中位置都不一样，让人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发现阅读这种语法是一种艰难和令人沮丧的经历。

语法应该是流畅的。用清晰的方式写作，避免刻板的或者模棱两可的论述。要写得让人读起来觉得轻松有趣。不要写得很烦琐，好像要借此来展示你的聪明才智。假如你这么做，你的文章被阅读和引用的机会——以及在领域中获得影响的机会——就不会太多。（有一些语法本身就够复杂了，被含混的文风描写出来就越发晦涩难懂。

读者应该能够按次序阅读你的语法。^① 举例来说，假如动词在重叠式中的表现是区分状态动词和非状态动词的标准，那么理想的办法是，关于重叠的讨论应该先于动词种类（这样读者就不用跳到前面去了）。

假如一个语法学家写作语法时觉得很愉快，那么很可能另一个语言学家在读语法时也觉得很愉快。一部优秀的语法是你可以从其中挖掘某些特别之处，然后继续阅读下去的，因为它实在很吸引人。（就像一部优秀小说那样）

14. 田野调查方法的课程

有一些语言学系给学生开设“田野调查方法”课程。这十分有价值（无论学生是不是打算自己去实践田野调查），因为这样学生就可以面对一个真正的语言，接触到它的所有的不一致和凌乱的方面，而不是他们在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等课程中被要求“处理”的那种整齐的“教条式”数据。

就像每一个语言学家都有自己做田野调查的方式，每一个语言学教师好像都有自己教田野调查方法课程的一套做法。不同的方法可能同样有效。请让我在此补充一些大体上的意见，其中一部分参考了我自己主持类似课程的方式。

(1) 田野调查方法的课程需要一个真正做过（融入式）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发表过语法的语言学家来教授。需要有一个某种语言（最好这种语言尚未有可使用的语法）的母语者加入课程。

（我知道在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里一门名叫“田野调查方法”的

^① 当 Paul Newman (2000) 关于 Hausa 语的简明语法出版后，我十分期待一读。哎呀，那些章节竟然是按音序排列的。因此“54，音位学 Phonology”就处在“53，数词和其他数量成分 Numerals and other quantifiers”以及“55，复数化动词 Pluractional verbs”之间。而“71，声调和语调 Tone and intonation”也在“70，时/体/态 Tense/ aspect/ mood”和“72，话题化 Topicalization”之间。这本书搁在我的书架上没有读（但是可以在特别的问题上用来接引）。

课程是由一位从未做过田野调查的著名语言学家教的。这门课程的内容是学习我 1972 年关于 Dyirbal 语的语法，外加语法书最后三段语料的录音。学生也许学到了如何读一部语法，也许还有如何再写一部语法，但是他们无法学到如何做田野调查。）

(2) 在这样一个课程中，学生并不能真切体察到真实的田野调查情形（事实上它不应该被叫做“田野调查方法课程”）。大量的时间必定被花在用共同语的询问上，那是在田野调查中几乎不做事。然而，我也让学生们记录简短的语料，并与合作人一起转写，这样，共同参与的探索就有了一些语料输入（学生们也因此可以学一下如何处理语料）。

(3) 教师必须在课程的开始时作一个有关田野工作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演讲，并在整个课程过程中，用进一步说明应该在调查地做什么（以及田野调查环境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的方式加以强化。

(4) 最好为田野调查方法课程选择一种在音系和形态方面都不太复杂的语言。假如这个语言有一个很麻烦的音系，课程的大部分内容就会花在这上面了。理想情况下，整理出音系基础所花的时间不超过几个星期，随后必须能整理出形态的基本内容，这样，课程的最后还会留出一点时间讲句法。

(5) 在田野调查课程有限的时间内（一般大概在 12~20 周左右），不能期望对一种语言的任何方面都作出正确的描述。目标应该是教导学生如何实践田野调查，而不是完成一件作品。

1990 年我教田野调查方法课的时候，使用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上的一种巴布亚（Papuan）语言，莫图纳语（Motuna）——它具有复杂的结构。班上的一个学生 Masayuki Onishi 继续研究这个语言，完成了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Onishi 1994）。当他完成之后我问他：“由于你已经十分了解这种语言了，田野调查方法课程最后同学们所作的分析其实与语言本身是什么样子没有多大关系，对吧？”Masa 只是笑了一下作为回答。

(6) 我常常为田野调查课程选用一种我一无所知的语言，也没有发表过关于它的任何描述。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只与合作人工作一个

小时左右，来确认是不是没问题。在课堂上我自己几乎不做什么。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由学生轮流与合作人一起工作。我旁听着发生的事，并且对如何进展提供建议和评论。

有一些老师在课程的大大部分时间里都自己与发音人工作，让学生们坐着记笔记。他们向学生展示应该怎么做。而我则让学生们自己动手，从经验中学习。

(7) 承接 (5) 和 (6) 来说，教师决不应该把目标定为在田野方法课程结束时能出版一些什么东西。这当然不能是学生们作业的合集。假如教师以田野调查方法课程作为基础，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或者语法梗概，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对待课程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学生的利益。假如一个指导员出版了田野方法课学生论文的合集，那么他们对于如何正确地实践语言学，以及何时出版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我知道一些实例，语言学家仅仅以自己教过的田野方法课程为基础，发表关于一种语言某些方面的论文。当其他人对这种语言作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实地调查）之后，田野方法课论文的“结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至少在一个实例中，形式理论的某个重要方面被这样一篇田野方法课论文所修正。后来另一个语言学家在大量田野调查之后，指出了这项以田野语言学课程的环境下所做的询问为基础的工作中的错误——参见 Durie 1988，对于 John Lawler 一系列论文的评论。）

附录 1——描述田野工作状况

人类学家 DAVID MAYBURY-LEWIS (1968) 评论道：

眼下大多数人类学报告都会强调作者在调查地呆了多久，但是并不总是指出他们究竟花了多久与被调查的人接触，花了多久呆在别的地方——比方说在附近的城市里。他们也不常提及其他与这种接触有关的细节。我们往往不被告知田野工作者们是如何被（他们）所调查的人所接受，（他们）是如何奔走，收集（他们）的资料。总是很难发现（他们）是否与人们住在一起，还是在同一个社团中有一个独立

的居所，还是住在社团之外的地方，还是（他们）完全要在另一个社团之间往返通勤……我建议是时候抛弃那些围绕着田野工作的神秘感，把描述一些环境和数据收集的细节作为惯例，这样它们也许会像数据本身一样变得易于审查。

相似的评论也适用于调查鲜为人知的语言的语言学报告。首先，数据是否从一个已经定居在洛杉矶（或者其他大城市）的说话者那里收集到的；语言学家是否真正进行了田野调查，并进入这种语言被日常使用着的社团中去了？使用了多少个合作人？数据主要是用询问的方式还是分析语料的方式收集的？在实际的田野调查牵涉到的方面，Maybury-Lewis 所提到的要点都要得到落实。

附录 2——筹划一个田野调查博士学位

我有几十个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是之前未被描写过的语言（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所允许的，3~3年半的博士项目时间框架内）。一般的时间安排是：

- 3~6个月：初步的文献检索，准备田野调查（包括获得合适的签证和许可）。
- 9~12个月：第一次（长期）调查地之行。
- 9~12个月：回到学校，写出论文所有章节的初稿。在完成之后还必须做：
 - 2~3个月：第二次（短期）调查地之行——验证概括与假说，填补词形变化表的空格等等。
 - 9~12个月：回到学校，修订语法，准备提交。

参考文献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lassification Dev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

niversity Press.

Aissen, Judith L. (1992): *Fieldwork and Linguistic Theory*, in: Bright, William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Volume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11.

Bloomfield, Leonard (1927): *Literate and Illiterate Speech*, in: *American Speech* 2, 432-9. [Reprinted as pages 391-6 of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Dell Hymes. 196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Boas, Franz (1911): *Introduction*, in: Boas, Franz (ed.)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Part 1.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3.

Canger, U. (1994): *Fieldwork and Field Methods*, in: Asher, R. 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ume 3. Oxford: Pergamon Press, 1219-21.

Jones, Daniel, & Plaatji, Solomon T. (1916): *A Sechuana Reader*.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1977): *A Grammar of Yid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1981): *Wargamay*, in: Dixon & Blake (1981), 1-144.

Dixon, R. M. W. (1983): *Nyawaygi*, in: Dixon & Blake (1983), 430-525.

Dixon, R. M. W. (1984): *Searching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 Memoirs of a Field Worker*.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1989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xon, R. M. W. (1988): *A Grammar of Boumaa Fij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xon, R. M. W. (1991a): *Mbabaram*, in: Dixon & Blake (1991),

348-402.

Dixon, R. M. W. (1991b): *Words of Our Country: Stories, Place-names and Vocabulary in Yidinj,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of the Cairns - Yarrabah Region*,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Dixon, R. M. W. (2004): *The Jarawara Language of Southern Amazo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 Blake, Barry J. (1979/2000): *Editors of Handbook of Australian Languages, Vol 1 (1979), Vol 2 (1981), Vol 3 (1983),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a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Vol 4 (1991), Vol 5 (2000),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urie, Mark (1988): *The So-called Passives of Acehnese*, *Language* 64, 104-113.

Onishi, Masayuki (1994): *A Grammar of Motuna (Bougainville, Papua New Guinea)*. PhD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ybury-Lewis, David (1968): *Akweù - Shavente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man, Paul (2000): *The Hausa Language, An Encyclopedic Reference Gramm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open, Timothy (1985): *Editor of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3 volu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in preparation]

Vaux, Bert & Cooper, Justin (1999):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Field Methods*. Munich: Lincom Europa.

作者简介: R. M. W. Dixon,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

译者简介: 许帆婷, 北京大学。

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特的民族

——对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田野调查

Kate Buridge

翻译: 邓凤民

提要: 本文首先对安大略省滑铁卢郡 (Waterloo County, Ontario) 门诺派教徒 (Old Order Mennonite) 语言社区的田野调查经历作了叙述, 这个社区讲宾夕法尼亚德语。然后, 集中探讨了任何要从事这一自然语境中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家所要面对的方法和伦理上的难题。这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社会结构、极端保守, 而且笃信宗教的语言社区, 特别是它那种试图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使是语言学家, 对这种语言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无计可施, 常规的抢救性努力也派不上用场。宾夕法尼亚德语已经在那里独自支撑了将近400年而没有消失, 而且还将继续存在, 其关键就在于操这种语言人的谦恭的、与世隔绝的和独特的生存方式。

1. 引言^①

【But ye are ……】

19世纪初，德国和瑞士裔移民从宾夕法尼亚州潮水般地涌进了安大略省，与之俱来的是他们特有的德语方言。滑铁卢郡位于安大略省西南部，距该省首府多伦多约100公里，是加拿大最大的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移民聚居地。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言语社区，那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本文简要地叙述我的田野调查工作经验，尤其涉及那些人们最为关心的作为一种职业和个人的感受有时会发生冲突的地方。为行文方便，我感觉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民族的宗教和历史方面的背景。这些移民的祖先所经历的那些悲惨遭遇基本造就了我们在21世纪所看到的这群讲德语的人，他们信奉与世隔绝的思想。今天，加之与宗教问题、社区问题和语言问题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便成为宾夕法尼亚德语能够保存下来，而且成为抵制进步的主流文化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也就是最初我们为什么要调查该语言的原因。但是，很显然的，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与世隔绝的渴望给来自外来的田野调查工作者造成了很多困难，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特殊的伦理和道德难题。

2. 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由来

我所研究的宾夕法尼亚德语者是门诺派教徒，与另外的两支亚米

^① 首先应该感谢伊登·韦伯先生 (Eldon Weber)，是他最先向我展示了宾夕法尼亚德语区的独特魅力。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德语民俗学会有幸从事简明语法研究，他非常热心地为我打开了通向宾夕法尼亚德语社区的一道大门，这使得我的研究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我对此深表感谢。当然了，与以往一样，我也要感谢滑铁卢郡门诺派教徒社区成员，感谢他们对我那种永恒的友谊，为我牺牲了大量时间，对我所提的问题给以耐心的回答。我从他们那里我受益匪浅，获益良多。同时，我也对沃纳·艾内格 (Werner Enninger) 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那些精彩的论文，以及在我早年事业起步时我们所进行的讨论。这篇论文的完成也得益于他对田野调查工作中的人性因素的真知灼见。最后，我也要感谢我丈夫——罗斯·韦伯 (Ross Weber) 和所有支持我的朋友，是他们使我的每次加国之旅如此的丰富多彩。

希派教徒和哈特派教徒一起构成了再浸礼教派内三个主要支系。再浸礼教起源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的一个极端宗教运动，首先在瑞士兴起，后来传到荷兰和德国。本文提到的三个再浸礼教派中的每一支系都追随不同的领导者，分别以三个不同领导者的名字来命名，雅各哈特被选为哈特教派领袖，雅各安曼、门诺西蒙斯分别成为亚米希派和门诺派的领袖。再浸礼教徒指的是对小时已经实施洗礼的成人再进行洗礼。他们认为小时候的洗礼不符合他们的有关宗教自愿信仰的教义，因此，他们可以对任何想加入到他们教派的人再洗礼。

再浸礼教徒从一开始就主张教会与国家实行严格的分离，对他们自己的要求是与世隔绝。他们把《圣经》作为他们自己信行的唯一指南。权威就是《圣经》，而不是罗马天主教会和教皇。由此，对他们因同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会之间的摩擦而受到残酷的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数以千计的人坐牢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从他们的同道信仰者所受的痛苦遭遇来说，现在的门诺教徒和亚米希教徒所具有那种强烈的与世隔绝的渴望也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

17世纪，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 邀请再浸礼教徒来宾夕法尼亚定居。英国当局许诺再浸礼教徒，在美洲他们可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于是，17、18世纪大量的荷兰人、德国人和瑞士人纷纷移民来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很多人又移民到加拿大。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独立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反德情绪的蔓延直接造成的。再浸礼教徒们的那种和平主义的处世原则，在他们一些同胞的眼里已经把他们看成是叛徒了。尤其是在独立暴动期间，英国雇佣德国军队来此镇压，更使得他们处境日趋恶化。于是，他们就驾着马车离开宾夕法尼亚，有些人就在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地方定居下来，但是大多数人定居在了滑铁卢郡。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门诺派修道会的复杂结构。首先，其大部分成员大约有三分之一是讲低地德语的俄裔门诺派教徒。他们来自欧洲低地地区，后来移居俄国，结果在那里他们的境遇也不怎么样，相当

一部分又移居到北美洲和南美洲部分地区^①。其次，剩余的就是德瑞裔的，他们占了教徒中的大部分。19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派别之争导致不同的纷繁的小教派产生。其分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教徒们对《圣经》的引用，即“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不要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存在程度不同的解释。不因循守旧带来了很多问题，导致教派内部关系紧张、严重分立。因此，对《圣经》的精确解释是他们保持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教派内团结的关键因素，但是，矛盾的是，它也是派别之争的主要原因。对外人来说，情况复杂，令人困惑，常常很难从社会和宗教的角度对其派别的不同加以区分。简单起见，大体上可以给亚米希和门诺派再浸礼教徒分为两部分，即简朴人和非简朴人。应该承认，这是个粗略的分法，但就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区分是有用的。

所谓的“简朴人”是极端保守的门诺派教徒。通俗讲，他们就是以“马车人”而著称，他们的与世隔绝和简单的生活方式引人注目。他们服饰奇特，300多年来几乎未变。他们驾驶马车，反对使用汽车、无线电、电视和电话等现代便利设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和保险。传统的门诺教派教徒是最大的简朴群体，在安大略省约30 000德瑞裔门诺派教徒，占了近12%。他们住在农村，与世隔绝，占安大略省农业总人口的一半。尽管他们开始时就很明确把自己作为纯粹的宗教团体，但是现在他们确实变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群体，并与加拿大的主流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艾伦布赫勒(Alan Buehler)，一个前传统门诺教徒，在他的回忆录(1977.96)中写道，“对我们来说，有两种人，门诺教徒和非门诺教徒，门诺教徒或外来人或世人”。费什曼(Fishman)(1982: 33-35)把宾夕法尼亚的传统亚米希派教徒描写为一个罕见的稳定的双文化主义的社会特例。这同样也适用于描写加拿大的门诺派教徒。

尽管如此，至少一些团体正准备使用一些现代生活便利设施(如电灯和电话)，传统的门诺派教徒想把这种变化减至最小，仍旧保持

传统的生活方式。当然，这样的便利设施也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分立。分立派主张要有更为严格的教义，减少与外界的联系，少用现代化的生活设备。20世纪初，甚至连马车用的橡胶轮胎都成了争议的焦点。20世纪，又有几个(人)从传统的门诺教派中分立出来。最早的，可能也是最具重要意义的分立派的创立当属戴维·马丁(David Martin)教派，这一派于1917年分立出来。他们特点明显，也是让人感觉奇怪的一派，他们的马车仍用钢轮辋，走起路来发出刺耳的声音，他们从没有与其他简朴门诺派教徒来往过，甚至与连传统的门诺派也不来往。实际上，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传统派反对的恰恰是戴维·马丁所主张的。

所谓的“非简朴人”占门诺派教徒的绝大多数，他们分为鲜明的两派，即进步派和过渡派。进步派大多住在城里，代表了现代的门诺派教徒。总起来说，他们与那些已加入加拿大主流文化生活的教徒已无分别。在这一派中，仅有老的一代讲宾夕法尼亚德语。过渡派只约占门诺派教徒人口的20%，他们几乎都住在农村。(但这个数字是在变化的，因为更多的人到城镇务工)大多数过渡派来自滑铁卢郡马卡姆(Markham)门诺派教徒那个大群体。过渡派仍旧遵守着传统门诺派教徒的大多数信仰和行为规范，但是，他们更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例如，虽然他们使用与传统门诺派教徒一样的聚会场所(就是他们简朴的教堂)，但是礼拜仪式用语一半是英语，一半是德语。另外，黑色小汽车也已取代了马车。他们的服饰，犹如他们的汽车一样，都很朴素而且没有任何装饰，但与传统门诺派教徒别具一格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他们有时被称为现代简朴派)。虽然他们都属于非简朴派，都有进步，但是，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实际上与传统门诺派关系更为密切。

事实上，真实情况远比上面的简要论述复杂得多。现存的这些不同的派别大体上都能看成一个连续统，从极端保守派(传统门诺派的次分支，他们不用橡胶轮胎、电话和电灯)到极进步派。即便如此，这也是个简单的分类。拿戴维·马丁派来说，他们处在这个连续统的两端。他们不但愿意与外来人来往，而且也曾在这个会众中既极端保守又极进步。他们仍旧用来种地，而且家里也极其简朴。然而那些从事小商业

^① Moelleken (1992) 追溯了俄裔各门诺教派社会语言学史。

的人，在他们的作坊里已用上了传真机、电脑和移动电话。

很显然，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社区文化和语言具有相当的多样性。因此，对研究语言的田野调查者来说，哪一派是他们最合适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宾夕法尼亚德裔移民的语言能力是与他们宗教的保守程度相符的。只要语言文化和宗教这个网络联系继续紧密，即使那些已经有所现代化的团体，对语言研究来说，也预示了美好未来，而且还要繁荣兴旺。(Buridge 2002) 因此，对有志写出一种语言的完整语法的学者来说，简朴人团体将提供出可能最令人激动的材料。因此，同样对过渡派来说，尽管英语逐渐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但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仍将继续繁荣。对濒危语言问题特别感兴趣的那些语言学家来说，较现代化的团体将有助于他们找到损害宾夕法尼亚德语连续统的起决定性的因素。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派系都能提供语言不同的保存和变化难题。这给语言学家提供了研究领域，以此阐明发生语言保存和转换的社会文化和语言条件。

3. 语言学家的作用

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困难之一就是所谓的拉波夫 (Labov) 观察者悖论——“我们的目的是观察人们没有被观察时使用语言的方式” (Labov 1972: 61)。语言学家旨在收集自然语言，但是他们的出现却破坏了这一可能。门诺派教徒社区沉默的作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传统的门诺派教徒来说，言语有时没有起到像在北美主流文化中那样人际功能的作用。默默祈祷、长时间的静默忍耐，以及诸如请求、谢意、问候和告别的方式中都可以沉默不语。例如，用餐中递过来食物时经常是沉默的，尽管宾夕法尼亚德语中确实有这类客套话，但通常对接受者而言无需说什么。^①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社区中，人们彼此间关系紧密融洽，没有距离，与大多主流文化不同，无需语言来表达有关价值取向和社会关系。他们处理问题十分简单，把这样的情

况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对非本族人来说，在这样的交流中，很难领会。更成问题的是，外面的语言学家永远不能够观察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的出现总会扰乱这种静默的自然社会氛围。

观察者悖论的问题在保守的门诺派社区环境中特别突出，田野调查工作者没有机会接近讲宾夕法尼亚德语的领地。对大多数传统门诺教徒来说，尽量减少与外人接触，与外人的接触只限于英语用语的情形下（如买卖和其他商业交易）。宾夕法尼亚德语是一门使用有限语言，它只用于口语（非书面语），是家庭和社区语言。在这样的社区内，没有外来人能自主发挥为一般人所承认的作用。正如艾内格所描述的那样：“群体内部交流由兄弟姐妹这样团结稳固的血缘网络来完成，同时它也接近远亲血族关系网。”宾夕法尼亚德语称这一特殊的网络为友谊。在这样的环境下，真正参与观察是不可能的，语言学家只能以语言学家以外的身份参与其言语社区生活。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要想成为一个为大家所接受完全融入其内部的社区成员，就将不得不放弃研究者的身份。一个研究者在此能够获得的最好的待遇可能就是允许参与；但同时要明确地保留外来观察者的身份。即便如此，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沃纳·艾内格对宾夕法尼亚保守的亚米希派有着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从与他的早期讨论中，我认为在这个语言社区内，有些田野调查工作者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社区中发挥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到来显得更自然更易于接受。例如，有些人已经当了司机（尽管亚米希教徒不准拥有汽车，但像传统的门诺派教徒一样，他们可以开汽车）；有些人在学校从事高地德语教学；有些人从事宗谱问题的咨询工作。谈到我在门诺派教徒社区找到自己的角色这件事时，我感到很幸运。多伦多宾夕法尼亚民俗学会找到我，他们打算编写一本该语言的简明语法和词典。编写这种语法必须首先研究早些时候由艾伦·布赫勒对所编纂的该语言的摘录，此人以前是传统门诺派教徒。然而，艾伦的这个摘录集并没有多少句子，而且通篇没有几个例证。显然，我需要与讲这种语言的人接触以补充例证，编写这本语法书正好有助于我接触那个社区。从一开始我到那里去就显得有用并具有亲身实践

^① 参阅 Enninger 对宾夕法尼亚亚米希派的描述。

的必要，我完全有理由到那里去。

同时由于我夫家的缘故，特别是我公公伊登·韦伯先生，使得我最初入门诺派教徒社区变得很容易。尽管他已不再是门诺派教徒，他仍旧继续和这个社区保持密切的联系，作为历史学家和谱系学家，他受到了特别的尊重。这样的家庭关系自然而然让我得到了友谊。我去那里带着目的（编写简明语法），同时也带着对他们的好奇（地球另一端的友谊）。我最初认识的门诺派教徒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中间人——在这个马车社区内有亲属的门诺派教徒，而他们本身不属于这个社区。是他们让我接触到了一些传统门诺派教徒和一些马卡姆门诺派教徒。然后通过朋友的朋友的关系，我又建立了很多联系，我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挚友，而且这种友谊保持了将近20年。

我早年邂逅的门诺派教徒对编写他们语言的语法好像很感兴趣，而且愿意给我帮忙。再者，他们感到好奇的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外来人那么想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宾夕法尼亚德语是欧洲大陆德语的某种退化形式。甚至有些人对要编写一个方言的语法觉得奇怪，每当我把宾夕法尼亚德语当作一种语言时，他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不管怎样，这样的观点都不让人感到意外，对濒危语言的保存，常常被认为是帮倒忙。然而，这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久我就明白，这个劣势语言对保守的门诺教徒还有绝对的甚至神圣的价值。正如他们的朴素衣着一样，宾夕法尼亚德语是他们谦卑的标志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有人认为讲这种语言的人需要一本语法书和词典才能使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感觉良好，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从来都不会想积极地以正式的方式去保存语言。他们从不可能积极寻求传播自己的语言。对他们来说，这很简单。语言和信仰是合而为一的，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就语言的保存来说，好像并不是因为我的到来给了这个言语社区以积极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从来都不缺少对此非常有兴趣、也信得过的语言顾问，他们愿意帮助我。

我对宾夕法尼亚德语持续不断的兴趣现在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不切实际的，毫无用处的，而且确实是远离了他们忙碌的生活。然而，门

诺教徒一直非常愿意继续把他们的语言教给我，非常支持我的努力。他们回答我那些令人厌烦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和平静是持久的。他们是勤劳的民族，我也一直尽量地帮助他们，如在教区学校、当地杂货店、房前屋后及花园里。尽管如此，他们有时也觉得我很独特，尤其是作为一位女性，独自在外，远离家人。诚然，作为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有时人们不以为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相反，他们一直对我十分热情和慷慨，甚至有些人借我合适的衣服以使我看起来不那么显眼。多年以来，我已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已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了——与任何讲宾夕法尼亚德语（verhoodelt）信奉圣公会澳大利亚人曾希望的一样。在我的历次田野调查途中，我或风餐露宿，或有时有幸延期住在他们的农场里，这些都成了调查使用该语言的宝贵机会和美好回忆。要知道，日常的拜访从来都不可能那么容易这样密切地接触该语言。

我在用录音机时一直都很慎重，毕竟是我把这一现代技术带到不愿使用这种东西的人们家里来的。和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门诺派教徒（包括新近的戴维·马丁派），只要让他们确信录音材料只是为了语言研究，他们在录音时都很愉快。语言学家们所追求的是所谓的忘记录音机的影响，因为大多数人在麦克风面前说话都很不自然。实际上，对于不熟悉这一现代技术的讲该语言的社区，想达到这一效果并能收集到自然语料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当然不只是让他们看惯了录音机而且还要忘记它那样简单。真正的情况是只要是没有录音经验的地方，当面对麦克时就没有别人一向所经历的那种自我意识。我一向对被录音人的隐私保密（使用假名），连对录音的讨论也要保密。就是这样，忘记录音机也带来它自身的一套伦理问题。这与把录音机藏起来真的有所不同吗？

一些门诺派教徒对任何形式的录音都显得很不自在，要是这样，我当然不能逼迫他们。实际上，没有录音机的介入，也能很好地完成调查工作，而且我发现偶尔忘记录音机也是大有裨益的。也许正是因为我有点对技术的恐惧，所以常常在我没时间留意机器时，我才更能

理解社会和文化环境对我所研究的语言框架的作用。在环境不适合使用技术设备时，尤其如此。

1998年2月，我在约瑟夫·施耐德（Joseph Schneider）基金会作了一次关于语言保存和宾夕法尼亚德语生存问题的演讲。整个讲该语言的人包括非流利的到流利的双语人都来听了。即使那些不允许参加这类公共活动的传统门诺派教徒，仍有小部分人认为他们应该出席。在我演讲时，我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起码我感到好像是暴露了身份。这倒不是因为我曾掩盖调查者的身份，而是数年来我理所当然地在淡化这个身份，在这种意义上，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我一直强烈地感到我已是这个社区的一员了，或者至少属于这个社区内同我有密切来往的那个小团体。但突然要求我以调查者的身份出现，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家人和朋友的人却突然成了被调查者。我极其痛苦地意识到我从与他们的这种友谊中所得到的回报。不知为什么，我甚至开始担心我在制造麻烦，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保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上。

作为一个田野调查工作者，如果你的确融入到了一个言语社区，这样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观察者悖论的影响，其他的如研究方法上的和伦理上的难题也就随之而来了。起码随着你与被调查者的关系深入发展，就很难保持调查者的身份了。只要你一开始为得到某些信息而有目的地与讲话者交流，身份就会有所显露。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会越来越难，这主要是由于长期接触中产生的友情，和被调查者做了朋友，被调查者就不再只是个信息来源。再者，住在社区的时间长了，作为一个调查者而不是朋友，我自己越来越感到不安——总是带着录音机，一直做笔记，一再问问题。当然了，当我越来越为他们所熟悉，他们反过来也就越来越对我少有戒心。对于一个了解他们本该隐藏的信息和行为的田野调查工作者来说，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①

显然，通过与这个言语社区长期交往，我是极有可能获得高质量的理想语料。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矛盾——我越接近这个社

区，研究前景就越令人激动，但同时我就越为继续深入研究感到担心，一想到把我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我就愈感到不安。起初我还劝慰自己，我是在编写一本语法书，而且就单纯集中在语言范围内。但是不久我就意识到，如果我忽视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我的语法描写将是不充分的。甚至我的中古荷兰语句法尝试性介入研究已经让我领教了这一点。就保守的门诺派教徒来说，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含着能够奉行诸如节俭、平等和谦卑等人格品质的符号，尤其是个人服从上帝的意志。这些表示谦逊的符号显而易见地要借助于词汇形式，但同时它也深深地根植于语言的语法结构中。传统的门诺派教徒社区“文化信条”[引用安娜·魏茨别克（Anna Wierzbicka）语]，如“诚实比富有更重要”、“要奉献而不是索取”、“反对异见者”等，引起了能最终体现在语法中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产生。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准则是不能够忽视的。幸好有学者作了关于再浸礼教的历史和社会学方面的精彩著述，如 Hostetler（1993）有关亚米希派和 Fretz（1989）有关门诺派。依靠这些文献，我克服了那种危险的武断，即是田野调查工作者进入他们研究的社区而丢掉客观性。而且，这些文献是我的门诺派顾问所景仰的著作。

但是怎么理解我在这个社区长住的理由呢？毕竟这种语言保持了下来，因为自身愿意独处，并不为人所关注。为了继续按原样生存下去，宾夕法尼亚德语不需要来自外面的语言学家的帮助。然而，我认为作为语言学家我们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大多数人都对他们自己的语言感兴趣，他们在使用语言谈论和游戏甚至在忧虑时都能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保守的门诺派教徒也不例外（尽管他们较少忧虑）。像世界上所有讲自己母语的人一样，门诺派教徒也对自己的语言充满了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变化了，特别是它怎么又变成像英语那样。一位农民甚至想出如果把该语言放到风选中过滤，所有的英语词汇就会被吹出来，那就不会有太多留在该语言里了。然而，尽管他们尊奉孤立主义信念，这些想法还从来都没有让人感到遗憾，他们也从来没有去批评和指责。在这方面，他们与我曾碰到的另外一些讲母语者很不一样。传统门诺派教徒的确对他们的

^① 参阅 Enninger & Wandt（1983）有关参与观察者在伦理方面进退两难境地的描述。

语言感兴趣，但是他们并不想把他们语言清洗干净。这种缺乏语言纯洁性的意识预示着该语言能很好地继续生存。正如 Dorian (1994) 指出，语言上的纯洁想法是不会奏效的，但是在语言消亡的背景下，对受到生存威胁的语言来说，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报酬虽然不多，但是据我所知，现在和我一起工作且关系密切的被调查者都是喜欢这个工作的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语言顾问，在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她甚至都能讨论我刚刚概括的一些担忧。我们已结成了 Dixon 在他的论文“田野语言学微型手册”中所描写的那种“无价的知识合作关系”。甚至在我自己还思考问题时她就知道我要问什么。

当然，我还从来没有遇到反知识分子的态度，此乃主流社会中很多人认为是简朴处世之道的一部分。外面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保守的再浸礼教徒们反对所有的教育，因为他们只准许他们的孩子上到八年级。但是更真实的情况是，在他们生活中认为高等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体验是传统门诺教派也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深感兴趣，而且父母们也都赞同学校给予孩子们的教育。他们毕竟有繁荣的经济，而且成功的交易也需要流利的英语和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他们那种非循规蹈矩的信条就是远离外面世界和尽量不改变自己，但我认为外面新奇的生活方式不会仅仅因为被认为是邪恶的而会立即遭到他们的拒绝或谴责。这些人不反对像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如果他们认为这些变化会对整个社区有益，就不反对这些相应的变化。真正的基督教徒把大多数现代革新看成是不必要的。即使当农民的传统门诺教徒不使用现代化机器，但是他们对新技术不仅极其感兴趣而且非常熟悉其最新进展。我们一直就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不同生活方式进行富有见解的交流，有时到了相互调换身份的地步。

最后，有一点就是我确实认为我与这个“马车”社区的友谊能使他们受益。这个社区被人误解得很深。外人通常无法理解他们拒绝现代方式背后的宗教方面的原因，而且认为他们在以自己的权利追求古怪的行为方式。再者，正如前面提到的，宾夕法尼亚德语是一种经常被赋予方言或土语等带有消极内涵的变体。这种较低的地位对保守的

秩序来说有其积极的影响，而进步的门诺派教徒把宾夕法尼亚德语看成是没有标准形式和书面形式的混合变体。不用说，这样的观点无疑加速了这些社团转而使用英语。如果可能，哪怕是在最小的程度上消除这种误解，那么我会感到我已对他们有所回报。

4. 结束语

坦率地说，1986年我第一次田野调查的经历是令人恐惧的。当时我的研究完全是在书面语的范围的，特别是中世纪的德语文献。那是安全而又舒服的生活，我已经非常喜欢14世纪有关外科医生和传教士的文献。当然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工作在与真正讲本族语的人同呼吸共命运的社区中。那时突然有机会从事宾夕法尼亚德语向语法的研究。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所想像的与宾夕法尼亚德语社区的仅此一次的短暂邂逅竟成了终生的友谊。当然，我的工作一直存在困难——在陌生的言语社区进行任何田野调查都会有压力和紧张情绪。而且我所描写的这类田野调查工作确实还含有相当多的伦理因素——大多数田野都一样。但是回报是丰厚的，远远超过了出版的著作。田野调查工作无疑让我有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友谊。我不仅认真学习他们的语言，而且也了解了他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获得了真知灼见，这令我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Buehler, Allan (1977): *The Pennsylvania German Dialect and the Life of An Old Order Mennonite*. Kitchener: The Pennsylvania Folklore Society of Ontario.

Burridge, Kate (2002): *Steel Tyres or Rubber Tyres — Maintenance or Loss: Pennsylvania German in the “Horse and Buggy” Communities of Ontario*, in: David Bradley & Maya Bradley (eds.) *Language Maintenanc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 An active approach*. London: Curzon Press, 203 – 229.

Burridge, Kate & Enninger, Werner (1992) *Diachronic Studies on the*

- Languages of the Anabaptists. Bochum: Universitysverlag Brockmeyer,
Dorian, Nancy (1994): Purism vs. Compromise i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Language Revival, in: Language in Society 23: 479 - 494.
- Enninger, Werner (1985): Amish by - names, in: Names 33: 4, 243 - 258.
- Enninger, Werner (1991): Focus on Silences Across Cultur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 1, 1 - 38.
- Enninger, Werner & Wandt, K. - H (1983):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Experienced in A Language Contact Study, in: P. H Nelde (ed.) Gegenwärtige Tendenzen in de Kontaktlinguistik. Bonn: Dümmler, 31 - 40.
- Fishman, Joshua A. (1982):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 as Individual and as Societal Phenomena, in: Fishman, Joshua A. & Keller, G. D. (eds.)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Hispanic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3 - 36.
- Fretz, J. Winfield (1989): The Waterloo Mennonites: A Community in Paradox.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 Hostetler, John A. (1993): Amish Societ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abov, William (1972): Some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in society. 1: 97 - 120.
- Moelleken, W. W.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guistic Repertoire of the Mennonites from Russia, in: Burrige, Kate & Enninger, Werner (eds.), 164 - 93.

作者简介: Kate Buridge, 蒙那什 (Monash) 大学。

译者简介: 邓凤民, 中央民族大学。

语言是什么?

为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读者群而记录

Marianne Mithun

翻译: 戴忠沛

提要: 在我们学科的早期阶段, 大家有时会认为语言学记录的主要读者就是其他语言学家。现在, 随着越来越多语言的濒临消亡, 语言学记录也越来越受到正在或曾经说这些语言的社群的重视。语言学家应与社群成员一起考虑, 到底怎样的记录, 才能既符合当前需要, 又能造福后代。在这里, 我们会集中讨论不断演化中的社群关注在哪些方面可能对记录工作带来影响。

语言学田野工作的基本目标似乎十分明确: 就是记录语言。但具体环境却往往千差万别, 实际的做法也需要因时制宜。田野工作要考虑什么因素, 这些工作为谁而做, 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我们学科的早期阶段, 大家往往会假定语言学记录的读者就是其他的语言学家。现在, 随着越来越多语言濒临消亡, 语言学记录也越来越受到正在或曾经说这些语言的社群的重视。因此, 语言学家应与社群成员一起考虑, 到底怎样的记录, 才能既符合当前的需要, 又能造福后代。在这里, 我们会集中讨论社群不断变化的关注在哪些方面可能会对记录工作带来影响。

每个社群的情况都不一样。被研究的语言可能是一个单语社群里唯一的语言, 也可能是大多数社群成员说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中的一种; 有些语言能用在各种场合, 但有些只在部分场合使用; 有些语言从老到幼都在讲, 但有些只有大人在讲, 或只有老人在讲; 有些语言讲的人很多, 但有些讲的人已不多。对语言的态度也会有差异。在部分社群, 传

统语言被视为文化的核心、表达传统知识和世界观的途径、实现和传承受珍视的大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载体。运用传统语言可使人际交往更多姿多彩，甚至能决定社交的基调。这些语言有时也会被视为自我认同的重要标志。而在另一些社群，传统语言压根没人关注，或只被功利地看作传递讯息的工具。有时传统语言甚至会被认为是羞耻丢脸的东西，是落后的标记。这些差异在很多方面会影响田野的实践操作，比如发音人及其社群在记录过程中的角色，或会在记录中永久保存的材料。

在一些传统语言依然在各代人之间保持兴旺的社群，人们可能对记录语言提不起兴趣：与语法书或字典相比，尤其是外人编纂的那些，母语者所知道的是书本能收纳的无限倍。当一种语言差不多消失时，社群成员也许会宁愿往前走，而对旧生活缺乏兴趣。到底语言代表了什么，转用另一种语言又代表了什么，除了标记一个人变成外人，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越来越多的社群意识到传统语言正受到威胁，并且想方设法教导年轻一辈说祖传的语言。好的语言学记录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功德无量，当然有些情况下说话者很快就看到这些价值，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

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与时间上的差异是相匹配的，尤其对一些没有记录或记录不足的语言来说，情况可以变得很快。我们的工作应顾及那些与我们打交道的人，同时考虑他们的目标和利益。与语言学家一起筹划的项目会跟与社群成员一起计划的不同，同时每个社群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不同学派的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范畴并不一样，而不同的社群因语言在里面担当不同角色，也会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但我们工作的潜在读者并不只限于进行记录时看到的那些人，在很多例子里，今日的记录会成为未来各种读者的唯一资料来源，他们不止有语言学家，还有语言老师、课程设计人员、说话者的后代等。

我曾工作过的北美社群之间差异很大。有些语言仍然有相对较多的、年轻的、活跃的说话者，但有些在我们工作时只有少数长者能说，而他们现在都已经离世了。在其中一个社群，最后一个说话者在我到来前早已去世了。这个语言虽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但那些田野笔记却因格式问题使得这个语言的后代们难以检阅。我很幸运能与一些很

棒的发音人合作，那些发音人能娴熟地运用他们的语言，文句精炼优美，词汇丰富。他们不辞劳苦为他们的语言留下丰富的记录，与他们一起工作实在是使人获益良多的乐事。不过，他们的喜好并不一样。对多数发音人来说，语言记录工作刺激了他们以新角度思考。在合作过程中，他们看到自己语言背后蕴含的学问，使他们由衷欣赏那些从前并不在意的东西，并对发掘自己语言的模式、规律和背后独特的逻辑充满热情。当然，也有一些发音人，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对语法的具体细节并不感冒。他们也喜欢看到我在深挖他们语言的语素和法则，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朋友而开心快乐，多于因为看到语法学者的成果。他们的家庭和邻居经常热情款待我，但主要是出于他们的好客和慷慨，而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语言或记录过程感到兴趣。即使是那些已不说祖传语言的人们，喜好也不会一样。有些人热衷于学习祖传说语言里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技术细节，而另一些人则只想学一些象征性的表述方法。

每一个社群的情况从刚进行计划到现在都随时间有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使得社群成员对重视的语言记录种类有所转变。在每一个社群里，族人在学术上和技术上都比从前更加老练精密，也使他们更珍惜现存语言的记录。

多数最积极和最具献身精神的工作，都是由那些将濒危语言教给下一代的语言计划主管人员所做的。语言学家有时会认为参与这些计划会令他们分神，不能专注记录语言。对我来说，我大抵能根据与不同社群和个人一起合作的经验，依实情说上两句。从这些计划中，我学到很多在其他地方大概永远学不到的、关于那些语言的东西。我们的计划主要是训练说话者成为老师和课程设计人员，与他们一起设计可行的文字方案和教材，发掘他们语言的独特规律，并记录从日常会话到正式演讲等各种生活场景中使用的语言。这些语言计划协助培育了一些最令人梦寐以求的同事：优秀的发音人。他们甘于奉献自己的精力来保护自己的语言，也同时是语言学家，不单真心对自己语言的词汇感到兴趣，还关注背后的历史和独特结构。这些计划使得这些发音人的语言学知识日见增长。本来对他们最有用的材料是那些简单清

楚、宏观和有规律的模式，现在，经过许多年以后，同一批发音人及他们的同事已转为发现和阐述语言更复杂精妙的范畴。这是因为当他们准备教材时，他们希望说明自己语言与外来语言不同的独特地方，而不止是介绍基础语法。他们准备教学时经常发现例外，他们渴望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在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良好的语言记录能为他们每一阶段的工作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本资料。

我曾经对一些传统语言最后的流利使用者作过记录。当这些长者离世，而记录成果也出来后，我就转向做其他的课题。最近，这些长者的子孙重新和我联系上，他们殷切地想取得那些现在只勉强能说或已不再使用的祖传语言的资料。在他们之中，有些人曾研读过我写的关于那些语言的著作，而那些著作最初是针对和他们颇不同的读者群而写的。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如果我能预见他们的兴趣和能力，也许我会用另一种处理手法。

即使是与那些祖传语言在我到来前已经消亡的族群一起工作，也能为未来进行语言记录提供启发。这种语言的最后一个说话者在我刚与那个社群接触的二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幸运的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有一个熟练的田野工作者留下了卷帙众多的记录。这些记录绝大多数尚保持在未出版的田野笔记形式，一般非专业人员难以理解，但那些笔记已有微缩胶片提供。这些记录越来越受到那个族群后代的重视，而他们正在学习那些检阅笔记所需的专业知识。很多人反馈说，学会祖传语言后，即使讲得不流利，都会使他们生活发生显著的变化。钻研他们祖传语言非常复杂而又具规律的系统就好像参加音乐欣赏课堂一样，并不一定要成为演奏级小提琴家才成。

总而言之，在这些不同的社群的经验显示语言记录在不同时期对各种不同的目的都很有价值。

1. 建立认同

就算一个族群讲自己的祖传语言已讲得不流利，甚至已经不讲，祖传语言往往依然是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说话者的后代往往会

为自己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上这语言的一些词句而感到骄傲。当那些族群办起语言课时，首先想起来要教的，往往是语言中的日常表达。中部波莫语（Central Pomo）是加州北部属于波莫语族（Pomoan family）的一种原住民语言，在早期一个教授中部波莫语的计划中，就包括了以下短句：

(1) 中部波莫语第七计划^①：(Vicki Patterson, Frances Jack)

<i>ä á: sa mčámam !</i>	“摆桌子!”
<i>Wáadum!</i>	“来!”
<i>Maúč^húm!</i>	“吃!”

能有答案选择的问题颇受欢迎，因为学员之间能练习对话。

(2) 中部波莫语第七条款计划：(Vicki Patterson, Frances Jack)

<i>Qašóy wa ma wá: wan?</i>	“你健康状况好吗?”
<i>'é: . Q'dí 'e'a: .</i>	“是，我很好。”
<i>Č^hhów. Basé á'a'a:</i>	“不，我觉得不好。”
<i>Sí: n 'in?</i>	“为什么?”
<i>Sná: 'á^hála</i>	“我头痛。”
<i>'ó'á^hala</i>	“我牙痛。”

这些材料对语言学家来说，除了一些奇特的声音外，大抵没有什么惊喜。但对那些语言存续正受威胁的后代来说，却很有意义。

朱马殊（Chumash）语是加州中部沿岸的原住民语言，分布范围大约由今日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San Luis Obispo）一直向南延至

^① 译注：“第七条款计划‘全称’印第安教育公式补助计划”（Indian Education Formula Grant Program），指在美国依照《小学及中学教育法案》（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简称ESEA）针对美国的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教育的第七条而开展的教育计划。

洛杉矶北面的马利布 (Malibu)。所有六种朱马殊语言都已消亡,但其中多数都留下了很好的记录;尤其是巴巴惹诺语 (Barbareño)。约翰·帕波迪·哈灵顿 (John Peabody Harrington) 从1913年开始与母语者露易莎·易那斯约 (Luisa Ignacio) 及另外数人合作,然后在20世纪20~30年代继续与易那斯约女士的女儿露克雷媿娅·加拉西亚 (Lucretia Garcia) 合作,最后与加拉西亚女士的女儿玛莉·叶 (Mary Yee) 合作,直到他1961年辞世。叶女士一直活到1965年,是所有朱马殊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但与其他最后使用者不同,她对那种语言十分熟练,部分是因为她一生中多数时间都与其他巴巴惹诺语使用者生活在一起。这三代祖孙与哈灵顿先生合作,留下了数以万页的田野笔记。这项工作是在录音技术尚未成熟的年代进行的,所以几乎不可能录下对话。像例子(2)这种交谈模式在当时并非工作要项,使得今日要从田野笔记中找寻可转化为对话的材料颇为艰难。但是,巴巴惹诺语的后代们却特别希望能创造对话,那么结果经常会出现一些令人惊奇的新发明。如果当年哈灵顿和叶女士能用一天时间收集一下日常对话,那么今天那些后代们会是多么的感激。

在不少社群,那些能在生活某些方面应用的表达方式,尤其受到欢迎。例如,说话者的后代们往往喜欢在队际比赛中使用传统词汇,因为这些语言能让他们沟通战术而对手却听不明白,同时能显示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团结。

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能为使用传统语言提供机会。有一天,受到工作时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狗所启发,中部波莫语的说话者们收集了一系列的宠物口令。这些口令为年轻一代带来不少乐趣,因为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意义地使用这些口令。(狗学习这些口令时也没有困难。)

(3) 中部波莫语驯犬口令: (Frances Jack、Florence Paoli, 发音人不明)

Qačém

“捉!”

Béda'čʰá: m pʰ dé: nčim

“在这里等!”

<i>Kʰ ar'mi: ááqa: čim</i>	“跳上车!”
<i>Hálääm</i>	“跳出来!”
<i>Dá: waqám</i>	“出去!”
<i>Čáwyom</i>	“进来!”
<i>Silyom</i>	“过来!”
<i>'čʰ á: m</i>	“坐!”
<i>Mádi máč: čim</i>	“躺下!”
<i>Pápil čáwdim</i>	“拿报纸过来!”

在一些已不说祖传语言的社群,他们的后代依然想为子女取一个传统的名字。耗费精力记录语言的人不一定会想到要收集名字,这可能是因为名字难以分析,也不太能反映共时的语法规律。当名字没被记录下来,那些后代就只能尝试用其他词汇作人名,诸如动物和植物的名称。这些名字是否应遵循传统规格和用法呢?

在与中部波莫语的说话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虽然我们记录了为数可观的不同人员的社交对话,我自己亲眼目睹了更多,但在自己的田野笔记中却没有记下他们的问候方式。最后我问一群发音人他们是怎样向对方问候的,这使他们看来颇为困惑。他们回答说,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你好”或“再见”一类的词语。事实上,我也注意到当他们到达或离开聚会时并没有用这类词语。当我问他们在市镇里遇上某人时会说什么,他们认为大概会说“噢,你在这里啊。”之类的话。

(4) 中部波莫语问候语句: (Frances Jack、Florence Paoli、Salome Alcantra, 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i>Bé: 'ka</i>	<i>ma</i>	<i>mó: 'wan.</i>
<i>bé: = 'ka</i>	<i>ma</i>	<i>mó-: 'w-an</i>
这里 = 推断性	2SG	走动 - 周围 - 未完成式
这里出现	你	在周围走动
“噢,你在这里啊。”		

当我带一些食物或饮料给说话者，他们一般会以“yahwí:”回应，他们也认为这个词相当于“谢谢”。然而，早期使用这个词的情景看来与现代加州使用“谢谢”的情景不一样。传统的使用模式是否应和那些词语一起保存呢？

我们可能会问，一个社群要保存日常情景的传统表达模式究竟要到什么程度呢？在例子（1）像 *Ma'ác'úm!* “吃！”这种基本命令句虽然简单直接，也能表达意思，但不一定是说话者传统沟通的方法。*Frances Jack* 提及说话者通常用例子（5）里的表述来邀请他人一起吃东西。

（5）中部波莫语邀请语句：（*Frances Jack*，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áo:	c'a:l	ma'á	c'um	kú:c'	na'ai.
áo:	c'a:l	ma'á	ču-m	kú:c'	na = 'äi

1SG. 受事与 食物 吃. PRF - 命令体 少量 不管 = 但是
“过来跟我一起吃吧。”

我最近与发音人的后代聊天，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一些语言群体的长者还在世时，并没有预料到那些语言在今天会受到重视。有一个人率领一支舞蹈队在部落间的祈祷仪式上表演，他告诉我说，其他小组在聚会表演前，他们的领袖一般会先用各自社群的传统语言致欢迎辞。他希望能找到一篇适合这种场合的讲词。在我与他那个社群的长者合作的九年间，我们曾定期记录了多个小时的独白和对话，但里面从来没提及传统的祈祷仪式。当时对于那些长者来说这并不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显而易见现在这样的讲词对他和他的小组是很重要的。依据从那些长者记录下来的材料，还是可以凑出一篇他想要的讲词，不过有时要在关键部分把词汇替换掉，例如以“感激”替代“愤怒”。当时有几位长者擅长辞令，留下了为数可观、修辞优美的记录。其中一个范畴就是使用对应结构，以富有韵律感的手法说出两句平行句子，两个句子涵盖意思虽然一样，但结构却略有差异，可能是词序不同，可能是一句主动一句被动，也可能是其中一句使用了另一句的同义词。对应结构是用来突显重点的，于独白或对话中都可使用。以下例子就

是一位发音人谈及牧场主人不准印第安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采集编篮子用的树根，第一行是被动句，第二行是主动句。

（6）中部波莫语对应结构：（*Salome Alcantra*，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i>Ma:</i>	<i>c' é-m-a-w</i>	<i>'el dá: ' -c' -a-w.</i>
地	挖 - COLL. 施事 -	这 想 - RFL - IMPRF.
	被动体 - PRF	PL - 被动体 - PRF
地	被一些人挖	这 被一些人期望
	<i>c' ó-w</i>	
	不 - PRF	
	不	

“挖地不受欢迎。”

<i>Ma:</i>	<i>c' é-m-a-w</i>	<i>'el dá: ' -c' i-w</i>	<i>c' ó-w.</i>
地	挖 - COLL. 施事 -	这 想 - RFL - IMPRF.	不 - PRF
	被动体 - PRF	PL - PRF	
地	被挖	这一些人想	不

“他们不欢迎人们挖地。”

幸而，那个询问有关传统祈祷仪式的人从小就在说话者之间长大，所以纵使他认为自己不是母语者，他的发音还是十分准确。加上他的背景和学习动机，他学会了那篇讲词，并出色地完成了表演。

另一个我没有料到的需求是丧礼悼词。上面这个年轻人现在被拉去在丧礼上致辞。多年来在不同场合中，那些被请来做语言记录对象的老人家也曾谈论过丧礼，描述了怎样处理遗体，仪式怎样进行，怎样下葬，以至不同人如何分工。但当然没有人会自发拟一篇悼词出来。我怀疑这些发音人可能都没有目睹过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传统仪式。他们形容的丧礼是用西班牙语或英语进行的，在他们童年时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想过要请他们讲一篇这样的讲词，就算想到，这样做看来也不恰当。但是，如果我只是请他们更加详细地谈论他们想把什么东西

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包括这种类型的讲词,看来并无不妥。早年我在另一个社群里工作时认识一个首领,他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也会在各种仪式用传统模式致词。有一次他被请去致悼词,那篇悼词优美感人。他从仪式回来后,我问他能否把这篇悼词记录下来。他马上答应了,然后我们一起工作。他后来把录音连同转写和翻译副本分发给其他共事的首领。他是最后一批能熟用这个语言的首领的其中一位。那篇悼词在他本人去世后被用上了,直至今今天还有人用。

2. 发现规律

对多数没语言文字的说话者来说,语法结构复杂精细的规律根本难以看透,而发现这些规律对说话者、语言学习者及说话人后代都十分有帮助。这些知识在发展连贯的语言课程时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课堂里即使没有详尽地教授语法,语言也是以自己的词汇和自己的逻辑呈现出来。学员能否自己进行语言创作也是很关键的。像上述例子(2)那种句子框架(“你觉得怎样?”“我什么什么地方痛。”)能让学员学会了关于身体部位的词语,然后可以组合新的句子。仔细编排的系列句子能为发现普遍规律提供基础,诸如问句、否定、代名词使用等。

(7) 中部波莫语规律:(Frances Jack, 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a: 'yéw	“我停了。”	'a: bác ^h kaw	“我种了。”
ma'yéw	“你停了。”	ma bác ^h kaw	“你种了。”
mu: l'yéw	“他停了。”	mu: l bác ^h kaw	“他种了。”
'iwa ma 'yéw?	“你停了吗?”	'iwa ma bác ^h kaw?	“你种了吗?”
'iwa mu: l'yéw?	“他停了吗?”	'iwa mu: l bác ^h kaw?	“他种了吗?”
'a: 'yéw ^h ów	“我没有停。”	'a: bác ^h kaw ^h ów	“我没有种。”
ma'yéw ^h ów	“你没有停。”	ma bác ^h kaw ^h ów	“你没有种。”

mu: l'yéw ^h ów	“他没有停。”	mu: l bác ^h kaw ^h ów	“他没有种。”
áo: ló: cīm	“帮我!”	áo: áé áe: dum!	“告诉我!”
mú: áu ló: cīm	“帮他/她!”	mú: áu áé áe: dum!	“告诉他/她!”
yal ló: cīm!	“帮我们!”	yal áé áe: dum!	“告诉我们!”
mú: áuyal ló: cīm!	“帮他们!”		
mú: áuyal áé áe: dum!	“告诉他们!”		

描写语法有时只会使用最经济的阐释材料:对每一种模式只用一两个例子介绍。但这种精炼的做法却会使那些尝试筹划语言课程的人感到困惑,也会令他们把记录搞得一塌糊涂。要整理材料却又不被更多复杂的语法现象搞乱是颇有难度的事。在例子(7)里,中部波莫语的动词“停”和“种”只能与单数的施事者一起出现;如果施事者是复数,则不单要换代词,动词也会改变,可能会出现表示集体施事的词缀-m(a)-,变成 *ya bác^hkamaw* “我们种(这东西)”(按字面直译是“引致它生长”)。这些动词是完成式,以完成体词缀-w 作结。然而,动词“告诉”在这里却只以命令式出现,属未完成体,因此要求不同的体貌词缀。如果学员们尝试自行推测新形式,结果将很令人讶异。

中部波莫语有一系列能标示活动动作特征的前缀。例如前缀 da-就标示了一般用手掌进行的推压动作。

(8) 中部波莫语行为前缀 da-:(Frances Jack, 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da-yó: y	“把东西放在一起。”
da-p'ú: l	“制玉米食品时用手搓谷粒。”
da-á'áda á'ac'	“用手掌挤压如罐子之类的东西。”
da-ná: w	“用泥巴把洞盖住。”
daé'ó: w	“挖掘找寻如藤根之类的东西。”

上例里后面的词根“-c'ó: -”同样在例子(9)的动词里出现。

(9) 中部波莫语 c'ó:: (Frances Jack, 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i>h-c'ó: w</i>	“以挖掘方法把地底的东西显露出来。”
<i>ma-c'ó: w</i>	“通过把泥巴踢走而将一些东西显露出来。”
<i>'-c'ó: w</i>	“捡拾足够的莓果或胡桃。”
<i>p^ha-c'ó: w</i>	“水流把一些想找的东西冲刷显露出来。”

在中部波莫语很大部分的运动动词都有行为前缀，用来标示运动的类型，例如推(*da-*)、戳捅(*h-*)、踢(*ma-*)、微小的手指动作(*'-*)、流动的运动(*p^ha-*)、踏步、咬、吸吮、环绕、悬挂、摇摆、下坠、冒险、透过内在力量、意识动作等等。不过他们一般不会在说话时组织新词语，像例子(8)和(9)里的动词都是作为整体学习的。说话人都清楚知道哪些组合能在语言里出现，并且知道每一个组合的独特意思和用法。这种知识在上述杰克夫人(Mrs. Jack)提供的翻译中已显示出来。这些组合背后的原理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动词 *da-ná: w* “用泥巴把洞盖住”是从“埋藏”的基本义引申出来的。词汇的精确意思固然不能单从各部分词缀猜出来，同样也不能猜测某些组合是否存在，例如杰克夫人会知道像 **ca-c'ó: w* (“坐下来把东西显露出来?”)、**p'-c'ó: w* (“环绕一些东西使它显露出来?”)和 **p^h-c'ó: w* (“看一些东西使它显露出来?”)这些组合并不存在。从来没有人提出类似的说法，因此这些词也不曾存在了。好的记录应提供确实存在的词语，也即是用来表达客观存在的概念而且经过多代人流传下来的词语。

3. 欣赏语言的独特之处

我们会期望能在多数语言中找到若干具有普遍性的语法结构，例如疑问或否定。但对说话者及其后代而言，特别的词汇、特别的语法类别、话语中包含讯息的特别方法，以及和他人说话的特别方法，对

他们来说尤其有意义。

3.1 独特词汇

对语言学家来说，结构总优先于内容，语法总优先于词汇。然而钻研另一种语言的乐趣之一正是发现一些令人惊喜的词语：另一种将经验分解为概念的方法。我们知道一个文化既定范畴的独特之处，往往可以透过阐述这个范畴的词汇而反映出来。有些阐述方法是与客观环境有关的。例如橡果是中部波莫人的主要食粮，所以他们能准确知道每一种橡树的生长面貌，知道每一种橡果的味道，知道每一种果实应如何破开，也知道每一种果实应如何处理，诸如此类。其重要性会在词汇里反映出来，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

(10) 中部波莫语一些关于“橡树”的说法

<i>ts'ap^há</i>	“山谷白橡”
<i>m šty</i>	“黑橡”
<i>šč'am</i>	“威氏橡”
<i>mč'é š</i>	“密花石橡”
<i>q'ak^húl</i>	“俄勒岗白橡”
<i>mč'í</i>	“禾叶橡”
<i>s'é p'du</i>	“矮橡”
<i>myú</i>	“蓝橡”

中部波莫人以他们精致的篮子而闻名。在他们的语言里用来形容各种篮子和制篮物料的词汇十分丰富。

(11) 中部波莫语一些关于篮子的说法

<i>šau</i>	“以树根或柳枝编出来的篮子，同时也是篮子的通称。”
<i>sál</i>	“大的、平的、粗织的，用作过滤橡果、洗土豆、生果或莓果，或用来盛载物品的柳条篮子。”
<i>p'cí</i>	“用柳枝、荆条根或白根制作的、细织的、用已脱皮和未脱皮树根相间织成条纹的大篮子，用来盛载储存收

- 集得来的野籽和向日葵籽。”
- p'q^hál* “尖底的有时有背带的柳枝篮子，用来收集引火物。”
- saq^hán* “扁平的、浅的、圆的柳枝织篮子。”
- t'a: dól* “最精致的羽毛篮子。”
- q^hacá* “尖角方底的圆锥形篮子，一般把热的石块扔进去，将里面的水或粥煮熟。”
- p'sé 'o* “‘鹿牙’，即以柳枝和荆条制作的方型大篮子。”
- mcé* “外层用灰浆涂抹而底部有个洞的圆锥形篮子，用来放在石上碾磨橡果。”
- nasú* “精心设计的柳枝织扁平篮子，用来收集和烤烘种子、颠走橡果的红壳，或加入小块木炭摇晃以干烘小麦粒来做 *yhú*: (粥)。”
- dalá* “大而平的簸箕。”
- š'é á'* “有二三尺阔的大篮子，用来煮橡果粥和储藏食物。”
- háqow* “用灰色的粗柳枝织成的捕鱼篮子。”
- ma á^hú* “用来收集种子然后倒进一个 *p'ei* 的篮子。”
- háy k'a óól* “长形婴儿摇篮，放置婴儿的底侧呈曲线，以水木枝条 (*háy*) 和一种好像毒橡的柳枝编织而成。”
- q^halá šná* “用柳枝编织并以黑白色树根 (可能是荆条根) 缠绕椭圆形独木舟状篮子，多数用来放糖或其他小物品。它的外形和小船 (*šná*) 相似。”
- 'i šdu* “用鸭毛、知更鸟毛或红啄木鸟毛装饰的精致篮子。”

有些词汇能有效地透过直接追询收集得来，有关橡树的话题就是在一次讨论牧场主禁止印第安人进入世代收集橡果的土地时提起的。在讨论中提及了各种不同的品种，但当我在讨论后再问说话者还知不知道其他种类的橡树时，她轻易地又加了更多。同一位说话人在她厨房里陈列了多种篮子，她说出了每种篮子的名字，然后又加上她想到的其他篮子种类。第二天她再加了更多。直接追询（如“你怎么称呼这种篮子？”、“有什么种类的篮子？”、“你能说出多少种身体部位？”、

“你认得这些图片中的鸟吗？”）当然是收集特定的、实在的物品名词的有效方法。这些词语通常也是说话者筹划语言课或编制词汇表时最先出现的词语。不过还有很多词汇只会在自然语篇中出现，人们往往想不到要把那些词汇追询出来，但它们却在语言中占有重要的比例。

语言学家为了检测特定语法问题而追询得出的句子往往会侧重于名词，尤其是专有名词。这些句子在词汇上可能会出奇地贫乏，以下就是从一本句法课本里摘出来的典型例子。

(12) 句法例子

John read the book.

“约翰读书。”

Mary gave John a book.

“玛莉给了约翰一本书。”

John expects Mary to be angry at him/herself.

“约翰估计玛莉会对他/她自己生气。”

John wondered for whom Susan bought which book.

“约翰想知道苏珊为谁买了哪一本书。”

John regretted the fact that Mary was taller than she was.

“约翰对于玛莉比她从前高这个事实感到遗憾。”

在同一本课本里引自其他语言的句子有非常相似的结构。

(13) 句法例子

① 法语

Marie mange souvent du gâteau.

“Marie often eats cake.”

“玛莉亚经常吃糕点。”

② 意大利语

Gianni presenterà Maria a Francesco

“Gianni will introduce Maria to Francesco.”

“基亚尼会把玛莉亚介绍给弗朗西斯科。”

③芬兰语

Pekka näki että Matti katsoi itseään.

“Pekka saw that Matti watched himself.”

“彼卡看见马提望着他自己。”

④韩语

Kuy - uy apeci - ka John - i Mary - lul ttayreyessta - ko sayngkakha.

他 - GEN 爸爸 - NOM 约翰 - NOM 玛莉 - ACC 打 - 那个 认为

“His father thinks that John hit Mary.”

“他爸爸认为约翰打了玛莉。”

⑤日语

John - ga hon - o yonda.

约翰 - NOM 书本 - ACC 阅读 - PAST

“John read the book.”

“约翰读书。”

John - ga Bill - ni Mary - ga zibun - o hihansita to itta.

约翰 - NOM 比尔 - DAT 玛莉 - NOM 自己 - ACC 质疑 那个 说

“John said to Bill that Mary criticized herself.”

“约翰对比尔说玛莉质疑了自己。”

Mary - wa John - ni nani - o ageta hito - ni atta - no?

玛莉 - TOP 约翰 - DAT 什么 - ACC 给人 - DAT 相遇 - Q

“What did Mary meet the man that gave to John?”

“玛莉把什么东西与那个人见面交给约翰?”

这些例子当然只是为了显示语法结构的某些方面，为了使英语读

者更容易理解结构而使用了英语常见的人称和简单的动词。但如果语言记录的目标是为语言学者和社群的子孙后代而作，那么就应注意，这些材料除了本身预设的目标外，价值实在不大。很多时候，这种材料不但限制了词汇的记录，还限制了更多的表达模式。多数语言的濒危就是因为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而像上述这种句子多数是由双语者建构出来的（或者，不幸地，是由要求对方作语法判断的语言学家建构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双语者很容易会陷入中介语的误导里，纵使这个过程可能是不自觉的，却创造或认可了一些他们在自然使用目标语时几乎不会出现的结构。

3.2 独特的语法

我们有时会发现语言学记录和语法的主要部分都是像上述例子(13)的句子。从一种中介语翻译追询得出的句子虽有助于对语言作直观比较，但我们可能会问它们到底有否抓住目标语的精要。自然的、无文本的言语，不论是个人说话还是二人对话，都会显示出在询问的翻译中永远不会出现的区别和模式，而且是根本和普遍的区别。

以下句子的发音人在向她的聆听者描述她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士邂逅的情况。那时她和她母亲走进一座商店里，而在她们走到收银台付钱时，她注意到有一位男士与她朋友一家站在一起。

(14) Salome Alcantra, 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Mé:n 'tba

mé:n 'i-ba

这样 是 - 如同

然后

du: counter ya hláq'

du: counter ya hla-q

另外 柜台 1PL. AGENT 去. 众数 - 平面

“我们去到另一个柜台。”

mu:l mtda máyal č'a:l

76 || 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mu:l	mida	ma-ya-l	č'a:l
那个	那里	2-PL-受事	与

ča āo: 'wanyā

čāāo-: 'w-an = ya

站. 单数 - 周围 - IMPRF = 个人体验

“而他正在与你站在一起。”

就算是短短的三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部波莫语和相应英语之间的多种语法差异。首先是在是否标明“数”的方面，中部波莫语的动词不一定会附有区别数的词缀，但他们一般会把数包括在他们词义的固有部分。例如上述第二行的动词词根 *hla-* “去”标示了两个或以上的人在一起，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用的会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动词。同样，动词 *ča āo-* “站”只能用作一个人独自的站立，如果是一群人一起站的话会用另一个动词，“独自站”和“一群人一起站”被视作两种不同的情境。

中部波莫语的使用者比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更加有系统地指明方向。在上述句子里说话人提及他们走到柜台付钱，她就在动词 *hla-q'* “去(众数)”加进词缀-*q*，表示动作方向是横向或水平向的。当她提及那位男士站在那里时，她的动词包含了词缀-: 'w- “周围”：那位男士站立时不是完全没有动作的，只是运动没有方向。

中部波莫语的使用者一般比英语使用者更关注他们信息的来源。在最后一行有一个示证词缀 = *ya*，这个词缀在翻译里找不到对应的英语表述，而且在把英语翻译成中部波莫语时一般不会出现。这个词缀标示说话人是通过直接证据知道那位男士站在柜台的：她亲眼看见了。同一个说话人在例子(15)继续她的话。

(15) 中部波莫语：Salome Alcantra，与发音人私下交流

Me: n	ā'a:	mu: l,
这样	觉得	那个
然后		

<i>ya</i>	<i>qówhliba,</i>
<i>ya</i>	<i>qow = hli-ba</i>
1PL. 施事	出 - 去. 众数 - 和. 一样
我们走出去和	

<i>m'ékay</i>	<i>m á^hékay</i>
<i>m'e = kay</i>	<i>m-a^he = kay</i>
你的 - 爸爸 = 也	你的 - 妈妈 = 也
你爸爸和你妈妈	

<i>mú:āuya</i>	<i>šó: hliw'k^he</i>
<i>mu:āuya</i>	<i>šó: = hli-w = 'k^he</i>
3PL. 施事	东 - 去. 众数-PRF = 往
“正在他们往莱克县的路上。”	

<i>bean</i>	<i>šq^há: m'k^he</i>	<i>'mí: lí</i>
<i>bean</i>	<i>š-q^ha: -m = 'k^he</i>	<i>'e = mí: = lí</i>
豆	拉 - 捡拾 - COLL. 施事 = 往	COP = 那里 = 往
<i>hlá: n'kama,</i>		
<i>hla-n = 'ka = ma</i>		
去. 众数 - 和. 一样 = 推断性 = 事实性		
“去拾青豆。”		

<i>mu: l</i>	<i>'č^há: w</i>	<i>m āo</i>	<i>p^hdé: n'č'iw.</i>
<i>mu: l</i>	<i>'č^ha: -w</i>	<i>māo</i>	<i>p^h-de-: n-č'i-w</i>
那个	坐. 单	2SG. 受事	视觉上 - 维持 - 持
	数-PRF		续体 - IMPRF. PL - PRF
“并且正坐下来等你。”			

这些句子同样显示了对数目、方向、证据的关注。在数的方面，

那说话人用了表示一群人一起走的动词词根来描述她妈妈和爸爸步出商店，又用来描述聆听者的妈妈和爸爸前往莱克县。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行用了动词“坐（在地上）”的单数形式。当问及这个问题时，说话人说这是因为当时他们正在一辆“坐”在商店门外的运货马车里。其他表示数范畴的标记也出现过，不过在英语翻译中不一定要出现。例如动词 $sq^h\acute{a}: m'k^he$ “捡拾（豆类）”包含了标记集合施事者，也即多人一起工作的词缀 $-m$ 。还有另一个数标记在末行出现，动词“等待”是未完成体，而未完成体的词缀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单数形式，一个是复数形式。

方向也有仔细的说明。我们可以见到在动词 $q\acute{o}whliw$ “走出去”里有后接前附词 $qow =$ “出去”及动词 $s\acute{o}: hliw$ 里形容往东边莱克县的 $s\acute{o}:$ “往东”。

同样我们见到用来指示来源和信息确实性的示证范畴。动词 $hl\acute{a}: n'kama$ “他们一定已出去了”有两个附词，附词 $= 'ka$ 是与较早前我们见过那句“你在这里啊”一样的推断标记；而附词 $= ma$ 标示缺乏确实性，结合起来它们表示说话人无从确定她父母是否真的正在去拾豆的路上，因为她没亲眼看见他们拾豆，只是推测而已。有趣的是当那些说话人后来翻译这份材料时，他们没有把示证范畴的信息翻出来。示证范畴同样可以由源自动词 $\acute{a}'a$ “感觉”的小词表示，就如例子（15）首句的 $Me: n \acute{a}'a: mu: l$ “所以我猜”。

之前曾提及的方式前缀也有出现。表示拾豆的动词 $s-q^h\acute{a}: m'k^he$ 包括了前缀 $s-$ ，表示这捡拾是一种往下拉拖的动作。动词 $p^h-d\acute{e}: n\acute{c}'iw$ “等候”则以前缀 p^h- “视觉上”作开头。

在这短篇里，我们已经能看到与相应的英语不同的句法结构。联合名词短语像 $m'\acute{e} = kay m \acute{a}'\acute{e} = kay$ “你妈妈和你爸爸”是在两个词后面都加上附词 $= kay$ “也、还”组成。小句是由词缀和附词连接起来，而不是靠连接词。在例子（15）第二行 $ya q\acute{o}whli-ba$ “他们走出去而……”里可看到词缀 $-ba$ “而”，而在第五行的 $bean sqh\acute{a}: m'k^he 'm\acute{i}: li hl\acute{a}-: n-'kama$ “他们出去拾豆和……”里可看到词缀 $-n$ “和”。这些标记除了用来连接分句还有别的用途，就是将代表由感官得悉的事

实（过去和现在的活动）的实情句，和那些只是想像出来的非实情句（命令、条件、将来）相区别。词缀 $-ba$ 和 $-n$ 都是实情形式，因为说话者是在描述一件她亲身经历过的实际情况。这些标记还有另一项功能，就是将单一大型活动或情况的各部分连接起来， $-ba$ 和 $-n$ 都属于这个类别。这些标记还有第三个功用，词缀 $-n$ 用来连接同时发生的活动，在这里就是那父母即将往东走而同时坐下来等候他们的女儿。而词缀 $-ba$ 连接序列的活动，就如句中说话人及她妈妈走出商店后看见那在等候的父母。

尽管这句话很简短，但里面还包含了相对多长篇语段的标记，如 $m\acute{e}: n 'iba$ “然后”。这些小词在从英语翻译过去的句子中极少出现。

4. 总结

当我们记录语言时，我们应不单考虑现在的同行们会重视什么种类的资料，还应想一下未来的读者群，例如，有不同兴趣的语言学家、说话者和他们的后代，到底他们想要什么资料。所有这些团体的需求和愿望都不一样，而且不断在变化。尤其在濒危语言的案例中，现在记录下来的东西将会应用在各种远超我们目前想像的用途之上。幸而现代科技可让我们实时将自然的、无文本的言语记录下来，这种开放式的记录档案，应该能为那些超越我们想像的问题提供答案。

缩略词表

字母	词义	字母	词义	字母	词义
ACC	受格	COLL	集合格	DAT	与格
GEN	属格	IMPRF	未完成体	NOM	主格
PL	复数	PRF	完成体	Q	问题标记
RFL	反身	SG	单数	TOP	主题

作者简介：Marianne Mithun，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译者简介：戴忠沛，香港大学。

对尼日利亚戈麦人语言的田野调查： 性质表达语法的发现

Bright Hellwig

翻译：艾溢芳

提要：本文描述了对尼日利亚中部戈麦 (Goemai) 人语言的田野调查经历。本文首先介绍了田野调查的背景，接着聚焦在一个实例上：对表示性质的 (形容词性) 表达形式的研究。本文介绍了可以采用的不同方法，对它们进行比较，并对其结果进行评价，以此来显示出这些方法的一些优点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将这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从每种方法的优点中获益并弥补每种方法的不足。特别是，本文主张一种基于语义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并举例说明了可以从这种方法中获得的宝贵视角。

1. 简介

从1998年到2005年，我花了15个月的时间生活在尼日利亚中部的戈麦人中间——感受他们的好客和支持，培养新的友谊，并在逐渐理解语言之美的过程中发现乐趣；但同时也要克服田野调查中身体和情绪方面的困难，以及应对贫穷、疾病，还有我新的邻居、新朋友之间的族内冲突等问题。伴随着以上这一切，这次田野调查的既定目的是描述和记录他们的语言。同样的，这段田野调查经历可以被表述成对某些方法的持续的探寻和提炼，这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能够掌握这种语言错综复杂的语法和语义。本文集中在对一些这样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上：首先给出了这种语言的背景信息 (第2节) 以及此次田野调查的背景 (第3节)；然后详细地论述了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 (第4

节)；第5节对这次讨论进行了总结。^①

2. 戈麦人和他们的语言

戈麦人散布在乔斯高原 (Jos Plateau) 南部和贝努埃河 (Benue river) 北部低地草原地区分散的村庄里，他们以种地、捕鱼和打猎为生。他们分为四个行政上和地理上的族群 (与截然不同的方言和口语传统相对应)：Duut、Derteng (或者 East Ankwe)、Dorok 和 Kwo。这四个族群总共有大约 150 000 人，从而使戈麦成为尼日利亚中部地区的大族之一。

从语言上讲，他们讲一种乍得语 [亚非语系，乍得语族，西乍得语支，安加斯—戈麦 (Angas - Goemai) 语，南部族群语言]，与它关系最近的亲属语——北安加斯—戈麦语——为乔斯高原上的人们所使用。口语传统暗示戈麦人的祖先是在不久之前为了寻找肥沃的农田离开了高原，尽管他们出生在乍得，他们的语言却显示出了许多不典型的、非乍得语的特点。其中的许多特点大概是通过语言接触引入的：乔斯高原和周围的低地组成了一个语言区域，在这个语言区域中，没有亲缘关系的乍得语和贝努埃—刚果 (Benue - Congo) 语互相影响着彼此的词汇和语法 (Ballard 1971; Gerhardt 1983; Gerhardt & Wolff 1977; Hoffmann 1970)。势力强大的地方政权的组建和扩张过程中有许多次的小规模移民，这一区域就是在这些移民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见 Isichei 1982; Yearwood 1981 中的论述)。这些强大的地方政权包括：朱昆人 (Jukun) 的科罗罗法帝国 (Kororofa Empire) (14 ~ 18 世纪) 和

^① 这次调查得到了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荷兰) 和濒危语言记录计划 (Endangered Languages Documentation Programme) (英国) 的资助。感谢所有把他们的语言耐心地教给我的人，尤其是 Louis Longpuan、Andreas Shakum、已故的 Thomas Longpuan、Maria Miaphen、Shalyen Nwang、Victor Longpuan、Naanshep Longpuan、Philomena Njin Abau、Naantwaam Kwande 和 Eugene Maigari Longnaan。

在翻译戈麦语实例的时候，我采用了一种合适的版本，即以 Sirlinger (1937) 制订的实用的正字法。以下这些符号可能需要说明：p', t', k', f', s', sh' = 不送气塞音；b', d' = 内破音；oe = [o]；á = [u]，â = [o]。例子中斜线 "/" 代表了语调上的停顿。

一些随着豪萨/富拉尼人 (Hausa / Fulani) 的圣战建立起来的酋长国 (19 世纪)。在他们的统治时期, 这座多山的高原成了低地上的人们的避难所, 而那些仍然住在低地上的人们则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被新政权所融合。这样, 戈麦人先后受着朱昆人的帝国和包奇 (Bau-chi) 酋长国的影响。一些现在的戈麦人仍然把自己的出身追溯到朱昆人上 (换言之, 将他们的出身追溯到说一种没有亲缘关系的贝努埃—刚果语的人上)。但是他们仍然继续与高原上的人维持着紧密的私人间和贸易上的联系。

随着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和传教士的到来, 地方性的政权瓦解了。在戈麦人被归入殖民政权, 后来又被归入独立的尼日利亚的过程中, 与戈麦语有亲缘关系的一种乍得语——豪萨语的地位超过了戈麦语, 其重要性迅速上升。现今, 大多数的戈麦人无论在行政、宗教和教育领域还是在与众多的非戈麦邻居交往时都用豪萨语。在戈麦人的年轻一代中, 豪萨语作为日常交流用语取代了戈麦语; 年轻的戈麦人成长过程中就以豪萨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通常也是唯一的语言。即使他们同时也说戈麦语, 语言的混合和转换也很常见。

以上的简要历史概述表明了对戈麦语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 现代戈麦语的成型不只是与它的乍得语族传统有关, 同时还与其古代同贝努埃—刚果语以及近些时候同豪萨语的接触有关。事实上, 这段历史也促使我要先研究戈麦语: 戈麦语是在一个已知的语言区域中被使用的, 但是——与和它关系最近的亲属语言不同——它在这一区域的南部边缘被使用, 而且语言使用者的接触历史与北安加斯—戈麦语不同。因此我期待着这两个族群之间会有很重大的语言差异, 并且希望对戈麦语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对这一语言区域边界的语言现象以及乍得语系^①内部的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到目前为止, 北安加斯—戈麦族群在语言学领域大受关注, 而对南部族群我们却仍然知之甚少。在我的田野调查进行之初, 既有的语言学资料就只有词表和大略的音

^① 译者: 按我所知的语言谱系划分应该为乍得语族, 但作者用的说法是 “language family” (语系)。

系 (Hoffmann 1975; Kraft 1981; Wolff 1959), 还有一个南部族群语言——蒙托尔语 (Montol) 的语法概述 (Jungrathmayr 1964)。那时, 这些数据表明了戈麦语保留了北安加斯—戈麦语已经失去了的音位对立, 这暗示着戈麦语可能在语言的其他方面也更加存古。^① 另外, 传教士 Eugene Sirlinger 编写了两部字典 (1937; 1946) 和一个简要的语法书 (1942)。据推测这些文稿已经丢失了, 我在田野调查的开始阶段已经不可能得到这些文稿了。在 Carl Hoffmann 教授的帮助下, 我可以有机会参考这些杰出的文献, 而这些文献中包含了戈麦语在 19 世纪 30 年代被使用的颇有价值的历时演变信息。

3. 田野调查的背景

在田野调查中, 我和 Kwo 戈麦人一起住在科旺得 (Kwande) (戈麦主要地区) 和乔斯市 (这一区域的北部) 的村庄里。这次田野调查要兼顾这两个考察点一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另一半也是实际需要。开始的时候, 科旺得是主要的考察点, 因为在这里可以观察到该地说戈麦语的人们日常交往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在这一时期, 乔斯是一个次要的考察点, 因为这里正好住着 Louis Longpuan 先生——一位天才的戈麦语使用者, 他在调查过程中逐渐成为我的合作者。调查接近尾声时, 戈麦主要地区的政治环境恶化了, 一场族内冲突使得调查变得很艰难, 有时根本进行不下去。所以就转向主要调查乔斯及规模较大的戈麦社群了。

在这段时间中, 我调查了大约 20 个说戈麦语的人。这些发音人大部分是男性, 年纪或者是在 15 岁到 30 岁之间, 或者是在 50 岁之上; 遗憾的是, 说戈麦语的女人和中年人很难找到空闲时间定时地参与我的工作。这些发音人都以戈麦语为第一语言, 同时也会说豪萨语; 大

^① 戈麦语的音系经常被认为是存古的 (Greenberg 1958; Hoffmann 1975; Jungrathmayr & Ibrizimow 1994)。但是新的研究表明至少有一些假定的存古成分可能会有所革新 (Takács 2004)。

部分也说别的当地语言，有一些也说英语。开始调查只用英语或豪萨语进行，后来就主要用戈麦语了。在这些发音人的帮助下，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包括记录的大约 20 小时的自然长篇语料（约 250 000 词），涵盖了不同的类型（包括对话、不同类型的记叙性、描写性、过程说明性的语料，以及演讲、谜语、谚语和歌曲）。所有的记录都用计算机处理、转录、标注时间信息、注释并且翻译过。部分数据是发音人自发提供的，还有一部分是由我提示而得的。就是说，发音人被要求谈论一个详细的话题，比如树木的经济用途（即 Himmelmann 1998 的术语中所谓的“演示性沟通行为”），然后这些数据会由专题诱导和激发式田野调查所得到的数据来补充。所有这些类型的数据——自然的，诱导的，激发的——都会在分析中得到重视，本文显示出了它们在对某个所选语法领域进行描述时的相互作用。

在戈麦人中的调查是我第一次进行范围广泛的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经历。它最初是由两种相反的观念所支配的。一方面，它受我先前在德国接受的非洲语言学训练的影响，这种训练提倡一种从翻译词语和收集音位数据到得出词形变化表、翻译简单和复杂的句子，以及最后编辑一个小的语料集的逐步前进（参见 Storch & Leger 2002 中的论述，他给出了有关这种田野调查的一个很好的指点）。另一方面，它也受我最近在奈梅亨（Nijmegen）的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的研究环境的影响：对语义的注重和从一开始就对处理激发而得的和自然的数据的专注（参见 Pederson et al. 1998 中有关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这两种类型的田野调查产生了非常不同的结果，本文对其中的一些结果作了评价。

我最开始的研究之后的工作都是在第二种方法基础上进行的，倾向语义研究成了指导原则。这一原则是被类似以下 Dixon (1984: 583) 中的论述所激发的：“我赞成一种‘语义优先’的立场。这不代表着轻视语法，也不是不管语法的复杂性。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真正搞清楚语法以及语言使用者运用语法的方式，除非我们从语义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确实，关于所有关于语法的描述都依赖于语义这一点，还存在争议：词汇以及语法的形式需要被注释、集合在一起成

为更大的类，与其他的通过意义和功能分出的类形成对比。不过，对语义的调查很可能是田野调查中最难的方面。田野调查手册在语音、音系、词性和句法的研究上给出了有用并且详细的建议，而在语义方面却很少有类似的信息（Bouquiaux & Thomas 1992; Newman & Ratliff 2001; Payne 1997; Samarin 1967）。相反，语义学教科书提供了一系列细致的语义试验，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语者的直觉——这就主要集中在了调查已研究得很好的欧洲语言的以之为母语语言学家上（Cruse 1986; Frawley 1992; Lyons 1977）。如果这样的话，田野语义调查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同义翻译材料的收集，而不是理解语言的内在含义以及意义之间的关系。

本文举例说明了——在一个经过挑选的语法领域上——在对戈麦语的语义分析上使用的方法，它们的优点以及缺点，以及它们在改进全面的描写和帮助我们更好地弄懂戈麦语语法方面的潜力。

4. 性质表达形式

下面各部分详述了对表示性质的（也就是“形容词性”）表达形式的田野调查。选择这一课题是有方法论上的原因的：这种表达形式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构成中心领域，但对它们的研究也在下面这一问题上造成了主要的挑战：语义上的细微区别很容易被忽略掉（Dixon, 本书，他也认为性质表达形式比其他部分，比如名词，更难得出）。这次讨论比较了用以发现他们的词类（4.1 节）、词汇体态（4.2 节）以及及物性（4.3 节）所用的不同方法，并且举例说明了研究结果的重要意义（4.4 节）。

4.1 词类

从跨语言的视角来看，各种语言在如何编码表达性质概念上存在很大的不同（Dixon and Aikhenvald 2004）。从乍得语的视角来看，各种语言或者是有一个形容词类（它们在形式上表现出与名词很大的相

似性), 或者用名词类来实现他们的性质表达。^① 乍得语的田野调查问卷通过询问对一些词的翻译, 比如英语的“sweetness”或豪萨语的 *zaasii* “甜”来反映出这种倾向 (Kraft 1981: 4, 10)。如果要一个说戈麦语的人把这个词翻译成戈麦语, 我们总是会得到 *rok* 这个词——这表明 *rok* 是一个意义为“sweetness”或者 *zaaxii* 的名词 (请见比如 Kraft 1981: 54 的论述); 相似地, Sirlinger (1937: 188) 将 *rok* 翻译成名词“sweetness”。^②

对整个句子的翻译也表现出名词和性质表达形式在分布上的相似性。比如, 性质表达形式可以自由出现在名词短语 (1) 的中心成分位置上。

(1)

[*sūoe* *muk*]_{NP} *shin* *dūt* *mmaan* *vel*
length (SG) 3sg. POSS *do* *spear* NOMZ. 1sg. POSS *two*

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his spear is twice as long as mine” 中文意思为: “他的矛是我的两倍长。” (字面直译为 “its length does the spear of mine twice”) (a-10/12/99)

就是说, 对单个词语和句子的翻译强烈表明戈麦语用名词来编码性质概念。这样的翻译也许是有理由的, 但是也有严重的误导性。最初的一个相反现象出现于语料库中: 表示性质概念的表达形式几乎从来不出现在像上述 (1) 这样的语境中, 而是与 TAM 语素 (2) 一起规则地出现在谓语空缺位置上。

① 多数现代乍得语族语言都遵循这一模式。Stassen (1997) 与此不同, 提出了——从历史角度来看——乍得语可能用动词来实现对这些概念的编码 [但请见 Hellwig (submitted) 的讨论]。

② Sirlinger 对待这些不同的性质概念的方式并不固定: 所有的都被翻译成名词, 大多数也被译成形容词, 有一些也被译成动词。我假定他的翻译方法是受他所处的时代所影响的, 也就是说, 是受一种寻求欧洲语言型词类系统的趋势所影响。无论怎样, 它的许多论述表明他对这种语言有很出色的理解, 并努力挣脱欧洲语言定势的影响。

(2)

Shin *goebi* *t'ong* *zââm* *yi*.

do *like* IRR *cold* SUB

“(It) is as if (it) would become cold.” (d04aluunpas3)

“好像要变冷了。”

由于名词是可以充当谓语的, (2) 中的性质表达形式完全可以由名词来充任。但是, 语料集里表现出一种与此不符的迹象: 有很多性质表达形式的例子出现在如 (2) 这样的语境中, 但是没有一个是表达形式的实例能表示出具体的所指 (也就是说, 一个概念可能用名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当讨论相应的语料实例时, 我们清楚地看到, 它们不出现并不是数据的空缺: 名词不能出现在语境 (2) 中。通过一种与此相当的途径, 语料集指示出了一种更进一步的分布差异, 这是在逐一咨询发音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于是这种专题诱导显示出了性质表达形式的模式与动词类似, 就是说, 它们出现在动词可以出现的所有语境中。

结果是这样的话, 上述 (1) 中性质表达形式的名词性分布就需要有一个解释。可能戈麦语并不区分名词和动词; 也可能戈麦语有一个名词或动词的基本形式加上零派生。此外, 语料集包含了相应的迹象 (这支持了后一种解释)。首先, 性质表达形式几乎从来不出现在名词位置上——从出现频率的角度说, 动词形式可以被认为是基本形式。其次, 有一些孤立的表达形式的例子 (不表示性质概念) 总是出现在动词位置上, 但有时出现在名词短语的中心位置上。这种观察结果触发了更深层的探寻, 它证实了大量的动词可以出现在名词性的语境中, 而名词却不能出现在动词性语境中。对于动词的一些语义类型, 其相应的名词是有显著标记的, 也就是说, 有形态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动词是基本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相应的名词比其他名词在句法上的自由性更小。第三, 语料集为动词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语境中提供了例证。当询问发音人时, 我们发现相应的名词只能用在这些语境的一个次级集合中。比如, 比较 *f'yer* “动词: 变大 (在尺寸或年纪上)”

和 *f'yer* “名词：晚年”。就是说，动词似乎在语义上是基础的。最后，并不是所有的性质动词都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并且存在（明显地）不成系统的空缺——这些空缺是派生过程的一种已知特性。

这样，以上所述的所有迹象都支持将动词形式分析成基本形式：性质概念是通过动词来表达的，而这些动词可以是名词化的（并且这些派生形式可以在名词短语的中心位置出现）。注意这种修改后的分析方法不同于先前基于同义翻译的分析。它是通过观察表达形式在自然语料中的分布来得出的。不过，由于自然语料中并不包含反面的证据，所以不能完全依赖于它们。此外，我们知道需要有大的语料总量去充分地掌握低频率的现象（比如戈麦语里动词的名词化现象）——这是田野调查所取得的语料所不能满足的要求。[Lüpke (forthcoming); 也见于 Dixon (本书)] 但当用专题诱导来补充自然语料时，找到性质表达形式的词类就变得可能了。^①

4.2 词形体

第4.1节让我们看到了语料在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性。开始时，发音人总是和我一起转写语料，我们逐句转写，将建议标出的注释和英语意译记录下来。等我越来越熟练之后，我开始自己编写出第一个转写的语料文本，然后和一个能够提供英语翻译的发音人进行核对。在所有情况下，发音人总是将性质表达形式翻译成静态表达形式(3)。

(3)

K'yak	ko = wuroe	pya	dip (…)	.
heart/neck	any/every = who	white	all	

发音人的翻译是：“The heart of everybody **is white** .//每个人的心都是白色的。（也就是 ‘everybody is happy. //每个人都很开心。’）”

^① 更细致的等价翻译可能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是，我还是主张只有相符合的情况才能促使我去创造有待翻译的相应形式的句子。相反，自然语料直接地给出了更进一步的推导所基于的必要信息。

(……)” (FAREWELL)

结果是，我正在编写中的戈麦语词典一直都在使用表状态的注释。不过在田野调查期间，我们清楚地看到将像(3)那样的例子翻译成状态表达只是在特定语境中的互译。就是说，我将最初的分析建立在将语料翻译成英文的基础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没有考虑语言内在的语义关系。下面的讨论概括了发现的过程。

最初的可疑例子也是来源于自然语料的。确切地说，它们包含一些性质动词出现在进行体的句法结构(4a)或者表结果的句法结构中的例子(4b)。此外，这些动词经常以一种派生形态出现在表状态的语境中(4c)。

- (4a) Mûtep d'e t'ong rûas yi.
3pl. S exist (PROGR) PROGR lean/thin (PL) PROGR
“They are becoming lean.” (NTII)
“它们正在变倾斜。”
- (4b) La yoe f'yer kam b'e!
child (SG) 2sgf big (SG) RESULT EMPH
“Your child is really growing!” (偶然听到的句子, A-11/02/00)
“你的孩子真的正在长大!”
- (4c) Nzûûm / mûtep a moe - tep.
ant. type 3pl. I FOC NOMZ (PL) - black
“The *nzûûm* ants, they are black ones.” (ANIMAL3)
“Nzûûm 蚂蚁，它们是黑色的。”

这种分布使人想到一种非状态的分析，但它不能提供确证。比如，从跨语言角度说，状态动词不出现在进行体中是普遍的（比如 Dowty 1979; Van Valin 和 LaPolla 1997）。但下面的情况也是普遍的：进行体随着它们不同的语义和外延而有所变化，并且一个进行体的句法结构可以用来表达习惯性的概念，这样就和状态动词相一致了（Comrie 1976）。就是说，跨语言研究的结论并不能取代语言内部的分析，但这

促使我把探寻这样一种分析放在首位。我想出了许多办法去调查比如进行体的句法结构与性质动词的词汇语义相符这一现象,其结构语义究竟是怎样为(3)以及(4a)到(4c)提供语境上的解释的。

第一步,我参考了自然语料,草拟了一个出现在正在调查的句法结构中的动词词表。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重建参考语境是不可能的。比如,当语言使用者在一个进行体的句法结构中[如上述(4a)那样]使用一个性质动词时,他们描述的是哪类事件是不明显的:一种进行中的状态改变(比如“they are becoming lean”“他们正在倾斜”),一种持续的状态(比如“they are being lean”“他们一直在倾斜”),一种习惯性的状态(比如“they are commonly lean”“他们通常都是斜的”)或者别的情况。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猜测(基于语境信息)某种解释的可能性——但这仍然只是猜测。

这种观察导致了允许监测和操控参考语境的刺激的出现。有一个这样的刺激运用了描述两个事件的视频资料。然后把这个视频放给发音人看,要求发音人描述出目睹的情节。比如,一个视频展现的是有人进入房间时水正在慢慢变红(通过在水里加入红色植物酸液来制作一种受欢迎的芙蓉饮料)。发音人总是把这个场景用进行体的句法结构(5a)描述出来。一个与之对照的视频展现的是水变红之后有人进入房间——这里,发音人用的是没有TAM标记的光杆动词(5b)。最后的视频展现的是有人进入一间里面放着一壶红水(没有变色)的房间。在这种情况下,发音人使用了一种有形态派生的(或名词化了的)形式(5c)。

- (5a) Goepe mat hok d'alang doe kat hangoed'e hok d'e
 THAT/WHEN woman (SG) DEF pass (SG) come find
 water DEF exist (PROGR)
 t'ong b'ang yi.
 PROGR red PROGR
 “While the woman passed, (she) found the water here turning red.”

(DPPROGR_ 083-N)

“当这个女人经过的时候,她发现水正在变红。”

- (5b) Lokashi goepe mat hok p'et
 time THAT/WHEN woman (SG) DEF exit (SG)
 hangoed'e hok b'ang d'emt'ei.
 water DEF red already

“At the time that the woman came out, the water had already turned red.” (DPPROGR_ 040-A)

“当女人出来时,水已经变红了。”

- (5c) Hangoed'e hok a goe - b'ang.
 water DEF FOC NOMZ (SG) - red
 “The water is a red one.” (DPPROGR_ 067-J)
 “水是红的。”

上述分布表明性质动词表达的是一种状态的改变(比如未完成的“become red”“变红”)而不是一种状态(比如表状态的“be red”“是红的”),而且性质动词需要经过明显的派生才能表示一种状态。在这种分析下,首选没有TAM标记的性质动词的状态翻译就需要一个解释。这里,与当地语言使用者的讨论提供了相关的线索:发音人总是认为像(3)那样的事件是发生在过去的,或者这些事件已经结束了。这样的看法是与他们将其分析成表状态变化的动词联系在一起的:它们的状态翻译可以被分析成一种语用上的蕴含义,这种蕴含义是从这种状态改变已经完成了这一事实所得出的。[比如,如果什么东西已经变白了,就像(3)中那样,那么它现在就肯定是白色的了。]跨语言的研究为这个发现提供了佐证:无标记的非状态动词通常获得一个默认的表示结果的翻译(Bybee 1994; Comrie 1976: 82-84)。

许多更进一步的刺激也被使用了(包括视频和图画故事),它们补充出了其他语境和动词,也完善了这种分析。它们全都依赖一个公因子:视觉语境的呈现,它们操控了不同参数并为发音人——以及作为研究者的我——提供了可复原的参考语境。有待研究的参数的显现

是建立在文本数据的基础上的（比如，建立在不同表达之间明显的分布差异基础上）。相反，激发而得的数据总是要和自然数据进行反复核对，以保证它们不会歪曲这种语言。这样，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数据才能相互补充。

许多想定情节在调查中被实施 [像 Dixon (本书) 建议的那样]，但是这样的程序对词汇体态的调查并没有明显的帮助——比如，按需要改变水的颜色是很困难的；对这两个事件计时的关键因素也使问题更进一步地复杂化。使用刺激可以有另外的优势，可以在许多不同发音人中实行。对比他们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现象，比如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语法的某些方面会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别：年轻的戈麦人倾向于使用相同的形式，但代表了不同的语义——有些差异可以归因于豪萨语的影响，另一些则似乎要用现有的系统去重新解释。^①此外，将一些刺激同时展示给两个发音人，然后他们讨论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想定的情节——有时会反对或支持他们的答案。这些数据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洞见去考察他们原语言的推理和知识。

激发式的田野调查被证明是很耗费时间的，这是一个缺陷。因此只能为有限数量的情境创造刺激。精力被用在了从多种语义场中去涵盖动词上，这里的语义场是建立在语言外部和语言内部的双重标准之上的。比如说，类型学的文献资料显示出许多不同语义类型的性质概念（比如维度，物理属性，颜色，价值，年龄，人的脾性，物质，性别），语言内部的标准体现出只有前六种类型是用动词来编码的（与 Dixon's 2004 中形容词类型相符）。当调查性质概念领域时，这六种类型中每一个动词都被选择使用。在这些词的基础上，可以找出各种模式。第二步，要从文本语料库中去查找支持和反对的证据。同时，列出一个这些似乎能够表达对等的语义并能在对等的环境中出现的动词的清单。这些动词中有一部分从属于专题诱导。比如，刺激数据显示出对戈麦语进行体的翻译依赖于动词的词形体：在表示活动或非时

间点的状态改变情况下翻译成进行体，在时间点的状态改变情况下翻译成表示重复，在表状态的情况下又翻译成表示习惯性的动作。在这种信息的基础上，可以构建在戈麦语中很有意义的测验框架。在一个这样的语境中，我们给发音人口头讲述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让他们描述这两件事。根据他们的回答，我提示他们给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描述——比如，如果一个像 (6) 那样的句子是不能说的，那么这个有问题的动词就不得不是状态的。

- (6) la ru goepe ni d'e
 child (SG) enter (SG) THAT/WHEN 3sg. S exist (PROGR)
 t'ong VERB yi
 PROGR <VERB> PROGR
 “The boy entered while she was VERBing” (PROGR02)
 “男孩进来时她正在动作。”

在所有类型的诱导中，都不能完全避免发音人与语言学家之间的误解，因为，像 Lyons (1977: 420) 所解释的那样：“当我们的语料提供人告诉我们一个特定的说法是不正常的、不规则的、稀奇古怪的，等等，他们的意思可能只是说他们不能马上想像出他们可以这样说的环境。” [也可见于 Dixon (本书)]。在这种威胁下，可能——甚至很可能——单个的动词被错误地归类了。不过，激发式的田野调查、自然语料和专题诱导的结合使这种风险降到了最小，并确保了基本模式的有效性。

4.3 及物性

在第 4.2 节中，所有的性质动词都在不及物的语境中举例说明了（也可见 (7a)）。但语料集也提供了像 (7b) 和 (7c) 那样的例子，在 (7b) 和 (7c) 中，动词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及物结构中。

- (7a) mûep la hen b'ak / hen f'yer.
 3pl. S produce (SG) 1sg. O here 1sg. S big (SG)

^① 这样的观察是在仍然精通戈麦语的年轻戈麦人中进行。另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半戈麦语使用者，他们的主要语言是豪萨语。

“(…) they gave birth to me here, (and) I became big.”
(QUESTA)

“他们在这里生下我，我长大了。”

(7b) nde ma hen f'yer mûep toe (…)
one/other also 1sg. S big (SG) 3pl. O EMPH

“(…) and others, I am big in relation to them
(就是说, I am bigger than them. 我比他们大) (…)”
(YOUTH A)

(7c) Fûaan f'yar t'eng.
rain big (PL) tree

“Rain makes trees big.” (无意中听到的句子, A-22/05/04)
“雨水使树大。”

像(7b)和(7c)那样的语料实例使人首先对将性质动词分析为具有严格的不及物性产生怀疑。但接下来,小规模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语料库对调查产生了限制:性质动词的及物用法是罕见的。相似地,我们并不能马上清晰地看出(7b)和(7c)是不同的结构。文本语料库提供了与可能的语义差异(比如,表达7b中那样的一种关系,而非7c中外力导致的状态改变)和形式差异(比如,在7b中用及物主语来构造动词的数量标记模式,而在7c里则用及物宾语)^①相关的线索。不管怎样,它还是没有包含足够的信息:戈麦语的动词词汇只有一部分可以标记数量,在名词短语中数量常常是没有标记的(比如,在缺少已知语境的情况下,确定与数量标记相应的论元是不可能的);并且主语和宾语常常具备相同的数量值(这就使模式的发现变得不可能)。总之,这些障碍使得只有很少一部分自然例子能够提供出确证。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使用了一些视频的刺激,这些视频用图像表

① 戈麦语还有第三种及物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用一种间接成分作为数量标记的模式。由于性质动词不能在这种结构中出现,所以这里就不作进一步讨论了。注意一些这样的模式估计不是从乍得语引入的,乍得语用不及物主语或及物宾语来作为动词的数量标记的模式——但不是用及物主语或间接成分(Frajzyngier 1977; Newman 1990)。

现了自发的事件和受外力引发的事件(比如水自动改变颜色与有人改变了水的颜色),也表现了包含不同数量的参与者的事件。然后我们还是要求语言使用者去描述这些场景。此外,我们使用专题诱导,系统地检测出了大量动词出现在不同的及物和不及物结构中的可能性。与对词形体的调查一起,这个过程导致了下面的发现:大量的动词出现在不及物的或一个(或更多)及物的结构中;它们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词形体来决定。更精确地说,(7c)和上述(7b)的不同在于(7c)只能接受一部分表性质变化的动词,这些表性质变化的动词要满足能接表受事/客体的直接宾语(比如经历着状态变化或位置改变的作宾语的事物)的条件。相反,(7b)可以接受所有词形体类别的动词,如果它们的直接宾语不是受事/客体的话。结果是,一些及物动词只出现在(7c)中[比如破裂义动词(verbs of breaking)],另外一些只出现在(7b)中(比如感知动词),还有另外一部分伴随着意义的改变,可以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出现(比如性质动词)。

4.4 所集数据的重要意义

前三个小节概述了用于发现性质表达形式的词类、词形体和及物性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提出了相关的评价。问题还是关于这些方法和结果的实用性的:在田野调查和语法描写中追求这样一种基于语义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从描写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改善了描写的充分性。将戈麦语的rok“变得/使得甜”翻译成状态动词“是甜的”,或形容词“甜的”,或是名词“甜”,要么都是错误的(翻译成状态动词和形容词时),要么是误导的(翻译成名词时)——这样的翻译没有描述出在调查中的语言的实际情况。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展现出研究中新的可能性的视角。下面的章节勾勒了两种这样的可能性[细节和参考请见 Hellwig (submitted) 和 Hellwig (in prep.)]。

首先,现代乍得语倾向于不用动词来表达性质概念。显著的例外是乔斯高原上安加斯—戈麦和荣(Ron)部落所使用的乍得语;要注意的是一些毗邻的贝努埃—刚果语也用动词来表达这样的概念。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可得的语法入门书都没有明确地讨论词形体和及物性:

上下文中的例子几乎总是去说明获得了状态翻译的不及物性质动词。然而，一些可用的信息表明这样的动词可以（额外地或专门地）表达状态的改变，并且它们还能在及物的语境中出现。就是说，可以假定语言接触导致了词汇化模式的趋同（在将性质概念用表状态改变的动词表达的现象中），但不是形式的趋同——亲属语言具有相似的形式，而它们倾向有别于在其他语系中发现的形式。但是在现行可用的描写基础上，既不能证实或否认这个假设，也不能得出这个假设的细节信息。

其次，许多乍得语言在形态上都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它们有的动词的扩展，能够为及物功能服务（de-），标记论元的题元角色、宾语的受影响性，或者动作行为的方向性（Abdoulaye 1992; Jaggat 1988; Newman 1973; 1977; 1983; Wolff 1984）。乔斯高原上的乍得语，与之相反，它们发展出了一种孤立的结构，并且失去了动词的扩展。由于相似的模式在临近的贝努埃—刚果语中也被观察到，这种发展情况的原因被归结为了语言接触（Gerhardt & Wolff 1977）。粗略地看，戈麦语遵循了乔斯高原的普遍模式。不过，集中在词形体和及物性上的语义调查揭示出戈麦语使用三种不同的及物结构去传达它们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与其他乍得语言靠动词扩展来传达的差异相似的。相似性涉及参与动词的语义类别，并经常延申到单个词条的特征。尽管已失去了形态变化，戈麦语似乎维持了乍得语词汇化的普遍模式，其他乔斯高原语言是不是也遵循这个模式还不清楚。单独看乍得语，有少许迹象表明它们是遵循该模式的，但是对于贝努埃—刚果语则没有这样的迹象。就是说，可以假设乍得语族语言共同拥有一种论元结构类型（不用管它们是否有共同的相应形态变化），但是这种模式还没有波及到相邻的贝努埃—刚果语言。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就可以扩充我们对乍得语系——一个内部十分错综多变，还存在许多分类上的问题的语系——的独有特征的理解。此外，为了可以进一步论证这个假设，语义数据也是很需要的。

5. 结论

本文举例说明了调查戈麦语表示性质的表达形式时所应用的方法。本文主张翻译上的同义成分——无论是词还是句子——都至多只是一个开始的参考。但是，明显地，它们不能抓住调查中的语言的特征，因为它们是在另一个语言的概念里运作的。代替这种做法的其他几种方法的结合被证实是最有效的。这些方法的中心是说明了自然语言用法的各种语料集。这些语料集提示了需要调查的相关问题，为可能的分析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也成为对其他所有类型数据的自然程度进行比较评估的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语料库，它的规模还是太小而无法掌握低频率现象。此外，它也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某个说法的参考语境也许不能重新构建出来。为弥补这些不足，由激发所得的数据就被使用了：刺激让我可以监控参考语境，并能系统地检验从语料集基础上提出来的不同假设。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对这些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并能够发现各种模式。由于设计制作刺激是很耗费时间的，所以就只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去使用它们。因此专题诱导就对由激发所得的数据进行了补充。这种诱导使用了从对话语料的分析以及有关大量表达方式的刺激中发现的模式。通过这几种方法的结合所收集的语法和语义的数据使得洞察这种语言的“天赋”变得可能（萨丕尔的观点）——这样保证了描写的充分性并有能力应对与此相当的挑战。

略语表

（下列缩略语使用在行间的注释中）

字母 编写	词 义	字母 编写	词 义
DEF	definite 有定的	O	direct object pronoun 直接宾语代词
EMPH	emphasis 强调	PL	plural 复数

续表

字母 编写	词 义	字母 编写	词 义
F	feminine 阴性的	POSS	possessive 所有格
FOC	focus 焦点	PROGR	progressive 进行体
I	independent pronoun 独立 代词	S	subject pronoun 主语代词
IRR	Irrealis 非现实	SG	singular 单数
NOMZ	Nominaliser 名词化标记	SUB	subordinator 从属连词

参考文献

- Abdoulaye, Mahamane L. (1992): Aspects of Hausa Morphosyntax in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PhD Thesi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 Ballard, J. A. (1971): Historical Inferences from the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the Nigerian Middle Belt, *Africa* 41 (4), 294 - 305.
- Bouquiaux, Luc & Thomas, Jacqueline M. C. (1992): Studying and Describing Unwritten Languages. Dallas: SIL.
- Bybee, Joan L. (1994): The Grammaticization of Zero: Asymmetries in Tense and Aspect, in: Pagliuca, William (ed.), *Perspectiv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35 - 254.
-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use, D. Alan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1984): The Semantic Basis of Syntactic Properties,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0, 583 - 595.
- Dixon, R. M. W. (2004): Adjective Classe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Dixon, R. M. W. and Aikhenvald, Alexandra Y. (eds.),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 - 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 - 49.

- Dixon, R. M. W.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ditors of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ty, David R. (1979): *Word Meaning and Montague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Verbs and Times in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in Montague's PTQ*. Dordrecht and London: Reidel.
- Frajzyngier, Zygmunt (1977): The Plural in Chadic, in Newman, Paul and Ma Newman, Roxana (eds.), *Papers in Chadic Linguistics*. Leiden: Afrika-Studiecentrum, 37 - 56.
- Frawley, William (1992): *Linguistic Semantics*. Hillsdale, NJ: Erlbaum.
- Gerhardt, Ludwig (1983): Lexical Interferences in the Chadic/Benue-Congo Border-area, in Wolff, Ekkehard and Meyer-Bahlburg, Hilke (eds.), *Studies in Chadic and Afroasiatic Linguistics*. Hamburg: Helmut Buske, 301 - 310.
- Gerhardt, Ludwig & Wolff, Ekkehard (1977): Interferenzen Zwischen Benue-Kongo-und Tschad - Sprach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Supplement III. 2*, 1518 - 1543.
- Greenberg, Joseph H. (1958): The Labial Consonants of Proto-Afro-Asiatic, *Word* 14, 295 - 302.
- Hellwig, Birgit (submitted): Lexical Aspect and Verb Serialization, in Schumann, Theda et al.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Contact: Nigeria's Plateau Languages (in honour of Ludwig Gerhardt)*.
- Hellwig, Birgit (in prep.): *Argument Structure in West Chad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solating Language*.
- 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8): Documentary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36, 161 - 195.
- Hoffmann, Carl (1970): Ancient Benue-Congo Loans in Chadic?, *Africana Marburgensia* 3 (2), 3 - 23.
- Hoffmann, Carl (1975): *Towards a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the Angas-Goemai Group*.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sichei, Elizabeth (1982): Editor of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lateau State, Nigeria*,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Jaggar, Philip J. (1988): Affected-subject ('grade 7') Verbs in Hausa: What Are They and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in Shibatani, Masayoshi (ed.), *Passive and Voic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387-416.

Jungraithmayr Herrmann (1964): *Materialien zur Kenntnis des Chip, Montol, Gerka und Burrum (Süd Plateau, Nordnigerien), Afrika und Übersee* 48 (3), 161-182.

Jungraithmayr, Herrmann & Ibrizimow, Dymitr (1994): *Chadic Lexical Root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Kraft, Charles H. (1981): *Chadic Wordlist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Lüpke, Friederike (forthcoming): Small Is Beautiful: Contributions of Field-based Corpora to Different Linguistic Disciplines, illustrated by Jalonke, in Austin, Peter (e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3. London: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man, Paul (1973): Grades, Vowel-tone Classes and Extensions in the Hausa Verbal System,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4, 297-346.

Newman, Paul (1977): Chadic Extensions and Pre-dative Verb forms in Hausa,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8 (3), 275-297.

Newman, Paul (1983): The Efferential (alias 'causative') in Hausa, in Wolff, Ekkehard and Meyer-Bahlburg, Hilke (eds.), *Studies in Chadic and Afroasiatic Linguistics*. Hamburg: Helmut Buske, 397-418.

Newman, Paul (1990): *Nominal and Verbal Plurality in Chadic*. Dordrecht and Providence: Foris Publications.

Newman, Paul & Ratliff, Martha (2001): *Editors of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yne, Thomas E. (1997): *Describing Morphosyntax: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derson, Eric, Danziger, Eve, Wilkins, David P., Levinson, Stephen C., Kita, Sotaro & Senft, Gunter (1998): *Semantic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ptualization*, *Language* 74 (3), 557-589.

Samarin, William J. (1967): *Field Linguistics: A Guide to Linguistic Fieldwork*.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Sirlinger, Eugene (1937): *Dictionary of the Goemai Langua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irlinger, Eugene (1942): *A Grammar of the Goemai Langua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irlinger, Eugene (1946): *An English-Goemai Dictionar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ssen, Leon (1997): *Intransitive Predic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torch, Anne & Leger, Rudolf (2002): *Editors of Die Afrikanistische Feldforschung*, Köln: Rüdiger Köppe.

Takács, Gábor (2004): *Comparative Dictionary of the Angas - Sura Languages*.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an Valin, Robert D. & Lapolla, Randy J.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ff, Ekkehard (1984): Simple and Extended Verb Stems in Hausa: Towards an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Lld Hausa Verbal System,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14 (2), 3-26.

Wolff, Hans (1959): *Subsystem Typologies and Area Linguistic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7), 1-88.

Yearwood, Peter J. (1981): *Editor of Jos Or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exts*, Vol 1. Jos: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Jos.

作者简介: Birgit Hellwig,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
译者简介: 艾溢芳, 北京大学。

田野语言学与生物学：如何科学地给动植物命名

David W. Fleck

翻译：蒋颖

提要：为了编写精确的字典词条，本文提出了对知之甚少的语言中的动植物名称和科学命名的方法，并提供了一些实践技巧。本文的焦点在于：不管有没有生物学家的协助，一个语言学家如何去完成此项任务，同时他又要避免单纯依靠接触语中的土话命名而得出不可靠的结果。本文提出的诸要点均以来自马特斯语的例子加以说明。马特斯语是生活在西亚马逊地区的土著部落所说的语言，属 Panoan 语的一种。对此种语言，本文作者已进行过广泛的动物学、人种生物学和语言学田野调查研究。

1. 引言

正如 Dixon（见本书）所提出的那样，对一种语言的完整记录包括写出一部语法、一部语料集和一部字典。当一名语言学家研究某种语言的语法时，他通常会编撰一个词汇表，在某些时候他们会以它为起点而转化成一部字典。这既包括仔细审查不同的语义场以得到尽可能详尽的词汇库，也包括努力地去了解每一个词条的语义范围以给出更精确的定义。生物学术语是任何一种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亚马逊河的狩猎文明的语言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将它里面的生物学术语完全记录下来，会占到字典条目的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马特斯语字典》（Fleck 著，即将出版）的 2337 个名词条目里，就有 837 条

是动物名，547 条是植物名。

动植物定义的最有效类型是它们的科学命名。对大多数物种来说，准确的鉴别只能通过博物馆的藏品或植物标本样品来进行。在理想状况下，一位语言学家要对一种新发现语言进行生物学词目的编撰，最好是同一位或数位生物学家合作，尤其是在田野工作中。不幸的是，并不是总有这种合作的可能。不过，还有其他途径能让我们获得当地已命名的分类单元（分类单元即分类范畴类型，如种、属、族、类等）比较可靠的科学命名。正如下文将说明的那样，单单使用民族语言中的名称而想达到科学命名的目标（比如说，在字典中逐个查找），会带来很高的错误率，特别是对那些在文化上和生态上不突出的动植物而言。本文提供了相应的方法与实践技巧来追询出所研究语言的动植物名称，并配以可靠的试验性科学命名，以便这些名称用于田野指南、音频媒介及其他资源。

2. 马特斯语

本文的观点主要来自我自己的调查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马特斯语，论文中所展示的要点亦由马特斯语的实例来说明。^① 马特斯人是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社群，他们讲一种属 Panoan 语的语言，居住在 Javari 河及其支流流域，分布在秘鲁的 Loreto 省和巴西的亚马逊州。马特斯人口约有 2400 人，几乎所有人都以马特斯语为母语，70% ~ 80% 的人基本上还是单语人。在 1969 年他们与所在国家第一次建立和平关系之前，马特斯人避开通航的河流，并与其四周的土著部落及非族居

^① 这项研究包括为了获得动物学硕士学位而在马特斯人中进行 27 个月的人种生物学田野工作。它还是稍晚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Robert S. Voss 的合作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硕士论文研究受到授给作者 Fleck 的国家科学基金少数民族研究生奖学金的资助，后续研究受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生物多样性及保护中心的赞助（1998—1999 年），还受到授予 VOSS 的国家地理研究项目（2003；项目号 7068-01）的支持。语言学田野调查，包括在马特斯人及其相关群体中生活的 36 个月中进行的博士（Fleck 2003）及博士后研究。在此之前，作者还曾在邻近马特斯人部落的地域工作了 9 个月，为完成一篇动物学方面的荣誉论文（Fleck 1993）进行一项动物学研究。

的秘鲁人、巴西人保持着敌对关系。在此之后，马特斯人与本国文化的同化过程进展迅速，但因为他们近代的隔绝状态，部落中的年长者（35岁以上）仍旧保存着完整的传统知识，大部分马特斯人还依靠传统的生存方式来满足他们的营养需要，如狩猎、捕鱼、设陷阱、放火烧荒以及采集野生植物等。参见 Fleck (2003) 关于马特斯人语言的描述和马特斯人民族志概要。

3. 辨认和追询的资源

有助于在所调查的语言里得到动植物的科学命名的资源将在本节的子目中予以探讨，我们将从最可靠的开始。

3.1 生物学家、博物馆和植物标本

调查语言时，获得动植物的科学名称的最可能方案是在田野调查中与一位或数位生物学家一起工作。许多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都对当地人与他们专门研究的动植物之间的交互关系深感兴趣，他们也愿意参与这样的语言记录项目。困难或许在于这种合作项目的形式之上，它涉及除语言学描写之外的生物学领域条目的编制。或者还可采取临时辅助的形式，生物学家可以访问调查点，在那里他可以帮助语言学家追询动植物名，辨识已经收集到的名称。田野生物学家都是很专门的，比如说，一位鸟类学家可能就不能提供关于植物、鱼类等生物的鉴定，他们也不会对收集非专业领域的标本感兴趣。因此，就算是一位语言学家在田野工作时能与一位生物学家合作，在其他一些分类单元下他还需要其他的合作者与其他方法。生物学家不一定能随同语言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但他会愿意审阅语言学家的报告，对所拍摄的动物进行试验性鉴定。举例来说，你可以在田野调查时与一位植物学家合作，然后咨询国内外各种机构的动物学家。

收集和保存标本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巧，并且，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亚马逊地区，要获得搜集和输出标本的许可，需要经过繁琐的官僚主义程序，没有这种许可，收集生物学标本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一旦获得了这种许可，如一位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一起在做田野调查，

那么，生物学家可能会训练语言学家在他离开后继续收集标本的工作，但是我们并不建议语言学家承担这种任务。当地动物专家们完全可以凭借质量优良的特写照片而将许多物种清楚无误地辨识出来。

3.2 动物园与植物园

如果在附近或者其他容易到达的地点有一所植物园，你可以与一位或数位发音人到那里去，然后询问他们这些树木的叫法。在结果实的季节辨认这些树木会更容易。同样地，你也可以找机会将发音人带到圈养着本地动物的动物园去。因为动物园里的动物与植物园内的植物通常都已经过了专业的辨识，并且由于刺激发音人的是活生生的生物体，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命名往往有很高的可信度，动物尤其如此。对植物园而言，我们必需注意：并非所有在植物园内的树种在被调查的语言中都有已词汇化的名字，而且这些树木也可能会被发音合作人认错，特别是在它们还没有结果子的时候。

3.3 田野指南

仅次于生物学家辨识（标本、照片、田野中的生物活体或动物园/植物园中的生物活体）途径的第二个最可靠的给动植物名称进行科学命名的方法就是使用田野指南。要注意任何没有对生物活体进行过观察的命名都只能被看作试验性命名，这应在词典中明确注明。但如果可靠的方法支持，有一部专业品质的田野指南（配备语音材料），并且能从多次重复的追询中得到始终一致的结果的话，这种试验性命名仍然可认为是很多物种的相当可靠的命名。

一部好的田野指南必须是全面的。就是说，它包括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物种，有范围分布图，有基本的自然历史信息（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将在下文中愈加明显）。不走运的是，在世界很多区域内都没有好的田野调查指南，特别是对某些分类单元而言。鸟类田野指南是最普及的，通常也是质量最高的。对鱼、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来说，全面性的田野指南几乎没有。全面的植物学田野指南没有几种有彩图，并且我发现在植物学田野指南中，一个不是植物学家的人要判别叶、花和果实的素描图实属不易。我发现棕榈和栽培植物更容易从素描图里辨识出来。其他有当地动物群清晰彩照的书可能会有用，它们可以

作田野指南的补充。

3.4 声音记录

对土著人来说,通过叫声来辨认一些小型鸟类和大多数蛙类,要比通过照片辨认来得更容易。它表现为在这些分类单元中拟声词名称出现的高频率。比如说,在通过田野指南书上的图片来调查蛙类名称时(Bartlett and Bartlett 2003),我发现较早时我列入词汇表中的几种蛙类名称没有出现。当我让我的一位最好的马特斯生物学咨询人在田野指南书中找到其中一种蛙时,他声称难以确认,因为这种蛙只在夜间出没,且生活在树木的高处,马特斯人也并不以它为食,所以他也从来没有费神去循着声音寻找过这种树蛙。在后来的一次田野调查中,我向同一个人播放了一张记录了各种蛙类叫声的CD碟(Cocroft et al. 2001),然后他就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了上次没有认出的树蛙:它就是那种在田野指南书上有图片的树蛙,但他或其他咨询人都认不出它的图片。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对亚马逊的Screaming Piha (*Lipaugus vociferans*)鸟的调查中。这是一种很少被人见到的小型灰色鸟,它能发出一种高声的、传得很远的、与众不同的类似于狼嗥的鸣叫声。

记录了各种鸟类和蛙类声音的CD碟可以很容易买到(研究者可以从Cornell鸟类学实验室或美国鸟类联盟的站点来获取标题列表),或是定制CD(从Cornell鸟类学实验室下属的Macaulay实验室),或者某些鸟类学者和爬虫类的学者愿意与你分享他们的个人记录资料。有些昆虫,如蟋蟀、纺织娘和蝉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它们的叫声来辨别,但记录了昆虫叫声的资料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哺乳动物的声音记录有时能够找到,但在辨认种类上并不是特别重要,虽然利用田野指南来进行辨认时,它们可以增加可确认程度,还可以使调查过程更加生动活泼。

3.5 接触语中的土名

表1显示了土名为什么会两个原因。^①第一个原因在

^① 马特斯的拼法是音位性的: a, e, ɛ (z), i, o, u, p, t, k (音节尾上为喉塞音), b, d (=元音之间为闪音), m, n, s, sh (ʃ), ʃh (ʃ), ts, ch (tʃ), ʧh (tʃ), w, j. 请注意: 所有马特斯的例子都是从Fleck(即将出版)里摘出的条目。

于不但在国与国或地区与地区之间对普通名称的说法相异,而且在同一地区里,某个在此处指代某个物种(或更高级的分类单元)的名称,在另一个地点常常会指的是其他的事物。第二个原因是语言学家们往往容易忽视的原因,它将在本文第7节予以阐述,即无论是本土分类系统还是本民族语言各种地方变体的分类系统,它们都不会与西方生物学分类法呈现出——对应的关系。接触语言中的术语学/分类学系统也不能在西方分类学和所调查的对象语言中充当“媒介系统”:它仅代表一个第三方的、不同的系统。比如说:就算避开了查找“pericote”的陷阱,并把马特斯语中的“cheka”一词定义为“*Mus musculus*”,那就如我们在表1中所看到的那样,Loreto西班牙语中“pericote”的意义可涵括除“*Didelphis marsupialis*”之外的所有本地负鼠,而马特斯语中的“cheka”一词却并不涵盖相同的物种范围。

表1 秘鲁 Loreto 省的负鼠命名以及在其他地域共用同样的西班牙语命名的动物

拉丁语	英语	马特斯语	西班牙语		
			Loreto 语	利马语	标准语
<i>Didelphis marsupialis</i>	common opossum	mapiokos	zorro	muca	zarigüeya
<i>Monodelphis</i> spp.	short-tailed opossums	yama	pericote	(无)	zarigüeya
<i>Caluromys</i> , <i>Marmosa</i> , etc.	(all others opossums)	cheka	pericote	(无)	zarigüeya
<i>Pseudalopex</i> spp.	South American foxes	(无)	(无)	zorro	zorro
<i>Mus musculus</i>	house mouse	(无)	ratón	pericote	ratón

尽管如此,在接触语中的土名系统也不必完全忽略,它们可为词汇表词条的科学识别提供线索,还能用来追询生物词汇,只要在这样做的时候,调查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它们常常是不可靠的,并且/或者是不严密的,并优先考虑那些通过其他方法得来的信息。如果土名系统在接触语言中是通向科学命名的唯一方式,调查者就要在字典词条

中的拉丁命名旁打上一个问号，或者其他定性标识，来将它与那些确定无误的命名区别开来。特别是对其他致力于相同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在字典的定义中，除了科学命名外，还包含本国语的所有命名（要详细列举其方言）是有教益的。如我对马特斯语名词“cheka”的定义看似复杂，但这种定义是应用在第6节中所描述的访谈调查技巧而直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

- (1) **cheka** n. general term for all opossums except for the common opossum and the short-tailed opossums. Lat. *Caluròmys lanatus*, *Gracilinanus emiliae*, *Hyladelphys kalinowskii*, *Marmosa* spp., *Marmosops* spp., *Metachirus nudicaudatus*, *Micoureus* spp., *Philander mcilhennyi*. L. Sp. *pericote*.

4. 田野调查的准备

以生物学命名法为调查目的而进行的田野调查的准备，包括获得田野调查指南及其他用于辨识的资源，并建立与生物学家的联系。即使调查者并不打算请生物学家共同前往调查点，在调查者离开调查地之前取得他们对于合作的允诺也是明智之举，合作包括请他们进行照片的鉴别以及/或者对已获得的结果性材料提出意见。一个基本任务是编辑一个“预期的物种清单”（见4.1节）。并且，以下适用于调查者或其他人已经对这种语言进行过某些调查的情况：如果在去调查点之前，对已知的该语言的生物学分类法进行汇编，也是一个好主意（见4.2节）。

4.1 预期的物种清单

调查者需编辑好一个在调查地可能出现的所有物种的清单，以避免在引出生物学术语时使用超出发音人所居地域的物种的图画、照片以及录音材料。但预期物种清单最主要的目的是将表中的物种与调查地的动植物命名进行精确匹配，这将在下文的第6节加以阐述。

通过在一本良好的调查指南书中查阅该地的地图，调查者可以编辑出一个可能会在调查地出现的物种清单，而对那些生物学上所知甚

少的地域，调查者应该列出与调查地域接近但又不相重叠的地域的物种，并用标记指明。质量低劣的指南书只有对该地域含糊不清的描述，或者根本没有地域信息，这就需要调查者寻找其他资源来编制预期物种清单。这些资源包括工具书（它们往往过于昂贵，而且体积庞大，不便携带至调查地），还有已出版的在邻近地区进行的生物多样性存目研究。另外，调查者还可以向生物学家请教。这份清单应包含所有分类单元的层级，如（2）所述，因为当地语言中的术语可能会与这些分类单元中的任一层级匹配，而非仅仅局限于物种。

(2) ORDER PERISSODACTYLA

Family Tapiridae

Tapirus terrestris

Brazilian tapir

ORDER ARTIODACTYLA

Family Tayassuidae

Pecari tajacu

collared peccary

Tayassu pecari

white-lipped peccary

Family Cervidae

Mazama americana

red brocket deer

Mazama gouazoubira

gray brocket deer

在大多数地域里，一份完整的预期物种清单可以很容易地编好陆地脊椎动物群部分，但对鱼类和植物来说，就甚为不易，至于热带地区的无脊椎动物，则简直就不可能。就大多数鱼类和植物而言，调查者可能在种属和科的层级进行编制；对大多数昆虫和节肢动物而言，可能在科与目的层级；而对蠕虫类无脊椎动物而言，则只能到更高的分类学层级。

预期物种清单应携至调查地。此外，用圈出或用其他方式在田野指南上把与预期物种相符的图画或照片标记出来，它也有用。同样，对动物的声音来说，调查者可能只能在另外的介质上复制与预期物种清单相对应的声音音轨，如小型磁盘或盒式卡带，这些都可以利用调

查者带到调查地以记录声音材料的录音机来播放。

4.2 被调查语言的动植物名称表

如果已有一些对将调查的语言所作的前期研究，那么，备下一份有过记录的动植物名称清单将是非常有用的。在一些案例中，一些动植物术语已经被某位人种生物学家，或者与某位或数位生物学家合作的语言学家记录在案。在这些案例中，从这些研究中得来的科学命名要比语言学家独自工作得来的更可靠。然而，很少有人对覆盖整个调查地点的动物群和植物群作过这样的研究。更常见的是，先前对动植物名的记录也同样充满了含混不清的定义（例如，“树的一种”），只有一些本国语言的当地方言中的土语名称，或者其科学术语名是通过来历不明因而或许靠不住的方法得到的。对这些可疑的数据来源，基本数据就是被调查语言的名称。调查者应交叉校验所追询出来的词条，以检查是不是还有什么词条没被问出来，还要标注出差异以便在下一阶段的调查中更加注意它们。如果调查者已开始调查该语言，他就会随时在清单中加入得到的动植物名称：这些名称出现在偶然的追询中，或在已记录的文本里，或在日常的谈话中。如果此清单是多种来源的复合体，那么在表中的名称旁边标注其来源，将是非常有用的。

5. 咨询人

我发现同是发音合作人，他们在动植物术语知识和识别动植物的能力方面，差异甚巨。某些稀有动植物在自然史里的有关名称以及传统专业知识，可能是该文化里一种专门的学问。一般来说，老年人比青年人知道得更多，奉行旧俗的猎人、技巧娴熟的渔夫、经验丰富的医生与该社团里的普通民众比起来，他们对陆地上的动物、鱼类和植物知道得更多，但这些人是在文本翻译和说出合乎文法的句子方面，往往并不出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某些发音合作人对外来人不诚实，或者他们觉得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是一件有趣、可笑之事。这后一种情况会在复述中被发现，或是调查者为了了解发音人们的能力和品性，在田野调查中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并在诚恳互信与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

发音人们建立友谊之后，也容易出现此种行为。多去几个村庄，请教那些有名望的专家，寻找社会语言学变体，是值得做的一回事。

6. 追询策略

追询的目标是去完成两个基本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编制该语言动植物术语一览表，第二个任务是将预期物种清单与该表中的术语一一匹配。这两个任务一般同时进行，但它们应分开考虑。

与将术语和科学命名相匹配这样的要求严格的任务相比，编制调查语言的动植物术语学表是个相对轻松的任务。可以通过在森林中与咨询人漫步来问出事物的名称，在他们观察特定的动植物后可以询问其名称，并要求他们列出该种类中的所有成员（如，鱼或者蚂蚁），还可以使用田野指南和其他鉴识辅助方式，甚至还可以仔细检查接触语言中的本国语名称。

在将调查语言的术语与预期物种清单进行比对匹配时（简称“匹配操练”，下同），主要的挑战是鉴别。鉴别之难既有被咨询人的因素，也有语言学家的因素。例如，在森林中行走时，被咨询人会很确定地指认出许多动植物之名，而语言学家并不能为这些名字分派对应的科学命名。而在使用田野指南之时，被咨询人常常在辨认某些照片上犯难（参见 Diamond 1991 中举的例子）。由于缺乏生物学专业知识或田野调查时没有生物学家在场，语言学家不得不主要依赖后一种方法来命名。而要使辨识图片这种类型的追询有效，基本的策略是，对预期物种清单上的每一种物种（或更高的分类单元），都要提供给咨询人尽可能多的暗示以帮助他们作出准确的鉴别。比如说，调查者可提供某种鸟类在一种或数种田野指南上的图片，播放它们叫声的录音，并阐述关于它的基本的自然史信息，包括它的大小（非常重要）、栖息地、食性，特别是能够将它与其他鸟类区分开来的奇特行为。应该先询问被咨询人他们是否认识这个物种，而不是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该物种的名称（否则他们会猜测，或者为他们认为是一个新物种的东西提供一个临时的描述性名称）。如果他们不认识该物种，调查者可讨

论更多关于它的自然历史细节,或者干脆就写上“不认识”,然后直接进入下一个物种的辨别。如果他们的确认识该物种,调查者就应该询问:①该物种在语言中是否有名字;②如果有,那它叫什么;③它是否还有其他名字;④是否有社会语言学上的变体(例如,可以这样问:“是不是所有人都用这个名字?”还有“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名称吗?”);⑤它是否有什么显著的自然历史特征;⑥在接触语言中,它的名字又是什么。问题⑤和⑥对确定被咨询人的辨识特别有用。一定要向被咨询人强调容许“我不确定”和“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这一点非常重要。

重复进行匹配操练是非常重要的(我至少要说五次),因为就算是最好的被咨询人,都普遍会有无心之失,产生错误辨识,特别是面对知之甚少的分类单元或不太理想的辨识材料时。重复进行匹配操练还能揭示出社会语言学变体。我发现对一个以上的被咨询人进行追问的所得非常丰富,但这还是代替不了重复。

将术语与科学命名进行可靠匹配的能力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详尽的预期物种清单、可供利用的鉴识资源,还包括发音合作人对问题中的生物种类的熟悉程度有多高。一个普遍的趋势是非科学家们对那些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显著的生态特征的物种(如大的,更常见的,昼出的,等等)更为熟悉,也更容易辨识出来。

7. 科学分类系统与民间分类系统之间缺少同构性

当调查者阐释动植物术语的含义时,他应该牢记在心的一点是,民间生物分类系统与西方生物学分类单元系统之间从来就没有完全同构的对应关系。在将民间生物学术语与西方科学性分类单元进行比较后,可以得到四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①一一对应;②分化不足;③过度分化;④错配。以下详细说明这四种可能性并举例证明之。

“一一对应”指的是在同一个分类层次上,指定的民间生物分类单元精确对应于生物学分类单元。例如,一个命名的民间分类单元末端(也就是一个不能再细分的标记阶元,下称“民间物种”)精确

对应于一个生物学物种,^①我们即可称其具有一一对应关系。考虑一下(3)中的定义,在这个例子中民间物种与科学物种在高级术语 *pinchuk* 与种属概念 *Astrocaryum* 之间也存在着——对应的关系。

(3) **pinchuk** *n.* general term for a genus of thorny palm trees.

Lat. *Astrocaryum* (Fam. Palmae). Note: 3 subtypes: *akte pinchuk*, *di pinchuk* and ? *hukkate pinchuk*.

akte pinchuk *n.* thorny palm tree species that only grows along rivers and large streams. Lat. *Astrocaryum jauari* (Fam. Palmae). L. Sp. *huiririma*. Lit. ‘river pinchuk palm’.

di pinchuk *n.* large, thorny palm tree species, used for making twine for hammocks, knitted purses, fishing line, etc. Lat. *Astrocaryum chambira* (Fam. Palmae). L. Sp. *chambira*. Lit. ‘hammock pinchuk palm’

shukkate pinchuk *n.* thorny palm tree species used for making fire fans, mats, headbands, penis strings, etc. Lat. *Astrocaryum murumuru* (Fam. Palmae). L. Sp. *huicungo*. Lit. ‘fan pinchuk palm’.

词汇的“过度分化”是指这样的情况,某一单个的生物学物种由两个或更多的非同义的民间物种名称来表示。一般是在最有经济价值的物种名称上以此种方式进行分裂,那些最常种植的植物名称也如此(Berlin 1992)。在马特斯人那里,正如 Fleck 等(1999)中所记载的那样,南美粗尾猿猴(the monk saki monkey),即 *Pithecia monachus*, 被称为 *bəshuidkid*, *bəshudu* 和 *mamu*, 后两个名称被认为是第一个的子类型,所以此处的 *bəshuidkid* 就对应于 *Pithecia monachus*, 而 *bəshudu* 和 *mamu* 就是“过度分化”的例子,它们对应于(4)中的下级物种。

^① 动物物种有时被细分为亚种,植物物种分为变种,但对野生物种来说,这不过是简单的地理变异的标志,在任何一个地点我们只预期出现一个亚种/变种。

- (4) **běshuidkid** *n.* monk saki monkey, a game species. Lat. *Pithecia monachus*. L. Sp. *huapo*, *huapo negro*. Note: 2 recognized subtypes: *běshudu*, *mamu*.

běshudu *n.* small Matses – recognized variety of monk saki monkey. Note: type of *běshuidkid*.

mamu *n.* large Matses – recognized variety of monk saki monkey. Note: type of *běshuidkid*.

词汇“分化不足”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某一单个的民间物种术语对应于多个生物学物种术语，并且常常对应更高级的分类单元。如(5)：

- (5) **tsin tsin** *n.* dragonfly, damselfly. Order Odonata (all species). L. Sp. *chinchilejo*. Note: high diversity in shape, size and coloration is recognized, but no subtypes are given lexicalized names.

词汇“分化不足”的现象在那些文化上不重要以及生态特征上不突出的分类单元上比较普遍，如小型的啮齿动物、雀形目的鸟类、蜥蜴、无毒蛇、青蛙、鱼类、蝴蝶、蜘蛛、真菌、没什么用处的下木植物等。

错配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民间分类单元所指向的范畴并不能构成一个生物学分类单元。一种典型性的类型就是民间物种把几个表面近似但实际上没有发生学关系的物种或更高的分类单元放在一起。某些来自马特斯语的例子就是民间名称把跳蚤与虱子，蜥蜴与火蜥蜴，珊瑚蛇与类珊瑚蛇，无刺蜂与苍蝇放在了一起。另一种错配的普遍类型是更高级的范畴与生物学更高级的范畴不匹配。马特斯语的一个例子就是 *nuėkkid*，它的意思大致与“多骨鱼”（硬骨鱼纲）相对应，但它并不包括电鳗和其他鳗类，却又包括电刀鱼，而电刀鱼与电鳗又属于同一科。第二个例子是 *wikčhun*，它与“鸟”（鸟类）的意思最为接

近，但它不包括秃鹰、猛禽、涉禽、麝雉，及其他大型的非博弈鸟类。第三个例子是 *cheka* “负鼠”，在第 3.5 小节的例子(1)中对其已有界定。

将民间生物学术语与科学物种进行匹配时，须铭记于心的要点是这种匹配可能并不代表整体面貌，该术语可能表示其他物种，或者仅是某物种下的一个子集。以下事实是很有趣的：如果注意到在字典的条目中有“bird sp.”，那么它不但含糊不清，而且很可能并不精确，因为这个术语可能可以用来指代多个物种，或者仅是物种下面的一个子集。第二个要点就是在接触语言的本地方言中的民间分类单元也有其自身的一一对应、过度分化、分化不足与错配情况，比来自地域变体的错误，它更是错误的主要来源。

8. 名称词汇化与临时性描述

在理想状态下，一部字典应只包括词位，而没有临时的描述性短语。但将描述性短语与词汇化的多语素术语区分开来并不容易。在问出动植物名称时，临时的描述在“分化不足”的分类单元里反映得特别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被咨询人被问到多种在田野指南中表现出明显区别的物种之名，但在当地它们只有一个单一的术语。同样的，词汇的“分化不足”有时也伴随着次词汇的分类，即是说，发音合作人意识到了这些群体的内在差异，但他们却没有词汇化的术语来表示这些次级范畴。例如，尽管马特斯人只有一个词汇化的术语来指称蝙蝠（翼手目，有 59 种蝙蝠在马特斯人的村庄采集到了），但他们能辨识本地蝙蝠群落在科、亚科、属、种等 (Fleck *et al.* 2002) 不同层级上形态和行为的差异。

有两个主要方法可将临时的描述与词位区分开来。第一种方法是比较多位咨询人的反应是否一致。第二种方法是施行音系学、句法学及/或语义学的实验。例如，词汇化的术语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语调曲拱，不大可能在它的成分之间插入附加的单词或粘着语素。并且词汇化术语的所指也不总是能从语素成分的组合推导出来。

9. 结语

可取的做法是在一本字典中清楚地说明所使用的方法，这样读者就可以评价辨识工作的可靠性。典型的情况是，不同的分类单元，其方法论与可靠性也不一样。对许多动物术语来说，调查者只能猜出它的科学命名，在这种情况下，辨识的不确定状况应在条目中清楚地加以说明。例如，考虑到(6)中的定义，它清楚说明了作者确认该术语指的是一种鲶鱼，并认为它还可能指代 *Paulicea* 属中的一种或多种物种，但对此并不确定。

- (6) **mésiankid sos sos** *n.* catfish type. Lat. possibly *Paulicea* sp
(p) . (Fam. Pimelodidae) . L. Sp. *cunchi*.

缩写表:

- Fam. “family”
Lat. “Latin (scientific) designation”
Lit. “literal translation”
L. Sp. “Loreto (local) Spanish”
sp. “species (singular)”
spp. “species (plural)”

参考文献

Bartlett, R. D. & Bartlett, Patricia (2003):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of the Amazon: An Ecotourist's Guide. Gainesville, Florida: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Berlin, Brent (1992): Ethno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croft, Rex, Morales, Victor R. & Mediarmaid, Roy W. (2001):

Frogs of Tambopata, Peru.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Laboratory of Ornithology.

Diamond, Jared M. (1991): Interview Techniques in Ethnobiology, in: Pawley, Andrew (ed.), Man and a Half: Essays in Pacific Anthropology and Ethnobiology in Honour of Ralph Bulmer. Auckland: The Polynesian Society.

Fleck, David W. (1993): Reproductive Ecology of Marsupials in the Rainforest of Northeastern Peru. Honor's Thesis in Zo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Fleck, David W. (1997): Mammalian Diversity in Rainforest Habitats Recognized by the Matses Indians in the Peruvian Amazon. M. S. Thesis in Zo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Fleck, David W. (2003): A Grammar of Matses. Ph. D. Dissertation in Linguistics, Rice University, Houston.

Fleck, David W. (forthcoming): Diccionario Matsés – castellano. Lima: Centro Amazónico de Antropología y Aplicación Práctica.

Fleck, David W. (in preparation): Matses – English Analytical and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Fleck, David W., Voss, Robert S. & Patton, James L. (1999): Biological Basis of Saki Monkey (*Pithecia*) Species Recognized by Matses Indians of Amazonian Peru,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20. 6, 1005 – 1028.

Fleck, David W., Voss, Robert S. & Simmons, Nancy B. (2002): Underdifferentiation and Sublexemic Categories: An Example from Matses Bat Classification, in: Journal of Ethnobiology 22. 1, 63 – 104.

作者简介: David W. Fleck.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类型学研究中心。

译者简介: 蒋颖, 中央民族大学。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

罗杰瑞

提要：从高本汉最早的著作开始就把中国音韵学和方言田野调查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中古音的构拟和间接的上古音研究方面，方言资料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早期的方言田野调查以字音为主，后来认识到俗传词才是探索方言历史的关键。

关键词：韵书 文白异读 同音字表 文传词 俗传词 方言学

现代的汉语音韵学是20世纪初期由高本汉氏奠基的。高氏是受到方言学田野调查训练却转向研究中国音韵历史发展的第一位学者。他（和19世纪他的某些前辈）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对今音的研究可用来对中国语言两千多年来是如何发展的作个科学化的解释。如果要给传统体系中大部分抽象的范畴加上血肉的话，就是如何解答“旧说中‘清’‘浊’何所指？”“一等字和三等字究竟有什么区别？”等这类问题。由于受过方言学的训练，高氏自然会以方言资料作研究历史语言学的基础。关于这点，请看他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说法：

中国语言学还不过刚在起头的时候，这是要承认的。在我一方面，我愿意对于这个新科学的建树有所贡献，我就想开始：(1) 把中国古音拟测出来，要作系统的现代方言学的

研究的起点，这一层是很必要的；(2) 把中国方言的语音作一个完全描写的说明，作过这层之后，然后可以；(3) 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言是怎样从古音演变出来的。（高本汉 1916-26，汉译本 13 页。）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高氏从起头就把方言田野调查和古音学密切地结合起来。他设计的框架至今还有相当深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对高氏而言，田野调查只是研究古音的手段，是次要的，音韵历史才是他研究的重心。

当时欧洲的方言学是朝另一方向发展的，主流是地理方言学，不是对历史的研究。用地图指示不同方言的特点（诸如构词法、词汇、句法等）成为这一派学者的标志（见 Jordan-Orr and R. Posner 1970: 144f）。那时的新语法学派搞的方言历史发展，退居次位。

高氏基本上漠视方言学的地理方面的价值、方言的词汇和语法。在赵元任氏《现代吴语研究》（1928）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中，可以看到高氏框架的影响。两书中都有一批常用词汇，也附加一些地图，不过，这两本书和后来的云南、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的地图和欧洲学者们制订的内涵不同，是偏重于声韵和历史发展的。

此后的方言调查，走的还是这条路线，例如罗常培氏的《厦门音系》。这条路线的主要特征是有个同音字表。调查时请发音合作人念调查字表上列出的汉字，尽可能地求出文读与白读来。平常还有一个不太长的词汇表、一些例句和一两段小故事。（那时中国的方言田野调查还算是萌芽时期，调查方法还在摸索探求中。）

高氏的方法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这种调查以字音为主；

其二，明显地倾向于历史上的研究；其三，不强调词汇、句法，偏重于音韵的分析。Willem Grootaers (1943) 批评这种方法是读汉字字音而非调查活生生的实际语言。

“音韵学”可以理解为一般的音系学 (phonology) 或者较狭义的历史音韵学，尤其是指对韵书和等韵图的研究或诠释。那些诠释大部分基于现代方言形式和那些传统范畴的比较。

由于韵书和等韵图全是用汉字书写的，因此强调读字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慢慢有人开始了解中国方言几乎都有不同时代层次的来源，很多人觉得光靠读书音是不够的；方言词未必都有汉字可写，词源也不见得清楚，但是想要了解某个方言的早期层次的话，这类来历不明的词却是非常重要的。

三

方言学从广义方面看，可以是研究很多不同领域的方言现象：探索方言形式的历史来源，某些方言词的地理分布、社会方言学等等。研究的目标不同，田野调查的方式也就不同。例如，对方言的地理分布或是对社会方言学有兴趣的人，收集资料的方法和内容跟一位以韵书为重心或要观察方言的历史演变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本文的题目是音韵学与田野调查，因此不谈其他方言学的问题。

在中国，长久以来，汉字是统一各地方语言的主要因素，于是方言调查，一般要区分某字的文读与白读，这样做的缺点，是把方言调查的焦点转移到汉字上：想知道这些汉字怎么念。那么，方言岂不成了一批批的汉字清单？

100年前，各方言区的老百姓多半是文盲，他们说的话里肯定没有那么个“字表”。而研究方言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各个方言间的差异，如果我们过分注意字表上汉字的读音，那正是舍本逐末，把焦点放在各个方言间最近似处。

我并不是反对同音字表，只是觉得用这个方法很难捕捉到该方言真正独特之处，我个人常用同音字表，尤其是刚开始作田野调查那几年。但是在调查闽方言的时候，越来越觉得用这个方法不容易探求到闽方言的历史根底，最后不得不放弃以汉字为主的同音字表，另外编了一份词汇表，主要的是有关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活动的词汇。这个方法比较像 J. Gilliéron 所用的。J. Gilliéron 是瑞士著名的方言地理学家，他是第一位用科学方法绘制方言地图集的人，书名“Atlas Linguistique de la France”（《法国方言地图集》）(Jordan-Orr and Posner 1970: 148f.)。他的调查表有 1900 多个词，我调查闽北方言编的那份陆续加到接近 1700 个词条。

四

我琢磨出一个较切实际的描述方言词汇历史地位的方法来取代文白异读的概念：首先，我想定几条分界线，解释几个专词的区别。

第一，从使用情况这个角度看，可把方言词汇分成两类：书面词语 (learned words) 和口语词 (colloquial words)。

书面词语指的是说话的时候夹杂着书面语，说的人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人；口语指的是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中无拘无束说的。

其次，从历史来源的角度看，也可以把方言词分成两类：书面流传下来的词语 (literary 暂译：文传的、文传词) 和民间流传下来的词语 (popular 暂译：俗传的、俗传词)。

文传的指的是或早或晚已融入口语的书面语；俗传的指的是一般老百姓（特别是不识字的）从祖宗八代一代代口传下来的词语。

我们应该留意：口语词可能是文传或俗传的，但是书面语词不是普通口语里用的，所以不是口语词。俗传词不都有汉字可写，有些词只有熟习韵书才能找出正确的本字。(Norman 1988: 41f.)

试举例说明书面语、口语词、文传词和俗传词之间的错综关系：

“忽然”是口语词，在日常语言中随时随地听到，但是在历史地位上是文传的，因为它是过去某时期从书面词借入口语中的。“然”是先秦典籍中重要的语素之一，尤其是当虚词用。中国现在方言的俗传词并没有保存虚词“然”这个形式^①，可是口语词却有不少古的或今的这个然那个然：忽然、显然、虽然、当然等等，从历史地位上看，这不能算是俗传词。

再看动词 chī (eat) 汉字写作吃、喫。从语源上看，“吃”原来不是“eat”的意思，“喫”虽然有“eat”的意思，在语音上却不可能是 chī 的来源。chī [tʂʰɿ] 毫无疑问是个再通俗不过的词，怪的是似乎找不到正确的本字。

五

从高本汉那时候起，音韵学研究的主题是搞字音，也稍微注意一下“白读”。不过文白读这个概念本来专指汉字的读法，自然就没有太考虑老百姓语言里的情况怎么样。后来，很多人认为需要一个较有效的调查方法。

近几十年来田野调查学者已对方言词汇和句法加以注意了。虽然还有人用同音字表，不过，近来更是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方言中的通俗词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一系列的方言专著，包括同音字表 and 大规模的口语词汇表。差不多同时，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方言字典，收集了数量庞大的真正口语词汇。类似的工具书陆续上市。这些丰富的通俗词汇使我们更能专心致志地研究真正的口语方言。

^① “然”是“燃”(burn)的初文，燃烧这个意思倒还保留在闽方言的俗传词中：厦门 hia²¹“烧”，建瓯 nian²“烧开水”。

我们需记得，最能显示各个方言特性的是它的俗传层次，那些词汇是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字音尽管有它本身的研究价值，但在探索某种方言的个性时，字音远不如提到的方言词典里就有大量这类的词条。冯爱珍的《福州方言词典》(冯 1998; 443—543)收了 1 万多个词条。除去一些重复的不算，仍然是数量庞大细致详尽的巨著。只是在实地调查时，1 万多词条嫌太多了。根据我的经验，有 2000 左右词条就足够探测出方言里大部分的俗传词来。

当然只有 2000 词条的词汇表并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所有方言区，还应该就特定地区的文化、习俗、经济、地理等增减词条。比方说调查福建方言和甘肃方言所用的词汇表一定有很多不同之处。甘肃地区有大量牧羊放马牧畜之类的词汇，福建人多半连听都没听过。

六

现阶段的研究最好对乡土方言的俗传部分优先调查，这部分是方言中的瑰宝。我们在哪类词汇中最可能找到俗传的词语呢？俗传的词汇多半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现象、生活的器皿和用具、人体器官、身体活动和感觉、果蔬草木、虫鱼鸟兽、养鸡喂猪、种地盖房和当地地名等等，都是调查俗传词汇的富饶资源。而且这是急需抢救的工作，很多地区有传统民间知识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的年长居民说不定是最后一代还保留些传统的几十、几百年前的俗传词汇的。

七

进行田野调查时，我们发现高本汉氏对切韵声韵类的划分因受材料的限制，有些注意不到的地方。比方，高氏认为任何方言中脂之二

韵字没有分别（高 1916—1926 中译本；492），我以前报告过（罗 1988）福建政和县山上的村庄“镇和”的话里脂之二韵字分得较清楚：高氏提到东冬二韵时还说：“我们看《切韵》里一等分成东冬两韵——在方言里这两韵的分别一点遗迹也没有。”（高 1916—1926 中译本：525）高氏的方言资料有限，才会这么说。

根据 20 世纪后半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 1960 出版的了不起的巨著《昌黎方言志》里东冬两韵有所不同。

在《汉语方言调查字表》（1955）中，我们看见冬宋韵只列了九个汉字，漏掉了最普通的“疼”，加上疼是十个字，咱们看看《昌黎方言志》列的这十个字：

冬 tuŋ ¹	疼 t'əŋ ²	农 naŋ ²	脓 naŋ ²
宗 tsuŋ ¹	鬆 suŋ ¹	统 t'uŋ ³	
综（织机上的综）tsəŋ ⁵	踪（公猪）tsyr ⁵		
宋 suŋ ⁵ （请注意 tsyr ⁵ 的来源只可能是 tsəŋ）			

马上就能看出来昌黎的冬宋韵有两套反映形式：uŋ 和 əŋ。我们再看看东韵里有没有带 uŋ 和 əŋ 韵尾的字。只找到一个“燹” t'əŋ¹ “重蒸”（集韵平声东韵有：“燹，以火煖物。他东切。”）。

广韵里没有这个字，极可能是为北方方言造的后起字。既是后起字，那跟我们谈的东韵字关系不大。可是，由此可以推测北方某些方言似乎保留了东冬二韵有别的痕迹。^①

从高氏时代到现在，方言田野调查工作有长足的进步、重大的突破，特别是最近 25 年来，对于方言中俗传字的核心的探求更为注意。与此同时，对构拟切韵音系的热衷大幅度的降低。但是了解方言与韵书韵部分类的对应关系仍是非常重要的不应忽视的。^②

① 北京口语也反映了类似的区别：疼 t'əŋ²，脓 naŋ²，综 tsəŋ⁵。

② 很明显的，现今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事中古音的构拟了。提到某个字，只引用中古音的声韵类（如：户公切，平东匣，东部。张六切，入屋知，沃部），很少提那个字的构拟音是什么。最近又流行把兴趣转移到推测上古音；但构拟上古音时，几乎完全不用方言资料。

参考文献

- 冯爱珍. 福州方言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高本汉. 中国音韵学研究. 1916—1926 中译本.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 Grootaers, Willem A. La Géographie Linguistique en Chine—nécessité d'une Nouvelle Méthode pour l'étude Linguistique du Chinois, Monumenta Serica, 1943. 8: 103-166.
- Jordan, Iorgu, John Orr and R. Posner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ce Linguistics; Its Schools and Scholars, Oxford: Blackwell, 1970.
- 罗杰瑞 (Jerry Norman). 福建政和话的支脂之三韵. 中国语文, 1988 (1): 40-43.
- Norman, Jerry.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赵元任等.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 赵元任.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 Dialects. 北京: 清华大学, 1928.
- 中国科学院. 昌黎方言志. 北京, 1960.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 93-96]

作者简介: 罗杰瑞, 华盛顿大学。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

王福堂

提要：方言调查一般通过记录字音归纳语音系统。有人对使用《方言调查字表》有不同意见，是因为对汉语中字音和词音的区别缺乏了解；对汉语方言研究以历史比较开始有不同意见，是因为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缺乏了解。

关键词：方言语音 字音 词音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方言调查中首先要做的便是语音的调查。调查语音先要记录相当数量的单字音，从中归纳方言的声韵调以及声韵调的配合关系，然后再从语料中归纳字音在语流中的变化规律，如变调、轻声、儿化等。这样就构成了方言的语音系统。完成了方言的语音调查，才能深入调查研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

目前都用《方言调查字表》（以下简称《字表》）记录方言的字音。请方言区的发音人用方言念字表上的字。前面声调、声母、韵母三页例字表要用严式音标记录，以归纳声韵调的音位。正表部分就用宽式音标记录，最后按声韵调的顺序编排成方言的同音字表。

用《字表》调查记录方言字音，要请发音人念字时多想，尽可能不遗漏字的不同读音（如果一个字有几个读音，这种遗漏是很有可能的）。也不要请几位语言情况有差别的人一起发音，以免归纳成一个

杂糅的方言音系。记录后整理时，也不要吧见于文献、但活的口语中已经不用的字音补充进去。补充了这种字音，会模糊方言语音的时间性，混淆共时和历时的区别。

发音人的个人情况，如所在地（城区或郊区）、年龄、性别等，都会影响字音。城区与外地交流多，方言容易受影响，郊区则因为相对偏僻，与外地交往较少，方言可能保持较多早期的特点。语言不断变化，老年人往往比年轻人保留较多旧的语言成分。一般说来男性的社会活动较女性为多，对当地方言的了解也较女性为多。另外，文化程度高的人《字表》上的字认得多，而且比较能理解调查人的想法，而文化程度低的人掌握方言常常会在某一局部比较深入。调查方言时，可以根据需要按上述情况选择发音人。如果要了解不同发音人的各种情况，也要分别记录。

不同发音人的语言情况有时有很大差别，笔者1964年核对《汉语方音字汇》（以下简称《字汇》）中太原（城区）方言字音时很有体会。《字汇》的太原字音原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田希诚先生记录的，因此就请田先生帮助寻找发音人来核对。先是请来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笔者发现，她的发音和《字汇》所记有很大差别，很多字音变得跟普通话的读音相像了。这可能是年轻人容易受普通话影响的缘故。笔者因此请田先生再请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先生来核对。果然一位中年教师的发音跟《字汇》所记的差别要少多了。笔者颇有感触，进而又提出请《字汇》的原发音人再核对一下。田先生就带笔者去太原老城区找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师。核对中发现，除个别几个字，老先生所念跟《字汇》所记完全一致。

不过以上影响发音人发音的还只是个人因素，会发生影响的还有社会的因素。多年后《字汇》正式修订时，太原字音中补入了不少口语音。这时笔者回想起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广普通话的浪潮中，大家看重的是方言中的读书音，《字汇》原来记的和核对时那老中青三位发音人念的太原字音都没有口语音。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不考虑到社会的影响，即使有合适的发音人，也是很难调查好的。

记下字音以后，还需要确定单字各个读音的不同性质，为它们区

分层次。读书音和口语音用不同符号标明。单字只有一个读音的其实也有文白之分，一般不用符号标明，但在分析时仍然要区别对待。文白读音有时可以有多个，也需要区分。有时同样的读音有文白之异（比如苏州方言的“拖” $_{c}t^{h}o_{白}$ 和“他” $_{c}t^{h}o_{文}$ ），更要分开处理，把它们归入不同的层次。

二

《方言调查字表》原名《方言调查表格》，是赵元任设计的，收入的字按《切韵》音系的声韵调排列，实际上是一个简编的《切韵》的同音字表。调查者在用它记录方言字音时，字音和《切韵》的声韵调相对应，归纳方言的声韵调一般就不会有缺漏。（不过字表前面三页的例字表中，韵母部分的例字不一定能完整反映某些南方方言复杂的韵母系统，需要在调查时补充。）

调查汉语方言语音，也可以记录词汇表和成篇语料，从中归纳方言的语音系统。国外调查语言就是这样做的。国内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汉语因为有《切韵》这部韵书，而且按赵氏所说，用字表调查效率高，“用极少时间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所以调查汉语方言就比调查其他语言多了一个选择。20世纪中期董同龢曾经用词汇表和成篇材料调查过客家话和闽南方言，赵氏本人也这样调查过台山方言。董氏在调查了四个闽南方言以后说，用语料记音和用《字表》记音，结果是一样的。目前国内调查汉语方言语音，一般都用《字表》。

但国外有的学者对调查汉语方言使用《字表》有不同看法。比如比利时学者贺登崧说：“让被调查人读字表，这样就几乎无法了解方言的现实情况。”（这里所说的“现实情况”是指词语的使用情况），因此，“读调查字表这样的做法，应当废止”。这就牵涉到对使用《字表》必要性的不同看法了。

其实，赵元任当初设计这一《切韵》系统的《字表》调查方言语音，是和汉语的特点有关的。

在古代，汉语只有单纯词，其中绝大部分单纯词是单音节的，只有少数联绵词是多音节的。那时音节、意义、汉字和词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一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和一个意义的结合体，而这一音义结合体又是可以独立运用的一个词。所以，一个音节、一个意义、一个汉字和一个词，口语中都可以叫做“字”（人们现在也还把词叫做“字眼”）。所以中古以前的字书就是词典，韵书就是按音排列的词典。这样看来，古代的字也就是词，字音也就是词音，字音的变化也就是词音的变化。但汉语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大量多音节的复合词（结构词），这就不能再说字就是词了。不过现代汉语中还保存有许多古汉语的成分和用法，某些字虽然在口语中已经不再是词（如“人民”），但在一些较文的说法中仍然可以是词（如“当官要为民做主”），词与非词的界限有时仍然是模糊的。而且人们通过观察和工作实践发现，在字不再等同于词以后，汉语中的语音变化仍然与字相联系，声韵调仍然从单音节的字音中归纳，语流音变的发生也仍然以单音节的字音为基础（即使是有的方言中“成词”与“不成词”有别的变调，甚至是吴方言中被有的人看做是“词调”的变调，也要以字音为语音条件）。这就是说，汉语中的语音分析仍然以字音为基础，尽管字音已经不再也是词音了。如果说通过词语和语料也可以分析语音，实际上那也是要通过其中的字音。因此汉语和其他语言相比较，语音分析多了字音这一层。可以说印欧语是通过词语分析语音的，也只能通过词语，而汉语是可以通过单字分析语音的，不一定要通过词语，这是二者间很重要的差别。而汉语字音的这一重要特点，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

由此看来，方言调查中用《字表》记音，主要是由汉语的特点决定的。当然，用《字表》记音还有别的好处：比如便于归纳方言的语音系统，记音的同时也和《切韵》音系进行了初步的历史比较，记音后所得同音字表还是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废止使用《字表》的说法显然是不能考虑的。

使用《字表》记录方言有时会有漏记读音的情况。因为发音人在看到一个字的时候不一定马上能把它在不同词语中的读音（尤其是口语音）全都想起来，特别是如果有些词语是平常很少使用的话。因此使用《字表》注音时应当多问，并且可以使字音记录和下一阶段的词汇调查相互照应，把在词语中发现的漏记读音及时补充到《字表》中去。不过可能漏记字音并不是《字表》本身的弱点。即使使用词汇表和成篇语料，如果不能接触到有某个字的不同读音的各个词语，也同样会有漏记读音的可能。所以漏记读音主要是调查工作中的问题，不是《字表》的问题。

三

贺氏不仅认为用《字表》调查汉语方言的方法“应当废止”，还认为20世纪前半期汉语方言研究的工作“像新语法学派，太以语音规律为主”（据赵氏在给董氏信中的转述），而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知道的仅仅是汉字的方言音，其他就所知无几了”。他认为，“中国的方言研究中，运用普遍的语言学方法比较落后”，“要建立起可靠的历史研究，只有唯一的方法，那就是进行以现代方言为证据的语言地理学的研究”。

贺氏是一位神父，他曾于1941年至1948年在我国山西、河北传教，期间在太原和宣化地区调查方言。他把方言中语音、语法、词汇的地理差异用地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并把这种差异和当地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和民俗等各种非语言要素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在前者形成中的作用。这是方言地理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取得的最早的成果。但他的主张和工作并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的响应。他对当时的汉语方言研究不注意方言地理学颇不满意，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影响不以为然。

不过草创时期的汉语方言研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方言地理学的研

究上是有原因的。这和方言地理学产生的条件有关，也和早期汉语方言研究的情况有关。

方言地理学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欧洲兴起的。在此之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亦即语音发展规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语法学派还提出了“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但人们也发现，标准语中总有一些成分表现例外，显得缺乏规律性。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标准语不够纯粹，也许在偏僻的农村还保存有纯粹的语言，主张调查农村地区的方言。而为了验证新语法学派的口号，有的语言学家（如温克尔、席叶龙等）也对一个地区的方言进行调查，并用地图的形式把方言的各种特点反映出来。他们意外地发现，语言的变化除了要受语言条件的影响以外，也要受非语言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其因素主要是交际的密度和不同社团的影响力。他们因此提出“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和前述新语法学派的口号相抗衡。方言地理学的发现冲击了历史比较法。但它所用的地理方法又使比较法可以提高精密性和普遍性，这又弥补了新语法学派的不足，对历史比较法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从以上欧洲语言学的历史来看，方言地理学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之后，以后者为基础，作为对后者的纠正和补充而出现的。

而在20世纪的前半期，现代意义的汉语方言研究正在摆脱传统语文学的束缚开始起步。由于方言在传统上不受重视，留下来的文献很少，而汉字不能标音，能确切反映方言语音情况的文献更少。为了了解方言事实，汉语方言研究一项新的工作便是调查和记录汉语方言。与此同时，还有怎样研究方言的方法问题，以及人们一直关心的、想要解决的诸多具体问题。不少人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如史语所的学者认为，要“以某一种方言的细密研究认识其中各种机用，以相互的关系和古今的变迁认识其演变”，“要横着比较方言，纵着探索某个方言所含的事实”；他们还提出这样一些课题：“为中国方言歧异的东南方言区域画出分县分乡的语言图”，“解决在几种方言中音素音调相互影响以成变化”，“辨出在几种方言中的时代层次”，“南部方言有没有因与当地土著混合而成的现象”以及“黄河流域语言在南宋时之急变是不是由于金元战争”等。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

具体问题则是与方言语音有关的共时的历时的基本问题，也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范畴。由于符合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这些想法和做法很快成为人们的共识。回顾百年来的汉语方言研究，正是这样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开端，持续至今的。

而当时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正适合草创时期汉语方言研究的需要。高氏调查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以及根据现代汉语方言语音材料构拟《切韵》音系的原则和方法，曾起了示范的作用。如果说高氏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汉语方言研究，并不为过。

但贺氏对高氏的方言调查方法提出了质疑。他引述高氏给《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者的信：

字音的调查法不是叫人一个字一个字读，乃是问他什么叫什么。例如“帆”字也许被问的人不认识它，也许把它读作别字，所以最好问他：借风力行船用布做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如果他说的是“船篷”，那么再问他还叫什么，直到问出可认为“帆”字音为止。

贺氏认为高氏这样的调查“不是方言学，而是已为日叶龙的研究结果所全面否定的旧词源学”。他接着还说，“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把大同方言的‘昨’标为 [tsua] 了。而我在桑干河南岸地区进行了三年调查，这个说法一次也没有听说过，大家总是说 [ie ni kə] 或 [iər kə]（按即‘夜里个’或‘夜儿个’）”。

从上面所引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高氏调查的是“帆”和“昨”这两个字的读音，即贺氏本人所说“汉字的方言音”，而不是这两个方言词的读音。高氏就具体事物询问字音，是为了避免发音人对汉字的误解误读。这种不是“就字问字”的方法，连赵氏也认为是字音调查中“最保险的问法”。而贺氏由于对汉语字音和词音的区别缺乏了解，对高氏的调查目的存在误解，以为高氏是在调查词语而误记了字音。其实高氏为构拟《切韵》音系，调查的本来就不是方言词

语，而是字音。汉语方言调查中，记录字音和记录词语是目的不同的两项工作。

学术有其发展的规律，汉语方言研究也有其发展规律。在草创时期，百废待兴。轻重缓急，需要正确的判断。汉语方言研究必需先从调查入手，以便拥有作为研究对象的方言材料，必须像欧洲语言学那样先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入手，以便了解汉语方言语音的现状、历史及其变化规律。只有在了解了语言事实和语音变化一般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了解规律的例外现象。如果在缺乏历史语言学基础的当时就开展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将不可能对学术的整体发展有所助益。因此，贺氏提出“中国的方言研究……落后”甚至“愚蠢”的激烈指责也没有能使汉语方言研究改变方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其实国人也并不是不重视方言地理学，史语所许多方言调查报告附有多幅方言地图，后来还有人出版过专门的方言地图集，但都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而未能深入，仅限于语言事实的描写。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某些著作在语言事实的分析说明方面进行尝试。

现代意义的汉语方言研究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已经超越草创的阶段，有了很大的提高。就目前来看，汉语方言研究的方面已经由语音扩展到词汇和语法，研究的方法也由记录和描写进至分析与说明，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取得了不少成果，前人提出的课题也已经有一小部分在进行之中。20世纪中期以来还吸取了多种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共时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等，效果显著。在这种基础渐已具备的情况下，包括汉语方言地理学在内的各项研究取得成果，就是可以期待的了。

参考文献

- 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语言论. 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董同龢.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注音.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 傅斯年. 所务记载. 史语所集刊. 1本 1分, 1928.
- 高本汉 (B. Karlgren). 中国音韵学研究.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

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0.

贺登崧 (W. A. Grootaers). 汉语方言地理学. 石汝杰、岩田礼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梅耶 (A. Meillet).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岑麒祥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史语所. 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 史语所集刊. 1本1分, 1928.

王福堂.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 语言学论丛 (第27辑). 2003.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赵元任. 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方言调查字表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本文原刊于《语言学论丛》第36辑)

作者简介: 王福堂, 北京大学。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 语言学田野调查^①

罗仁地 (Randy LaPolla)

提要: 本文针对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进行简单的描述和介绍, 并从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语言田野调查的一些方法。最主要就是提出沉浸式的调查方式, 也就是语言调查者要有一段时间浸泡在所调查的语言环境中, 学习、记录、分析所记录的语言。本文也进一步探讨一些具体的调查方法, 以及研究成果的设计。

关键词: 语言学田野调查 语言类型学 功能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1. 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的形式及其功能, 研究的方法是: 先对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进行了解、比较, 然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语言现象归类成系统。简单地举个例子, 比如说“词”(word), 类型学研究首先要探究的是: 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词? 有的话, 就要进一步了解语音词 (phonological word) 和语法词 (grammatical word)^② 之间有什么关系? 接着还要进一步去了解语法词能否归类成不同的词类, 如果可以的话, 就要再进一步去了解这些词类的功能是什么?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类型学研究中心的 Dixon

^① 在修改的过程中汪锋博士和罗自群博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此对两位深表谢意。

^② 这里说的语法词不是虚词, 而是以形态和句法分布判定的词, 是我们通常说的词汇。在某一个语言里, 语音词是以语音判定的词。两者不一定一致。

和 Aikhenvald (2002) 为了了解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词”，曾对好几百种语言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他们所探究的语言中虽然所有语言都有“词”，但是个别语言里的“词”的定义不一样。他们的比较工作并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探讨，如果一个语言有“词”的话，那么就要研究不同“词”的形态句法分布，看看能否分词类，也就是说某种词是怎么语法化的。换句话说，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语言如果有词类的话，就要给这些词类下定义，而定义不是以语义为标准的，是由形态和句法分布来决定的。词类的形成，是由于说话者经常用某些形式来表达某种意思，久而久之，这些形式就常规化而演变成词类。我们不用语义来判定词类是因为不同语言的常规化（也就是语法化、词汇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某一种意思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归纳到不同的词类，比如，在有形容词范畴的语言中，有些语言的形容词范畴是属于封闭型的词类，词数不多；有些却是开放型的，词数很多。另外，有些语言所谓的“形容词”范畴是单独的词类，有些是动词类的次类，有些是名词类的次类，还有些语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动词类的次类，另一种是名词类的次类。比如表示“大”和“好”这两个概念的词，在英语中是单独的词类；在汉语、羌语^①和泰语中是一种动词；在 Seneca^②中是一种名词；在日语中分两类：“大”是一种名词，而“好”是一种动词。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会针对着不同语言的范畴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析（如 Dixon & Aikhenvald, 2004）。我们不用语义来判定词类的另一个原因是语义范畴是模糊的典型范畴，是以典型的成员来组织的，范畴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跟语法范畴不一样，语法范畴的界限比较清晰。

以上所举出的例子，主要就是要说明类型学研究者和分析语言的时候所注意到的细节。要了解或分析一个语言，类型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类型学的工作需要凭借详细而高质量的语言描写资料，才能归纳出有科学根据的类别。因此类型学家主要的研究工作并不是集中在

① 参看 LaPolla & Huang, 2004。

② Seneca 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参看 Chafe, 2002）。

进行语言比较上，更多的是集中在语言调查和描写上。

2. 功能语言学

要讨论语言的形式，就要先讨论语言的性质和用处，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要了解一种工具，就要先了解那种工具的用途（参看罗仁地、潘露莉，2002）。比如说，一个锤子，锤子的形状是一条长长的木棍上有一块重而硬的金属或石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知道锤子用途的人一定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如果你知道那块重而硬的部分是用来钉钉子，而木棍部分是用来当把手，那就不难理解锤子为什么是这种形状了。语言也是一样的，为了了解语言的结构，我们要理解语言是怎么用的。要了解语言是怎么用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到使用该语言的地方去进行语言田野调查，观察该语言在它自然社会环境中如何使用。

3. 语言田野调查

语言学要进步的话，要靠新的语言资料；语言学的任何领域，要是没有新的资料，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要获取新的语料，唯一的途径就是去记录语言^①，也就是去进行语言田野调查，到说目的语的人的村寨，跟他们一起住一段时间，学习、记录、分析他们的语言。最好记录以前没有记录过的或者是记录不齐全的语言。如果我们想要能够对人类语言的类型有全面的了解，那就得尽量记录所有的现存语言。此外，全面地描写一个语言是语言学基本功最好的训练方法。

要进行语言田野调查，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选择哪一个语言作为调查的对象？目前在国际语言学界正在盛行濒危语言调查热。不可否认的，记录濒危语言是当务之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鉴定一个语言的濒危程度。一般来说都是以说该语言的人数多少作为濒危程度

① 这里主要指的是没有文字的语言。

的标准,但是对我来说,一种语言说的人数是多还是少,并不是关键,因为所有非主流语言都面临着消失的危机。那么,选择哪一个语言作为调查的对象呢?最好是记录以前完全没有被记录过的语言,而且该语言没有已经被记录过的近亲语言。此外,还要看该语言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特征。基本上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都会被主流语言同化,最好记录一个同化程度还不高的语言。如果说一个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语言很快就要消失了,很可能已经没有什么独特的现象,也就是说,已经被主流语言同化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如果该语言的近亲语言已经被记录过,那么也许选择记录另外一个语言会更好^①。另外,还要看自己的时间和调查经验。如果时间有限、没多少经验,最好选择一个比较简单而容易学的语言;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把握,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复杂而特别有意思的语言。

选好了语言就该考虑时间的安排。一般来说,田野调查的工作受到经费、时间的限制。如果作为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研究内容的话,一般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此要有实际的安排。我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田野调查的入门者,总有一种不太实际的想法,就是以为能在两三年内调查两三个语言。两三年的时间调查两三个语言,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能做一些蜻蜓点水的工作。在进行语言记录的时候,最好是全面地、深入地针对一个语言进行记录。如果要进行语言或方言比较的话,也要先掌握好其中一个语言或方言。

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调查者必须要做很多准备工作。^②首先是要看所有有关目的语的现存资料,同时还要申请许可、安排旅行、联络村子、准备设备、搜集一些记录时用的工具,如一些有动植物图片

^① 快要消失的语言的情况跟活力比较强的语言的情况不一样,因此选择这样的语言来记录的话,方法就不一样(可以参看戴庆厦教授)。

^② 最基本的准备工作就是学好类型学的基本知识。所谓类型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音标、语音系统类型(比如:怎么分辨声调系统和音高别义系统等)、动词类型、语素/形态类型(比如:怎么分辨后缀和附属词等等)、子句结构类型(比如:怎么分辨主语、主题和作格系统,怎么认出真正的被动句式、连动结构等等)、形态功能(示证系统、人称系统、格系统、怎么分辨体范畴和时范畴等等)和其他基本的语言学知识。

和科学名称的手册等等。这些工作可能需要两三个月,然后可以到村子里去作调查。拉筹伯大学的类型学研究中心严格要求所有第一次调查一种语言的人必须要在村子里住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回到中心以后才开始写参考语法、编写词典、整理长篇语料集。写完了初稿再回去作田野调查,核对、补充资料,确定语法体系和语音系统。这一次可能只要两三个月。回来以后就可以把参考语法写完,把词典、长篇语料集编完。三年内可能无法完成全面的参考语法、词典和长篇语料集等三项工作,因此可以先完成参考语法,把它当作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然后再慢慢把词典和长篇语料集编完。^①

虽然说三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对一个语言的调查,不过,田野调查不是一次性的一项工作,而是你跟使用目的语的社会建立一种长期、持续的相互扶持的友谊合作关系。目的语使用者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助,包括帮他们创造文字、编写教学材料等等。你应该尽量帮助他们。

4. 进行调查的具体步骤

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要了解一种工具是怎么使用的,最好能到使用该工具的现场去观察该工具是怎么使用的。要记录某一个语言,最好能够到说该语言的人的住处,跟说该语言的人一起生活,用“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的方法。在学习、观察他们语言的同时,进行有系统的记录和分析。记录和观察的对象必须是自然的语言资料,越多越好,包括各种语体,如双人(或多人)对话、日常会话、传统和现代故事、怎么制造各种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觅食、打猎、烹调的叙述体、各种节日、习俗(婚丧喜庆)的用语、格言、诗歌、人名和命名的方法等等。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呈现说话者的

^① 因为全面地记录、描写一个语言需要很多时间,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把记录和描写分开,只记录,暂时不花时间描写(即只编语料、字典,不写参考语法),尽量记录更多濒危语言(比如 Lehmann 2001, 2002, 2004)。伦敦大学的濒危语言记录计划就是这个想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描写的记录不能作为博士论文,在很多大学里也不算有学术分量的著作(比如,不能凭这样的记录晋级、升迁等)。

文化和思维方式), 所以还要尽量了解、记录目的语社会的文化、思想、宗教、生活方式。

你所做的语言记录, 除了语言学家以外, 目的语使用者和他们的后代都可能是这份语言记录的使用者, 所以在考虑要记录什么、怎么记录之前, 最好跟目的语的使用者商量。不同社会的语言情况不一样, 因此人民对自己语言的态度也不一样, 而他们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你的调查工作。有的民族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 把自己的语言当做是自己独特文化的核心, 有的却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已经把强势民族歧视他们的态度内化了, 看不起自己的语言, 可是有时候只要有了字典、语法书, 就会提高说话者对自己语言的信心。

一定要尽可能加入目的语的社会, 也一定要学会目的语。不学会目的语、不常常跟说目的语的人交谈, 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目的语的结构、用法和所呈现的文化、思维方式。我学汉语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也长期住在华人社会里, 可常常还是觉得还没完全透彻了解汉语所呈现的思维方式。要是我只作了几年的短期田野调查而没学会汉语、没住在华人社会里、不常常跟说汉语的人交谈, 那就更别提什么了解了。在学习目的语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使用目的语来确定你对目的语的了解。你要是按照你的理解造句, 而合作人听不懂, 或者误会你的意思, 那你的理解可能错了。

跟目的语社会接触的时候, 一开始很自然地会跟双语人接触。这是因为还没开始学目的语, 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跟双语人接触, 但应该尽快接近单语的目的语说话者。双语人多少会受汉语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参看罗仁地, 2005), 因此单语人的资料会比较可靠, 也可以避免翻译资料的嫌疑。记录的时候, 要针对不同目的语说话者进行记录, 包括男女、老少、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我们常常说某某人是我们的发音合作人, 其实整个村子都是你的发音合作人; 整个村子应该知道你的目的, 大家都可以来帮忙, 但一般来说你会比较接近某一家人, 甚至他们可能会把你当成他们的亲戚(有比较开放的亲属系统的话)。转写、分析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 最好的发音人一般年龄偏大, 可能没有耐心跟你下这个功夫, 因此录音的时候被录的人和跟你一起

转写、分析的人可能不一样。要找一些愿意花这种时间的人作为你主要的转写合作人。这应该是合作关系, 而不是雇佣关系。当然如果他们为了帮助你而不去工作, 那就应该要回馈他们。虽然如此, 你们之间还是处于平等合作的关系。因为发音合作人不止一个, 每次记录一些话语(不管是录的还是听到的), 要注明是哪个合作人提供的资料。这是因为也许将来你会发现某一个合作人所提供的资料不可靠, 只要你注明了就没问题。

工作地方的选择, 要看合作人的意思。在你的房子里工作, 可以控制环境; 在合作人的房子里, 或是在外面工作, 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也可以听到目的语的说话者之间的谈话。各有好处, 所以让合作人选择。但有时候, 比如要录音的时候, 可以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录, 其他时间到他家里去。也可以走出房间到外面去认识周围环境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

录音的时候, 能用数码录音机、录像机来录最好, 但不要让这些设备把场合变得很不自然, 还要看合作人的反应。如果他们觉得不自在, 那就最好不用, 只用“参与观察者”的方法。语言场合越自然越好, 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语言是怎么用的, 以及说话场合的文化背景。

刚开始作调查的时候, 可以从单词出发, 比如身体的各个部位、周围所看到的日用品等等。为了弄清楚发音人提供的动词的意思, 最好按照你的理解示范一下动词所代表的动作, 看看你是否理解对了。如果房子里有些东西可以作为道具, 那就可以用来示范那个动作。除了资料里自然出现的词汇, 还可以搜集某一个语义场有关联的词, 比如, 记录了房间里几种篮子的名称以后, 可以问: “还有别的品种吗?” 用这种方法来搜集其他与篮子有关的词汇。偶尔可以用词汇表来提醒自己该补充哪些词汇, 可是不要把没有语境的词汇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搜集方法; 单用词汇表肯定会有很多漏洞、错误。

不要用翻译的方法来搜集资料。我所说的翻译方法指的是用汉语提问一些词汇或句子, 比如用汉语问“‘汤’是怎么说的?”、“‘张三在吃饭’是怎么说的?”等等。这么做就会让合作人把汉语的句子硬

译成目的语。因为你的问题是按照汉语的语义和语法范畴问的^①，也就不知道他给你的翻译是不是跟汉语的意思、用法一样；如果这么问，他给你的句子会不自然、不成段、没有语境，看不出句子的用法和意义，很可能说目的语的人在自然的场合中根本不会那么说。尤其是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如果用汉语来问有复杂形态系统语言的句子，常常会问不出目的语独特的现象来。所以靠自然出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是很重要的。需要的话，有时候可以用无音的短片录像或无字的故事漫画册促使发音人讲话（参看 Pederson 等 1998 和 Chafe 1980, Hellwig, to appear 的做法）。语境（reference context）非常重要，一定要有语境，而道具、漫画书、短片录像可以帮你创造和控制语境。有时候可以同时给两个合作人看同样的图示，让他们讨论，这样你有时候可以了解到他们脑子里面对语言的想法（metalinguistic data）。

十来年前，我开始调查羌语的时候使用过翻译方法。虽然我的发音合作人受过语言学训练，不过，请他翻译汉语句子，问不出羌语的很多种形态标志。后来主要靠他和他家人提供的长篇资料，才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形态标志和句法结构。

另外，不要用“合语法/不合语法”的方法来分析语法。就是说，不要提出一个没有语境的句子，然后问合作人该句子“合语法/不合语法”（就是“这个句子行不行？”）。你这样问是逼合作人想出一个语境来，如果他想不出来，他就会说“不合语法”，可是那个句子可能没问题，只是合作人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语境来。合作人的判断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 Knud Lambrecht 发现美国人常常用一种按照语法书应该是不合语法的关系子句结构。Lambrecht 跟几个用这个结构的美国人提出这个结构，但他们都否认他们是这么说的，也否认可以这么说，直到他们听到自己在 Lambrecht 录的资料里这么说才承认自己是这么说的（Lambrecht 1988）。Alice Gaby 录了 Kuuk Thaayorre 的资

料^①，然后抽出几个句子来讨论，合作人说该句子“不合语法”，可是 Gaby 又把句子放回原来的语境给他们听，他们就说句子没问题（Gaby 2006）。因此应该以自然语料为主要的依据。

记录了一些词汇以后，先分析出基本的音位系统，然后尽快开始记录成段的自然资料。还要尽快开始用目的语，请合作人改正你的发音、语法。

语料记录下来以后，一定要马上在当地开始转写、分析^②。就是要将所录到的话用国际音标转写下来，然后把每一段话的个别词（或词根）分析出来，写在另外一个本子上或调查卡上^③，还要把构词、形态的各个语素^④分析出来，确定它们的意思和作用。有时候合作人可以学会怎么转写他自己的语言，他就可以帮你转写更多的资料，不过，你还是要跟他一起分析、对照他转写的资料。

语音、词汇、形态、句法的分析都要同时进行。还要开始学习目的语、观察说该语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怎么使用该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地开始了解目的语的语音和语法系统，就可以开始从一些现象归纳出音位系统、变音规则、语法范畴和语法规则。“归纳”在这个过程中是关键：要用归纳法，不要以为汉语有什么范畴，目的语就有同样的范畴，因而盲目地把汉语的范畴套在目的语上；要以目的语的系统里所呈现的范畴为依据。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范畴，都要有很清楚的定义、理由。不能随便按照语义提出语法范畴，要有形态或者句法分布的理由。

分析时，要从最基本的范畴开始，比如，该语言能否分出词，如

① Kuuk Thaayorre 是澳洲原住民的一个语言。

② 不要以为可以在村子里录音，然后回家，一个人转写。没有合作人跟你一起转写，一定会有很多错误。

③ 传统的调查方法是把每一个词、其定义、例句、各种用法等等写在明信片那么大的卡片上。卡片就可以按照语义场排列，看看某语义场的词全不全，然后也可以按照目的语的声母排列，还可以按照用来书写定义语言排列。现在有的人用电脑资料库来代替卡片，可是在目的语的村子里，电脑不一定方便。

④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思的成分，有的语素单独成词，有的语素要跟别的语素在一起才能成词。

① 参看 Hellwig 的话：“by definition, they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cannot capture the character of the language under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ey operate within the concepts of another language.” (to appear, p. 15)

果能, 语音词和语法词各是什么定义? 语法词能否分成词类? 要用形态和句法分布来分词类, 而形态分布和句法分布所定的词类可能不一样。比如菲律宾 Tagalog 语, 用形态分布来分出词类的话, 可以分出几种词类 (但这些词类与英语的名词、动词等等不对应), 用句法分布的话, 就分不出词类, 因为每一个词有同样的句法分布 (Himmelmann, 2006; Gill, 1993)。

5. 研究成果的整理与编写

资料分析好了就可以开始写参考语法、编写词典、整理长篇语料集。虽然参考语法也常常包括一些完整的长篇语料和简单的词汇表, 但是要留下比较有用的记录的话, 不要光写参考语法书, 最好还要有几百页的长篇语料集、编写一部比较完整的词典, 才算是比较全面的记录。这样对后人 (包括语言学家和目的语的社会) 比较有用。记录语言是对语言学提供最有永久性贡献的一项工作; 几百年以后可能还会有人用你所发表的资料, 所以要考虑到后人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资料。比如, 目的语社会的后代可能会用你所发表的资料来编写教材。如果当时目的语是濒危语言或是已经消失的语言, 你的记录可能是唯一的参考资料。另外, 为了留下有用的电子资料, 最好要用 Unicode 字体, 如果用商业软件, 最好另做文本或 XML 的备份。^①

一个语言是一个系统, 要了解这个系统的某一个部分, 就要先了解整个系统, 所以不要作局部的调查, 不要在刚接触到一个语言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就发表论文, 因为这么做容易出错, 对你将来的事业不利。要等到你对目的语的整个系统有一定的认识以后才开始发表论文。

词典应该包括所有资料里出现的各种语素和词, 还要给每个语素和词完整而易懂的定义、解释 (比如某种东西的用途、某种动作的社

会意义等等)。植物、动物的名字要加上科学名称^①, 比如, 鹿类的动物不要只解释成“一种鹿”或“梅花鹿”之类的定义。其他的词也一样, 不能用一对一的翻译方法, 比如, 目的语社会里如果有一种食物, 说汉语的人可能会把它叫做“汤”, 可是我们在记录那种食物的时候, 不要把“汤”这一个词作为目的语的词的定义。汉语的名称范畴不一定与目的语的一样。目的语最典型的词的例子 (语义范畴的核心概念) 可能跟汉语的大不一样 (汉语方言在这方面也可能不一样), 而且整个范畴的范围也可能不一样 (就是哪些东西包括在那个语义范畴内, 哪些不在那个范畴之内)。要描写那种食物, 还要说明这个词的其他用途和使用范围。还要加上例句 (例句也应该尽量是自然出现的句子), 尽可能也加上词源说明 (至少分出整个词的个别语素)。词典可以按照语义场排列词条, 后面加汉语和目的语的索引。^②

写参考语法的时候, 要说明你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在村子里住了多长时间, 接触了、记录了什么样的人, 记录了什么样的语体, 有多大的资料库等等。加上这些信息的作用跟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明所引用的参考书一样, 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读者能知道你的分析和资料的可靠性。

我们写参考语法的时候, 通常会按以下的顺序来写: (1) 讨论语言情况、文化、社会背景 (包括地图、有代表性的照片)、语言调查的情况; (2) 语音系统; (3) 词类和构词法; (4) 句法; (5) 篇章结构 (包括复句和更长的片段)。另外一种常用的方式是讨论语音系统以后, 讨论 (3) 名词组的结构和成分; (4) 动词组的结构和成分; (5) 句子的结构和成分; (6) 篇章结构。不过, 要看目的语的结构才

^① 可以参考 Fleck, to appear, Coelho 2006 和 Diamond 1991 所讨论的调查和确认方法。

^② 这只是一种排列方法。我喜欢这种排列法, 因为这样, 查词有三种方法, 而且可以一眼就看到整个语义场, 这样容易作比较、看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 作内部构拟。不过, 要考虑到词典的读者的需要和要求, 比如: 我正在编写日旺语词典, 日旺族的语言文化委员会要求我用印度文字的排列法, 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比较方便, 所以我就这么做。

^① 整理长篇语料的时候, 可以考虑用 SIL 组织设计的 Fieldworks 或 Toolbox 软件 (可以到以下的网页免费下载: www.sil.org/computing/fieldworks/www.sil.org/computing/toolbox/)。这种软件可以帮助你做好语料的分析工作, 同时可以自动地把所有的词汇放在词典资料库。

能决定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①。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写的参考语法。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最好开头应该有一两页有关目的语类型的概论，简单地介绍整个语言系统，可以作为该书的摘要或第一章的一节。正文后面要加几篇有逐个语素翻译的长篇语料和词汇表。词汇表应该包括参考语法里所出现的所有词。词汇表后面加参考书目录，整本书最后加上题目索引。^②

参考语法里，所用的术语和所定的范畴都要有很清楚的解释，并说明设定每个范畴的理由。要有很多成段的例子，而例子最好来自附加在正文后面的长篇语料（要标清楚哪一篇的哪一行）。每个例子应该有号码，这样才好讨论。例子的解释应该包括逐个语素的翻译、注解和意译（所谓的“自由翻译”）。注解不应该是范畴的名称，而是具体的意思，比如，不要用“助词”或“语气词”等范畴名称作为某一个语素的翻译，要注明每个语素具体的意思，比如要是某种助词标的是“施事者”，就写“施事者”，不要只注明是“助词”。在解释例子的時候也可以加注解说明例子的文化背景。

长篇语料集除了要有逐个语素的翻译以外，还要有意译，并且介绍每一篇的社会背景和意义。此外，出现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的地方，应该加注解。

参考文献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第二语言习得对第一语言的影响 (第四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宣读的论文). 暨南大学. 2005.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潘露莉 (Dory Poa).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 中国语文. 2002. 3: 203-209.

Ameka, Felix K., Dench, Alan & Evans, Nicholas. 2006.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hafe, Wallace. 1980. *The Pear Stories*. Norwood, NJ: Ablex.

Chafe, Wallace. 2002. Caddo (Caddoan family) and Seneca (Iroquoian famil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jective classes, La Trobe University, August 12-17, 2002.

Coelho, Gail. 2006. Documenting Plant and Animal Names. *Language Archives Newsletter* 8 (October 2006): 2-6. <http://www.mpi.nl/LAN/>.

Diamond, Jared. 1991. *Interview Techniques in Ethnobiology*. *Man and a Half: Essays in Pacific Anthropology and Ethnobiology in Honour of Ralph Bulmer*, ed. by Andrew Pauley. Auckland: The Polynesian Society.

Dixon, R. M. W.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1988. *A Grammar of Boumaa Fij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xon, R. M. W. 2004. *The Jarawara Language of Southern Amazo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2005. *A Semantic Approach to English Gramm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2. Word: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Word: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d. by R. M. W.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1-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on, R. M. W.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eds. 2004.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leck, David W. to appear. Field Linguistics Meets Biology: How to Obtain Scientific Designation for Plant and Animal Names. *Special Issue of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on Linguistic Fieldwork*,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60.1 (2007).

^① 可以参看、比较 R. M. W. Dixon 在写 Dyrbal (1972), Fijian (1988), Jarawara (2004), 和英语 (2005) 的参考语法时所用的不同方式。

^② 有关参考语法的编写, 可以参考 Payne & Weber 2006; Ameka, Dench & Evans 2006.

Gaby, Alice. 2006. Optional Ergative Marking in Kuuk Thaayor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2006.

Gil, David. 1993. Tagalog Semantics.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ed. by J. S. Guenter, B. A. Kaiser, & C. C. Zoll, 390-403.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Gippert, Jost, Himmelmann, Nikolaus & Mosel, Ulrike, eds. 2006. Essentials of Language Document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illwig, Blrgit. to appear. Fieldwork among the Goemai in Nigeria: Discovering the Grammar of Property Expressions. Special Issue of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on Linguistic Fieldwork,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60.1 (2007).

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8. Documentary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36: 161-195.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6. Lexical Categories and Voice in Tagalog. Voic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ed. by Peter Austin and Simon Musgrave. Stanford: CSLI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brecht, Knud. 1988.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Syntactic Amalgams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Lapolla, Randy J. & Huang Chenglong. 2004. Adjectives in Qiang.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1), ed. by R. M. W.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306-3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nmann, Christian. 2001.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 Program. In Bisang, Walter (ed.), Aspects of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83-97. Berlin: Akademie Verlag (Studia Typologica, 1).

Lehmann, Christian. 2002. Structure of 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A Langua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Interface between Text,

Grammar and Lexicon. In Tsunoda, Tasaku (ed.), Basic Materials in Minority Languages 2002, 5-33. Osaka: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ELPR Publications Series B003).

Lehmann, Christian. 2004. Documentation of Grammar. In Sakiyama, Osamu & Endo, Fubito & Watanabe, Honore & Sasama, Fumiko (eds.), Lecture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4. From Kyoto Conference 2001, 61-74. Osaka: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Publication Series, C-004).

Lüpke, Friederike. forthcoming. Small Is Beautiful: Contributions of Field-based Corpora to Different Linguistic Disciplines.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3, ed. by Peter Austin. London: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

Newman, Paul & Ratliff, Martha, eds.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yne, Thomas E. & Weber, David J., eds. 2006 Perspectives on Grammar Writing. Special Issue of Studies in Language 30.2.

Pederson, Eric, Danziger, Eve, Wilkins, David P., Levinson, Stephen C., Kita, Sotaro & Senft, Gunter. 1998. Semantic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ptualization. Language 74.3: 557-589.

(本文原刊于《语言学论丛》第36辑)

作者简介: 罗仁地 (Randy Lapolla),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

语言调查杂谈

——语言调查的经历和几点体会

黄布凡

一、田野调查，乐在其中

在我的教学科研生涯中，语言调查占了不小比例，除了在学校经常找少数民族学生、教工和外单位的干部、家属、打工人员调查他们的语言外，还多次奔赴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大普查工作中，我参加过1954年蒙古族和土族语言的普查，担任调查组长，奔赴于青海省的互助、同仁、都兰等县的农区和牧区；参加过1956年6月至1958年2月的羌语普查，仍任调查组组长，辗转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县、黑水等地的十几个乡、村。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为编写《汉藏语概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马学良教授主编）收集资料，1987年夏季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道孚两县调查贵琼、道孚、扎坝等语言；1988年7月至9月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调查吕苏、纳木兹、史兴、普米等语言；1989年因受聘为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羌族文字设计组顾问，在四川省汶川、茂县、松潘、北川等县调查；1990年3月至4月在茂县曲谷乡培训羌语调查干部并重点调查记录作为标准音点的曲谷羌语，8月在西昌邛海讨论羌族文字拼音方案；同年9月至10月带研究生实习，在四川冕宁县调查纳木依语和多续语。

1996年退休以后，围绕所承担的科研项目，我仍多次去民族地区

做田野调查。为了写《羌语研究》，1997年11月至12月、1998年7月至11月两次去四川汶川记录语料。为了写《拉坞戎语研究》，先后三次（1996年8月至9月、2001年8月至10月、2002年7月至9月）去金川县实地调查。1996年在金川和1998年在汶川的两次调查期间兼带指导研究生做田野调查实习。

去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跋山涉水，居无定所，比起城市生活要艰苦许多。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地方尚未通公路，下去调查要骑马、走路，甚至自背行囊。有两次难忘的经历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一次是1954年去青海都兴内蒙古草原调查时，骑马经过柴达木盆地，遭遇许多牛虻，全身用毛巾包扎严密后，才避免叮咬。那时正值盛夏，仅在盆地穿行两天，口、脸便被晒脱了一层皮。到了调查地点，牧民借给我们一个蒙古包，搭在草地上，非常潮湿，虽然垫了油布（那时还没有塑料布），每天起床后被子下面一层水。吃的是自带的一袋面粉，每天吃面疙瘩，20多天没有一叶青菜。调查组共5人，只有我一个女同志，每天只好和衣而睡，许多事都不方便。那草原一望无垠，没有山丘和丛林，没有任何屏障，需要方便时，只好尽量走远，披件大雨衣蹲下，有一次一条大狼狗跑来，将雨衣叼走，搞得我又紧张又尴尬。晚上牧民将锁住的狗全部放开，起夜时钻出蒙古包后需要像小偷一样小心行事，只要被一只狗发现叫出声后，所有的狗都会狂吠奔来，那场面真会叫你心惊肉跳。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1956年去四川黑水调查羌语，那时没有公路，调查组8人只雇到两头骡子驮行李和粮食，从汶川到黑水走了3天。第一天走了80里；第二天过红军走过的雪山——夹金山，六月天山顶还有积雪，上50里，下45里；第三、四天沿着崎岖的山路又走了120里。到达黑水时，两只脚板都是大水泡，真是寸步难行了。当时黑水正值刚刚平息一场由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发动的叛乱，新建的烈士陵园里竖立了400多块被叛乱分子杀害的干部和民兵的墓碑，县里正忙着平叛后的机构重建和各种善后工作。我们感到在这种时刻来这里调查语言是太不合时宜了，但是走来不易，也就不愿再退回去，为了尽可能不给政府添加麻烦，我们调查组住在麻窝乡的一位老乡家里。为了安全，调查组成员6男2女都在一间大

房子的楼板上搭地铺，中间挂一块床单隔开，男队员都荷枪实弹，晚上抱枪而眠。我们自起炉灶，轮流当炊事员，一日两餐，顿顿吃的是由汶川带去的面粉做成的“猫耳朵”（一种面疙瘩），没有任何肉食和蔬菜，便在调查之余采野菜，这样过了20多天，感觉好像是在体验过去红军的长征生活。

回顾过去的田野调查生活，虽苦犹甜。对于我来说，田野调查不仅是工作的需要，还是一种乐趣，虽然艰苦，但乐在其中。尤其在青年时代，感到田野调查有两点深深地吸引着我：一是走出校门脱离学校“三点一线”（宿舍——食堂——课堂）的单调生活，去接触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风情文化大开我的眼界；二是接触一种新的语言，新的领域，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尤其是当发现一种前人尚未发现和记录过的语言之后，一种如同探矿得宝似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由于有此吸引力，因而多年来我乐于下乡，乐于争取各种机会去做田野调查。

下面谈几点如何做好田野调查的体会。

二、调查提纲，必不可少

调查一种语言或方言，必要的准备工作是制订一份适用的调查提纲，确切地说，是调查问卷。这个问卷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调查语音系统而用的。从常用词中挑选五六百个词，这些词在词义上是易懂好问的基本词，在语音上能大致涵盖所调查语言的语音系统（可参照已知的与之相近的亲属语言或方言的语音系统的例词选词）。一般在记完这些词以后，就能大致了解这种语言或方言的语音要素和结构。例如辅音中有几套塞音、塞擦音和擦音，是否分清浊、送气和不送气；有无复辅音，复辅音有哪些结构；有几个元音，有无复元音，元音后可带哪些辅音；音高有无音位价值等。这时就可做个初步整理，归纳音位，从速度较慢的严式记音转入速度较快的宽式记音。这里说的归纳音位只是初步的，五六百个词肯定不了一个语言的全部音位和语音结构，在往下记录词汇和句子时要特别

注意有无新的或出现频率很低的音位和结构，有些语音成分和现象只出现在词的形态变化或词的连续中，音位对立的例词也要随手记录。整理完整的语音系统应在全部材料记录完成之后。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为记录词汇而用的。一般为了省事找一本现成的词汇调查大纲逐条照记，但是甲语言的词汇大纲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乙语言，最好还是针对所调查的语言单独制订一份。词汇大纲既要包括一般语言普遍具有的基本词汇，也要包括一般语言没有、但根据已有的信息估计可能有的独特的基本词。例如羌语支语言的存在动词是分类别的，可移动物体的存在（如山上“有”雪）、依附物的存在（如山上“有”树）、有生命物的存在（如山上“有”人）、领属物的存在（如他“有”牛）、抽象事物的存在（如他“有”事）、事物存在于一定范围或容器中（如田中“有”石头、碗里“有”饭）等，一个“有”字要用不同的动词来表示，其反义词“没有”也往往用不同的动词。如果词汇大纲里只列一个“有”或“无”，便会少记许多基本词，便显示不出来存在动词的类别范畴是羌语支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了。

如果记录一种语言的目的，包含了解这种语言使用者的历史和文化，那么词汇问卷中还需要准备一些范围更广、分类更细的词，同时在记录时随机记下一些特色词。例如现在处于农业社会的羌族，其畜牧业词汇却很丰富：羌语关于“牛”的名称有公牦牛、种牦牛、母牦牛、牦牛犊、公犏牛、母犏牛、种犏牛、犏牛犊、黄牛、种黄牛、母黄牛、黄牛犊、野牛、耕牛、杂种牛、花牛，以及牦牛毛、牛奶、牛粪等；关于羊，绵羊、公绵羊、母绵羊、山羊、公山羊、母山羊、羊羔、绵羊毛、山羊毛、羊粪等都有专门的词。历史文献有羌族曾是游牧民族的记载，现今社会的羌族，是秦汉时期从甘青高原南下在岷江上游定居的古羌人的一支，羌语中畜牧业词汇的丰富和分类细致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古羌人南下后世代居住于岷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之中，羌语中也因而有许多反映其居住的地理环境的词语。例如关于植物，对树木、草、菌类等的名称分得很细：树木分果树、杉树、杂树三大类，再各

分许多小类，仅以杂树而言，就有刺叶青冈树、大叶青冈树、小叶青冈树、刺嫩包柴、讨口子柴、黑刺柴、马斑子柴、刷把柴等；草的名称有蒿子草、狗尾草、马齿苋草、苦麻草、蕨菜、蒲公英草、车前草、牛筋草、茅草、火麻等使用都较普遍；菌类因为有食用价值也分得很细，如有羊肚菌、红菌子、刷把菌、石灰菌、雀雀菌、杨柳菌、核桃菌、白杨菌、桦子菌、松树菌等。关于动物，除了反映一般常见的动物词语外，还有高山上许多珍贵野生动物的名称，如猩猩、人猿、金丝猴、凤猴、野驴、黄腰驴、岩羊（青羊）、盘羊（羚羊）、刁羚子、熊、野猪、土猪、雪猪、穿山甲等；禽类的名称也非常丰富，如贝母鸡、松鸡、野鸡（马鸡）、金鸡（雉）、娃娃鸡、邓鸡鸟、公公背水鸡、啄木鸟、啄木官、斑鸠、杜鹃、画眉、喜鹊、乌鸦、麻雀、小鹰、鸽子、雕、秃鹫、大雁、白鹤、燕子、猫头鹰等。

问卷的第三部分是为记录语法而用的，这需要设计一些可供探寻其语法结构和特点的词组和句子。调查语法的问卷是否需要制订，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有一种看法，认为语法规律可以从长篇语料中去探寻，去归纳，只要记长篇语料就行了，不需要制订语法调查大纲。我认为语法调查问卷的制订还是必要的，理由有二：一是我们所遇见的发音合作人往往不会说传说、故事，难以提供长篇语料；二是仅从长篇语料中挖掘的语法现象往往不够完整，或是会遗漏重要的语法现象，例如叙述已往的故事往往以第三人称作主语的句子为多，作谓语的动词以过去时或完成体的形式为多，对于具有人称、数、时、体等范畴的语言，对于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来说，就很难在一篇或几篇语料中发现同一动词的不同变化形式，更难在短期内掌握一批不同类型的动词（如及物和不及物，自主和不自主，单向、双向和三向等）的变化规律了。因而我们需要设计一些句子，这些句子能够反映我们所要了解的语法现象。根据藏、羌语支多数语言的语法类型来看，这些句子应该能重点反映出动词有无人称、数、时、式、体、态等范畴，动词作谓语有何辅助词，以及虚词中的格助词的分类和用途等现象。

强制制订语法问卷的必要性并不否定记录长篇语料的重要性，长

篇语料可以析验我们从单个句子中得出的语法规律，并可从中发现我们预想不到的语法现象，因而也要尽量记录。当所约请的发音合作人实在说不了传说故事时，我往往采取下列一些方法去引导：一是请他叙述自己的历史经历和家庭情况，要注意，这时出现的动词形态大多是第一人称单数形式；二是寻找民间文艺研究机构整理出的在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和故事，请发音人看了后（如果发音人因不识字或文化程度低看不了，则可对他讲述一遍）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一遍，只要求大致符合原意，不要求逐词逐句翻译，这样，发音人提供的长篇语料便不是硬译，而是比较自然的语言。

三、选好发音合作人，事半功倍

选好发言合作人是搞好语言调查重要的一环。

选择什么样的发音合作人好，开始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早期调查时，认为我们所记录的语言应该是纯粹的，不是混杂的，因而所找的发音合作人应该是原生态的，土生土长的，没有去过外地的，第二外语除汉语外，不会其他民族语的（不排除汉语，是因为记录时要靠汉语来沟通，否则，就要去找翻译，一是难找，二是经过翻译记录下来的语料会大打折扣）。在这种条件限制下挑选的发音合作人往往文化程度很低，大多是文盲，汉语也不甚好。与这样的发音人合作起来特别费劲，由于其汉语水平低，沟通困难，在记录词汇时，对于不常用的或抽象一点的词，为了让他理解，要作很多解释，打很多比方，这样，一是进行速度很慢，二是还易误解、误记，记出来的词往往牛头不对马嘴。尤其在记语法时，更是困难重重，例如为了了解一些语言动词的人称变化规律，设计了类似“你吃了”、“我吃了”、“他吃了”、“你给他”、“你给我”、“我给他”、“我给你”这样的句子，但发音人常把句中“我”说成“你”，“你”说成“我”，动词的人称变化也就错乱无章了。我们要求他按照我们所说的句子用民族语来表达，他却往往理解成是在与我们对话，总要改动句中主语的人称，为了使其分清你我他，作出正确的表达，往往要纠缠半天，花费很多时间。

句子的语式也极易混淆，例如“你给他”、“你给我”的陈述式与命令式往往会记成一种形式，为了记出陈述式，又要进一步设计其语境，例如让他说类似“你给他，我给他，我们都给他”这样的句子。要不厌其烦，反复引导，才能记出你了解的语法规则。像这样的发音合作人，我遇到过不止一人次。在调查贵琼语时，发音合作人是区政府从偏远村子调来的，虽然很本土，汉语也不错，但他很难理解我们语言调查的性质和目的。他善于联想，谈兴很浓，每问到一词时，他便要扯到与这个词有关的方方面面。比如问到“灵魂”这个词怎么说时，他会谈到各种鬼、神，从天堂说到地狱；问到“从前”怎么说时，他会津津有味地谈他过去的历史，谈当地从前的情况。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只好频频打断他的谈兴，强扭话题，这样又会引起他的不快。他不是逐个翻译我们所要调查的每个词，而是以所问的词作为话题，由着他的兴趣，大谈历史，大谈典故，滔滔不绝地发挥，如此下去，两个小时还记不到三四个词。后来实在无奈，只好另选发音合作人。像这样的发音合作人，如果作民俗学或民族学调查，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调查对象。

经过多次的田野调查实践，我体会到，选发音合作人一味强调“原生态”并不明智，在其具备母语纯熟的基本条件下，发音合作人文化程度越高，汉语能力越强，对语言调查越有利。挑选这样的发音合作人，一是可以加快记音速度，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可以减少失误，提高记录的质量。在调查史兴语时我遇到这样一位发音合作人，在记录词汇时，他可以看着词汇调查大纲一条一条地说下去，不需要问这个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一个小时所记的词可以相当于以往半天所记的词数。调查拉坞戎语时，我还幸运地找到这样一位发音合作人，她善于领会意图，举一反三，比如当我问过几个动词的人称和数范畴的不同变化形式后再问别的动词时，不需要再去设计句子和语境，她便会把那些动词的人称和数的不同形式一一说出来。当问到几个动词的时、体变化形式后再问别的动词时，甚至可以用语言学术语与她交流，如可以像这样发问“这个动词的过去时（或完成体）怎么说？”像这样的发音合作人，便不是单纯的语言提供者，而是真正的语言调

查合作者。实际上，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的大脑也经历了对其母语的分析 and 翻译过程，如果有条件教给他们一些语言学知识和记音技巧，他们本身就可以做语言调查工作。

我深深体会到，找到好的发音合作人，就可以事半功倍，使语言调查工作成为一种轻松愉快的事。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人不好找，汉语好、文化程度又高的民族干部，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岗位上肩挑重任，没有时间。现在情况变了，退休干部和教师日益增多，我们有许多机会可以从他们之中物色到理想的发音合作人。

四、语言演变的动态，表现于语言变异中

多次的语言调查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语言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即语言变异，无论是使用人数多、通行面广的开放型语言，还是使用人数少、通行面窄的封闭型语言，都存在变异现象。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的人，由于种种原因，其语言状态往往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地区、说同一个方言或土语、在同一个社会圈子里活动、同一代或同一家的两个人，他们的言语习惯所反映出来的语言结构要素也不会雷同，即便是同一个人同一语境中也常有自由变异现象。语言变异现象可发生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个语言结构要素上。语音变异尤为常见，例如在为羌族设计拼音文字方案时，我们曾在其标准音点四川茂县曲谷乡找了十多位羌民挑选发音合作人，结果发现，不仅同属曲谷乡仅一河之隔的河西村与河东村语音有不少差异，就以河西村而言，相差仅一百米之隔的上下寨之间、男女之间、老少之间、甚至同一家人之间在语音上也有若干差异。下面仅摘数例：

表1 四川茂县曲谷乡调查点羌族语音差异

词义	发音人 发音	陈永林, 男, 66岁, 古布甲寨人	陈维康, 男, 28岁, 陈永林之侄	王东, 男, 16岁, 陈永林之甥	陈金花, 女, 64岁, 陈永林之妻	于桂林, 男, 61岁, 立哇寨人
① 眼睛		ŋoə ⁵⁵ pu	ŋoə ⁵⁵ pu	mo: pu	mjoə ⁵⁵ pu	ŋoəpu
② (指定) 一个		te:	le:	le:	te:	le:
(指定) 一些		tax ʂa	lax ʂa	lax ʂa	tax ʂa	lax ʂa
③ 等候		zu-lu	zu-lu	zu-lu	dzu-lu	dzu-lu
收齐		zə-ʂʂi	zə-ʂʂi	zə-ʂʂi	dzə-ʂʂi	dzə-ʂʂi
④ 肠子		pu	pu	pu	pə	pu
买		pə	pu	pu	pə	pu
逃跑		phu	phu	phu	phə	phu
价钱		phə	phu	phu	phə	phu
蜜蜂		bu	bu	bu	bə	bu
木板		bə	bu	bu	bə	bu

以上①组是声母 mj/ŋ/m 的变异, ②组是声母 t/l 的变异, ③组是声母 z/dz 的变异, ④组是韵母 u/ə 的变异。这些变异多属个体差异, 不是系统上的差异, 只表现在某些词的某类音读法不同上。如①组变异只发现在“眼睛”一词上, ②组变异只表现在定量词组以及语气词 to/lo 声母上, ③组变异只表现在趋向前缀的声母上, ④组变异只表现在双唇塞音声母后。这些变异动态地反映了语言的演变, 我们如果广泛地记录这些现象, 就可以观察到它们的演变趋势, 例如①组 mj/ŋ 的变异, 不仅反映在陈永林夫妇的语言中, 还有几位同村人也有这种差异, 其中王秀兰(女, 54岁)、陈英秀(女, 53岁)将“眼睛”一词说成 mjoə⁵⁵pu, 而余志光(男, 69岁)、陈六金(男, 72岁)则说成 ŋoə⁵⁵pu, 看来这是一种男女间的变异。mj 与 ŋ 孰先孰后? mj 可能在前, 是较古的语音形式, 因为 mj > ŋ 或 mj > m 在藏缅语里是常见的语音演变现象; 另外, 女性不常出门, 对外交际少, 易保留较古形式。④组变异显示了双唇塞音后的元音 u 与 ə 正处于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中, 在双唇塞音后 u 与 ə 的对立只保留在陈永林的言语中; 其余四人这两

个元音在双唇塞音后已趋同为一, 不过有的趋同为 ə, 有的趋同为 u, 年龄较轻的都念 u, 看来趋同为 u 是发展趋势。

羌语的词汇变异表现在一部分本语词与汉语借词并用上, 如:

qhaphap/tshui (脆) -tha 脆
xt ʂəpet s/tæn tsə (弹子) 子弹
tshetʂæppi/phuŋtsə 棚子

语法变异例, 如羌语表示领属关系或限制关系的结构助词-tʂ (-tʂ/-ətʂ) 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带弹性,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例如:

tʂots (-ətʂ) guaqa dia-yli 桌子腿断了。
桌子 腿 (已行) 断
qa (-tʂ) mama tʂiku zi 我的妈妈在家里。
我 妈妈 家 在

再如木雅语修饰名词中心语的指示代词位置可前可后, 语序自由变化。例如:

e⁵⁵tsə³³ “这” mə³³ni⁵⁵ “人” 这人
可说成: mə³³ni⁵⁵ e⁵⁵tsə³³

关于语言变异,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语言变异刍议》^①谈到语言的变异的类型、原因, 语言变异和语言演变的关系, 研究语言变异的意义等问题。研究历史语言学必须研究语言变异, 因为语言的共时状态是历时演变的一个断面, 历时演变寓于共时状态中, 语言共时状态中充满着变异的因素。语言变异是联系共时和历时的桥梁, 研究语言

① 见《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变异可以看到语言演变的过程、方式和趋向，总结出若干历史演变规律。语言变异也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反映了社会对语言的影响，研究语言变异对创制文字、语言规范化、制定新词术语等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应尽量利用各种机会调查和记录语言变异现象，以便为上述研究积累材料。

作者简介：黄布凡，中央民族大学。

机助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系统

潘悟云 李 龙

提要：本文提出用机器帮助进行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的新方法。利用方言与中古音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可以通过代表字的记音达到给调查总表所有汉字记音的目的；最后利用机器同音校验方法校正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的错误。

关键词：机助 同音校验 方言调查

每一个学科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改进。汉语方言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的语音培训班定型。其方法是结构主义，其工具是《方言调查字表》等一系列工具书。到今天为止，汉语方言学总是从田野调查开始，用国际音标记录《方言调查字表》、《方言词汇调查手册》中的字与词，以后整理成声、韵、调表，同音字表，声韵配合表，声韵调的历史比较等。但是，计算机已经进入到各个学科的研究，它理所当然地要进入到汉语方言学。2005年潘悟云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率先把计算机技术全面运用于汉语方言的调查与分析，包括音系整理分析、历史比较、大规模的多方言比较、方言地图绘制，等等。这是用计算机技术来取代传统方法的第一步。但是，如果没有快速的田野调查与建立数据库的方法，对于机助分析来说无异于无米之炊。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研发成功机助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系统。

1. 机助字音调查

这个系统的核心部分是机助同音校检技术。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的传统方法中，都要求做好同音字表。同音字表最重要的用处，就是纠正记音的错误。例如，有一个读 pæ55 的字错记成 pe55，在读音为 pe55 的同音字中，就会混入这个本来应该读 pæ55 的字。人们对同音与不同音的区别有极其敏感的辨别能力。同音字表整理出来以后，让发音人读一遍，在读 pe55 的一批字中，很容易把这个读 pæ55 的字发现出来，把它改成 pæ55 的读音，这就纠正了记音的错误。这种方法我们把它叫作同音校验。但是用传统的方法做同音字表，往往需要几天时间。调查人员不愿意多住旅馆，通常会把这个工作带回家去做。等同音字表做好，再下去找发音人，会非常麻烦。所以同音字表虽然做了，下去做同音校验的工作却忽略了。久而久之，同音字表成为方言调查的例行工作，但是却忘记了用它去做同音校验的目的。

但是计算机做同音字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只需要几分之一秒。而且，我们通过程序实现了把文字与录音绑在一起，使同音字表有声化，能够使一组同音字，一个个地放出声音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同音校验带回家来做，而且可以一次次地做，一直做到每一组同音字听起来都同音为止。

机助调查的原理，就是音变的规律性所造成的汉语各地方音与中古音的语音对应关系。例如，中古的帮母字在北京话中的声母几乎都是 p，只有少数几个例外。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帮母字作代表字，把它的声母记作 p，机器就把 p 传递给所有的帮母字。其他声母、韵母与声调也都有这种对应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选择好代表字，只要给这些少数的代表字记音，就可以把字音传递给字表中的所有汉字。但是，几乎所有的对应规则都会有例外字存在，按照这种方法，就会把这些不规则的字注上错误的读音。例如，“谱”是帮母字，在北京话中读 phu214，现在我们通过帮母读 p 的代表字把 p 也传给了它的声

母，显然与实际的读音不符合，就需要把它的声母从 p 改成 ph。如果要把这些不规则的字一个个检出来，用手工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已经有了机助同音校检的方法，就非常容易做到。我们很容易做成同声表，声母记作 p 的字都会被列在一起，而且可以让它们一个个地播放。当我们听到“谱”字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它的实际读音是 ph，与其他各字的声母 p 不一样，于是就可以把它改过来。用这种同音校验方法，把所有不同音的字都加以纠正，就完成了这个方言的单字音调查。

有些方言如果有邻近方言的调查材料，对它们的调查甚至更加方便。例如，我们想调查一个方言 A，邻近方言 B 有已经调查过的材料。这两个方言非常接近，它们的声、韵、调有许多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读音，通常有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例如 A 方言中的 e，在 B 方言中读 i，我们只要把 B 方言作成数据库，把不一样的读音按对应规则一一进行替换，如韵母 i 替换成 e，这就等于完成了对 A 方言的调查。不过，这种对应关系会有不规则的地方，A 方言中的 e 在 B 方言中大部分是 i，但是也可能有个别字不是 i。这种不规则的例字必须一一纠正。只要我们对 A 方言的每个字作过录音，就可以通过机助同音校检的方法一一纠正。

2. 机助词汇调查

利用已经做好的字音库，可以加快词汇的记音。方法如下。

根据词表录音，填上方言词，关联好，点击就能播放这个词的录音。然后通过程序把方言词中的各字在字音库中找到国际音标的注音，再通过连调库得到连调值，让机器把这个词的注音与连调值转注到注音字段中去。

表 1

ID	义项	方言词	注音	注释
1	太阳	日头	ɲiɿʔ2dɿ13-0	
2	拖	拖	thu52	
3	拖	拖	tha52	仅出现于~鼻涕

通过字音库转过去的读音，因为文白异读、特殊音变等方面的原因，与实际的读音有可能对不上。例如，上表上海话中的“日”有 $zəʔ2$ 与 $ɲiɿʔ2$ 两个读音，程序可能把前个读音传过去了，结果注音栏成了 $zəʔ2dɿ13-0$ 。通过与录音的校对，发现“日”字注音有误，只要在方言词一栏选上“日”字，会出现“日”字的两个异读，选 $ɲiɿʔ2$ 的读音，注音栏就会自动改成 $ɲiɿʔ2dɿ13-0$ 。在字音库中“拖”可能只有 $thu52$ 一个读音，第 3 条“拖”的注音就会成了 $thu52$ ，通过与录音核对，把注音改成 $tha52$ ，“拖”的这个新读音会自动地加到字音库中去。

3. 机助建立连调库

在作词汇调查以前，必须先提取连调规则，建立连调库，这是一项非常繁复的工作，连调复杂的方言，往往要一天至二天的时间才能确定连调规则。最重要的原因是声音接近的连调值之间很难辨别，非母语的调查人甚至会辨认不出来。传统的方法是将这些声音相近的连调值放在一起，认发音人辨认其异同。由于连调类型很多，互相比对的时候工作量很大。连调互相比对的最可靠方法，是所比较的二字组有相同的声、韵，要去找这样的二字组，对调查人来说，也会非常困难。

连调系统中最关键的是二字组连调，多字组连调通常是在二字组连调的基础上扩展来的。机助二字组字连调规则及连调库可以用以下的办法进行。

先建立字组库，前后字各按中古平、上、去、入的全清、次清、

全浊、次浊组合，总共有 256 种可能有的二字组组合，每一种组合中列有 10 个常用词。下面是字组库的一部分：

表 2 字组库

连调类型	例子
全清平-全清平	工兵 工资 专家 珍珠 尖端 中东 军官 标兵 机关 边疆
全清平-次清平	中秋 精通 军区 勾通 交通 高空 冬天 公开 标签 专科
次清平-全清平	参观 参军 通知 春光 开支 开刀 天津 清官 车间 初中
次清平-次清平	春秋 天空 青春 青天 千秋 秋天 偏差 开车 通称 抽空
全清平-全浊平	工钱 都城 基层 专长 奔腾 貂皮 栽培 支持 真情 高潮
全清平-次浊平	工龄 东南 帮忙 肝炎 支流 专门 光明 灾民 包围 资源
次清平-全浊平	通常 超时 开除 天才 青铜 空前 抽查 批评 亲朋 偏旁
次清平-次浊平	参谋 亲人 春游 天涯 青年 清明 吹牛 车轮 匆忙 签名
全浊平-全清平	其中 茶杯 成功 城关 平均 皮包 常规 投资 长江 提高
全浊平-次清平	其他 城区 曹操 晴天 查清 长篇 停车 情操 澄清 乾坤
次浊平-全清平	牙膏 毛巾 阳光 民工 离婚 难关 南瓜 移交 圆规 名单
次浊平-次清平	蓝天 南昌 圆圈 农村 名称 楼梯 文科 离开 年初 年轻
全浊平-全浊平	陶瓷 陪同 成才 磁头 平常 长期 提前 长城 锄头 排球
全浊平-次浊平	成名 仇人 乾隆 才能 平原 皮毛 从来 团员 贫民 童年
次浊平-全浊平	苗条 难题 维持 王牌 渔船 围棋 男排 煤田 名堂 人才
次浊平-次浊平	萌芽 疑难 辽宁 劳模 能源 联名 原油 明年 连忙 农民
全清平-全清去	基建 甘蔗 担架 标记 真正 珍贵 机构 边界 周到 针对

我们把 10 个例子中出现最多的连调值作为这类二字组的连调值。一个语言不可能有 256 种不同的连调组，许多组的连调值是相同的。计算机在整理连调类型的时候，能快速地把有相同连调值的连调组归并为一类，使连调组留下为数不多的类型；机器能把连调值很相近的二字组放在一起，让调查人判断其是否相同；并且能够播放录音，用来检验同一类型组的例子是否有相同的连调值。这样，就能比较快速与准确地做好连调表。

4. 机器自动加中古音

有了中古音，通过有关技术就可以折合成上古音与近代音，在此基础上可以在古音与现代方音之间进行历史比较。通过中古音为中介，可以进行各方音之间的比较。所以，给方言数据库加上中古音，也是机助调查的基本要求。我们根据《广韵》与《集韵》建立了中古音数据库，包括大量的异读。让机器根据所记录的方音，对中古音作动态的选择，给每个汉字加上中古音。

作者简介：潘悟云，上海师范大学语言所；李龙，广西大学。

发音人的选择与合作

戴庆厦

提要：本文认为，正确选择、使用发音人是做好语言田野调查的重要一环，不能忽视。共论述三个问题：发音人的定义及类型；如何选择发音合作人；怎样与发音人合作。

关键词：发音人 选择 合作

我每一次做语言田野调查，都要认真选择发音人，都要重视与他们友好相处。多少年来，发音人都成为我调查工作中的好伙伴、我的好朋友。每当我翻阅已出版的语言田野调查成果，心里自然泛出对发音人的感激之情、怀念之情。

作语言田野调查，必须正确选择、使用发音人，这是做好语言田野调查的重要一环。但这重要的一环，往往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语言工作者，大多还不知道应当怎样选择发音人，怎样与发音人处得好。本文根据作者多年从事田野调查的体会，谈谈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应该如何选择发音人、如何与发音人合作的问题。

1. 发音人的定义及类型

1.1 发音人的定义

语言田野调查，必须使用“发音人”。在我国，“发音人”又称“发音合作人”。英文过去一直称 Informant，后来大多改用 Consultant。中外有的辞书对“发音人”做过定义，但不甚相同。下面摘录一些供参考。如：

R. R. K. Hartmann (哈特曼)、F. C. Stork (斯托克) 合著的《语言学与语言学词典》(*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对“Informant (发音合作人)”的定义是:“指一个说本地话(或本族语)的人, 他的言语是研究他的语言的人研究的模式。在语言实地调查(field-work)中, 特别在方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研究中, 要很好地挑选发音合作人, 他一定要是语言集团的一个代表。”^①

David Crystal (戴维·克里斯特尔) 主编的《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A First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对“Informant (被试人、被询问人)”的定义是:“经常是说某种语言的本族人, 他为语言分析提供语料来源。被试人也可以是语言学家本人,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 提出一个假设或验证一个假设总要找一系列的被试人。……希望这些人能提供一个正在考察的语言的样品。在对从未考察的语言作实地调查时, 被试人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已制订了一些从被试人那里引出有关而自然的语料的精确技术。”^②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的《语言学名词解释》, 也列了专条“发音合作人”。其定义是:“调查方言时提供方言情况的被调查者叫做发音合作人。调查一个地点的方言或土语, 必须请一两位能够正确代表当地民众口语的人作发音合作人。由于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可以不同, 选择发音合作人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③

参考有关“发音人”的定义和多年来使用发音人的实践, 我认为“发音人”的定义可以做如下描述:“发音人是语言田野调查(主要是语言本体调查)全过程或大部过程中为调查者提供口头语料的合作者; 必须是土生土长、熟悉所调查语言的本族人。”对这一定义还可以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1) 发音人是语言田野调查特别是语言本体调查所不可缺少的。

因为不同人的言语(包括发音、用词、造句等)都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不能今天记这个人, 明天又记另一个人, 把一个点的语料搞成不同人的“拼盘”。以语音调查来说, 一个科学的、有价值的音系, 必须以一个有代表性的发音合作人为基础, 并参考其他人的语音特点。再说, 获取语言材料必须是“点、面”相结合的, 即既要在群众中广泛收集语料, 而且还要从固定的发音人那里获取语料。不但如此, 通过固定的发音人记录语料, 能够较快、较好地取得语言田野调查的成果, 为全面完成调查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没有发音人, 语言调查就无从下手, 无法顺利完成。因而, 使用发音人是语言调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法, 如何选择、使用发音人是构成语言田野调查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发音人在调查工作中的身份是调查者的合作者, 其任务是按调查者的需要和意图, 如实地为调查者提供所需的语料。发音人在语言田野调查过程中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 与调查者密切配合好。

(3) 发音人的主要条件是土生土长的、熟悉所调查语言(方言)、能够较好地提供调查者所需语料的本族人。

(4) 设立发音人的岗位主要用于语言本体调查。语言田野调查的内容有多种: 既有语言本体结构方面的, 又有语言使用功能方面的, 还有与语言有关的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但只有语言本体调查, 才需要固定的发音人。

(5) 发音人提供的语料主要是口头的, 通过发音向调查人提供语料。当然, 在可能的条件下, 发音人也可向调查者提供书面语料。

1.2 发音人的类型

语言调查存在不同的内容, 比如有为整理音系提供语料的, 有为研究语法提供例句的, 有为研究词汇、语义提供语料的, 等等, 因而发音人存在不同的类型。

对一种陌生语言的调查, 一般是为了取得对语言概况性的成果而调查的。这类成果的取得: 要记录语音, 整理音位系统; 要记录词汇, 归纳词汇、语义的特点; 要记录句子和话语材料, 分析语法特点。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其质量好坏, 关系到后来的深入研究。过去几十

① 该书的中译本见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② 该书的中译本见方立等译《语言学和语音学基础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③ 见《语言学名词解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年。

年的语言田野调查，大多属于这方面的内容。但这一阶段性的基础调查研究，必须要有固定的发音人的合作，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既定的调查任务。

此外，还有为完成其他研究项目而挑选发音人的。如：为专题的语音、语法、词汇等研究而收集语料的；为语言比较而收集语料的；为文字使用问题而调查方言状况的；为语言接触研究收集语料的，等等。不同的目的，选择发音人的标准也不同。比如，为调查语音专题服务的，发音人必须口齿清楚，发音标准；而为语法专题服务的，必须语言丰富，有表达能力。记录长篇语料的，要挑对民间传统文学有素养的发音人。

发音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承担提供主要语料任务的，可称之为主要发音人，或首席发音人。另一类是补充、印证的发音人，可称之为辅助发音人。二者的任务、要求不完全相同。主要发音人，一般要参加田野调查的全过程，不要轻易调换。辅助发音人的数量多少依调查任务大小、调查组成员多少而定。

2. 如何选择发音人

不同人的语言能力、特点存在差别，所以不是只要会说这种话的人都可以当发音合作人。发音人条件好的，调查任务就完成得快，完成得好；反之亦然。比如，1956年我到云南省墨江县调查哈尼语西摩洛话，发音人发音清晰，反应灵敏，词汇丰富，而且工作耐心，所以不到10天，就记完2000多个词汇。我在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整理了一个自己感到很满意的《哈尼语西摩洛话音系》。同年，我到元江县调查哈尼语，由于发音人不理想，效果反差极大。当时，乡里派来的发音人汉语懂得少，理解又慢，而且音色也不很清晰，加上这个点的变调比较复杂，本调和变调难以区分，记音速度很慢。发音人想回家，多问几句就不耐烦。结果，虽然记了一星期，音系还定不下来。这次调查，是我所有调查中感到最沮丧的一次。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两相对比，我深深感到选择发音人的重要性。

发音人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1) 发音器官正常，语音清晰，语言表达通畅。音色嘶哑、语音模糊、缺门齿、大舌头的人，不宜当发音人。

(2) 土生土长、从小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第一语言）、现还经常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如果是不懂这种语言的人作调查，选择的发音人还必须是既懂母语又懂汉语的双语人，但母语必须纯正。不要使用长大后才学会这种语言的人，或第二语言比母语更好的人，或长期在外地生活的人。

(3) 年龄在20~45岁为宜。因为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发音定型，而且词汇量较大，句型也丰富，有代表性。性别男女皆可。

(4) 要有小学以上的文化水平，能认识常用的汉字。

(5) 反应较快、思路清楚。

(6) 性格好，有耐心，愿意与调查者合作。

具备以上条件的是比较理想的发音人，但往往不易找到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的。在权衡条件时，主要看语言条件有代表性、提供的语料可靠。对于一些使用人数已剩下很少的濒危语言，要寻找条件好的发音人很不容易，就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找到说得比较好的人当发音人。

对拟选用的发音人，要先试用，看是否合适。试用记录半天即可。若感到不合适，应通过妥善方式更换。

我在历次的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发音人很多，其中有理想的，也有不理想的。理想的，记录起来会比较顺利，速度快，给人以愉快的感觉。而遇到不理想的，记起来费劲，速度慢，很影响情绪。比如：2007年我们“语言国情里山彝语调查组”在云南省通海县里山乡做田野调查，在使用发音人时就遇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发音人。

发音人一：李生宝，男，43岁，里山乡芭蕉村落水洞人，小学毕业程度，现任该村村长。芭蕉村是一个彝族聚居村，通用彝语。李生宝的父母和亲戚都是彝族，在家庭内和村子内都说彝语。他还兼用汉语，能用汉语进行一般交际。他发音清晰，词汇量大，而且能说一些民间故事。第一天来试记时，大家就发现他反应快，很好记。而且，

他很有耐心，工作认真。与我们合作共 20 天，共记录了 2700 个词，整理了音系，还记录了词法、句法方面的语料。李生宝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发音人。我们把他当作主要发音人。

发音人二：李春梅，女，18 岁，里山乡芭蕉村落水洞人，初中毕业程度，现在一个工厂做临时工。她从小在彝族聚居的芭蕉村长大，在家庭内和村子内都说彝语。她还能兼用汉语，能用汉语进行一般交际。发音清晰，能说一些小故事。但她的词汇量不及李生宝，句型也不及李生宝丰富。她的语言能力在青少年一代中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选她当辅助发音人。任务有二：一是核对李生宝提供的材料；二是记录她的词汇、语法特点，为分析青少年的语言变化提供语料。她也是比较理想的发音人。在 10 天的记音中，调查组获取了反映青少年语言状况的大量有用语料。

在这个点的调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两个不很理想的发音人。由于我们的调查任务紧，所以只好经过一天的试记就不用了。一位是孙某，20 岁，也是里山乡人，现在派出所任民警。他也是从小在彝族聚居的村寨长大的，第一语言是彝语。平时在家庭内和村子内都说彝语，还兼用汉语，能用汉语进行一般交际。但他掌握的词汇量比同龄人少得多，而且句型受汉语影响较大，没有代表性。还有一个不理想的例子。在李生宝记录的过程中，由于他担任村长，有几天乡里要开会不能不去，我们就让他的儿子李某来顶替几天。李某 18 岁，初中毕业，现在家务农。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第一语言也是彝语。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发音与他的父亲李生宝有些不同。他的父亲在塞音、塞擦音上发浊音的词，他都发清音。而且词汇量与同龄人相比，也少得多。我们发现他在塞音、塞擦音上没有浊音，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从小就说彝语，而且长期与彝族父母生活在一起。开始还以为这是他个人的言语现象，或是青少年出现浊音消失的趋势。第二天一早，调查组就亲自到该村调查这个问题。发现还有几个青少年也是这种情况，但多数不是，连比他小的少年大多还保留浊音。但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浊音？现还不得而知。李某的语言特点值得研究，但缺乏代表性。

为了调查研究的连续性，调查中必须记录发音人的个人简况，还

要留个照片。留个发音人的简况很有必要：一是若要修改、补充材料，便于与发音人联系；二是若干年后若要做追踪调查，就便于联系。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本语名和汉语名）；性别；出生年月日；籍贯（省、县、乡、村）；民族成分；文化程度；主要经历；语言使用情况（母语程度、兼用语程度）；家庭情况（三代人的姓名、年龄、民族成分、语言使用情况）；家庭内语言使用情况（单语或多语，使用特点）；地址、电话（或手机号码）等。这件事不要留到最后再办，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往往容易被忘掉。我早年调查的材料，有少数几个忘掉记录发音人简况，为此常感到遗憾。

1985 年我去基诺山调查基诺语，当时的发音人是文化馆的沙车先生；2005 年我带了一批教师和博士生再上基诺山进一步调查基诺语，凭着当年记下的名字找到了他。我们再作记录时发现了 20 年来基诺语的一些变化。

3. 怎样与发音人合作

做好语言田野调查，有了理想的发音人还不够，还要善于与发音人合作，处理好与发音人的关系。搞好与发音人的关系，是完成田野调查的关键之一。过去，因为与发音人搞不好关系而影响调查、甚至使得发音人中途离走的，时有发生。

与发音人的合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3.1 与发音人建立平等的朋友关系

应当把发音人当成合作关系，朋友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要让发音人心情舒畅地同你合作。处理好与发音人的关系，这当中既有态度问题，又有方法问题。

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必须处处尊重发音人，不要让发音人感到他低于调查队员一等。比如，要安排好发音人的住宿，吃饭时要招呼好，工作时要给发音人倒水，称呼要合适，提问的语气要和蔼，等等。

3.2 在工作中要尊重、听取发音人的意见

为什么要充分尊重发音人的意见？这是因为发音人对自己的语言

最熟悉、最敏感。他的语言里有的成分，你分辨不了，他的敏感，则能够分辨。

比如，发音人认为是同音的，或认为是不同音的，不要轻易予以否定。如果有些词发音人一时回答不上，不要焦急，而要等待，让他慢慢地想，或换个问题。不能追问和显出不耐烦的神情。

当然，发音人的语感不一定都是对的，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特别是性格固执的人，容易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调查者对发音人的意见要在认真听取的基础上，学会善于分辨正误。

3.3 要调动发音人的主观能动性

与发音人共事，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要调动发音人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他主动地为你提供更多的语料。为此，有必要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话，有意识地向发音人灌输一些语言学知识，使他能思考自己语言里存在的现象，主动地为你提供语料。

比如，在调查藏缅语的松紧元音时，你可以用一两个松紧对立的例子，告诉发音人“紧元音是发音时喉头紧缩的，松元音是发音是喉头松弛的”，让他再找别的例子。当求出声调类别后，可以告诉发音人几个声调的不同特点，然后让他自己去确定某个音节应属哪个调。其他如清浊对立、松紧元音对立、长短元音对立、鼻化非鼻化对立等，都可以通过通俗道理的讲解和具体实例的体会，使发音人建立区别音位的语感。又如记录藏缅语的使动范畴时，你可以用已记录到的一对自动词和使动词，告诉他“自动是自己做的，如‘吃’是自己吃，使动是‘让吃’的”，引导他从自己说的话里去找别的例子。把发音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调查工作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4 要照顾好发音人的休息

发音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由于语料要反复核对，发音往往要多次重复，而且田野调查一般都抓得紧，工作时间较长（每天要连续工作八小时以上）。所以，许多发音人对这项整天坐在屋里的工作不很适应，会感到疲乏、内容枯燥。所以在工作中不要长时间地提问，而要让发音人有休息的时间。在休息时间里，可与发音人聊聊家常，关心他的生活、家庭，既得到休息，又能增进相互间的感情。

3.5 要给好报酬

发音人被录用后，要明确告诉他支付报酬的标准。包括：每天给多少钱，工作时间多少，食宿、交通费用怎么解决等。要征求他是否同意。报酬最好是等工作结束时一次付清，若发音人中途想支出些钱使用也可先支出部分。

作者简介：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回到我的拉祜村庄 (2003)^①

马提索夫

翻译：汪锋

现在，我退休了，似乎是时候来做各种“了结”了。我妻子和我一起在泰国度过了生命中最开心的很多时光，尤其值得感念的是1965至1977年间，我三次去泰国调查拉祜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我也曾回去作过一些简短的访问，模模糊糊记得拉祜人和泰国北部的山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然而，从80年代初以来，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在中国而不在东南亚，就开始对泰国故旧的情形隔膜起来。

2003年末，我接受了曼谷 Mahidol 大学的邀请，去做一次演讲，并与一些语言学研究生交谈。一旦这些任务完成，我就可以离开曼谷，前往北部，再访我的拉祜老朋友们。喜上加喜的是，在我准备开始重访之旅前的一个月，我跟 Jalaw 又联系上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Jalaw 曾是我第一次田野调查时的主要发音人。那时，他大约22岁，生于缅甸的掸邦，他的拉祜父母在他9岁时就去世了。他先是在一个掸族家庭长大，之后被送到天主教会学校，在那里他掌握了良好的英语，也取了英文名字 Paul。他卷进了掸人变乱运动，最后不得不越过国界逃到泰国。1966年，我在清迈遇到他时，他的拉祜语已经有些生硬了，也就9岁孩子那么大的词汇量，但是，他仍然具有一个母语者完美的耳朵和口音。我们一起访问拉祜村庄时，他的拉祜语进步得非常快。我们在一起大约工作了15个月。而自1966年开始，我和 Jalaw 完全失去了联络。然后，完全出乎意料地，我接到一个电子邮

件，来自一个叫泰国名 Porn 的人。他就是 Jalaw/Paul，现在是一个60多岁的人了，住在曼谷。他在互联网上发现了我的网页。他给我讲述了他的遭遇。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他在一个旅行社工作了几年，之后，从曼谷的学校中，他获得了三个学士学位（英语、教育管理、市场营销）以及一个硕士学位（市场营销）。随着泰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他认定商业世界不适合他。现在他参加了 Ramkhamhaeng 大学的语言学项目。他说，他进入语言学的灵感是源于我。

所有这些实在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Jalaw 和我要去重访我们的村庄了，就像那过去的日子一样。

2003年11月10—14日（周一—周五）

11月10日，星期一，我们从柬埔寨的 Siem Reap 乘飞机抵达曼谷。Don Muang 机场上的风景让我们确信回到了泰国——房门的上面有“穆斯林祈祷处”的标识；候机室里一排五彩缤纷的塑料椅子上写着“僧侣专座”。

我们入住皇家河宾馆，就在 Chao Phraya 河上，是流入这拥挤、污染的城市的河流中比较令人心怡的一条交通要道。

11月11日，星期二，我终于在宾馆大堂的咖啡厅见到了 Jalaw。他从遥远的郊区乘公共汽车来，几乎迟到了两个小时。我给他看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拉祜朋友们的照片，复印自我的拉祜—英语词典。令我讶异的是，他似乎对此只是略有兴致，甚至对照片中年轻的自己也是如此。我试图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建议性的对应语言学概念的拉祜新语，那是我跟另外一个发音人 Ya-pa-eh 于1977年弄出来的，目的是解释怎样使用该词典，然而，这一努力完全是白费，我无法让他专注于此。这还是那个愿意几小时耐心地坐在那里给我解释词语的 Jalaw 吗？再自然不过的，他认为我的拉祜语还是在1965—1966年的那个水平，于是，他更愿意跟我讲英语。

11月12日星期三下午，我在 Mahidol 作了一次报告：《区域语义学：有这么个事情么？》，我的结论是或许有。

^① 为了印刷方便，本文中的泰文和拉祜文都采用传教士的通用写法，而不是严格的国际音标。

11月15-16 (周六—周日)

约一个小时向北的航程把 Susan、Jalaw 和我带到了清迈，泰国的第二大城市，一个越来越拥挤的超过百万人口的繁盛之地。我们住到皇家 Lanna 宾馆，一幢 15 层的高楼。(1965—1966 年的清迈还没有高楼大厦，其时，人口大约才 6 万。)

在一个大清真寺附近的清真餐馆里，我们品尝了一顿 Khao soi 午餐。穆斯林的存在比过去的清迈要鲜明得多。我们每人吃了两碗。Khao soi 是一种赏心悦目的美味杂烩，源自缅甸，一种以扁豆和鸡肉为底的复杂汤食，再佐以洋葱、大蒜、生姜、辣子、姜黄和椰奶，在汤的主体中有鸡块和软面条，以及六七种点缀在上面——油炸面条、油炸大蒜、磨碎的花生、柠檬条……

下一步该联络另一位加入此次行程的朋友了。几个月前，一个在一所中西部大学就读的本科生跟我联系，他正在清迈大学交换学习一年，叫 David。David 是一个热心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他已经想办法访问过清迈北部的一个拉祜村庄，在那里他拍摄了一部日常生活的视频，突出了静脉注射海洛因和安非他明造成的巨大问题现在正困扰着许多贫穷的山居村庄。他把该影片寄给我，我把它放给我的一群学生看，他们既赞叹不已，又觉得难过恶心。

David 对我说很有兴趣跟我一起访问其他的拉祜村庄，并愿意摄录具体过程。我给他打电话，电话铃响了差不多 15 次，他终于以低沉得近乎半死的声音接了电话。这看起来大事不妙，尽管他向我保证他确实要参加这次行程。他后来透露说，他跟他一起来的交换生玩了个通宵。这天晚些时候，我在宾馆的大堂里和他见了面。他给了我个精心的三方握手礼，我因此回心转意。他最终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小伙。

我们团队的第四成员是 Jalaw 的熟人，他愿意做我们的司机，一个四十岁的快活人，叫 Roengsak，来自泰国东北的 Korat，几乎不会英语，但是能流利地说标准泰语，据说是一个出色的司机。他在 Jalaw 的房间里和我见了面，带着他所有的证明。他早先是一个银行的信贷

官员，他说他有着跑遍整个泰国北部的丰富经验，那是为了去拜访各位银行客户（包括我们后面会见到的国军的残部），我当即就雇了他，不管在隐约中觉得他认为我很天真，还稍微有点可笑。

晚上，我们五个去外面的餐馆吃饭，很快我们就被成群穿着传统服装的阿卡女人围住，兜售各种小玩意，特别是银镯子、便宜的珠宝、缅甸方头雪茄。在跟一个说拉祜语的阿卡女人经过一阵激烈的完全搞笑式的讨价还价之后，我花 35 泰铢买了她的雪茄。（她先要价 60，我出价 20，她降到 35，我还到 30，她坚持要 35，我就让步了。）这玩意最终被证明为一次很好的投资。在旅途中，David 和我喜欢夜晚在宾馆抽它们。它们也十分方便，常能作为一个友好的姿态来招呼我们遇到的人。司机大概因为谦恭而不愿多吃。

11月17 (周一)

我们同 Jalaw 一起在宾馆里共进了一顿令人沮丧的行前自助早餐。Jalaw 现在变成了一个迷糊的老绅士，带着装在蓝边盒子里的眼镜，镜片半吊在他的鼻子上。他并没有听进去多少你告诉他的，他自己忙着说话。在你说完第一句后，他说“我知道了”，就不再聆听。我记得他在 1965—1966 年时并不是这样。他没有结过婚，虽然他告诉过我我们的朋友 Thuyi 曾经试图撮合他跟一个拉祜姑娘。Jalaw 十分注意自己的饮食，他已经不再喝含酒精的饮料，并十分小心地摄取足量的钙。他确实会很熟练的说五种语言——缅甸语、掸语、北部泰语、标准泰语和英语——但他确实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除了他的三个学士学位和一个硕士学位，他梦想得到一个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似乎很虚幻了，这需要花费他 100 万泰铢和五年时间，如果按照他目前的进度来算的话。

租车计划的代理们在大约早上 8 点时就到了，正在大堂等我签署一些文件。David 和 Roengsak 准时到了，急于出发。我们对四轮驱动的 2001 年丰田四门车做了郑重的“检查”，找找已有的毛病。汽车在糟糕的路上颠簸。我们四个（再加上 Roengsak 的女友）在车前照了几张照片。这车每天要花费 2207 泰铢，司机要 1000 泰铢。（泰铢今天兑

换美元只值 35，仅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半。)

我们把 Susan 留在 Ping 河东岸一个舒适的旅店里，叫 LePont，她要在这儿度过四个晚上，而我们得赶路。

在考虑这次出行时，我仍然闪回到以前在拉祜村庄的旧时光，我列了一个必需品的单子：水壶、毯子、手电筒电池、厕纸、牙签、垫子、毛巾、驱虫剂，等等。实际上，很快就发现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用得上的，既然我们将住到酒店里。最终，除了衣服、照相机和笔记本外，我几乎什么也没带。没有磁带录音机，但 David 有摄像机。

我们四个上了丰田车，按照如下座次，直到旅途结束：司机在右，Jalaw 挨着他；David 坐在 Jalaw 后面，在左边；我在司机后面，在右边。

在离开清迈之前，我们决定参观一下山居部落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店，是一个新寡的阿卡女人开的。她的丈夫是一个荷兰人类学家，在几个月之前刚刚去世。她很友好，但明显地，十分沮丧。在比较阿卡和拉祜语关于各种摆设的工艺品的词语时，我们还有一些兴致，计有肩包、铜锣、拖鞋、篮子、帽子、束腰。（阿卡语和拉祜语有很近的亲属关系，它们之间有几百个明显的同源词。）我买了一个 2003 年的阿卡日历，星期里的各个日子都与动物相联系，很快，它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因为 2003 年就要到头了，但是看看也很好。像这样的小店已经成了民族工艺品的主要售点，我直到这次行程的后期才意识到这一点。

出发了，我们走在往北到 Chiangdao 和 Farng 的路上，中间停在 Maemalai 一个 Roengsak 熟悉的饭馆吃中饭。我吃了 baamii 蛋面，还有鸭肉——绝对美味，细嫩、无骨、不肥的肉。David 吃了两碗。其他人吃了 kuaytiaw naam，也是两碗。

Jalaw 在清迈已经问到我在 1970 年的调查中的主要发音人 Jamaw 情况不太好，也不再住在 Huay Tat 村庄了，而是在靠近 Mae Taeng 的平原上的传教士居地。在转错了几次后，我们最终发现了那个地方，进到一栋楼里，门上的标牌用泰语和英语写着“基督教堂/泰国北部地区中心”。前门的右边有一个办公室，有一些传教管理者在，一群

看起来乏味的美国人，没有人对我或我的队友们表示出些微的兴趣，也不打算介绍他们自己。但是也有一些拉祜人在周围，包括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看起来十分熟悉，后来知道她是 Ya-pa-eh 的女儿，跟她的母亲 Na-sheh 像是一个模子出来的。Na-sheh 的照片给我的词典增色不少。在主房间中，就在前门内，有一个玻璃箱子，装着一些出版物，主要是拉祜初级读本和诸如此类的。我很高兴地在里面看到我的那本拉祜词典，就是我在 1991 年时留给 Jamaw 父母的，附录的小册子已经不见了，这本书看起来被恰当地用过了。书有点湿了，但品相仍旧很好。（当我带来它的时候，Jamaw 已经离开了 Huay Tat。他父母把它放在他们新得的电视机上，一个尊贵的地方。）

有人跑去找 Jamaw，他的家离教堂只有几百码远。我热切地等着他。他几分钟后就到了，他并没有表现出讶异，只是很羞涩地微笑，典型的拉祜方式。他看起来很不好，可怜的老朋友。他的脸皱皱巴巴的，蜡黄蜡黄的，很多牙齿都掉了。他说他得了一种“粉骨病”（aw-mvuh-ku hpfuh eh ve），为了能使我明白，他用手指向上摸我的脊椎，说是他的脊椎患病了（可能是脊椎炎之类）。他说他已经动过手术了，感觉好一些了，但还是很虚弱，不能工作。他邀请我去他家里，我们在火热的太阳底下慢慢走过去，屋里凉爽舒适，他给我水和茶。我没有认出他的妻子，他们有五个小孩，三个儿子和女儿。两个儿子在，都很英俊，比他们的父亲高。Jamaw 告诉我，其中一个正在学自动机械，另外一个正在学电工。慢慢地，我体会到年轻人不再耕作了，因为传统的农业在大部分地方被禁了。Jamaw 的儿子实际上比其他拉祜年轻人要强，因为他们至少在学习贸易，不再做累断腰背的体力活。另一方面，一旦他们永久定居在泰国的大城市的话，或许慢慢地他们会不再说拉祜语。

当我们正聊着的时候，一个大腹便便的泰人进来了，他是当地学校的农业教师。他看到我时很讶异，就问我是谁。我给了他我的名片，我们以泰语互相打趣。他用北部泰语跟 Jamaw 交谈，我问他是否懂拉祜语，但是，带着一些尴尬，他承认自己连一个词都不会。于是，我特意用拉祜语同 Jamaw 说话。Jamaw 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地址，然

后我们回转向教堂，彼此手环着对方的腰走完了整个路程。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可能不会再见他了。

我想买一份教堂展示的拉祜小册子，但是大多数册子他们也只有一份。他们有一份额外的初级读本全书，在商量了价格后，我买下了。一些拉祜人站在周围，他们可以看出我识数。年轻一些的拉祜人似乎特别高兴能看到我。他们曾听说过我，即使他们不记得我 1990 年的简短造访。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见到我时大哭起来，她的母亲安抚她说：“不要怕，不要怕，他是拉祜人。”如果我真想这样，我可以在这里度过余生，我想着想着就心上发热。我们在教堂前合了影，然后就不得不再次上路。

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我研究的主要村庄，Huay Tat，我在 1965 年曾经第一次造访的村子。我们回到主路上，继续向北，刚刚在 Chiangdao 之外，然后下到左边，上一条小侧路，过去通常只有四轮驱动或摩托车能通行，到处都是大坑，横亘着岩石、树枝、泥沼，在雨季时几乎是不能通过的。我通常是走上去，一般是同 Jalaw 一起，大约要 3 小时的样子。（我记得最近一次我自己独自走上去，是在 1977 年我 40 岁生日刚过之时。）现在，路已经完全平整，面上铺了一层柏油，这一段汽车只要约 20 分钟。我已经忘记了那风景是多么绚丽，特别是当你通过车窗来奢侈地欣赏它，而不是通过汗湿的眼镜的时候。随着汽车沿路蜿蜒而上，视野就开阔起来，峰峦叠嶂，遥远的山脉在迷蒙中苍然矗立，山谷间溪流淙淙，宽大的香蕉叶与各式各样的竹叶交错相映，大树上缠绕着古藤，含铁丰富的土壤闪着明亮的红褐色（红土，它的学名，跟云南的土壤非常相似）。快到 Huay Tat 的中途，我请司机停一下，我们下车出来，尽情呼吸那纯净新鲜的空气，与曼谷和清迈那浑浊的气流截然不同。这里也是过去我和 Jalaw 通常歇脚的地方，十分欣快地把背包甩到一边，踢掉靴子^①，然后我很舒展地躺到小亭子的荫凉处，泰语叫 saalaa，很早就立在那里了，一定是某个

^① 就是我的登山鞋和 Jalaw 的凉鞋。由于数十年的赤足行走，他脚上的老茧跟皮革一样厚，脚趾也分得很开，拉祜语称鞋子为 lkui-no?（直译是“脚夹子”）。

想为疲惫的旅人开路以修功德的信徒做的好事。然而，saalaa 已经不在，尽管那流过它的小溪仍在。Jalaw 和其他人通过垫脚石跳过溪流，而我还小心地站在近岸，我们相互照了些照片。（我过去常常是要通过一个会转动的圆木来跨越水流湍急、满是石头的溪流，Jalaw 和其他人用赤脚毫不费事地就过了，而我通常要坐着移动过去。）

再回到车上，我们很快就到了村子。村子叫 Huay Tat，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层叠的记忆，现在我却完全认不出来了。许多房子还是干栏式建筑，以提供给家畜圈槽，现在是木头加金属屋顶了，替换了以前的篾片墙、地板和茅草顶。现在的村庄比六七十年代要大得多，那时大约只有 20 座房子。现在是热天，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 20 多岁的小伙，正在棚子里停摩托车，大脸，高颧骨，明澈的眼睛，大嘴巴，看起来十分熟悉。我们问他哪是 Ya-pa-eh 的房子，他指了指旁边的建筑，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在家，去打鸟了。拉祜男人和男孩们最喜欢打猎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用火药枪。缅语称拉祜为 Mousou，借到泰语是 Muser，意思是“猎人”，拉祜人也一直以他们的狩猎能力而自豪。^① 现在没有多少动物可猎了，像老虎、野猪等大的猎物十多年前就被捕绝了，中等的，像斑点鹿、猴子、野牛（黑野牛、红野牛）也一样。剩下的只是一些啮齿动物（fa?）和鸟雀（nga?）。或许因为这些词语在拉祜语中押韵，它们成对出现来表示动物的统称，比如：fa?-aw-nga?-aw “老鼠和鸟的食物（指收割后不小心留在田里的谷穗等）”和 fa?-htaw-nga?-htaw “动物园”（直译是：老鼠-牢笼-鸟-牢笼）。

我们提到 Shala Jabo^②，Huay Tat 的前基督教牧师，他的帮助对我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我于 1965—1966 年间的第一次调查来说，我在这个村子逗留时，常常是待好几天，我基本上都是睡在他的房子里。我在来泰国之前，已经听 Jalaw 说过 Jabo 刚刚过世。这位小伙确认了这

^① 关于拉祜狩猎的趣味性解说，源自生长于拉祜群落的美国传教士的眼光，参见 Gordon Young 的《侵入者的轨迹》。

^② Shala（根本上源自梵语——acharya，中间经过了缅语和掸语）是一个尊称，在拉祜语中用作称呼牧师和外来的语言学家。

一消息,是的,他死了。他还给我们指他以前的房子, Ya-pa-eh 房子下面的那所。

有人叫一个孩子找 Ya-pa-eh。这时,他的妻子 Na-sheh 请我们到屋里,她的女儿跟她一模一样,我刚在 Mae Taeng 碰到过。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年轻人跟着我们爬梯进屋,半途中,我转过身说,你很像头人 Jabi,他似乎不怎么惊奇,说,我是他的儿子。这确证了我老朋友的基因有多强!我问他父亲在哪里,他含糊地说他自己住在自己建的一个房子里,离村子很远。稍后 Jalaw 确证说,自从小女儿几年前去世后, Jabi 的头脑就不对了。他曾经是一个狂人和运动健将,我第一次调查时, Huay Tat 的头人以年轻时代的桂冠猎手而著称。^①

我坐在 Ya-pa-eh 家的地板上等他回来。1955—1956 年他还是个 14 岁小伙时,我已经结识他了。^② 自此后他对我的追询和记录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愿意数小时地待在周围,听着我的记录。我们变成了好朋友。我给了他一个地球仪、一把吉他,把会的几首曲子教给他,很快他就比我弹得好。1977 年,他是我的主要发音人,和我一起清迈还核对拉祜词典的每一个词条达数月之久,纠正错误,扩充内容,解释意义的细微之处。^③ (在我 1977 年的第三次调查中,他陪我到其他村庄去。我特别记得那个贫穷的万物有灵论村庄,我同一群西方人和 Jathaw, 以及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钦人去,钦人会 7 种语言,最后死于一次土地争斗中。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吉普陷进泥沼,我们最终到地方之后,为打破僵局,我决定先核对传统的 12 天一星期制下每天的动物名,现在这些在基督教村子里基本上都忘记了。当我按照我的笔记读出那些日子的名称时,那个万物有灵的牧师目瞪口呆。Ya-pa-eh 大笑,骄傲地告诉他,我已经把它们全部记下来了。(bvuh a ve yo!) 最后,那个人请我到他屋里,给我往一个缺口的茶碟里倒茶,茶碟马

上就破了,这使贫寒的主人异常难堪。

在我们等 Ya-pa-eh 回来时,我们同 Jabi 的儿子和 Nasheh 聊天,他们告诉我一个住在 Huay Tat 的美国人的情况,那是一个退伍军人,娶了个拉祜妻子,但他很少出来,每个人都叫他 faʔ-hpi Kala-hpfuh (囊鼠白人)^④,因为他的孤僻,习惯夜猫子生活。环顾房子,我注意到几个架子上有电器——一个“响盒”、一台短波收音机和一样或许是磁带录音机或者录像机,我学到了一个词 laʔ-sheh htolashaʔ “手机”(直译:手—电话)。

大约 20 分钟后, Ya-pa-eh 从后门进来了,我跳起来,大叫,“Ya-pa-eh o!”我们握手,拥抱。他看起来很好,风采依旧,大约 55 岁了,他的头发夹杂着些灰白了,露齿而笑。他唯一的抱怨是膝盖痛,我猜是一种关节炎。他和 Nasheh 邀请我们待上一个晚上,但是我们紧凑的行程不允许这样。我们计划还要访问 Nawng Khiaw [大湖], 一个很大的拉祜村落,那儿我从来没去过。据说有 500 多所房子(还有一定数目的 Lawa、景颇、阿卡人住在拉祜人的“卫星村”),因此,我们不得不马上离开,以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我给他们说,我会尽可能再回来。在聊天喝茶半个小时后,我们不得不走了。我们要走时, Na-sheh 给了我一塑料袋他们自己种的茶,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忘记了给他们带礼物! Jalaw 和我曾一致认为最好是从城里屠夫那里买块肉带来,但由于出发匆忙,我们完全搞忘了。过去,我一直会带礼物,至少是食物——鸡蛋、干肉、糖果和给孩子们的口香糖、缅甸方头雪茄。当我造访一个新的村庄,或者几年之后回到一个旧地方,我一般会付费给头人、牧师或者其他任何有猪要杀的人。在那些日子里,一头猪就可以让像 Huay Tat 这样的整个村子饱餐一顿。现在甚至三四头猪都可能不够,而且就算是我真的花这么多钱,宴席也差不多要两天准备。

我付钱买猪来“赢得功德”的隐秘动机是学那些关于内脏的拉祜

① 他在 Young 的书中很突出。

②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小男孩”或“小儿子”,是跟随他一生的老雅号,很像一些人在美国还被称为“Sonny”,拉祜人或许是因为传统名字的贫乏,喜欢用雅号,而且常常指不好的物理特征,比如胖子,或者龅牙。没有什么冒犯的。

③ 这本 1436 页的书最终在 1988 年出版。

④ 或许他是一个来自越南的逃亡者,或者某种东西。faʔ-hpi 指 *Rhizomys sumatrensis* “竹鼠”,一种会挖洞的啮齿动物,类似于北美的囊鼠,比较上文提到的 faʔ。

词语,看他们怎样精确地分割猪肉,把他们放在香蕉叶上,分派给每一家。如果他们时间充足,他们可以准备非常美味的菜肴——汤、肉丸、肉骨一起煎炒——用尽每一个可见的部分,佐以各种调料:盐、蒜、姜、辣子。拉祜人会嚼骨头,为了补足营养。吃猪肉的快乐一年之中只能享受几次,一般是在新年和秋季的新米节时。特别喜欢吃的是猪肠子,非常长,需要经过仔细的清洗。^①在传统的拉祜饭菜中保留的精品是他们高营养的带壳褐米,在他们的开荒田地(山地)中经由他们的辛勤的汗水浇灌。现在不准他们从事开荒农业了,他们转为吃白米,或者好吃但营养少得多的黏米,这通常是北部泰国人吃的。

作为宴会的东主,我通常被催促吃下大量的食物,某人曾说:“使劲塞,直到你的嘴唇和胡子都滴着猪油!”然而,杀猪也有一些不好玩的事情。不像鸡,猪很聪明,它们很清楚自己的末日快要到了,当屠刀临近时,它们发出恐怖的嚎叫。一次,这嚎叫太令人烦心,以致屠宰者的刀错过了心脏,于是,可怜的猪加剧了挣扎。这牲畜如此顽强的求生,搞得他不得不把开水灌进它的喉咙。^②同时,旁边的人主要是注意把从多个创口流出的每一滴血都接到碗里,到时候可以放到汤中。

回到当下, Ya-pa-eh 现在是我能与之合作的唯一主要发音人了。Shala Jabo 去世了, Jabi 精神紊乱, Jamaw 身体欠佳。我告诉 Ya-pa-eh 我正在把词典转成一部英语—拉祜双解词典,他对此十分感兴趣。当然,从年轻一代中找发音人对我来说没有问题。我确信,比如, Ya-pa-eh 的女儿和 Jamaw 的儿子很愿意跟我合作,但是他们对于过去生活方式的知识已经非常有限了,随着他们的长大和他们父母的老去,他们会越来越少用拉祜语了。

在这过于简短的访问之后,我们分手了。走到 Ya-pa-eh 的 ko-

ca,^①我突然想起一件苦甜交织的事情:那次早上我在 Shala Jabo 家的楼台上刷牙,我踏到一块松垮的篾地板上,慢慢地下降了五英尺,没入泥中,牙刷还在我手里,连带着大部分的楼台下来,我的脸上明显有着喜剧式的迷惑表情。Shala Jabo 不得不带我去小溪中冲洗,努力保持着不笑。一起更严重的事故发生在我的同事,阿卡专家 Inga-Lill Hansson 身上。一天,她在阿卡村子兴致冲冲地准备录一个萨满通灵仪式。她冲上斜坡时,突然失去了平衡,然后掉了下来,把她的脚夹到了两个横档之间,饱受脚踝的深深刺痛。她被抬进房子里,她不得不在那儿躺着,非常恼怒,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被送到医院。

在走向丰田车的路上,我听到了孩子的叽叽喳喳声。一群可爱的五六岁孩子正在一个铁皮顶的谷仓式房子里上课,学习读拉祜语。在教室前面空旷地的中心长着一棵巨大的树,实际上是三个连在一起的树干,这些我丝毫想不起来了。我被告知这些树干过去是分开的。然而,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村中心过去没有这么大的开阔地——最后知道原来这是后来清理的,以便机动车的行动——因此这些树干或许不是非常引人注目。一般来说,我并不善于观察,但这只是增加了我外乡人的感觉。

回到丰田车,我们正开始下山,大约3点半,一大群大一点的孩子子们正从平原的泰语学校返来。他们都是很健壮的孩子,一个星期有好几天都要花数个小时背着他们的背包上山,但是变得越来越融入泰文化了。

现在到了下午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 Nawng Khiaw,特别是既然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如何才能到那儿。车开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决定在 Arunatai 休息一下,是一个中国云南人住的村子,以前是国民党军残部常去的地方,过去是禁止旅游的。我们费力地找到一个看起来有希望的小铺子,我们向和蔼但显得十分讶异的开店的中国女人要了咖啡。她不得不跑着去别的地方拿来咖啡,于是,我利用这段时

① 缅语词“we?wu”字面意思是“猪—肠子”,该词已经借进了拉祜语 aw-veh。

② 可以庆幸的是,该牲畜的痛苦很快就结束了,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

① ko-ca 翻译作“露台”,是拉祜族房子门前升起的一个平台,用来晒谷子,存放水葫芦和鞋袜等。

间去了后面较远的盥洗室。到我回来时,我有点恼怒,发现司机已经给自己要了一瓶啤酒。他看上去有点尴尬,但是努力开玩笑来遮掩,说什么一瓶啤酒可以令人在开车时更机敏。我当然不相信这个,但是忍住什么也没有说,仅仅是看上去不怎么赞成。

回到路上,才发现没有人知道怎么去 Nawng Khiaw,我们下了主路去 Farng,现在跑到了一条铺得很好,但是曲折蜿蜒的路,是通往 Angkhan 自然保护区的。风景异常优美,但是夜幕开始降临,我感觉有些糟糕。我们决定放弃 Nawng Khiaw。随着我们进入山区,上上下下,左拐右弯,驾驶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 Roengsak 的办法是大声说话,嬉笑,犹如他正沉浸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时段。Jalaw 则不停地说话。很快,天就漆黑了,车里也开始冻起来了。随着温度的下降,防风窗开始被雾模糊了,但是 Jalaw 不知道怎么使用除霜器,于是,司机不得不打开窗户, Jalaw 也不会操作暖气,我们就快被冻僵了,缩在后排座位上。像个孩子似的,我不停地问,还有多远到 Farng? 我们到了么? 司机和 Jalaw 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出时间来安慰我——十五分钟,半个小时,我们快到了。David 和我今天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几乎挨不到 Farng 的旅馆。

这样搞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最终回到了 Farng 主路上, Chai Prakan 的南部,车也开始有速度了。“现在还有多久到 Farng?” 我问道。“快到了。” 他们回答说。现在真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了,很快我们就过了一个标识有 Farng 的路口。我听到司机低声问 Jalaw 应该走哪一条岔路, Jalaw 回头瞟了我一眼,指着左边的分叉,司机高兴地点了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在黑暗的路上飞驰。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到 Farng?” 我问道。“哦,” Jalaw 说,“我们过了 Farng。我们正在前往 Tha Ton, 我们马上就到了。”

这时,我发脾气了。我这样做竟然有说服力,我确信这有,因为司机马上掉头往五公里远的 Farng 开了。接下来的行驶被一阵不愉快的沉默笼罩着。(我想,这司机可能有些好朋友在 Tha Ton, 但是在 Farng 不认识什么人。)

Farng 过去曾是一个难住的城镇,是海洛因加工的中心,被一些中

国中介控制,他们从山地民族购买粗鸦片,也向国民党军残部交保护费。等到产品到了曼谷,价钱就要翻几番。我坐公共汽车经过 Farng 时曾经见过这样的情景——一个长发凌乱的人,上衣被剥到腰间了,绑在一个树桩上,被一个穿制服的人鞭打。

Roengsak 带我们到料想应该是 Farng 最好的宾馆, Chook Thani。我们的房间在第4层,没有电梯,但我们没有太多行李,所以也无所谓。我们旅途的四个夜晚都是要三个房间, Jalaw 和 Roengsak 一间, David 一间, 我一间。房间比较简单。与所有泰国旅店一样,房间里有两瓶免费水,有很尖锐的一拧就掉的金属盖子。

Roengsak 带我们去他认识的一个地方吃晚饭。我们在外面吃,蚊子的攻击性很强,但是桌子底下没有蚊香。我们都非常饿。食物也不差。我给 David 和自己要了啤酒,并问司机是否要一瓶。令我惊讶的是,他尴尬地拒绝了,似乎是为他在 Arunatai 喝的啤酒后悔,也不想惹怒我。他在整个旅途中再也没有喝过酒,即使是在一天的驾驶结束之后我也不在乎他是否喝了酒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吃饭的间歇,我去洗手间,我在方便时,一个猪样的家伙在镜前弄好了头发,用英语问候我:“你好,从哪儿来?” “加州。” 我回答说。这似乎让他很开心:“噢,加一里一福一利一亚! 施一瓦一辛一格! ——哈,哈,哈!” 在泰国的洗手间里听到对我们州长的嘲弄实在不舒服,我勉强给了他一个微笑,结束了这次对话。吃完饭,我结了账,正准备离开,那个在洗手间出现的胖家伙来跟我们再见,原来他是饭店的老板,司机的熟人, Roengsak 介绍说我是个教授。我以夸张的泰式礼仪谢谢他的晚餐,并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傲慢、讥笑到谦恭只在转瞬间。

David 稍后到我房间来见我,我们一起讨论了今天的事情,他告诉我,他23岁时已经经历了所有的事情。

11月18日(星期二)

早餐在离宾馆几条街的一个脏脏的小地方,日用的食物摆在塑料

柜里。Jalaw 和司机选了一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David 吃了一个“khanom cin”或“中国蛋糕”，实际上是面条。我吃了热咖喱，是在没有咖啡时使人清醒的东西。

Jalaw 非常想先去访问一个叫 Paabon 的地方，在 Farng 外几公里，那儿的一个天主教牧师是他的熟人，收留孤儿以及贫苦的拉祜族和其他山民的孩子。我们敲了他的住处和办公室的门，一个拉祜少年开了门，他很快就去找到了 Giovanni Zimbaldi 神父，一个保养得很好的 70 多岁老人，有一个艺术性的鹰钩鼻，深深的眼睛带着暗色的圈环绕着它们，这给了他既高贵又依稀风流的气度。我们握手致意，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马上就冲着我喊道：“你就是马提索夫啊！我多年来一直用你的语法书呢！”

我们受邀进去聊一会，Zimbaldi 神父搞了一份又脏又旧的我的拉祜语法（1973 年印刷），上面有许多用得很厉害的痕迹。他给我展示了一些他自己的出版物，用特别的天主教正字法写的训诫和祷告文（跟浸会的不同，当然也和中国用的拼音以及我自己的语音转写也不同）。他慷慨地赠给我一份“o-qo pui leh g'ui-sha hta? bo law ve”（鞠躬向上帝祈祷）。茶叙在另外一个房间，有茶和糖。Jalaw 赠给神父一张他自己多少有些奇特的名片，列着他的三个学士和一个硕士。这对牧师没有起到期待的效果，他以此来惩戒 Jalaw，因为他浪费时间下到曼谷去，而不是在山区上做神的事务，特别是应帮他做些照顾拉祜儿童的工作。带着苦笑，他用三种拉祜语说法来表达“做神圣的工作”：bo-kan-shi-kan, bo-qha-shi-qha, bo-hpaw-shi-hpaw。可怜的 Jalaw 吃了一惊。（我也认为 Jalaw 如果回到泰国北部，他可以做得很好。）神父说的拉祜语很流利，但是有很重的口音。

神父 Zimbaldi 带我去他的领地参观，同时也讲讲他自己的事情给我听。他来自米兰，刚刚庆祝完他从事神职 50 周年。他的机构庇护了约 150 个孩子和少年，年龄范围从 3 ~ 17 岁。他给我看了他们的花园和菜园，那里出产了众多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还参观了他们的动物圈栏，有鸡、老鼠、鸭子和猪。在生活区，我看到了简单的设备和宿舍。我被带进了一间教室，一个泰族志愿者正在教一群五六岁大的

孩子们泰文字母。尽我最好的拉祜语水平，我告诉他们我来拜访他们。得到的回应是恐怖的尖叫，尤其是小女孩的，每个人都从他们的座位逃开，跑到房子的角落。神父不得不跑进来，更慢更强调地重复我刚才说的话。我赶紧退出来，不想再刺激他们。

总的来说，我很喜欢神父 Zimbaldi。他抱怨缺乏资金去做他想做的善事，特别是资助他聪明的学生们继续学习，甚至是大学教育。可以看到，有较高学历的 Jalaw 可以给他很大帮助。

似乎很清楚了，传教活动正在踏入泰国北部，一场计划好的运动正在争取最后的泛神论者领地，特别是在掸邦边界上的 Maehong-sorn 省，这里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至今还保留着传统开荒农业的地方。对我而言，传教活动最糟糕的方面就是各种教派之间的争斗。自然的，神父 Zimbaldi 完全反对浸会传教士 Paul Lewis，他引入了生育控制（特别是结扎手术）到拉祜、傈僳和阿卡人中。^①也有一些俗世中人反对生育控制，包括某些人类学家和一些业余活动家，比如那个管理阿卡遗产基金的人，他指责很有意义的生育控制是“种族灭绝”。

在早上时，我们抵达了 Tha Ton 的 Baan Suan 河边度假区，实际上只要相对很短的时间从 Farng 区就可以到了，大约 45 分钟的样子。最贵的房间是正在河面上的，相当有意思，但是我的三个旅伴认为那是浪费金钱，于是我们就住在上一楼的三个相邻的房间里，中饭是在 Kok 河南岸一个美丽的饭馆吃的。食物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这顿饭还比较烦人，因为饭店老板在我们邻桌坐下，抽着雪茄，说着一些愚蠢的笑话，发表他对于各种问题的不成熟看法。连司机和 Jalaw 也被他弄烦了，只以单字作为回应。当他暂时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他就用他的雪茄烟杆敲桌子，只是为了保持我们对他的注意。除了风景外，这一餐唯一的好东西是 khai-jat-sai，一个开胃的煎蛋——在这次旅行中是我主要的食物。

^① 那里的人很久以前就已经对生育控制感兴趣。我记得那个和善的太太于 1966 年到清迈我们的房间拜访时害羞地用泰语问我妻子，她可以服什么药来避免每年都怀孕。

我们的下一站, Shantondu, 位于 Kok 河的北岸, 是我最喜欢的村子之一。我在 1965 年、1966 年和 1970 年中大约造访了三到四次。它过去要比 Huay Tat 大得多, 虽然现在人口已经从 80 户降到 25 户了。^① 在过去的日子里, 这会是一次费劲的旅行, 从清迈北部的 Chang Pheuak 门开始, 坐长途汽车, 经过 Mae Rim, Mae Daeng, Chiangdao, Fang, 最终到达该条线路的终点 Tha Ton, 一个小地方。为了解闷, 有时候司机会跟其他汽车“耍鸡”。^② 有一次我无法忍受, 就要求下车, 停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外国人有时候能跟司机一起坐在前面, 除非有僧人在场, 他们自然有权利坐最好的位置。其他时候我就坐在后面, 常常是我的腿伸在前面, 靠在包着冰块的背包上, 或者是动物笼子、米袋子等等。猪和鸡很多, 人坐在顶上, 吊在前进的板上。有一些很少的暂停供男人方便, 而女人不得不忍受着, 一直到旅行的终点。从 Tha Ton 到 Huay Tat 要三个小时, 但是十分舒服的徒步, 沿着 Kok 河岸, 走在平坦的地面上, 和 Huay Tat 的斜路刚好相反。在一次我独自旅行到 Shantondu 的行程中, 我很早从 Tha Ton 出发, 冉冉升起的太阳和徐徐隐去的月亮同时可见, 实在是妙不可言。

我们走最新的高速路从 Tha Ton 到 Shantondu, 现在只要约 15 分钟。我们开到头人的住处, 这个睿智的男人大约 50 多岁, 名叫 Ajeh。在屋里, 坐在油布地板上, 我们一起进行了此次行程中时间最长也是最严肃的一次关于山居民生活现状的讨论, 谈话被 David 的摄像机记录下来了。Ajeh 描述了拉祜族和其他山居民如何被不再允许从事开荒农业, 被不公平地看作“刀耕火种”。实际上, 它对生态的破坏是很小的, 因为村子每隔几年就会搬迁以使土地恢复地力。即使几年都在一个地方, 他们也会轮耕, 每年都会让一些土地空闲着。这与缅甸地区由于缅甸人或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一扫光式砍伐森林截然不同,

① 这与位于战略性边界地区的 Huay Lon 和 Nawng Khiaw 等村子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里的人口都要爆炸了, 或许是因为泰国政府的鼓励。

② “鸡”在美国俚语中是“懦夫”的意思。愚蠢而又危险的游戏称为“耍鸡”, 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同一方向的两个司机试图在一条十分狭窄的小路上赶上对方, 一种是两个对开的司机直接冲向对方, 看谁先躲开。

也与泰国 10 多年前由于挖掘造成灾难性滑坡的情况截然不同。山地居民也不被允许在平原地区的稻田中栽种水稻, 因为那是泰人的田地。(出于自私的想法, 我很高兴, 因为至少为我的词典录下了所有与拉祜农业循环相关的各种专名。)^① 因此, 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到富裕的泰人或者中国人的种植园或菜园去采茶或者果物。或者, 如果还年轻, 身体好, 他们还能去做一些建筑粗活, 每天 120 ~ 180 泰铢 (女人更少)。在好一些的环境下, 年轻人也可以学会在泰国城镇做生意, 像 Jalaw 的儿子一样。

一条重要的谋生新路是妇女们的手工艺品, 特别是编织的肩包 (mi-chaw)。在 Huay Tat 和 Shantondu 时, 我都想买一些 mi-chaw, 但一个村子里也没有。(这与我 1970 年和 1977 年旅行时迥然不同, 那时数十人要我买他们的 mi-chaw。) 它们都被清迈和国外的商铺提前预订了。这肩包现在大有发展, 像隔层、拉链、按扣, 以及款式和颜色都有很多变化。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刚收到订单的复杂款式。和 Ajeh 谈到这些, 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说一个双关语。Ajeh 说过: shu sha ve “其他人预订它们 (提前)”; shu “其他人; 他们; 远指第三人称代词”, sha “订单; 下一个订单”, 借自泰语 sang。我同情地观察到 shu sha ve shu?-sha? ve “人们订购很烦”。(shu sha ve “烦人, 令人不快, 是一个问题” < 掸语 < 缅甸语 < 巴利/梵语)。Ajeh 大笑着同意并令人感激的重复着这些句子: shu sha ve shu?-sha? ve - 哈哈。可是这不是可笑的事。拉祜人一直以他们社会的男女平等著称, 但是人们或许会想知道女性工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男人们的自尊有什么影响。

Jalaw 像往常一样, 谈得最多。(当我用拉祜语说什么时, 他常常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一遍, 好像他正在为我做从拉祜到拉祜的翻译。) 中间谈到这里的掸族变乱村子, 中间用了很多委婉的隐语, 我很难跟

① 传统的开荒农业包括一长系列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在我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次简短访问中, 我得到允许帮着种几行某种种子, 每几秒钟我的鞋子被厚厚的泥土陷掉。我的拉祜伙伴当然是光着脚。比起如烧地、砍树、拿弯刀剔除下层灌木, 这可是农活中最容易的一项, 15 分钟后我就筋疲力尽了。每个人都友好地称赞我的努力, 说我种下的种子一定会长得特别好。

上, 尽管我确实学到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 例如 qhaw baw ve “像个游击队一样”, 直译, “偷一射”。就 Jalaw 听到的, 还有一个关于山民是否被剥夺了泰国人身份的讨论。我们了解到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因为新规章识别了好几个少数民族群体, 其中的一些仍旧是居民。这些类别用不同的颜色标识, 一个人基于他所属的族群而获得合适的颜色卡片。

Pastor David 不在 Shantondu, 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是 Shantondu 的头人, 现在住在附近一个叫 Taat Mok 的村子里, 这个存在从宗教的转换来看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头人 Ajeh 骑着他的摩托在前面带路, 领我们到了那里。

我们和 Shala David 见面了, 他是一个小个子, 笑起来时, 皱纹满面。他一开始并没有记起我。他的房子不适合拜访, 因为她的妻子病得很重。因而, 我们拜访了另外一个 Jalaw 的熟人, 一个说话轻柔的老克伦人, 他把一生都贡献在了拉祜村。^① 我们脱掉鞋子, 爬上他们家的露台, 那儿他招待我们水(我没喝)和茶(我喝了)。我越来越后悔穿了系鞋带的运动鞋而不是便鞋, 不过, 它们至少比我过去常穿的登山靴(拉祜人叫它们 hkui-noʔ-lon ‘大鞋’)容易穿和脱。

我们了解到村子正处在从万物有灵论转向基督教到最后阶段, 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已经改信基督教了。村子里那个老万物有灵的巫师(to-bo-pa)不得不关掉他原来当作庙宇(haw-yeh)的房子, 把一些礼器搬到自己屋里。一些仪式仍偶尔在那里举行, 虽然变得越来越稀少。我们问参观那庙宇是否合适。很快就得到同意, 我们四个人在那个克伦/拉祜人的陪同下进入他的房子。那巫师坐在一个垫子上, 背靠着墙, 这个虚弱的男人约有 80 多岁, 几乎完全聋了。房子中挤满了各种复杂的礼器残余, 它们一定是用来装饰庙宇的。^② 还有一对铜锣挂在

^① 这在山居民的村子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我记得一个卡钦人(景颇)过去住在 Huay Tat, 娶了个拉祜妻子。每个人都叫他“Kha-pa”(卡钦)。最终发现这个克伦人也曾住过 Huay Tat, 竟然他认识老 Shala Jabo 的养子。我在 1965 年认识他时, 他还是一个 9 岁大的可爱小孩, 现在因为偷运安非他明而入狱。

^② 参见我拉祜词典插图 59 处的内容和图画。

墙上, 一两支蜡烛, 有许多脏兮兮的纸吊着, 每几英寸都扭成一个节。觉得有点歉疚, 我冲着巫师喊道, 可以照相么? 他同意了。他还能做别的什么呢, 可怜的人! 于是, David 和我照了几张。那司机表现出了足够的文化敏感, 走的时候对那些礼器非常尊重, 施以 waj。^① 这次拜访令人很沮丧, 那位老且聋的巫师是他们信仰系统的绝妙隐喻。我个人来说, 看不出如下崇拜的区别: 一种是向彩虹神祈祷来帮助治疗或许源自脑癌的剧烈头痛: 一种是为同样的道理向天父祈祷。相当自私的, 我庆幸自己已经在拉祜词典里收录了相当广泛的濒临灭绝的拉祜宗教用语, 这要感谢拉祜研究的同道, 英国人类学家 Anthony R. Walker。所有“救亡语言学家”的座右铭是: 如果我们不能救活某语言, 至少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再次出发, 去今天最后一站。跟着 Ajeh 的摩托, 到另一个叫 Wang Din 的附近村子。这时, 太阳开始落山, 到我们到达位于那个村子极低处, 临近一条小溪的头人家时, 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受到了那个叫 Johnny 的头人的热情接待。头人只有四十出头, 他说他已经当了约 12 年头人了。款待的有水、茶、柠檬饼干。聊了一会, 蚊子一直在我们身边嗡嗡叫。在漆黑的夜里回到我们的车实在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开玩笑说我们需要火把(a-kui-ce)来照路了。他们发现这很搞笑, 因为火把很早就让位给便宜的电灯了。一个好心人打亮他的电灯, 照在我前面的地上, 这样我可以避开石头、坑洞和泥沼。由此我想起了一个在 Huay Tat 的夜晚, 我拿着一个电筒, 但是一群跟着我的村民没有光源, 我说“meh maw ve la”, (你们的眼睛看得见么?) 他们中的三个一起回答说, “maw!” ([他们]看见了。)

11 月 19 日 星期三

在 Tha Ton 的 Baan Suan 河边旅舍吃早饭, 餐桌靠近 Kok 河岸。有

^① 一个 waj 是经典的泰式(和印度、高棉, 等)表敬姿势, 要领是合掌置于西方礼拜者的施礼位。Roengsak 和其他泰人最终觉得学会怎样适当使用 waj 是融山民到泰文化中的关键一步。在 Huay Tat 也试过教小孩子们怎样做。

点清冷，于是我多穿了两件。我要了 khaj-jat-sai、咖啡和通常的彩色应季水果沙拉（菠萝、番木瓜、西瓜）。在退房时，宾馆老板娘问 David 是不是我儿子。

今天的第一站是一个拉祜村子，叫 Mae Khaphu，但是在路上，我们必须穿过一条比较大的河。令我惊奇的是桥的形状比较奇特，一种之字形，中间有一个下陷。司机想直接开车过去，因为另一条路非常糟糕。但是我坚持要下车，步行过去，David 跟着我。最终 Jalaw 也跟我们一起了。然后，司机勇敢地开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当地人后来告诉我们，桥的一些支柱在头天晚上断了，很快就要重修了。

我们到了村子，是来自中国的拉祜人建起来的。头人不在，但是他的父亲接待了我们，一个 60 多岁的和善老人。我们喝茶时，他给我们准备了一盘瓜子——他发现我可以讲汉语时，他走到屋里，拿出来一本中文的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集子，还有彩色照片。（我在家里也有一本！）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都待在车里，毫无畏惧地过了桥。在远的那一边，为重修工作做准备的土堆已经出现了。

我们的下一站是一个戒毒康复中心，由一个传教团体主持。David 曾到过那儿一次。在带中心广场的一个四角建筑群边上有一个教堂。我们到的时候，中心的经理，一个泰国汉族女人，叫王女士，正在打电话。（等她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和一群孩子前面摆姿势照相，两边是竖排的中文刻字：耶稣喜爱小孩—小孩喜爱耶稣。）我被介绍为一个会说汉语的人，于是，她用汉语给我做了一个关于她的设施的热心介绍，有特点的是花园里他们种了各种作物，特别有趣的是猪圈，有一头很大的母猪，正在给 12 头可爱的小猪喂奶。我想拍摄下来，但是它们惊慌地逃开了，非常像这次旅行中小孩们对我的反应。

然后王女士把我介绍给她的一些戒毒者，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一位老人有一张令人惊叹的面孔，灰白的胡须，眼睛里包含着过去的苦楚。最后，她带我走向两个蹲着把豆子剥到碗里的男人。“我们甚至给盲人也找到了工作做。”王女士说。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人，没有牙齿，无光的眼睛闭着，对着我微笑。

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教堂。在靠近通向台子的阶梯的墙上，贴着日常行为的计划——信徒祷告、讨论组、课程、日常工作。我们给讲台后的王女士照了像，就像她在布道一样。我真的很喜欢她，在我们分别时告诉她，我很佩服你的工作。她很高兴，开心地笑了。

毒品确实是这山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传统的鸦片不能够足量地安全生长，因此从山居民的药源中去掉了一种有效的止痛药，然而，更要命的海洛因现在已经遍布各地。（注射海洛因是 David 的影片主要的焦点之一。）和海洛因一起的新安非他明，也是通过注射完成。（泰国人叫它 jaa baa “疯狂的毒品”。）就是因为运送安非他明，Jabo 的养子被送进了监狱。

我们计划接下来访问 Goshen 的大基督教拉祜村子，许多以前的 Huay Tat 村民现在住在那里，在那里他们也曾种植过灌溉稻。Shala Jabo 已经在那儿住了一阵子了。但是我们决定先拐个弯，结果成了我们这次行程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之一。

Roengsak 在以前当银行信贷员时，曾和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的头儿打过交道，他们在蒋介石溃败后，越过边界进入到泰国境内，头儿叫老李，他在自己盛年时对朋友和敌人都有震慑力，^① 以残暴著称。Roengsak 几次讲给我们听他是怎样管制部下的，比如，如果他们因为偷盗或者强奸了泰国本地人，经过快速的询问，如果他发现那个人有罪，他只是稍微抬抬眉毛，斜一下头，就表示这个人要被拖出去枪毙。他最喜欢的惩罚是让人挖坑，再填起来，如是折腾数次，最后一次他会告诉他们，这些坑就是他们的墓穴，然后枪毙他们，让他们倒在坑里。Jalaw 后来学会了这些故事，搞成了自己的习惯爱好，重讲过好几次。

“将军”老李现在大概 87 岁了，已经不搞什么军事活动了。以前，国民党军的残部通过控制缅甸和泰国北部的鸦片、海洛因交易来维持生存。他们的村子过去总有武装守卫。近些年，由于泰国和国际的压力，他们开始做合法的生意，把他们洗过的贩毒资金投资到水果

^① 他的姓在汉语中实际上是“雷”，他的全名是雷雨田。

园、饭店和宾馆。

带着点兴奋，我们出发去见这个令人生畏的人。我被告知这十几年，老李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泰语，因此，在准备会面时，我在脑海里复习了好几种汉语问候，最终定下来一个。我们开到一个叫 Maesalong 的地方，在一个可以望见橘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前。将军正坐在门廊里，旁边有几个穿着制服的卫士。Roengsak 下了车，向他们走去，解释我是谁，以及我想向李将军致意。将军很快就同意了。于是，我下车，走到他旁边。“久闻大名！”我冒了冒险，用我觉得效果最好的方式。结果表明这恰恰十分应景。老李眉开眼笑，说：“不敢当！”然后招呼我坐到对面的椅子上。我问他泰国已经多久了，他转了一个大弯说，他开始并没有打算待多久，但是时间慢慢就过去了，一桩事接着另一桩事，于是就一直待了下来。司机和 Jalaw 对他的和善友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李打了个手势，就有人拿给我一本他的书，《从动荡到和平》，讲述了他怎样从一个军人转变为一个爱国商人的。他们也给了我一袋他们自己茶园产的茶叶。结果发现这些并不是礼物，实际要花 500 泰铢，一个卫士告诉了我这些。老李还慢跑锻炼，而且进到一种白保罗称为“防御性进食”的状态。他似乎相信茶（特别是他自己种的那种）是能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此后，我们去附近的一个餐馆吃午饭，是将军的产业，出于某种原因取了个日本名字 Sakura。一个小个的微笑着的阿卡妇女正在擦地板。食物相当糟糕——一块块肥猪肉，鸭肉都是又肥且骨头多的，黑鸡吃起来像药。唯一好吃的是一种 phak-bung（牵牛花菜）和馒头。吃完了恶劣的饭食，我们出去时经过老李的门廊。他正在吃午饭，两大盘鸡爪，泡在黏糊糊的黑色调料里。他客气地邀请我一起就餐，但是，我同样客气地说，我们不得不走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汽车里。

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是在我们要出发去 Goshen 之前，Roengsak 想拜访老李的二号人物，一个叫赵国文的绅士。我们到了他的高级房子，但是他正在开会，于是他的接待人员招呼我们，有雪茄提供，我客气地吸了几支，但没有吸进去。这时，我想起了我的缅甸方头雪茄在车里，于是去拿过来，分发给大家。我很高兴，用汉语交谈着，还有点

优越感，因为标准普通话不是他们的母语。最终，赵先生出现了，很快活的样子，比老李小几岁，有一口好看的假牙。茶叙又开始了——一个水管，巧克力饼干，西瓜，当然还有茶。赵的汉语很容易懂，因为他年纪大了，说得很慢，尽力说标准的普通话。我给了他我的名片，他就问我伯克莱的情况，我描述说，非常多的亚裔学生在那里，超过了本科生总数的一半。

我们终于在下午中间时出发去 Goshen，但是很快就迷路了。于是我们问一个路过的摩托车怎么走，他建议我们在路上只要遇到岔路就走右边的那条。这样顺利地走了一会，但是很快一个复杂的路况让 Jalaw 确信走错了。他到过 Goshen 好几次，但是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我预感到天黑之前我们到不了 Maesai，就坚持放弃我们原来要去 Goshen 的计划。这次司机很顺从的，不像上次我们预计停在 Farng 那样，我们直接奔向 Maesai，一个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小镇，从那里，旅游者可以白天入境到缅甸。

一走上 Maesai 主路，我们就轻松了，在 Maesai 的金皇宫酒店住下。然后步行到一个 Roengsak 和 Jalaw 都知道的饭店，就在湄公河支流的河岸上。我给 David 和自己叫了啤酒，但没要冰块。Roengsak，仍为他在 Arunataj 欠考虑的举动负疚，拒绝喝酒。服务女孩好像不知所措。食物很美味，但是这是一个蚊子成堆的地方。Jalaw 指着河流，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就是从那儿逃过来的。他很感伤，只要现在的政府仍然掌权，他就不能回家，因为政府已经知道他和掸族变乱者有牵连。

11 月 20 日 星期四

在进入缅甸之前，David 提醒我，我们必须去入境办公室去给我们的护照盖章。走过去就太远了，于是我们雇了个 dukduk，一种罩起来的汽车，上面有两排板凳，可供多个乘客坐，我告诉他我们要去 krom truat khon khaw myang，一个漂亮的意义通透的复合词（检查入境人员办公室），它立即就对上了。我们等着其他的乘客来坐满，两个年轻

的女孩，然后就出发了，在与边境相反的方向上从主街下去几公里就到了。David 过去常常一次 dukduk 付 10 泰铢，但在我们下车之前，我问女孩们，我们应该给多少车钱，她们告诉我说 5 泰铢。当 David 用一张 20 泰铢的纸币付钱后，那司机找对了数。现在我们不得不回转边境了，但此处没有 dukduk，我们只得坐了一辆摩托车，我们两个都坐在司机后面，我在中间。我一手抱着司机的腰，另一只手抓住自己的帽子，我们就挤着回到了边境。

我们在边境上按程序行事。首先，我们把盖好章的护照交给一个带着嘲笑的 SPDC（国家和平发展委员会）官员，付了 250 泰铢手续费，得到了一张收据。之后，我们获准过桥进入缅甸村子，Tachilei（缅文是 Takhyilip）。我们很快就被桥那边的人围住兜售各种东西，包括一些无害的东西如明信片，但是也有一些比较色情的，通常是一个家伙用拳头以不可误解的方式击打手掌，同时说着一个泰语词 phuu-jing（女人）。（必须承认，David 得到这样的邀请比我多得多。）推开这些阻挡，我们到了一排购物街，两边都是商铺。从我们这边过去，都是穿着袍子的六七岁小孩，像一个个微型的僧人，伸着金钵盂，站在那儿等施舍。如果你给了其中一个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褐色的眼睛望着你，实在难以拒绝，那么一下子又会出来三个。非常执着的，他们会跟着你好几分钟。我买了一袋从中国进口的真空包装的熟鸭（最终，在墨尔本机场被没收）。David 向我借钱买了一个相机三脚架。我也买了一枚老的卢比硬币，大约是英国殖民时期的。讨价还价是预料到的，虽然觉得有点歉疚，但不如在泰国有意思。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如此沮丧和不高兴。我们被一群乞丐缠住了，其中有一个背上背着小孩的妇女朝我行礼。我给了她一个硬币，但是连个笑脸也没有得到回报。她的需要是不可测度的。

如大多数人意识到的，现在的缅甸政府觉得自己的行为道德上是正确的，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以他们铁腕镇压如毒品和娼妓等社会罪恶而得到证明。我被泰国人们告知最仁慈的处置吸毒者的方式是把他们扔进深窖里两年，其中，食物周期性地扔下去。患艾滋病的娼妓一般会被告知应该去接受治疗性注射，而结果却是致命性的。

我们很快就被一个小个子年轻人搭上，他能说很好的英语，是一个信基督的山居民，自称 Michael，他坚持要给我导游。我曾答应给 Jalaw 找一本缅英词典，于是，我就叫 Michael 带我们去书店。我们最终到了一个小店，店主领我看她的词典，很古老的，虫咬过的黄黄的东西。她给了我一本她最好的，但结果是两卷本的第 2 本。我最终决定买破的程度最小的一本，不论如何，Jalaw 还是很感激的。Michael 显然很聪明。我禁不住想起 40 年前年轻的 Jalaw 第一次遇见外国人也一定是这样。

我看到一个水果摊上的一堆榴莲，我很喜欢它们，但是它们却不在季节，看起来很小，也很干。我用泰语问那个和善的看摊女士它们是否熟了。她承认它们并不熟，她走过用弯刀敲每一个果子，来听听它们是否熟了，但如我们俩都清楚的，一个也不熟。最后我买了一个青椰子，David 也买了一个。那女士很熟练的去掉顶端，留着一个盖吊在那里。在回边境的路上，David 把他的椰子给了一个乞讨的小僧人，而我一直带着我的，稍后挖出了果肉。

我们到了 Chiang Rai，以前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沉睡的小镇，现在是又大又被污染了。我们驶向 Wang Kham 宾馆，另一个金皇宫，在大堂也有许多模仿的大理石雕像，巨大的奇形怪状的雕像，等等。我们到那儿时，正赶上正午自助餐，有泰、日本、西方的食品，还有现场演唱者，男女换着唱。女歌手的第一首歌是以色列歌曲 Hava Nagila。她以希伯来语的同一直子不同的重复来招待我们，每一个音都前后挪动，同时速度从慢到快，从直接到切分音，爵士式拔高。

我坚持从 2 点到 4 点要休息一下。Jalaw 和 Roengsak 乐得趁此空闲开车往北回一点到新的 Maefaluang 山居民大学，以现任国王的母亲命名的，一个普遍认为提高了山居民福利的人物。

Jalaw 和 Roengsak 回来了，充满了热情。David 还在熟睡，于是我从宾馆的冰箱里拿出我的涓公威士忌，走进他们的房间。Jalaw 被说服了，他可以在 Maefaluang 大学教拉祜语，如果他有一个语言学博士学位的话。司机拒绝喝涓公，尽管我看得出来他十分想喝一口。

我说过想去书店看看，于是他们陪我走出几个街道远。司机不停

劝我买一些关于北泰国的书籍，可能认为我应该对一些正经的东西有兴趣，而不是那些山居民，而且他似乎对我不感冒有点不高兴。那书店实际上没有任何关于山居民的有趣的东西，但是为了救场，我买了一些中性的口袋泰语词典，印得太小了，对我而言，没有放大镜就没法用。

最后我们在一个优雅的露天木建筑饭馆的二楼吃晚饭，在底楼，北部泰国舞蹈正在进行。我怕舞者会走到观众当中，拉着外国人到台上跳 ramwong。这事以前在泰国时发生在我身上，类似的，在台湾的泰雅族“村子”也如此。但是舞蹈节目正要结束，因此 David 和我就幸免了。

11月21日 星期五

早餐在宾馆自助。我们大约9点退房，然后出发去清迈。首先我们不得不停在一个加油站，那儿我们的车被四五个十几岁的少年围着，他们相互拥着，把车前后推搡，这样他们可以往油箱里装更多的汽油，为加油站多赚些钱，直到我喊停才罢。我要经理开一个收据以恶心他，他搞了好长时间才弄好。

路上我们停在路旁的一个温泉，明显只有泰国旅游者才会去，没有见到外国白人 (Farang)。^① 整个地方有两个温泉口构成，被商店和食物架子围住了。令我惊奇的是，还有 cappuccino 机。

再没有什么险情了，大约中午12点时，我们回到了清迈，然后去 Le Pont 找到了 Susan。非常高兴地重逢了，我们到 Regina 共进午餐庆祝，那地方是 Susan 发现的，在 Ping 河的东岸。她在我不在的日子里自得其乐，骑着租来的自行车，逛遍了清迈。之后，我付给了 Roengsak 和 Jalaw 报酬，给了他们不少小费，但也不惊人。

大约3点时，我们飞往曼谷，Jalaw 像平常一样，最后一分钟才赶

到。他去拜访了一个住在机场附近的朋友。

11月22日 星期六

第二天早上，在宾馆总台等着我们的是一袋曼谷朋友送的榴莲食物，上面有一个字条，说是在曼谷能找到的最好的榴莲了。榴莲不在季节了，而且无论如何是禁止进入宾馆房间的，于是他们找遍了曼谷来发现可能的替代品：榴莲汁和甜椰奶、黏米和芝麻，都装在分开的塑料袋里。

现在我不得不面对如何吃榴莲食物问题了。Susan 已经和我们的朋友 Nina 出去购物了，我一个人住在宾馆。去掉上面的纸，我用装水杯的托盘，这可以装住液体，既然它四周都有边儿。我把它洗干净，然后把黏米铺上去，再把椰奶和榴莲汁泼上去，然后撒上芝麻。但是房间里没有银器，我不得不去向楼层服务员要了一把汤勺。我挖出来，大约吃了一半——美得犹如进了天堂！我把剩下的放到水杯中，存到冰箱，等 Susan 和 Nina 回来时给她们尝尝。

那么，这次旅行中我收获了什么呢？除了重温那些我一生中最激动的学术探险历程外，我禁不住要觉得悲伤和不足。这次行程让我看到了我和那些曾经塑造了我整个学术生涯的人们之间有多么大的疏离。我只能期望我的工作能为拉祜人民未来的进步作出一些积极的贡献了。

作者简介：James A. Matisoff，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译者简介：汪锋，北京大学。

^① Farang 是表示“外国白人”的一般泰语词，派生自法语。类似的名称（如：Farsi “ferengi”）可以在亚洲和中东各处找到，或许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

附录一 藏缅语调查词汇表

(据《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序号	汉 义
1	天
2	太阳
3	光
4	月亮
5	星星
6	天气
7	云
8	雷
9	风
10	雨
11	虹
12	雪
13	冰雹
14	霜
15	露水
16	雾
17	冰
18	火
19	烟(火烟)
20	气
21	蒸汽
22	地
23	山
24	山坡
25	山谷
26	悬崖

续表

序号	汉 义
27	岩石
28	山洞
29	洞
30	河
31	湖
32	海
33	池塘
34	沟
35	井
36	坑
37	堤
38	路
39	平坝
40	土
41	地(田地)
42	水田
43	石头
44	沙子
45	尘土
46	泥巴
47	水
48	波浪
49	泉水
50	森林
51	金子

续表

序号	汉 义
52	银子
53	铜
54	铁
55	锡
56	锈
57	铝
58	煤
59	炭
60	硫磺
61	盐
62	碱
63	草木灰
64	地方
65	街
66	村子
67	人家
68	监狱
69	庙
70	桥
71	坟
72	塔
73	身体
74	头
75	头发
76	辫子
77	额头
78	眉毛
79	眼睛
80	鼻子
81	耳朵
82	脸
83	腮

续表

序号	汉 义
84	嘴
85	嘴唇
86	胡子
87	连鬓胡
88	下巴
89	脖子
90	肩膀
91	背
92	腋
93	胸
94	乳房
95	奶汁
96	肚子(腹部)
97	肚脐
98	腰
99	屁股
100	大腿
101	膝盖
102	小腿
103	脚
104	脚踝
105	胳膊
106	肘
107	手
108	手腕
109	手指
110	拇指
111	中指
112	小指
113	指甲
114	拳
115	肛门

续表

序号	汉义
116	男生殖器
117	睾丸
118	女生殖器
119	胎盘
120	皮肤
121	皱纹
122	痣
123	疮
124	伤口
125	疤
126	疹子
127	癣
128	肌肉
129	血
130	筋
131	手脉
132	脑髓
133	骨头
134	脊椎骨
135	肋骨
136	骨节
137	牙齿
138	牙龈
139	舌头
140	小舌
141	喉咙
142	喉结
143	肺
144	心脏
145	肝
146	肾
147	胆

续表

序号	汉义
148	胃
149	肠子
150	膀胱
151	尿
152	尿
153	屁
154	汗
155	痰
156	口水
157	鼻涕
158	眼泪
159	脓
160	污垢
161	声音
162	尸体
163	生命
164	寿命
165	汉族(人)
166	藏族(人)
167	人
168	成年人
169	小孩儿
170	婴儿
171	老头儿
172	老太太
173	男人
174	妇女
175	小伙子
176	姑娘
177	百姓
178	农民
179	士兵

续表

序号	汉义
180	商人
181	医生
182	头人(寨首)
183	仆人
184	牧童
185	木匠
186	铁匠
187	船夫
188	猎人
189	和尚
190	尼姑
191	巫师
192	巫婆
193	乞丐
194	贼
195	强盗
196	病人
197	仇人
198	皇帝
199	官
200	国王
201	朋友
202	瞎子
203	跛子
204	聋子
205	秃子
206	麻子
207	驼子
208	傻子
209	疯子
210	结巴
211	哑巴

续表

序号	汉义
212	主人
213	客人
214	伙伴
215	祖宗
216	爷爷
217	奶奶
218	父亲
219	母亲
220	儿子
221	媳妇(儿媳)
222	女儿
223	女婿
224	孙子
225	孙女儿
226	哥哥
227	姐姐
228	弟弟
229	妹妹
230	伯父
231	伯母
232	叔叔
233	婶母
234	侄子
235	兄弟
236	姐妹
237	嫂子
238	舅父
239	舅母
240	姨父
241	姨母
242	姑父
243	姑母

续表

序号	汉义
244	亲戚
245	岳父
246	岳母
247	丈夫
248	妻子
249	继母
250	继父
251	寡妇
252	孤儿
253	牲畜
254	牛
255	黄牛
256	水牛
257	牦牛
258	犏牛
259	牛犊
260	公牛
261	母牛
262	牛粪
263	犄角
264	蹄
265	皮
266	毛
267	尾巴
268	马
269	马驹
270	公马
271	母马
272	马鬃
273	马粪
274	羊
275	绵羊

续表

序号	汉义
276	山羊
277	山羊羔
278	绵羊羔
279	羊毛
280	羊粪
281	骡子
282	驴
283	骆驼
284	猪
285	公猪
286	母猪
287	猪崽
288	猪粪
289	狗
290	猎狗
291	猫
292	兔子
293	鸡
294	公鸡
295	母鸡
296	雏鸡
297	鸡冠
298	翅膀
299	羽毛
300	鸭子
301	鹅
302	鸽子
303	野兽
304	老虎
305	狮子
306	龙
307	爪子

续表

序号	汉义
308	猴子
309	象
310	豹子
311	熊
312	野猪
313	鹿
314	麂子
315	獐子
316	麝香
317	水獭
318	豪猪
319	刺猬
320	老鼠
321	松鼠
322	黄鼠狼
323	豺
324	狼
325	狐狸
326	鸟
327	鸟窝
328	老鹰
329	鹞子
330	雕
331	秃鹫
332	猫头鹰
333	燕子
334	大雁
335	白鹤
336	麻雀
337	蝙蝠
338	喜鹊
339	乌鸦

续表

序号	汉义
340	野鸡
341	鸚鵡
342	斑鳩
343	啄木鳥
344	布谷鳥
345	孔雀
346	烏龜
347	蛇
348	四腳蛇
349	青蛙
350	蝌蚪
351	魚
352	鱗
353	虫
354	臭虫
355	跳蚤
356	虱
357	虻子
358	蒼蠅
359	蛆
360	蚊子
361	蜘蛛
362	蜈蚣
363	蚯蚓
364	蚂蟥
365	蚂蚁
366	蚕
367	蜜蜂
368	蝗虫(蚂蚱)
369	蜻蜓
370	蝴蝶
371	蜗牛

续表

序号	汉义
372	树
373	树干
374	树枝
375	根
376	叶子
377	花
378	水果
379	核儿
380	芽儿
381	蓓蕾
382	柳树
383	杨树
384	杉树
385	松树
386	柏树
387	松香
388	松明
389	竹子
390	藤子
391	刺儿
392	桃子
393	梨
394	橘子
395	柿子
396	葡萄
397	板栗
398	芭蕉
399	甘蔗
400	核桃
401	庄稼
402	粮食
403	水稻

续表

序号	汉义
404	糯米
405	种子
406	秧
407	穗
408	稻草
409	谷粒
410	小麦
411	大麦
412	青稞
413	荞麦
414	麦秸
415	麦芒
416	玉米
417	小米
418	棉花
419	麻雀
420	蔬菜
421	萝卜
422	辣椒
423	葱
424	蒜
425	姜
426	马铃薯
427	瓜
428	南瓜
429	黄瓜
430	豆
431	黄豆
432	蚕豆
433	豌豆
434	花生
435	芝麻

续表

序号	汉义
436	草
437	蘑菇
438	木耳
439	米
440	饭
441	粥(稀饭)
442	面粉
443	肉
444	瘦肉
445	脂肪油
446	清油
447	酥油(黄油)
448	花椒
449	糖
450	蛋(鸡蛋)
451	汤
452	酒
453	开水
454	茶
455	烟(吸的烟)
456	药
457	糠
458	麦麸
459	猪食
460	马料
461	线
462	布
463	丝
464	绸子
465	缎子
466	呢子
467	衣服

续表

序号	汉义
468	衣领
469	衣袖
470	扣子
471	裤子
472	裙子
473	头帕
474	包头
475	帽子
476	腰带
477	裹腿
478	袜子
479	鞋
480	靴子
481	梳子
482	宝贝
483	珊瑚
484	耳环
485	项圈
486	戒指
487	手镯
488	毡子
489	氍毹
490	枕头
491	席子
492	垫子
493	蓑衣
494	房子
495	房顶
496	房檐
497	地基
498	厨房
499	楼房

续表

序号	汉义
500	楼上
501	楼下
502	仓库
503	牛圈
504	猪圈
505	马圈
506	羊圈
507	鸡圈
508	砖
509	瓦
510	墙
511	木头
512	木板
513	柱子
514	门
515	门槛
516	大门
517	窗子
518	梁
519	椽子
520	台阶
521	篱笆
522	园子
523	东西
524	桌子
525	凳子
526	床
527	箱子
528	柜子
529	盒子
530	肥皂
531	镜子

续表

序号	汉义
532	扫帚
533	灯
534	柴
535	火炭(燃着的炭)
536	火石
537	火绒
538	火镰
539	火柴
540	火把
541	香(烧的香)
542	垃圾
543	染料
544	灶
545	铁锅
546	炒菜锅
547	盖子
548	蒸笼
549	刀
550	把儿(刀把儿)
551	勺子
552	匙(调羹)
553	碗
554	盘子
555	筷子
556	瓶子
557	罐子
558	坛子
559	壶
560	缸
561	水桶
562	木盆
563	箍儿

续表

序号	汉义
564	瓢
565	三脚架
566	火钳
567	吹火筒
568	竹筒
569	背带(背小孩用)
570	秤
571	斗
572	升
573	钱(货币)
574	本钱
575	货物
576	利息
577	尺子
578	针
579	锥子
580	钉子
581	剪子
582	梯子
583	伞
584	锁
585	钥匙
586	棍子
587	轮子
588	马鞍
589	马笼头
590	马肚带
591	马嚼子
592	马蹬子
593	马掌
594	马槽
595	后鞞

续表

序号	汉义
596	缰绳
597	鞭子
598	驮架
599	牛轭
600	牛鼻圈
601	牛皮绳
602	船
603	木筏
604	工具
605	斧头
606	锤子
607	凿子
608	锯子
609	钻子
610	锉
611	刨子
612	墨斗
613	胶
614	犁
615	铧
616	耙
617	锄头
618	扁担
619	绳子
620	楔子
621	把儿(茶缸)
622	背篓
623	肥料
624	镰刀
625	水槽
626	碓(水碓)
627	臼

续表

序号	汉义
628	杵
629	筛子
630	簸箕
631	磨(石磨)
632	织布机
633	柴刀
634	刀鞘
635	枪
636	弓
637	箭
638	圈套(捕兽圈套)
639	陷阱
640	火药
641	毒
642	网
643	字
644	信
645	画
646	书
647	纸
648	笔
649	墨
650	学问
651	话
652	故事
653	谚语
654	笑话
655	谜语
656	歌
657	舞蹈
658	棋
659	鼓

续表

序号	汉义
660	锣
661	钹
662	钟
663	笛子
664	箫
665	胡琴
666	铃
667	喇叭(唢呐)
668	神仙
669	鬼
670	妖精
671	龙王
672	佛
673	灵魂
674	运气
675	力气
676	想法
677	事情
678	办法
679	脾气
680	信息
681	记号
682	生日
683	生活
684	礼物
685	年纪
686	姓
687	名字
688	痛苦
689	错误
690	危险
691	区别

续表

序号	汉义
692	份儿
693	空隙
694	裂缝
695	痕迹
696	渣滓
697	样子
698	影子
699	梦
700	好处
701	用处
702	颜色
703	方向
704	东(东方)
705	南(南方)
706	西(西方)
707	北(北方)
708	中间
709	旁边
710	左(左边)
711	右(右边)
712	前(前边)
713	后(后边)
714	外(外边)
715	里(里边)
716	角儿
717	尖儿
718	边儿
719	周围
720	附近
721	界线
722	上方(地势, 河流)
723	下方(地势, 河流)

续表

序号	汉义
724	上(桌子上)
725	下(桌子下)
726	上(天上)
727	底下(天底下)
728	上(挂在墙上)
729	顶上(房顶上)
730	下(山下)
731	以上
732	以下
733	往上
734	往下
735	上半身
736	下半身
737	时间
738	今天
739	昨天
740	前天
741	大前天
742	明天
743	后天
744	大后天
745	今晚
746	明晚
747	昨晚
748	白天
749	早晨
750	中午
751	黄昏
752	晚上
753	夜里
754	半夜
755	子(鼠)

续表

序号	汉义
756	丑(牛)
757	寅(虎)
758	卯(兔)
759	辰(龙)
760	巳(蛇)
761	午(马)
762	未(羊)
763	申(猴)
764	酉(鸡)
765	戌(狗)
766	亥(猪)
767	属相
768	日子
769	初一
770	初二
771	月
772	一月
773	二月
774	月初
775	月中
776	月底
777	年
778	今年
779	去年
780	前年
781	明年
782	后年
783	从前
784	古时候
785	现在
786	近来
787	将来

续表

序号	汉义
788	开始(开始时)
789	星期一
790	星期二
791	春
792	夏
793	秋
794	冬
795	新年
796	节日
797	一
798	二
799	三
800	四
801	五
802	六
803	七
804	八
805	九
806	十
807	十一
808	十二
809	十三
810	十四
811	十五
812	十六
813	十七
814	十八
815	十九
816	二十
817	三十
818	四十
819	五十

续表

序号	汉义
820	六十
821	七十
822	八十
823	九十
824	百
825	一百零一
826	千
827	万
828	十万
829	百万
830	千万
831	亿
832	一半
833	第一
834	第二
835	个(一个人)
836	个(一个碗)
837	条(一条河)
838	条(一条绳子)
839	张(一张纸)
840	页(一页书)
841	个(一个鸡蛋)
842	只(两只鸟)
843	根(一根棍子)
844	根(一根草)
845	粒(一粒米)
846	把(一把扫帚)
847	把(一把刀)
848	棵(一棵树)
849	本(两本书)
850	行(一行麦子)
851	座(一座桥)

续表

序号	汉义
852	把(一把菜)
853	把(一把米)
854	支(一支笔)
855	堆(一堆粪)
856	桶(一桶水)
857	碗(一碗饭)
858	块(一块地)
859	块(一块石头)
860	片(一片树叶)
861	朵(一朵花)
862	句(一句话)
863	首(一首歌)
864	件(一件衣)
865	双(一双鞋)
866	对(一对兔子)
867	群(一群羊)
868	段(一段路)
869	节(一节竹子)
870	天(一天路)
871	只(一只鞋)
872	卷(一卷布)
873	匹(一匹布)
874	方(一方布)
875	筐(一筐菜)
876	背(一背柴)
877	捆(一捆)
878	捧(一捧)
879	岁口(一岁口牛, 马)
880	驮(一驮)
881	袋(抽一袋烟)
882	队(一队人马)
883	排(一排房子)

续表

序号	汉义
884	串 (一串珠子)
885	滴 (一滴油)
886	面 (一面旗子)
887	层 (两层楼)
888	封 (一封信)
889	间 (一间房)
890	包 (一包东西)
891	瓶 (一瓶酒)
892	滩 (一滩泥)
893	斤 (一斤)
894	两 (一两)
895	钱 (两钱)
896	斗 (一斗)
897	升 (一升)
898	里 (一里)
899	度 (一度)
900	尺 (一尺)
901	拃 (一拃)
902	指 (一指宽)
903	肘 (一肘的长度)
904	架 (一架牛)
905	寸 (一寸)
906	元 (一元)
907	角 (一角)
908	亩 (一亩)
909	一会儿
910	天 (一天)
911	夜 (一夜)
912	月 (一个月)
913	年 (一年)
914	岁 (一岁)
915	辈子 (一辈子)

续表

序号	汉义
916	步 (走一步)
917	次 (去一次)
918	顿 (吃一顿)
919	声 (喊一声)
920	下 (打一下)
921	脚 (踢一脚)
922	口 (咬一口)
923	一些
924	几个
925	每天
926	每个
927	倍 (一倍)
928	我
929	我俩
930	我们
931	你
932	你俩
933	你们
934	他
935	他俩
936	他们
937	咱们
938	咱们俩
939	大家
940	自己
941	别人
942	这
943	这些
944	这里
945	这边
946	这样
947	那 (近指)

续表

序号	汉义
948	那 (远指)
949	那些
950	那里
951	那边
952	那样
953	谁
954	什么
955	哪里
956	几时
957	怎么
958	多少
959	几个 (疑问代词)
960	其他
961	各自
962	一切
963	全部
964	大
965	小
966	粗
967	细
968	高
969	低 (矮)
970	凸
971	凹
972	长
973	短
974	远
975	近
976	宽
977	窄
978	宽敞
979	狭窄

续表

序号	汉义
980	厚
981	薄
982	深
983	浅
984	满
985	空
986	瘪
987	多
988	少
989	方
990	圆
991	扁
992	尖
993	秃
994	平
995	皱
996	正 (正面)
997	反 (反面)
998	准 (打得准)
999	偏
1000	歪
1001	横 (横的)
1002	竖 (竖的)
1003	直 (直的)
1004	弯 (弯的)
1005	黑
1006	白
1007	红
1008	黄
1009	绿
1010	蓝
1011	灰 (灰的)

续表

序号	汉义
1012	亮(亮的)
1013	暗
1014	重
1015	轻
1016	快
1017	慢
1018	早
1019	迟
1020	锋利
1021	钝
1022	清(清的)
1023	浑浊
1024	胖
1025	肥(猪肥)
1026	瘦
1027	瘦(地瘦)
1028	干
1029	湿
1030	稠(粥稠)
1031	稀(粥稀)
1032	密(布密)
1033	稀(头发稀)
1034	硬
1035	软
1036	粘
1037	光滑
1038	粗糙
1039	滑(路滑)
1040	紧
1041	松
1042	脆
1043	结实

续表

序号	汉义
1044	乱
1045	对
1046	错
1047	真
1048	假
1049	生(生的)
1050	新
1051	旧
1052	好
1053	坏
1054	贵(价钱贵)
1055	便宜
1056	老(植物老)
1057	嫩(植物嫩)
1058	年老
1059	年轻
1060	美
1061	丑
1062	热
1063	冷
1064	温(水温)
1065	暖和
1066	凉快
1067	难
1068	容易
1069	香(气味香)
1070	臭
1071	香(味道香)
1072	酸
1073	甜
1074	苦
1075	辣

续表

序号	汉义
1076	咸
1077	淡(盐淡)
1078	涩
1079	腥
1080	腻
1081	闲
1082	忙
1083	富
1084	穷
1085	干净
1086	脏
1087	活(活的)
1088	新鲜
1089	死(死的)
1090	清楚
1091	好吃
1092	好听
1093	好看
1094	响
1095	辛苦
1096	闷
1097	急忙
1098	花(花的)
1099	聪明
1100	蠢
1101	老实
1102	狡猾
1103	细心
1104	和气
1105	骄傲
1106	合适
1107	凶恶

续表

序号	汉义
1108	厉害
1109	客气
1110	吝啬
1111	勤快
1112	懒
1113	笨拙
1114	乖(乖孩子)
1115	努力
1116	可怜
1117	高兴
1118	幸福
1119	平安
1120	悲哀
1121	亲热
1122	讨厌
1123	单独
1124	陡峭
1125	挨近
1126	爱
1127	爱(爱吃)
1128	安装
1129	按
1130	熬
1131	拔(拔草)
1132	耙(耙田)
1133	掰开
1134	摆(摆整齐)
1135	摆动
1136	败
1137	拜(拜菩萨)
1138	搬(搬家)
1139	搬(搬凳子)

续表

序号	汉义
1140	帮助
1141	绑
1142	包(包药)
1143	剥(剥花生)
1144	剥(剥牛皮)
1145	剥落
1146	保密
1147	保护
1148	饱
1149	抱
1150	刨
1151	背(背孩子)
1152	进(进出)
1153	逼迫
1154	比
1155	闭(闭口)
1156	编(编辫子)
1157	编(编篮子)
1158	变化
1159	改变
1160	病
1161	补(补衣)
1162	补(补锅)
1163	擦(擦桌子)
1164	擦掉
1165	猜(猜谜)
1166	猜中
1167	裁
1168	踩
1169	藏(藏东西)
1170	蹭(蹭痒)
1171	插(插牌子)

续表

序号	汉义
1172	插(插秧)
1173	查(查账)
1174	拆(拆衣服)
1175	拆(拆房子)
1176	塌毁
1177	搀扶
1178	掺(掺水)
1179	缠(缠线)
1180	馋(馋肉)
1181	馋(嘴馋)
1182	尝
1183	偿还
1184	唱
1185	吵
1186	炒
1187	沉
1188	称(称粮食)
1189	称赞
1190	撑住
1191	撑(撑伞)
1192	成了
1193	完成
1194	盛(盛饭)
1195	盛得下
1196	承认
1197	澄清
1198	吃
1199	冲(冲在前)
1200	冲(用水冲)
1201	春
1202	抽(抽出)
1203	抽(抽烟)

续表

序号	汉义
1204	抽打
1205	出产
1206	出去
1207	出(出太阳)
1208	出来
1209	取出
1210	锄(锄草)
1211	穿(穿衣)
1212	穿(穿鞋)
1213	穿(穿针)
1214	穿孔(胃穿孔)
1215	穿孔(用针穿孔)
1216	传(传给下代)
1217	传染
1218	吹(吹喇叭)
1219	吹(吹灰)
1220	捶打
1221	戳
1222	戳破(被戳破)
1223	刺痛
1224	催
1225	搓(搓绳)
1226	错(错了)
1227	答应
1228	打(打人)
1229	打手势
1230	打猎
1231	打枪
1232	打中
1233	打仗
1234	打架
1235	打散(队伍打散)

续表

序号	汉义
1236	失散
1237	打倒
1238	打(水)
1239	打(柴)
1240	打赌
1241	打场
1242	打瞌睡
1243	打哈欠
1244	打嗝儿(呃逆)
1245	打饱嗝儿
1246	打开
1247	打霹雳
1248	打雷
1249	带(带钱)
1250	带(带孩子)
1251	带(带路)
1252	戴(戴帽子)
1253	戴(戴包头)
1254	戴(戴手镯)
1255	耽误
1256	挡(挡风)
1257	倒(墙倒)
1258	弄倒(弄倒墙)
1259	捣碎
1260	倒(倒过来)
1261	倒掉(倒掉水)
1262	到达
1263	得到
1264	等待
1265	地震
1266	低(低头)
1267	点(点头)

续表

序号	汉 义
1268	点 (点火)
1269	燃烧
1270	点 (点灯)
1271	垫
1272	凋谢
1273	叼
1274	掉 (掉下)
1275	吊
1276	钓 (钓鱼)
1277	跌倒
1278	叠 (叠被)
1279	叮 (蚊子叮)
1280	钉 (钉钉子)
1281	丢失
1282	懂
1283	冻 (肉冻)
1284	冻 (手冻了)
1285	动 (虫子在动)
1286	动 (动一动)
1287	读
1288	堵塞
1289	渡 (渡河)
1290	断 (线断)
1291	弄断 (弄断线)
1292	断 (棍子断)
1293	弄断 (弄断棍子)
1294	堆 (堆草)
1295	躲藏
1296	剁 (剁肉)
1297	睬 (睬脚)
1298	饿
1299	发生

续表

序号	汉 义
1300	发展 (事业发展)
1301	发展 (发展事业)
1302	发誓
1303	发抖
1304	发酵
1305	发烧
1306	发愁
1307	发芽
1308	罚 (处罚)
1309	翻过来 (把衣服翻过来)
1310	翻身 (在床上翻身)
1311	反对
1312	反刍
1313	纺 (一纱)
1314	放 (放置)
1315	放 (放盐)
1316	放牧
1317	放火
1318	飞
1319	发 (发东西)
1320	分家
1321	分离
1322	分开 (使分开)
1323	疯
1324	缝
1325	敷
1326	孵
1327	扶 (扶着栏杆)
1328	符合 (符合条件)
1329	符合 (使符合)
1330	腐烂

续表

序号	汉 义
1331	盖 (盖土)
1332	盖 (盖被)
1333	干 (干了)
1334	赶集
1335	敢
1336	干活儿
1337	告诉
1338	告状
1339	割 (割肉)
1340	割 (割绳)
1341	割断
1342	割 (割草)
1343	隔 (隔河)
1344	碓 (碓脚)
1345	给
1346	跟 (跟在后面)
1347	耕
1348	钩
1349	够
1350	估计
1351	雇
1352	刮 (刮毛)
1353	刮 (刮风)
1354	挂 (挂在墙上)
1355	挂 (被挂住)
1356	关 (关门)
1357	关 (关羊)
1358	管
1359	灌 (灌水)
1360	跪
1361	滚
1362	过年

续表

序号	汉 义
1363	过 (过桥)
1364	过 (过了两年)
1365	害羞
1366	害怕
1367	喊 (喊人开会)
1368	喊叫
1369	焊
1370	喝
1371	合适
1372	合上 (合上书本)
1373	恨
1374	烘
1375	哄
1376	后悔
1377	划 (划船)
1378	画 (画画儿)
1379	怀孕
1380	怀疑
1381	还 (还帐)
1382	还 (还钢笔)
1383	换
1384	挥动
1385	回
1386	回 (使回)
1387	回头 (回头看)
1388	回忆
1389	回答
1390	毁灭
1391	毁灭 (使毁灭)
1392	会 (会写)
1393	混合
1394	混合 (使混合)

续表

序号	汉义
1395	搅浑
1396	活(活了)
1397	养活
1398	获得
1399	和(和泥)
1400	积(积水)
1401	积攒
1402	集(聚集)
1403	集合(集合队伍)
1404	挤(挤牙膏)
1405	挤(挤奶)
1406	挤(挤脚)
1407	记得
1408	寄存
1409	寄(寄信)
1410	忌妒
1411	忌(忌嘴)
1412	系(系腰带)
1413	夹(夹菜)
1414	捡
1415	减
1416	剪
1417	讲(讲故事)
1418	降落
1419	交换
1420	交付
1421	交(交朋友)
1422	浇(浇水)
1423	焦(烧焦)
1424	嚼
1425	教
1426	叫(公鸡叫)

续表

序号	汉义
1427	叫(母鸡叫)
1428	叫(猫叫)
1429	叫(驴叫)
1430	叫(马叫)
1431	叫(牛叫)
1432	叫(狗叫)
1433	叫(猪叫)
1434	叫(羊叫)
1435	叫(老虎叫)
1436	叫(狼叫)
1437	叫(叫名字)
1438	揭(揭盖子)
1439	结(结果子)
1440	结冰
1441	结婚
1442	借(借钱)
1443	借(借工具)
1444	浸泡
1445	禁止
1446	浸入
1447	进(进屋)
1448	经过
1449	惊动
1450	受惊
1451	救
1452	居住
1453	举(举手)
1454	锯
1455	聚齐
1456	卷(卷布)
1457	蜷缩
1458	掘

续表

序号	汉义
1459	卡住
1460	卡住(使卡住)
1461	开(开门)
1462	开(水开了)
1463	开(花开了)
1464	开(开车)
1465	开始
1466	开荒
1467	砍(砍树)
1468	砍(砍骨头)
1469	看
1470	看(给看)
1471	看见
1472	看病(病人看病)
1473	扛
1474	烤(烤火)
1475	靠
1476	磕头
1477	咳嗽
1478	渴
1479	刻
1480	肯
1481	啃
1482	抠
1483	扣(扣扣子)
1484	空闲
1485	哭
1486	困(困倦)
1487	拉
1488	拉屎
1489	辣
1490	落(遗漏)

续表

序号	汉义
1491	来
1492	捞
1493	老
1494	勒
1495	累
1496	连接
1497	量
1498	晾(晾衣)
1499	聊天
1500	裂开
1501	淋
1502	流(水流)
1503	留(留种)
1504	聋
1505	搂(搂在怀里)
1506	漏(漏水)
1507	轮到
1508	滤
1509	乱(乱了)
1510	弄乱
1511	撵
1512	落(太阳落)
1513	麻木
1514	骂
1515	埋
1516	买
1517	卖
1518	满(满了)
1519	没有
1520	蒙盖
1521	鸣(鸟鸣)
1522	灭(火灭)

续表

序号	汉 义
1523	抿着 (抿着嘴)
1524	明白
1525	摸
1526	磨 (磨刀)
1527	磨 (磨面)
1528	拿
1529	拿到
1530	挠 (挠痒)
1531	能够
1532	蒿 (花蒿)
1533	拧 (拧毛巾)
1534	凝固
1535	呕吐
1536	爬 (人爬)
1537	爬 (虫子爬)
1538	爬 (爬山)
1539	爬 (爬树)
1540	拍 (拍桌子)
1541	排 (排队)
1542	派 (派人)
1543	盘旋
1544	跑
1545	泡 (泡茶)
1546	赔偿
1547	赔 (赔本)
1548	佩带
1549	膨胀
1550	碰撞
1551	披 (披衣)
1552	劈 (劈柴)
1553	漂浮
1554	泼 (泼水)

续表

序号	汉 义
1555	破 (破篾)
1556	破 (衣服破了)
1557	破 (竹竿破了)
1558	破 (房子破了)
1559	破 (碗破了)
1560	打破 (打破碗)
1561	剖
1562	铺
1563	欺负
1564	欺骗
1565	砌
1566	骑
1567	起来
1568	牵 (牵牛)
1569	欠 (欠钱)
1570	抢
1571	敲
1572	翘 (翘尾巴)
1573	撬
1574	切 (切菜)
1575	亲 (亲小孩)
1576	驱逐
1577	取
1578	娶
1579	去
1580	痊愈 (病痊愈)
1581	痊愈 (伤痊愈)
1582	缺 (缺个口)
1583	全 (全了)
1584	染
1585	嚷
1586	让路

续表

序号	汉 义
1587	热 (热饭)
1588	忍耐
1589	认 (认字)
1590	认得
1591	扔
1592	溶化 (溶化了)
1593	溶化 (使溶化)
1594	揉 (揉面)
1595	洒 (水)
1596	撒 (撒尿)
1597	撒 (撒种)
1598	散 (散会了)
1599	散开 (鞋带散开)
1600	解开
1601	扫
1602	杀
1603	筛 (筛米)
1604	晒 (晒衣服)
1605	晒 (晒太阳)
1606	闪电
1607	伤 (伤了手)
1608	商量
1609	上 (上楼)
1610	烧荒
1611	射 (射箭)
1612	射中
1613	伸
1614	伸长
1615	抻长
1616	渗 (渗人)
1617	生长
1618	生锈

续表

序号	汉 义
1619	生疮
1620	生 (生孩子)
1621	生气
1622	剩
1623	升起
1624	失落
1625	使
1626	释放
1627	试
1628	是
1629	收割
1630	收到
1631	收 (收伞)
1632	收拾
1633	守卫
1634	梳
1635	输
1636	熟悉
1637	熟 (饭熟)
1638	熟 (果子熟)
1639	瘦 (瘦了)
1640	数 (数数目)
1641	漱 (漱口)
1642	摔 (摔下来)
1643	甩
1644	闫 (闫门)
1645	拴 (拴牛)
1646	睡
1647	睡着
1648	吮
1649	说
1650	撕

续表

序号	汉义
1651	死
1652	算
1653	碎(米粒碎了)
1654	压碎
1655	损坏
1656	锁(锁门)
1657	塌
1658	踏
1659	抬
1660	淌(淌泪)
1661	躺
1662	烫(烫手)
1663	逃跑
1664	讨(讨饭)
1665	套(套衣服)
1666	痛(头痛)
1667	踢
1668	剃(剃头)
1669	天阴
1670	天晴
1671	天亮
1672	天黑
1673	填(填坑)
1674	舔
1675	挑选
1676	挑(挑担)
1677	跳舞
1678	跳(跳远)
1679	跳(脉跳)
1680	贴
1681	听
1682	听见

续表

序号	汉义
1683	停止
1684	挺(挺胸)
1685	通知
1686	偷
1687	投掷
1688	吐(吐痰)
1689	推
1690	推托
1691	退(后退)
1692	吞
1693	蜕(蛇蜕皮)
1694	拖(拖木头)
1695	脱(脱衣)
1696	脱(脱臼)
1697	驮
1698	挖
1699	剃
1700	弯
1701	弄弯
1702	完
1703	玩耍
1704	忘记
1705	违反
1706	喂(喂奶)
1707	闻(嗅)
1708	问
1709	握(握笔)
1710	捂(捂嘴)
1711	吸(吸气)
1712	习惯
1713	洗(洗衣)
1714	喜欢

续表

序号	汉义
1715	瞎
1716	下(下楼)
1717	下(下猪崽)
1718	下(下蛋)
1719	下(下雨)
1720	下垂
1721	吓唬
1722	下陷
1723	献
1724	羡慕
1725	相信
1726	想
1727	想起
1728	想(想去)
1729	像
1730	消化
1731	消失
1732	消(消肿)
1733	削
1734	小心
1735	笑
1736	写
1737	泻
1738	擤
1739	醒(睡醒)
1740	休息
1741	绣(绣花)
1742	学
1743	熏
1744	寻找
1745	压
1746	阉(阉鸡)

续表

序号	汉义
1747	研(研药)
1748	扬场
1749	痒
1750	养(养鸡)
1751	摇晃
1752	摇(摇头)
1753	咬
1754	舀(舀水)
1755	要
1756	引(引路)
1757	依靠
1758	溢(溢出来)
1759	隐瞒
1760	赢
1761	迎接
1762	拥抱
1763	游泳
1764	有(有钱)
1765	有(有人)
1766	有(山上有树)
1767	有(有眼睛)
1768	有(碗里有水)
1769	遇见
1770	约定
1771	越过
1772	晕(头晕)
1773	允许
1774	栽(栽树)
1775	在(在屋里)
1776	增加
1777	凿
1778	扎(刀扎)

续表

序号	汉 义
1779	扎 (扎刺)
1780	眨 (眨眼)
1781	榨 (榨油)
1782	摘 (摘花)
1783	粘 (粘信)
1784	站
1785	张 (张嘴)
1786	长 (长大)
1787	涨 (涨水)
1788	胀 (肚子胀)
1789	着 (着火)
1790	着凉
1791	召集
1792	找到
1793	蛰 (马蜂蛰)
1794	遮蔽
1795	震动
1796	争夺
1797	蒸
1798	知道
1799	织
1800	指
1801	种 (种麦子)
1802	肿
1803	拄 (拄拐棍)
1804	煮
1805	抓
1806	转 (转身)
1807	转弯
1808	转动 (转动了)
1809	转动 (使转动)
1810	装 (装进)

续表

序号	汉 义
1811	追
1812	准备
1813	捉
1814	啄 (鸡啄米)
1815	走
1816	钻 (钻洞)
1817	钻 (用钻子钻)
1818	醉
1819	坐
1820	做
1821	做 (做梦)
1822	做生意

附录二 语法例句参考

(黄行 提供)

序号	例 句	形 态
1	(衣服) 我买了一套衣服。	单用式和连用式
2	(脚) 他的脚肿了。	单用式和连用式
3	(手) 他的手痛。	单用式和连用式
4	(包谷) 这块包谷长得真好。	单用式和连用式
5	(山) 这座山真高。	单用式和连用式
6	(稻草) 他把一捆稻草全铺在床上。	单用式和连用式
7	(竹子) 筷子是用竹子做的。	单用式和连用式
8	厨房里有许多坛坛罐罐。	重叠形式
9	金银堆满山。	重叠形式
10	酒 (酒) 肉 (肉) 摆满了桌子。	重叠形式
11	桌 (桌) 凳 (凳) 全都坏了。	重叠形式
12	社里的牛 (牛) 羊 (羊) 很多。	重叠形式
13	挖的是二连的, 抬的是三连的	的字结构
14	吃的也有, 穿的也有, 什么都不缺。	的字结构
15	包白头巾的是头儿。	的字结构
16	打铁的、杀猪的、烧炭的、剃头的我们社里都有。	的字结构
17	白的是棉花, 黄的是谷子。	的字结构
18	大的是哥哥, 小的是弟弟。	的字结构
19	饭是吃的, 衣服是穿的。	的字结构
20	牛是犁田的, 马是拉车的。	的字结构
21	花是红的, 叶子是绿的。	的字结构
22	树上有一只鸟。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23	天上有两架飞机。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24	房子里面有人说话。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25	米里面有稗子。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26	床底下有一双鞋。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27	墙上挂着毛主席像。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28	桌子上吊着的电灯灭了。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29	我走(坎)上边,你走(坎)下边。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0	楼上住人,楼下放稻谷。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1	阿姨到下边那儿找孩子去了。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2	树底下有人乘凉。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3	电灯下面很好读书。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4	我家前面有一座大山。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5	房子后面有一棵桃树。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6	对面有一个大岩洞。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7	我在半路上遇见了他。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8	草里有一条蛇。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39	水里有许多鱼。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0	二个人中间,只有他是党员。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1	房子的右边有一所民办中学。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2	山坡下面是一片稻田。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3	山坡上面住着一家人。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4	池塘周围有许多柳树。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5	那儿(下边场子)的谷子黄了。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6	那儿(上边山上)有人放牛。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7	那儿(旁边)有一所学校。	方位词做中心语时的语序
48	这个是牛,那个是马,那个是猪,那个是羊。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49	这里种水稻,那里种番薯,那里种包谷,那里种木薯。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0	对面那个工厂。工厂在对面。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1	这部拖拉机。拖拉机在这儿。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2	那只鸭子。鸭子在这儿。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3	跳舞的那个姑娘是他姐姐。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4	昨天来的那个人是当官的。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5	侧面那个学校。学校在侧面。	指示词。和方位词一样用?
56	前面唱歌,后面跳舞。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57	那边打铁,这边做木工。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58	太阳从东方升起,向西方落下。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59	那边来了两个人。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0	墙上挂着衣服。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1	这里有两头牛,那里有两匹马。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2	坡上面有一个洞。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3	请你到这里来。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4	他往哪里去?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5	你从哪里来?	方位词能否修饰动词
66	东面的山比西面的山高。	方位词做修饰语时的语序
67	左边的路宽,右边的路窄。	方位词做修饰语时的语序
68	坡上这三头牛是我的,坡下面的那三头是他的。	方位词做修饰语时的语序
69	前面的几个人走得快,后面的几个人走得慢。	方位词做修饰语时的语序
72	七八月里收谷子。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3	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4	从前没吃没穿,现在衣食丰足,将来的生活还要更好。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5	这一阵专搞插秧。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6	这一阵不开会了。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7	请等一会儿!马上就写好了。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8	到年底可以完成计划。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79	很久不见,你到哪里去了?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0	今天六月初九,明天初十后天十一。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1	十月一日是国庆节。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2	今年不比往年,生产搞得特别不好。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3	五月初五是端午。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4	七月十五是月半。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5	我明天要进城去。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6	明天我要进城去。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7	我们星期日搞义务劳动。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88	星期日我们搞义务劳动。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89	晚饭后你们去开会。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90	他半年前还不会开汽车。	时间词和主语的语序
91	有一些民兵从那里来了。	不定复数和量词
92	这些牛是谁家的?	不定复数和量词
93	那些水稻可以收割了。	不定复数和量词
94	有些个学生到农场去了。	不定复数和量词
95	这些树是松树。	不定复数和量词
96	有些人不了解情况,随便乱说。	不定复数和量词
97	他们在开会了。	不定复数和量词
98	妇女们摆脱了家务劳动。	不定复数和量词
99	青年们都进工厂了。	不定复数和量词
100	这些碗个个都好。	量词重叠表示每
101	现在个个有饭吃,个个有衣穿。	量词重叠表示每
102	这窝小猪只只都肥。	量词重叠表示每
103	青年男女个个都爱唱歌。	量词重叠表示每
104	人人都说共产党好。	量词重叠表示每
105	这个人真不讲理。	指量名
106	这碗饭太满了。	指量名
107	那只狗是我家的。	指量名
108	那个人是张同志。	指量名
109	你把柴刀给我。	指量名
110	今晚的月亮真圆。	指量名
111	我们的园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菜。	指量名
112	我的牛比你的牛大。	指量名
113	请你打盆水来。	指量名
114	下村的干部每人都有根扁担。	指量名
115	五尺不够,七尺才够。	数量词做主语/谓语
116	一吨是两千斤。	数量词做主语/谓语
117	一斤是十六两。	数量词做主语/谓语
118	一月三十天。	数量词做主语/谓语
119	一年十二个月。	数量词做主语/谓语
120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当教员,一个是解放军。	数量词做主语/谓语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121	那些种子粒儿大。	量词做名词用
122	他到哪儿砍来的竹子,条儿那么长。	量词做名词用
123	白菜卖棵儿不卖斤。	量词做名词用
124	我这绳子的条儿比你的长。	量词做名词用
125	民兵队长个儿大。	量词做名词用
126	你父亲是他舅舅。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27	我弟弟今年十六岁了。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28	我的书在家里呢!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29	他的笔是新买的。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0	他哥哥是军人。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1	我爱人也去。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2	我家有五个人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3	你家有八个人。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4	他家没有猪。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5	我们的牛入了社。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6	他们的粮食吃不完。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7	你们的食堂在哪儿?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8	谁的年纪最大?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39	大家的事大家做。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40	自己的事自己做。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41	坡上的包谷是我们的。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42	那本书是我的。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43	那个老人是我祖父。	人称代词修饰名词
144	我们俩一同去。	人称代词的数
145	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	人称代词的数
146	他们俩今天不来了。	人称代词的数
147	解放前农民为什么那样苦?	疑问代词
148	白菜多少钱一斤?	疑问代词
149	谁是团支书?	疑问代词
150	两个都好吃,他要哪一个?	疑问代词
151	哪一种办法增产最多?	疑问代词
152	这是一朵什么花?	疑问代词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153	什么人在房子里?	疑问代词
154	我什么东西都想吃。	疑问代词
155	你找我有何事?	疑问代词
156	拖拉机怎么开?	疑问代词
157	火车有多么快?	疑问代词
158	这根(棍子)粗,那根细。	(指)量能否做代词
159	这只(羊)不好,那只好。	(指)量能否做代词
160	我吃这个大的,你吃那个小的(??)	(指)量能否做代词
161	我喜欢新买的那匹,他喜欢从前买的那匹。	(指)量能否做代词
162	我要这根长的,你要那根短的(指棍子)	(指)量能否做代词
163	蚊子咬得她乱抓。	动词不肯定或无次序的变形
164	小孩子不要乱砍门坎。	动词不肯定或无次序的变形
165	你一抱他他就乱动起来。	动词不肯定或无次序的变形
166	你不要乱吃,乱吃会痛肚子的。	动词不肯定或无次序的变形
167	随便吃一点。	动词不肯定或无次序的变形
168	让我试试看。	动词不肯定或无次序的变形
169	他很头痛(我痛头很)。	主谓结构子句
170	他很牙痛(我痛牙很)。	主谓结构子句
171	他很肚子痛(我痛肚子很)。	主谓结构子句
172	他很肚子饿(我饿肚子很)。	主谓结构子句
173	痛我头很。	主谓结构子句(无主句)
174	痛我牙很。	主谓结构子句(无主句)
175	痛我肚子很。	主谓结构子句(无主句)
176	饿我肚子很。	主谓结构子句(无主句)
177	他被蛇咬了。	被动式
178	我们不再受坏人欺侮了。	被动式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179	他家的羊叫狼吃了。	被动式
180	他被人打了一下。	被动式
181	小偷被我们抓住了。	被动式
182	他挨了一顿骂。	被动式
183	你一定要把生产搞好。	及物动词和补语
184	我一定要把这件脏衣服洗净。	及物动词和补语
185	你为什么不把谷子晒干。	及物动词和补语
186	肉必须炒熟才能吃。	及物动词和补语
187	包谷都干死完了。	及物动词和补语
188	消灭蚊子、苍蝇。	及物动词和补语
189	铁可以炼成钢。	及物动词和补语
190	他们出出进进的做什么?	动词重叠式
191	人来来往往的像赶场一样。	动词重叠式
192	他醉酒了起来又倒下,起来又倒下。	动词重叠式
193	放上化学肥料棉花就长大起来,长大起来了。	动词重叠式
194	又哭又笑(哭哭笑笑)的像个小孩子一样。	动词重叠式
195	烤的粑粑比煮的粑粑好吃。	动词修饰名词
196	新买来的机器要爱护。	动词修饰名词
197	他喂的牛特别肥。	动词修饰名词
198	我认识他写的字。	动词修饰名词
199	我是畚族,他是汉族。	系词
200	你是不是连长?是的。	系词
201	今天十月十一。	系词
202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包庇。	系词
203	是谁的笔记本掉在这里。	系词
204	雪白生生的。	系词
205	是他把弟弟打哭的。	系词
206	这是想不到的。	系词
207	有一条长长的路。	形容词重叠
208	他的身材高高的。	形容词重叠
209	那匹布黑黑的。	形容词重叠
210	这条路弯弯曲曲的不好走。	形容词重叠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211	春天的桃花开得红红的,李花开得白白的。	形容词重叠
212	你要好好地读书。	形容词重叠
213	你要慢慢地走。	形容词重叠
214	明天让他早早去。	形容词重叠
215	做事不要拖拖拉拉的。	形容词重叠
216	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	形容词重叠
217	你是一个好人。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
218	他是一个坏人。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
219	河里涨大水了。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
220	山上有大石头。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
221	他长得更高了。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2	你比我高。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3	他最高。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4	共产主义社会最好。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5	钢铁生产非常重要。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6	今年的收成比去年更好。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7	以后我们生活还要好得多。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8	他比从前好一点儿了。	事物性状的程度
229	这个字写得不太好。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0	那个人太胖了。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1	他们两弟兄,哥哥比较积极。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2	牛大过羊,猫小过狗。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3	猪肉比牛肉更香。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4	开水不如茶好喝。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5	我们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了。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6	今年耕地比去年耕得深多了。	事物性状的程度
237	高的地方种包谷,低的地方种水稻。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38	胖人怕热瘦人怕冷。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39	黑狗咬黄狗。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40	那个漂亮(好看)的姑娘是谁?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41	讲话的这个人是我们的会计。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42	喜欢唱歌的人也喜欢跳舞。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243	新来的那位同志说话很好听。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44	他抱的那个娃娃是我们托儿所的。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45	新修的那个水库大得很。	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标记
246	你不要大吃大喝。	形容词修饰谓词
247	桂花真香。	形容词修饰谓词
248	少说点,多做点。	形容词修饰谓词
249	你别小看他,他什么都会。	形容词修饰谓词
250	老二喝醉了酒大闹一番。	形容词修饰谓词
251	假积极是会被人识破的。	形容词修饰谓词
252	你们学校共有多少位老师?	数量名
253	我们学校共有二十多位老师。	数量名
254	买一架拖拉机要两千块钱。	数量名
255	你看这树林能有两千棵树吗?	数量名
256	这个村有四百七十六人。	数量名
257	我们食堂有二百人吃饭。	数量名
258	我们社里有二十四匹马。	数量名
259	食堂一年要吃一千斤盐巴。	数量名
260	这儿有(五)六个梨。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1	那儿有(七)八只鸟。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2	一百个人当中有(六)七八十个人有技术。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3	一只猪有七八十斤。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4	他有十五六(七)岁了。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5	二十二三岁的人都是青年。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6	这个队有百把户。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7	这个村里有十来十个少先队员。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8	他的历史我也知道一点儿。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69	每天六点钟左右起床。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0	七十岁上下的老人都进了幸福院。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1	再给我一点纸。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2	小孩吃的粮食只有大人的三分之二。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4	拿一半劳动力炼钢,一半劳动力搞农业。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5	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增产一倍多。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276	父亲的年龄为儿子的三倍。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7	我们的粮食产量也要加翻。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8	解放后学生增加了七八倍。	约数 倍数 分数的组成
279	今年是二零零二年。	序数 - 名词的语序
280	十二月三日是我的生日。	序数 - 名词的语序
281	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上工。	序数 - 名词的语序
282	我们村被评为第一名。	序数 - 名词的语序
283	现在五点二十分钟了。	序数 - 名词的语序
284	你敢批评他吗?	助动词的用法
285	我不会吹笛子。	助动词的用法
286	谁都想见劳动模范。	助动词的用法
287	天要下雨了, 赶快收谷子。	助动词的用法
288	我们必须反对迷信。	助动词的用法
289	我准备长期搞生产。	助动词的用法
290	你肯不肯帮我的忙?	助动词的用法
291	做父母的不应该打孩子。	助动词的用法
292	我希望你赶快回来。	助动词的用法
293	他已经走了。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294	我曾经吃过。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295	他刚刚来又走了。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296	我立刻就来。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297	今天天气太热。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298	我很喜欢他。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299	我特来看你。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0	你赶快走。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1	慢慢地走, 不要着急。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2	他常常生病。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3	你真去吗?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4	你又来了。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5	把麻雀都打光了。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6	牛吃了庄稼他也不知道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7	我们只吃糯米, 不吃黏米。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308	这些田全是社里的。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09	日子越过越好。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0	天越黑越不好走。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1	道理越辩越明。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2	这座打铁炉又高又大。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3	我今天才回来。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4	你先走我随后来。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5	你还有米吃吗?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6	他正在开会。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7	我正在写信。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8	幸亏解放军来帮忙。	副词修饰谓词的语序
319	我不是这个寨子的。	否定副词
320	现在没有单干户了。	否定副词
321	今天没有太阳。	否定副词
322	我还没有吃晚饭。	否定副词
323	饭没有煮熟吃不得。	否定副词
324	这个歌子一点也不好。	否定副词
325	支书没有来会没有开成。	否定副词
326	别迷信外国人我国造的更好。	否定副词
327	别这样讲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	否定副词
328	我只有支笔(仅)。	双重副词的语序
329	这本书很好(极了)。	双重副词的语序
330	请你再讲一个故事(再)。	双重副词的语序
331	你再吃一碗(再)。	双重副词的语序
332	你还有什么(还)。	双重副词的语序
333	这个人很能干。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34	他匆匆忙忙地跑来了。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35	他摇摇摆摆地走了。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36	蝴蝶翩翩地飞。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37	水哗哗地流。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38	红得像火一样。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39	黑得像煤一样。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340	我们村里的积极分子多得很。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1	这个树高得很。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2	坊场上的人多极了。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3	他的心肠很坏。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4	刚才他还在食堂。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5	我明天去博罗。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6	月亮圆溜溜的。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7	棉花白生生的。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8	桃花红艳艳的。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49	谷子黄澄澄的。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50	麦子绿油油的。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51	他的脸灰楚楚的。	状语和谓词的标记
352	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就死了。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3	把书放在桌子上。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4	园子里种有各种菜。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5	我跟你学汉语。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6	镇长对我们说：做哪样都要力争上游。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7	我已给他说了。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8	他往北京去了。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59	我不同你学。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60	一个朝东走，一个朝西走。	前置词和动词的语序
361	我读书，你写字。	对比并列复句的标记
362	牛能耕地，马能驮东西。	对比并列复句的标记
363	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	对比并列复句的标记
364	大辣椒辣，小辣椒更辣。	对比并列复句的标记
365	一面说话，一面走路。	对比并列复句的标记
366	你去或者他去都可以。	抉择并列连词
367	种莽子或是种包谷都是一样。	抉择并列连词
368	你去拿把刀子或一把剪子来。	抉择并列连词
369	你是团员还是党员？	抉择并列连词
370	你喝甜酒还是喝白酒？	抉择并列连词
371	我和他一道去北京。	列举并列连词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372	我和他是两兄弟。	列举并列连词
373	请你给我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	列举并列连词
374	稻虫、菜虫和卷叶虫都是害虫。	列举并列连词
375	衣服虽好看，但是长了些。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76	他虽年纪小，但是力气大。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77	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有来。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78	如果你想吃，我就买给你吃。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79	他不老实，就辩论他。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80	假如你今天晚上来，我明天就不找你去了。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81	你要早些来，免得我等你。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82	你既然说来，为什么又不来呢？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83	早上一吹哨子，我们就去上工。	主从复句的连词位置
384	不要唱歌！	命令句和感叹句
385	滚开！	命令句和感叹句
386	不得在这里大声说话！	命令句和感叹句
387	不准在地上吐痰！	命令句和感叹句
388	你回家拿种子去！	命令句和感叹句
389	火车拉得好多哟！	命令句和感叹句
390	嗨！一亩收了十几担谷子！	命令句和感叹句
391	哼，我的比他的好得多呢！	命令句和感叹句
392	你去不？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3	明天你来不？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4	你来看我吗？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5	你是民兵吗？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6	你为什么不来呢？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7	我的帽子呢！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8	你去不去？	疑问句及其标记
399	你来不来？	疑问句及其标记
400	你们有没有？	疑问句及其标记
401	你也去？	疑问句及其标记
402	他不来了？	疑问句及其标记
403	他不会唱歌？	疑问句及其标记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404	太阳出来了。	时态助词
405	我不去了。	时态助词
406	我的话说完了。	时态助词
407	你见过村长吗?	时态助词
408	我到过北京。	时态助词
409	她背着孩子出工。	时态助词
410	头上戴着帽子, 脚上穿着草鞋。	时态助词
411	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	时态助词
412	我不去了, 你去吧!	语气助词
413	你去不去? 去哩。	语气助词
414	我们都希望你回来哩!	语气助词
415	那样的生活再好不过了!	语气助词
416	今年不怕天旱了!	语气助词
417	他说他要到广州去学习。	子句做句子成分
418	我们村种竹子, 是县里的指示。	子句做句子成分
419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子句做句子成分
420	有崽的母猪不要杀。	动宾结构修饰名词
421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卖炭的人。	动宾结构修饰名词
422	这辆是拖货的车, 不是坐人的车。	动宾结构修饰名词
423	飞机飞上天去了。	趋向补语
424	中国放出了三颗人造卫星。	趋向补语
425	大家买来了四匹马。	趋向补语
426	穿上棉衣就热, 脱下就冷。	趋向补语
427	进来坐一坐再走。	趋向补语
428	吃完饭就上学校去。	趋向补语
429	大家都动起来了。	趋向补语
430	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趋向补语
431	他家的电视机没看几天就坏了。	趋向补语
432	下起雨来了。	趋向补语
433	猫爬上树去了。	趋向补语
434	草里爬出一条蛇来。	趋向补语
435	他上山砍柴。	复杂谓语
436	小姑娘拿棍子打狗。	复杂谓语

续表

序号	例句	形态
437	补两分钱给他。	复杂谓语
438	借一把锄头给我。	复杂谓语
439	邮递员骑单车出去送信。	复杂谓语
440	你找谁当介绍人?	复杂谓语
441	大家选我当代表。	复杂谓语
442	我爱他劳动好。	复杂谓语
443	你给我钱, 我给你书。	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的位置
444	老师送我一支钢笔。	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的位置
445	送给模范一条毛巾。	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的位置
446	这锅饭可以供三十个人吃。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47	那间房子只住得下两个人。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48	我写钢笔, 你写毛笔。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49	他的歌唱得不错。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51	昨天那个人发我的脾气。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52	汽车我也坐过, 火车我也坐过。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53	马, 我喂不好。	特殊的主语或宾语
454	我老头子不是好惹的。	复指成分
455	我们的书记蓝均兰带领我们发家致富。	复指成分
456	你老人家贵姓?	复指成分
457	他有三个儿子: 大的当村长, 二的参加了解放军, 小的读小学。	复指成分
458	到会的人很多: 有老人, 有青年, 有妇女。	复指成分
459	你去吗?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0	他几岁了?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1	谁买书?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2	下雨了!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3	开会了!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4	你把这封信带去。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5	谁赢了?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
466	你看, 飞机。	简略句 无主句 独词句